

第一章 死心不息

徐子陵抵达兴昌隆，犹幸段志玄尚未至，但卜杰、卜廷早已等得不耐烦，底子里是怕他怯战爽约。

匆匆梳洗更衣，来到厅堂，段志玄刚抵步，与卜杰和卜廷两人在说话，见徐子陵出厅，道：“计划有变！”

徐子陵一头雾水的在他旁坐下，问道：“什么变了？”

段志玄道：“秦王本定下若可达志再挑战我天策府，就由莫老师出手应付，现在取消这计划，莫老师今晚不用出手。”

徐子陵微一发怔，卜廷解释道：“莫老师万勿误会，只因天策府刚有高手从外地及时赶回来，所以另有安排。”

徐子陵立即想到该是李靖和红拂女回来，只不知谁受命去应付可达志的挑战，趁机道：“鄙人当然听从公子的吩咐，既然如此，鄙人可否不出席今晚宫廷的年夜宴？”

段志玄歉然道：“但秦王特别吩咐，莫老师今晚必须出席，俾可在旁观察可达志的狂沙刀法。”

徐子陵心中暗叹，只好答应。

段志玄起立道：“时间差不多哩！我们先到天策府，与秦王一起赴宴。”

热气腾升。

寇仲一手按在热水半满的巨桶边，另一手探入桶内测试水温，微笑道：“小弟准备沐浴，美人儿你是否要在旁欣赏？”

躲在房内的涓涓娇笑道：“不要那么吵嚷，人家要睡觉哩！”

寇仲两眉上扬，哈哈笑道：“悉随尊便！”就那么脱个精光，坐入桶内来个热水浴，还哼着轻松的曲调。

涓涓幽灵般从房内飘出来，忍俊不禁的道：“你的歌喉真难听，这是否扬州流行的小调，小心会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

寇仲心中一凛，这确是少时在扬州偷听妓女唱曲学回来的小调，却仍不忘涓涓的眼精在占他便宜，把身子缩入桶内，皱眉道：“非礼勿视，最怕你爱上我威武的雄躯，不能自拔，那小弟就要头痛了。”

涓涓来到高及胸口的巨桶旁，朝他望去，“噗嗤”娇笑道：“那有男子汉大丈夫像你那么扭扭捏捏的，君子坦荡荡嘛！人家早就对你不能自拔，何须等到眼前此刻。”

寇仲以浴刷遮着重要部位，苦笑道：“不要耍我啦！令你难以自拔的是陵少而非小弟，你再不挪开点，我就把你拖落桶里来个鸳鸯共浴，切勿怪我没预作警告。”

涓涓淡淡一笑道：“人家想你的时间和思念子陵的时间都是那么多，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唉！不过你这人大事精明，小处却粗心糊涂，你可知人家怎能肯定莫神医就是你寇少帅呢？”

寇仲愕然道：“我在什么地方露出破绽？”

涓涓正要说话，忽然露出警惕的神色，低声道：“有人来哩！”

说罢一溜烟般钻入卧间去。

寇仲比她迟上刹那光景才听到接近的足音，心知自己在这方面尚差她一线。

接着常何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道：“小弟和梅兄一道来陪莫兄入宫。”

寇仲尚未有机会嚷自己正在洗澡，梅洵推门而入，笑道：“咦！莫先生原来正——哈！请恕我们打扰之罪。”竟就那么推门而入，毫不客气。

寇仲就惊且怒，幸好因涓涓的关系，所以没有脱下面具，否则这下便要原形毕露。

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梅洵肯定对他仍有怀疑，所以专诚寻上门来，找他的破绽。

常何见寇仲壮男出浴，大感不好意思，怨梅洵道：“嘿！小弟都说在大厅等待莫兄的啦。”

梅洵正以锐利的目光审查寇仲，假如他是匆匆戴上面具，又或脸孔是以易容术造出来的，不露出破绽才奇怪。

寇仲心内虽恨不得跳出桶来把梅洵捏死，表面却不得不装出欣悦得神情，道：“没关系，梅兄这么给小人面子，是小人的荣幸。”心忖若给梅洵看到自己完美的体魄，他寇仲将无所遁形。

梅洵目光在四处巡逡，随口说道：“小弟和莫先生一见如故，所以在街上碰到常将军，知他来与莫先生一道入宫，亦凑热闹随他来了。”

最后目光落在寇仲挂在墙上的井中月，一对俊目立时以倍数亮起来，往挂刀处油然步去，道：“莫先生原来是用刀的高手，以莫先生的品味，此刀必非凡品，可否让小弟一开眼界。”

寇仲在桶内的身体立时出了一身热汗，魂飞魄散。

刀鞘和刀柄虽被油布重重包着，外表看似破旧，但内涵却是难以瞒人的，尤其这是因他而名震天下的绝世宝刀。

常何眉头大皱，知道梅洵对寇仲怀疑未释，特来探究他的底细，偏又莫奈他何，梅洵如此胆大妄为，当然有齐王元吉在背后撑腰。

寇仲像被判刑的死囚，头皮发麻的瞧着梅洵从墙上把井中月取下来，一时间完全失去方寸。

“锵”！

梅洵不待寇仲答应，把刀子从鞘子内拔出。

徐子陵是第二次到掖庭宫，宫内其实并没有一座叫天策府的宫殿，只以李世民因功被封为天策上将，他治事的承乾殿便被称为天策府。

天策府布置得像一般大富大家的厅堂，却实而不华，北端是主座，左右各排放十八套几椅。

主座后交叉竖起两支大旗，分别为大唐的国旗和李世民天策上将的帅旗。另东西二墙挂满中外各类型的奇兵异器，营造出一种马骋沙场、威武慑人的气势，令徐子陵印象深刻。

当徐子陵随段志玄等步入天策府，李世民正在北座和天策府诸将闲谈，神态雍容自若。

李世民右方占首席的是杜如晦，接着是侯君集、柴绍、罗士信、史万宝、刘德威、庞玉和几位徐子陵不认识的文武官员。

左边首席赫然是李靖，然后是红拂女、被赐李姓的沈落雁夫婿李世绩、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却不见沈落雁。

众人目光往他们投来时，李靖虎躯微颤，立时把徐子陵认出来。徐子陵这才记起在洛阳时曾以这“疤面客”的面具见过李靖，此时后悔莫及。

李世民显然对他这“莫为”非常看重，竟起立迎上来亲自招呼，卜家兄弟亦因他而沾得光采。

一番客套场面话后，卜杰、卜廷和徐子陵坐于李靖那边末席的空位上，由于最后一席由段志玄争着坐下，所以心理上卜杰和卜廷亦感受到尊重。

李世民向各人敬茶后，忽然摇头一叹，道：“今午父皇急召太子殿下、齐王和本王晋见，当着我们的面吩咐工部在春节后立即把贯通掖庭、东宫和太极宫的所有门道动工封闭，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整座天策府在他说毕这番话后，立时静至鸦雀无声，人人你眼望我眼，却没有人说半句话。

此事关系到李渊，谁敢乱说话。

在座只有徐子陵把握到李世民这番话背后的深意。

适才在玉鹤庵，他曾把石之轩、赵德言两大邪人透过可达志和杨文干，利用建成、元吉对他的阴谋和盘托上，令李世民生出很大的感触。

李世民是做大事的人，多年的征战生涯，使他明白成王败寇，生死决胜，是不容妇人之仁有容身之地的。

他在洛阳要杀徐子陵和寇仲正代表他一旦认清目标，会狠下心肠，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这是每一个成功将帅的条件，否则就会被淘汰。

寇仲亦有这种性格和特质。

李世民现在对建成、元吉两人死了心，因这再非只限于宫廷内斗，而是牵涉到天下苍生，及与外族及魔门的争斗。

但李世民对李渊仍有憧憬和幻想，尤其李渊忽然把东西两宫通往中宫太极宫的内通道封闭，燃起他的希望，所以忍不住说出这番话来，一方面想听听众人的意见，更重要是测试座上诸人的反应。

一阵不自然的沉默后，由徐姓改为李姓的李世绩乾咳一声道：“这会否是皇上一个警告？”

徐子陵心中大讶，想不到第一个发言会是刚加入天策府的李世绩，旋又明白过来。

李世绩实是李世民对付李密和李建成一只厉害的棋子。

李密投靠唐室后，依建成以抗李世民，当然是居心不良，希望分裂唐室，甚或取而代之。不过李世民亦不是没有应付的方法，就是把对李密再不寄厚望的李世绩收归己用，将李密余下的实力进一步分裂。

自李密兵败，使李密不败的神话破灭，他的声望跌至最低点，到他投降唐室，各方霸主早不当他是一号人物。反而李世绩领导李密的残余兵将据守河北以抗王世充，声望腾升，不但令天下群雄刮目相看，更令他在瓦岗军中有取李密而代之的势头。即使在唐室诸将里，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刘武周想南下，又或窦建德要东来，首先得闯他把守的防线。

正因他地位特殊，兼且旁观者清，故首先发言。

柴绍沉声道：“皇上想警告什么呢？”

只看寇仲这头号情敌的神情，便知他和李世积的关系不是太好。

李世绩微微一笑，淡然自若的答道：“皇上是要警告任何有异心的人不得轻举妄动，因为皇上此举，正表示他非是没有防范之心。”

座上诸人无不动容。

李世民含笑点头道：“世绩与本王的看法不谋而合。谁可告诉本王为何父住早不下令、迟不下令，偏在春节即临的时刻，隆而重之的在今午颁发此令呢？”

杜如晦乾咳一声道：“此事可否稍后再讨论？”

众人纷纷附和。

李世民虽似意犹未尽，却不再坚持，望向一直默然不语的李靖，道：“假若可达志出乎我们料外的并不挑战，我们是否该主动出击？”

徐子陵听得心中赞许，李世民不愧是统兵司令的长才，不断提出问题，激励下面的人去动脑筋，好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比对修正自己的定见。

李靖尚未答话，长孙无忌抢先道：“我以为若非具有十足把握，否则不宜轻启战端，若不幸败北，对我们天策府声威的损害更难弥补。”

长孙无忌这分析很有见地，同时可知这位曾在可达志手底吃过亏、在天策府位列前三甲的特级高手，对可达志犹有余悸，顾忌甚深。

事实上可达志这种“以武会友”的恶意挑战，对天策府的威望确造成沉重的打击，令李世民亦不得不善为筹谋应付。

尉迟敬德接着道：“敬德支持长孙将军的话，更认为即使可达志今晚正面挑战，李将军或李夫人亦不须应战，否则如让可达志再次得逞，他便可四处宣扬尽败我天策府上下诸将。”

红拂女冷哼道：“假设胜的是我们那又如何？岂非可大挫他长林军的威风。今晚就由红拂出手，看他可达志是否三头六臂。”

李世民从容一笑，道：“谁人出手或不出手，容我们稍后再谈。”

虎目朝徐子陵瞧来，亲切的道：“莫老师有什么意见？请随便随出来，不要有任何顾忌，就当是闲话家常。”

徐子陵那敢长篇大论的去回应他，装作谦卑的道：“由于鄙人是外来的人，就算今晚出手输掉这一仗，对天策府的打击该没有那么严重。”

李世民摇头道：“不！我们绝不可输。”

霍地立起，步下台阶，负手缓步而行，仰天哈哈笑道：“想不到我李世民无惧外面千军万马的大战，却被这里一场区区单独斗的小战难倒。”

众人均露出羞惭之色。

来到殿心，李世民倏地立定，双目闪闪生辉，冷然道：“众卿切勿以为这种两人争斗的成败无关大局，事实上对我们天策府的声势、士气、信心均产生严重的影响。”

徐子陵心底同意。

天策府由于李世民的盖世军功，在大唐军民中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完美形象，但可达志却凭着一手狂沙刀法，要在这本无瑕疵的形象攻破出一道缺口。此消彼长下，长林军的声望自因而提高。若李世民不设法补救，挽回声誉，在与建成元吉的斗争中，会被迫处于下风。

李渊因被宠妃及小人唆摆，对李世民的印象日趋恶化，但仍不住策封李世民，亦是迫于形势，一旦这形势被逆转过来，确是后果难测。

李靖从椅上弹起，扑跪地上，朗声道：“秦王请让李靖今晚出战可达志。”

全场文臣武将，纷纷离椅下跪，使得徐子陵和卜廷两兄弟，亦只好依样葫芦的跪伏地上。

李世民的一番话，激励得人人充满斗志，愿为他死。

李世民回归王座，道：“诸卿请起。”

众人坐好后，李世目光熠熠的巡视各人，露出丝充满自信的笑意，油然道：“可达志乃东突厥新一代最出类拔萃的高手，只有跋锋寒可堪比拟。不过就算他能尽败我天策府的人，仍不代表他无敌于中原。”

众人包括徐子陵在内，无不大感愕然。照李世民先前的语调，今晚之战可胜不可败。

但此刻口风一转，就像输掉也不打紧似的。

红拂女道：“秦王请让李靖出战，他必不负秦王的期望。”

庞玉道：“李将军的『血战十式』，在我天策府诸将中稳据首席，只有他能挽回我们的面子，请秦王允准。”

众人纷纷点头同意，气氛凝重，斗志激昂。

李世民目光落到徐子陵脸上，沉声道：“莫老师曾和可达志交手，究竟有多少胜算？”

徐子陵心答连半成都欠奉，皆因与可达志交手的是侯希白而非他，而侯希白因不敢以美人扇这独门兵器与他对仗，使得威力大减，也让可达志占得很大便宜。

李世民的话他却不得不答，只好道：“胜败只是五五之数。”

席上过半诸人均露出认为他过份自夸的神色。若徐子陵以本来的身分说这句话，将没有人敢怀疑，甚至会赞他谦虚；换过莫为的身分，当然是另一回事。尤其曾与可达志交过手的庞玉、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三人，更觉得他不自量力。

只有李靖心知肚明：在座诸人中，他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

李世民长笑道：“好！莫老师既有此信心和胆色，本王就维持原议，由莫老师出战可达志，李将军明白本王的心意吗？”

众人恍然大悟，李世民兜兜转转，只为说明一件事，就是天策府输不起另一仗。让莫为这外人出战，即使败北仍未至使天策府威名尽丧的地步。

李世民最厉害处是平衡府内各人的意见，把不同的声音统一起来，鼓励士气。

否则只接受其中一种意见，不被接受的人自然不会心服。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并不主战，更不能接受由外来人代表出战。可是经李世民的一番话后，反觉得由莫为这外人出战是理所当然的事，值得一试。

李靖真心诚意的道：“李靖明白，这确是最佳的选择。”

李世民长身而起，微笑道：“就这么决定，今晚要看莫老师的本领啦！”

徐子陵跪伏地上，朗声道：“小人必不负秦王的期望。”

众人轰然应好，士气昂扬至极点。

第二章 横贯广场

寇仲闭上眼睛，同时暗中提聚功力，现在他恨不得食梅洵的肉，喝他的血，以宣泄被他破坏全盘大计的愤恨。

出奇地没有任有声音说话。

寇仲睁开眼睛，只见梅洵正把刀子送到常何眼底，道：“我敢肯定这是江南老刀亲手打制的精钢刀，不信可问莫先生。”

寇仲差点要抓头，在梅洵手上的刀精芒闪烁，绝对不是井中月，难道涓涓这么关心自己，竟先来个顺手掉包。

就像从一个噩梦中惊醒过来，立时浑身舒泰，往桶内滑坐下去，苦笑道：“两位大哥可否拿刀子到外面再仔细研究，小人要光着屁股出来穿衣哩！”

徐子陵随李世民和天策府的文臣武将进入分隔宫城和王城的横贯广场，立时看呆了眼睛。

罢才他是从后大门进入掖廷宫，故看不到这边的情景。

除夕夜宴尚未开始，一切已准备就绪。首先令他眼前一亮的，是横贯广场正中的位置搭起一个高达十五丈的灯轮，缠着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悬挂着无数盏花灯，光耀广场庞大的空间，有如霞光万道的七彩光树，令排列两旁的彩灯亦要光华被夺。

在进入宫城的承天门两旁，左右各搭起一座高达二十丈的鞭炮塔，可想像点燃起来火闪炮爆、绚烂热烈的气氛情景。

在灯轮两边，搭起十多个平台，用来作各类型的娱乐表演，往广场东西两端延展开去。各歌舞乐伎、表演杂耍、马戏、幻术、胡舞的艺人，均在台旁准备就绪，只等吉时来临，便开始演艺的节目。

最引人注意的表演者是一群百多人的小孩子，年纪在十岁许间，戴着大红头巾，穿皂青衣，手持大兆鼓，围着一个头戴饰有四只金黄色巨目面具、手提戈矛和盾牌的主舞者，另外尚有十二个戴着猛兽面具的人，在承天门前列集合等候。

卜杰见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这群表演者，凑到他耳旁兴奋的道：“他们要表演的是驱除上一年厉鬼邪魔，以迎接新年的『大傩戏』，以小孩作『伥子』，主舞扮的是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我在洛阳时见过一次，极为精采热闹哩！”

徐子陵心忖看来卜杰虽驻长安多年，尚是首次有机会到宫内来过除夕。

横贯广场此时聚集以千计的宾客，以唐室官员和家眷为主，亦有本地的大商贾和外地来的使节及胡商。

无论是宫女官眷、又或歌舞伎，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衣香缤景，为除夕夜宴平添无限温柔姿采。

布在天街与广场接口处的两队乐队早落力演奏，重复太平乐、除夕乐等著名喜庆的曲调，箫韶同响，钟鼓齐鸣，钟鼓齐鸣，充满除夕元旦间送旧迎新的气氛。

李世民是第一位抵达的王级贵族，登时惹得正分组谈笑的人纷纷来贺，

只看这等形势，便晓得李世民甚得拥戴，并不因建成、元吉的排挤而要故意疏远他。

天策府的阵势亦因此给冲散，众人各自修行，找相熟的人叙话闲聊。

不片刻徐子陵发觉卜廷和卜杰都不知转到哪里去，反落得耳根清净，李靖此时来到他旁，扯着他的衣袖，叹道：“到一旁说几句话吧！”

长安城变成不夜之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平时躲在屋内的闺女小孩，都涌到大街上迎接佳节的来临，鞭炮响个不停。大户人家更开门禁，设宴，任由路过的人进来吃喝。

寇仲与常何、梅洵和沙家大少成就三人同车，后者问道：“为什么会这么香？”

常何奇道：“洛阳不就这样吗？在长安每逢除夕夜，会在宫内以沉香、檀木架篝火，燃至天明，可香闻全城哩！”

寇仲咋舌道：“那岂非要烧很多香木？”

梅洵笑道：“当少不过百车香料。”

只看梅洵刻下的神情，便知他对自己怀疑尽去。

适才他从浴桶走出回到内间更衣，涓涓已香踪杳杳，没有机会问她是否在他的井中月掉包。对寇仲来说，失去惯手的井中月，比起给人揭破身分，只是小事一件。

两架马车加入开往朱雀正宫门的车流去，由于把门的卫士须逐车审查赴宴宾客的身分，所以欲速不能。

寇仲问梅洵道：“今晚的宴会有什么安排和节目？”

梅洵顺水推舟的道：“这点常大人可比小弟清楚。”

常何道：“照往年的惯例，该是先宴后舞，宴就是太极宫的廷宴和在广场举行的游宴，太极宫终究座席有限，只有够资格的人才可参与，游宴则可招呼余下众多宾客。坦白说，游宴比廷宴可要有趣得多，不但轻松热闹，又有舞乐百戏助兴。”

沙成就道：“舞是否指除鬼的大傩舞？”

常何道：“正是大傩舞，此舞此戌时开始，直舞至子时，舞傩逐疫于宫禁之中，反覆三遍，最后持火炬送疫病凶鬼出宫门，把火炬投于永安渠跃马桥下，让疫鬼永不翻身。

同时于踏入子时的一刻，燃起两座鞭炮塔，届时鞭炮声会传遍全城，光焰烟屑冲天而上，非常壮观。然后皇上乘车出宫、绕城一匝，迎接元旦的来临。”

寇仲听得心中大喜，照常何说宴会该在戌时举行大傩舞前结束，那时宫内闹成一片，少了他这冒牌神医该不会惹起任何人的注意，只要常何不找他便成。

低声道：“小人最爱趁热闹，可否免去参加宫内的廷宴？小人是认真的。”

若换了审查寇仲佩刀前的梅洵，定会因而更添怀疑，此时只觉得他是直情真性，笑道：“莫先生若不参加廷宴，圣上和娘娘都会失望。”

常何点头道：“此事小弟可担当不起，莫兄就当帮小弟一个忙，只要亮

一会相，再让小弟设法为先生开脱。”

寇仲目的已达，登时心花怒放，他和侯希白约定尽量把同兴社的年夜饭拖至戌时后举行，所以只要能早点从宴会脱身，会有充裕时间去对付杨虚彦。

至于徐子陵对可达志那一场他是丝毫不担心，无论可达志如何厉害，总难以和“邪王”石之轩相比，徐子陵应付他该是游刃有余。

四周人人兴高采烈，充满送旧迎新的佳节气氛，但李靖和徐子陵却像存在于另一层次的世界里。

徐子陵苦笑道：“李大哥这么找我说话，不怕别人起疑？”

李靖沉声道：“他们只会以为我和你研究对付可达志的方法，唉！子陵可知令我很为难？”

徐子陵道：“大哥知否我另一个叫雍秦的身分？”

李靖愕然道：“什么雍秦？”

徐子陵心中大讶，知道李世民把见过自己的事，连最亲近的手下也瞒过，这或者代表他的谨慎，更有可能是不敢轻信任何人。

徐子陵把整件事厄要解释一趟后，道：“大哥放心，我们和秦王是暗中有协议，一天我们未带走杨公宝藏，大家仍是友好合作的关系。”

李靖面容稍松，皱眉道：“小仲肯这样帮助秦王吗？”

徐子陵道：“东突厥和魔门乃我们共同的大敌，况且谁想见到外族入侵、邪道横行的可怕情景？嘿！突利平安回家了吧？”

李靖冷哼道：“当然平安回去了，否则我们怎抽身回来。我们直把他送至北疆，让他与族人会合，伏骞王子、程咬金和秦叔宝再多送他一程，而我们因心悬长安的形势，故先一步折返。你们两个逐一溜走，弄得你嫂子发了我几天脾气。”

徐子陵歉然道：“事非得已，李大哥请体谅我们的苦衷。”

李靖叹道：“我怎会不明白。事实上你们肯尽力保着突利的性命，秦王非常感激。

秦王从来是个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做事更不会拖泥带水。但提起你两人，总感到犹豫难决，非常为难。唉！教我怎么说才好？”

徐子陵坦白的道：“李大哥不用忧心，杨公宝藏只像镜花水月，我们能起出的机会愈来愈渺茫。只要寇仲寻宝失败，我会迫他放弃争天下的计划，大哥也不致左右为难。”

李靖沉吟片晌，道：“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池生春极可能是香贵的长子，香玉山现时销声匿迹，暗里仍从事伤天害理贩卖人口的勾当，我们正计划把他勾出来，彻底摧毁他们这个罪恶家族，李大哥或能帮上一把。”

李靖一呆道：“池生春竟是姓香的人？真教人意想不到，不过池生春与李元吉关系密切。据天策府的情报，六福赌馆收益的一半是入元吉的袋子，想动他可不容易。”

徐子陵待要说话，只见远处有位花枝招展的美人儿正向他招手，定睛一看，竟是好赌的上林苑名妓纪倩，不由心中叫苦。

李靖瞥她一眼，奇道：“那是谁？”

徐子陵苦笑道：“是侯希白那小子惹来的麻烦，李大哥可否帮我一个忙。”

李靖叹道：“说吧！”

徐子陵低声道：“待会若我要出战可达志，不论胜败，事后也会诈作受了内伤，大哥设法亲自送我离宫，好让我能抽空去对付杨虚彦。”

李靖答应一声，掉头离开。

说时迟那时快，纪倩像蝴蝶般飘过来，一把扯着他衣袖，硬拉他到一旁，绷着粉脸气鼓鼓的道：“你和胡小仙那丫头是什么关系？为何要坐上她的车子在东市兜圈。”

徐子陵心叫糟糕，教他可怎么回答？

侯希白确是好朋友。

寇仲一众人等在朱雀门后的广场下车，安步当车朝横贯广场走去。

寇仲乘机问常何道：“待会的廷宴有什么礼节要遵守的？我会否坐在你身旁？”

常何笑道：“放心吧！就算你老哥有什么违礼之处，亦绝不会有人敢怪你。郑公公早上特别奉命来找我，嘱我务要令你宾至如归，可见张娘娘多么着紧你。待会只要我向郑公公说一声你老兄爱到广场趁热闹，他自会作出安排，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寇仲心忖若常何跟在他身旁，他仍是难以脱身，试探道：“我自己一个人去凑热闹便成，常兄不用伴着我。”

常何道：“这怎么成？今晚我们两兄弟定要狂欢达旦，不醉无归，共渡佳节。”

寇仲暗呼不妙，偏又对常何过分的热情欲拒无从。

梅洵此时撒下沙成就、沙成功两兄弟，来到寇仲另一边道：“莫先生既是高手，千万勿要错过今晚廷宴的一场精采武斗。”

寇仲装作愕然道：“今晚的宴会不是为庆祝新春而设吗？且又在禁宫之内，怎会有人比拼动手？”

常何道：“这是皇上本族李阀的传统，每逢佳节喜庆，都是比试较量的好日子，大家只是点到即止，不会出现重伤流血的场面。正因我大唐武风炽盛，大唐军方能无敌于天下。”

寇仲装出恍然而悟的神色，道：“梅兄是否亲自下场玩两手？”

梅洵此时已视他为太子建成一方的人，没有隐瞒的道：“今晚将由太子殿下遣人出战，挑战天策府那方面的人马。唉！若我是秦王，也要非常头痛，除李靖和红拂女外，其他全是人家的手下败将。”

常何道：“我曾亲眼目睹李靖的血战十式，确是一等一的厉害刀法，不过比起可达志的狂沙刀法，恐怕要稍逊半筹。”

寇仲装外行的道：“若只是相差少许，又不是真要分出生死，那不可以斗个平手了事吗？”

梅洵笑道：“棋差一着，也要缚手缚脚，何况比武争雄，在座者高手如云，皇上更是武学的大行家，只看几招，立即可分出谁高谁低。咦！所以说

白昼不要说人，夜晚勿要谈鬼，那个不是可兄？”

两人循他目光瞧去，只见可达志正陪着位娇滴滴的美女在人群中穿插闲逛，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

寇仲再定睛细看，可达志身边的不是喜儿还有谁。

可达志这时亦看他们，领着喜儿朝他们走来。

寇仲回头偷瞥沙成功，只见他早气得脸露青筋，双目射出嫉恨神色。

第三章 证实内奸

徐子陵非是侯希白，故不清楚纪倩的脾性，更怕说错话被她发觉是“冒牌”的，只道：“我和她在关外曾有一面之缘，就是这样而已！”

纪倩冷哼道：“若只仅是一面之缘的关系，她为何四处派人查你，又费神在东市等你回兴昌隆。照我看你定是和她有不清不白的关系，还要隐瞒人家。”

徐子陵开始发觉此女并不简单，同时给她问个措手不及，大为狼狈。只好洒然耸肩道：“纪倩姑娘不相信的话，小弟也没有办法，我和她的唯一关系，就是曾在赌桌上赢过她一铺半铺，真的就止于此。”

纪倩一对明眸亮起来，盯着他道：“原来你是懂得赌术的，莫公子在什么地方挫过胡小仙那丫头的威风呢？”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知道已为侯希白惹上麻烦，来个两方扯平，低声道：“在九江。”

纪倩欣然道：“那定是在由『赌鬼』查海主持的因如阁，对吗？可是天九大赛的得胜者是胡小仙而非你莫大爷啊。”

徐子陵这才晓得天九大赛的胜出者，道：“我并没有参加天九大赛，只是赛前和她赌过两手。”

此时几位公子哥儿模样的人朝他们走来，纪倩叹道：“那班冤鬼又来了！”接着探手到他的小臂狠狠捏了一记，低声道：“迟些再和你算账。”就那么飞快的溜掉。

可达志挟美而至，哈哈笑道：“终于见到梅大掌门，听说梅兄曾与寇仲和徐子陵碰头交手，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喜儿则笑意盈盈的向众人施礼，对沙成功则态度冷淡，目光反落在寇仲的丑神医身上，似乎有话要说。

梅洵被他惨揭疮疤，心中暗恨，又不能不答，只好道：“确有碰头，却没有真正交手，这两人乃无胆之徒，最出色的本领就是逃跑。”

寇仲听得心中好笑，常何脸上露出不屑神色。

沙天南、沙成就和沙成德三父子另给人截着在后面各套寒暄，未能参与他们这小圈子的谈话。

横贯广场的宾客人数已达数千，仍是不觉挤迫。且天公作美，明月当

空，兼之北面有宫墙挡住寒风，所以广场分外和暖。

可达志微笑道：“有齐王和梅兄率队，他们自然要望风而逃。照梅兄的看法，这两人究竟哪个比较高明？”

寇仲和常何对梅洵都没有好感，交换个眼神，心中暗笑。皆因听出可达志弦外之音，在嘲讽梅洵凭着人多势众，对方当然要突围逃走。

梅洵是聪明人，怎会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不过可达志是长林军最当红的人，兼有东突厥在背后撑腰，他不得不忍下这口气，装作若无其事的道：“这个颇为难说，他两人各有所长，但均是不拘一格，无论多么简单平凡的招式由他们使出来，均能有点石成金之妙。”

寇仲从未这么听敌人评论他和徐子陵的武功，感觉非常新鲜。

可达志神往的道：“听梅掌门的形容，这两人确已臻大家境界，始能化腐朽为神奇，寓巧于拙。若能和他们任何一人决胜争雄，必是人生快事。”

沙成功终于找到机会，狠狠的道：“这两人在洛阳亦是威名甚盛，可兄若碰上他们，会有多少成胜算？”

可达志耸道：“半成都没有。”

包括寇仲在内，各人对可达志的谦虚都大感讶异。

沙成功哈哈大笑道：“如此可兄得小心快事会变成恨事。”

可达志露出一丝充满嘲弄的笑意，淡然自若的先朝喜儿深望一眼，才向沙成功道：“二公子对武事始终是外行人，不明白武学不但讲求招式与功底，更重心法。小弟狂沙刀法的心法是‘败中寻胜’，此道理颇为玄奥，非是三言两语可解释清楚。”

寇仲首先动容，他虽未能完全把握可达志所说的心法，但能以力图化败为胜的精神去和敌人交手，已非常特别。不由有点为徐子陵担心起来。

喜儿露出崇拜的神色，这比可达志的说话，对沙成功造成更大的伤害，登时作声不得。

梅洵大讶道：“可兄竟有此独门心法，难怪狂沙刀法令人人防不胜防，变幻莫测。”

可达志若无其事的道：“小弟这套刀法是从大漠领悟出来，任何到过大大漠的人都该体会到那是个充满死亡味道、不测和绝望的地方，而从绝处寻生机，正是败中求胜的至理。”

喜儿赞叹道：“可爷说得很动人哩！”

可达志像故意要气沙成功似的低头柔声道：“喜儿姑娘不是爱看杂耍吗？那边的杂耍刚开锣表演呢。”

喜儿喜孜孜的点头，又道：“可爷请稍待片刻，喜儿想和莫先生说两句话。”

徐子陵往找卜家兄弟，瞥见寇仲正和喜儿在说话。

他只依稀记得喜儿当年的样儿，故一时间认不出长得更漂亮的她，正嘀咕为何会有美女看上寇仲现时这副尊容，冷不防有人拦在前方，哈哈笑道：“想不到竟碰上莫兄。”

徐子陵愕然止步，赫然是突厥高手可达志，一时间他仍未习惯“认识”他，不由有点慌了手脚。

常何和梅洵来到可达志身旁，常何还在礼貌上和徐子陵打个招呼，梅洵则嘴角含着一丝冷笑，一副看热闹和落井下石的样子。

寇仲舍下喜儿朝他们走来，沙成功则乘机去向喜儿纠缠。

四周的宾客以为可达志和徐子陵是朋友打招呼，并不察觉两者间的敌意。

可达志见徐子陵怔怔的瞧着自己，大讶道：“莫兄不是心怯吧！”

徐子陵恢复过来，心中剧震。

凭着过人的直觉，他几敢肯定可达志是因知道今晚出手的人是他“莫为”，才会误以为他在心怯。这资料极为管用，因可由此断定刚才天策府内的人里，有李建成的内奸在其中，否则可达志理该没可能猜到出手的是他而非李靖。

此事非常重要，必须立刻通知李靖。

乾咳一声道：“可兄何出此言？”

可达志亦是才智高绝之辈，立即察觉到说的话有问题，脸不改容的微笑着：“本人精于观人于微之道，且只是随便一句话而已。奉劝莫兄一句良言，良禽择木而栖，莫兄若选择错误，恐有不测的后果。本人若非对莫兄的剑法非常欣赏，也不会白费这□唇舌。”

此时寇仲来到，呵呵大笑道：“可爷的中原话修养真好，出口成章的，小人万万不及。嘿！这位是……”

常何道：“这位兴昌隆的莫为老师。”

寇仲道：“我们早见过面哩！莫兄和家叔同名同姓，比同姓一家亲更要亲近，又这么有缘，找个机会我们定要碰碰头摸摸酒杯底。”

徐子陵装作不认识梅洵般目光落到他脸上，梅洵傲然望往夜空，寇仲故意讶道：“梅兄不是与莫兄有什么过节吧！”

梅洵冷然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有机会定要领教一下莫兄连可兄都要赞赏的剑法。”

这番话充满火药味，气氛登时紧张起来。

寇仲乾咳一声，正要说话，可达志截入道：“莫兄请考虑一下，勿要悔之莫及。”

徐子陵哈哈笑道：“我莫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不知什么叫后悔。”

说罢拂袖而去。

梅洵发出嘿嘿冷笑，充满不屑的意味。

寇仲低声问常何道：“什么事？”

可达志盯着徐子陵远去的背影，微笑道：“今晚我可达志会令他明白什么是后悔。”

“当！当！当！”

廷宴的钟声，终于敲响。

在近臣妃嫔和建成、世民、元吉三子陪同下，鼓乐喧天声中，李渊头戴龙冠，身穿皇袍，登上承天门楼，接受群臣宾客的祝贺，并说了一番应节的话。

便场的气氛立时沸腾起来，当李渊从门楼退回太极宫，各类表演随即

开始。有资格的人则鱼贯往太极殿赴廷宴。

进入承天门，就是嘉德门，位于承天和太极两门之间，明显是为宫禁的安全隔断承天和太极两门的一道屏障。

步出太极门后，左右建有钟楼和鼓楼。前方雄伟壮观的太极殿，气象万千的坐落在广场正北处。在满铺灰砖地面的广场中，用大石板在大殿前铺出一条道作御路，直抵殿门。

太极殿乃是皇宫内最宏伟的建筑物，开阔十二间，进深十五间。最使人叹为观止是殿顶采单檐四坡式，斗拱出陶四层，构造简单中见复杂，实是美感和力学的结合。

便阔的殿堂在北端设六张圆桌主席，能坐入这六席者当然是王族的人。东西两边安排入座，一切井然有序。

徐子陵随天策府的人往太极殿走去，觑空找个机会向李靖说出内奸的事，李靖听得眉头大皱，却因不便说话，只点头表示晓得。

长孙无忌来到徐子陵另一边，淡淡道：“莫兄和李将军很谈得来啊！”

徐子陵知他细心多智，不敢轻忽，苦笑道：“长孙兄是误会了，李兄只是不放心鄙人的功夫吧！”

李靖装作尴尬的道：“莫兄勿要多心，因事情关系重大，李某才好奇的多问上两句。”

长孙无忌道：“据闻可达志那晚在上林苑与莫兄交手后，事后曾对人说，莫兄的身法比剑法好。小弟和敬德曾仔细推研他对莫兄这古怪的评语，仍是百思不得其解。莫兄是当事人，当比我们更能把握可达志这句话的含义。”

徐子陵心中大懔，不由要对可达志重新作出评价。他当然明白这句话，指的是侯希白的剑招不能完全配合他潇洒玄异的身法，却不知因他用以应战的非是惯使的美人摺扇。

但他怎可揭破？

李靖道：“我们到一旁去。”

为免阻碍别人，三人移步到太极殿广场的一角，继续先前的话题。

徐子陵瞧着寇仲扮的莫神医在常何和梅洵左右陪伴下，杂在宾客中登上大殿的白石台阶，道：“那晚因有建成太子在座，鄙人不敢把剑法使尽，所以可达志才有这样的批评。”

庞玉和尉迟敬德隔远见到他们，走过来打招呼，前者笑道：“是否在商量今晚的征恶大计，我们都要倚仗莫老师呢。”

尉迟敬德神色凝重的道：“可达志的狂沙刀，恐只有宋缺的天刀才可稳胜他，即管寇仲的井中月对他，胜负仍属未知之数。所以莫老师切勿犯上求胜心切之忌，因为可达志不但韧力惊人，且最擅以坚攻坚，乃打硬仗的高手。”

徐子陵心忖尉迟敬德认识的寇仲，只是洛阳时的“旧”寇仲，经过洛阳至今的一番历练，又得“天刀”宋缺苦心栽培点化，更与四大圣僧对仗过，今时的寇仲已非洛阳时的寇仲了。

他当然不会因而轻敌。

李靖道：“敬德放心，莫老师绝不会犯上轻忽的毛病。”

长孙无忌讶道：“小弟有种奇怪的感觉，莫老师似乎一点都不把可达志放在心上，这是否无忌看错？”

此时鱼贯入殿的队伍忽然一阵哄动，原来是尚秀芳来了，陪着她的正

是红拂女，男男女女竞相争看她的风采，足见其惊人的魅力。

见到李靖，两女朝他们走过来，惹来不少艳羡妒忌的目光。

徐子陵趁两女尚未抵达前，向长孙无忌道：“我这人对名利看得很淡泊，今晚又不是要分出生死，所以没有把这事怎么放在心上，抱着事到临头才去应付的念头，并不像长孙兄所想的不把可达志看在眼里。”

长孙无忌似对他颇有猜疑，虽因尚秀芳驾到不再问话，一对剑眉仍紧蹙不放。

众人齐向尚秀芳亲热周旋。

尚秀芳确是天生丽质，有倾国倾城的艳色，最动人处是她行立坐卧，均是仪态万千；一颦一笑，无不能颠到众生。

当她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包括李靖在内，无不被她从淡妆秀出来异乎寻常的迷人美态慑服得屏住呼吸。

她若似含情脉脉的大眼睛滴溜溜的在众人身上打个转，最后停在徐子陵脸上，话却是向各人说的，微笑道：“秀芳生性好奇，见诸位讨论得兴高采烈，忍不住央红拂姐姐带秀芳过来聆听聆听。”

镑人当然知她在说笑，她肯过来和他们寒暄应酬，不但令他们大感有面子，更是受宠若惊。

庞玉笑道：“我们正研究今晚秀芳大家会否开金口，在廷上为皇上献上一曲？”在天策府诸将中，庞玉乃著名风流的人物，像这种语带调侃的话，绝不会出自尉迟敬德、李靖等人之口。红拂女代答道：“秀芳今趟是应皇上邀请来赴会，而非表演歌艺。”

假若尚秀芳是应李世民又或李建成之邀来出席除的廷宴，是顺理成章的事。若邀请来自李渊，那他们的关系便大不寻常。徐子陵直觉感到其中非是因男女关系，而是与尚秀芳的母亲明月有关。

尚秀芳的美目从庞玉移回徐子陵处，柔声道：“莫老师不但剑术高明，原来还是琴棋书画，无有不精的风流人物，秀芳尚未有机会讨教。”

徐子陵大感尴尬，暗骂侯希白“不知检点”，但惟有把这暗含讽刺的恭维硬咽下去，更知尚秀芳私下留心“他”在青楼的史迹，说不定连与纪倩“鬼混”的事亦了如指掌。

硬着头皮道：“鄙人只是陪我家二少爷到上林苑去凑兴趁热闹吧！”

尚秀芳大有深意的瞟他一眼，以徐子陵的心胸修养，心神仍不由悸动。

李靖道：“时间差不多哩！秀芳请。”

众人往殿门瞧去，大部分宾客均已入殿，再不起行，便要迟到。

尚秀芳亦不谦让，在红拂女陪伴下，领先朝太极殿婀娜多姿的轻移玉步。

徐子陵正要举步，长孙无忌凑近道：“秦王嘱我提醒莫兄，只要莫兄能挡可达志十五刀，他会中止比赛，我们天策府已可争回颜脸。”

徐子陵微笑道：“最好由皇上来终止比赛，那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言罢再不理长孙无忌，追在李靖背后去了。

第四章 太极夜宴

寇仲步入太极殿广阔壮丽的空间，才发觉自己在长安是多么受欢迎，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争着来和他打招呼攀交情。

他忙个不亦乐乎时，梅洵拍拍他肩头道：“小弟要失陪哩！迟些再找莫先生喝酒作乐，由小弟作小东道。”

寇仲愕然道：“梅掌门要到那哪去？”

常何笑道：“梅掌门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只是各有席位，暂且分手吧！”

梅洵哈哈一笑，自行去了。

常何扯着寇仲，往贴近主席的宴席走去，解释道：“建成太子占八席，秦王六席，而齐王则只有四席的配额，席位矜贵，梅洵只能坐到齐王的配席去。”

寇仲明白过来，道：“小弟当然和老爷公子等坐入太子殿下的配席，对吧？”

常何笑道：“你老哥是特别嘉宾，坐的是皇上的配席，到哩！”

寇仲随他停步在东席外档的第三席，两名大官长身而起，道：“莫先生请坐！”

寇仲定神一看，竟是刘政会和今天在四方楼见过，外事省的温彦博，连忙回礼。

刘政会亲自为他介绍席上诸人，都是各部省的头号官员。

他坐到刘政会和常何间，还有两个席位是空着的。

谈笑两句后，寇仲忍不住问道：“谁人尚未来呢？”

刘政会笑道：“这要问老温才成。”

温彦博道：“一位是重要的外宾，礼貌上当然该由我们等他，而非让他呆等！小弟暂且失陪。”

寇仲没有放在心上，凑近常何道：“这种宴会可把人闷出鸟儿来，究竟什么时候才可到外面玩？”

常何为难的道：“我本以为你坐的是太子殿下的配席，溜起来没有那么碍眼，现在嘛……”

刘政会见他两人交头接耳，好奇问道：“什么事？”

寇仲苦笑道：“没什么，只是我的外游大计完蛋了。”

同坐者都是天策府的高手，包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夫妇、庞玉、罗士信、刘德威。

尚有四个空席，却不知留给何人，徐子陵不像寇仲，虽心中嘀咕，却清楚不宜询问任何人。

幸好长孙无忌没有坐在他身旁，否则还要招架他的问题。

爆娥太监为他们的杯子添酒，左边的庞玉叹道：“今晚不知谁家的幸运儿，能坐在秀芳大家的身旁。”

大殿虽坐满人，但因此乃宫廷宴会，人人庄重自持，不敢喧哗，气氛克制严肃。

红拂女低声笑骂道：“照我看秀芳的心早另有所属，玉公子勿要痴心妄想。”

在座诸人无不动容，且亦不无妒忌之意。

“玉公子”乃庞玉在天策府的诨号，闻言一震道：“那人才是真正令人既羨且妒的幸运儿，究竟此子何人，只要本公子把此讯传出，包保有很多人会找他拚命。”

红拂女道：“此君姓甚名谁，请恕红拂未能提供，因为我只是猜想出来的。”

长孙无忌兴致盎然的道：“在下虽没有资格作秀芳大家裙下之臣，但仍关心尚才女的终身幸福，不知大姐是从什么蛛丝马迹猜出尚才女心有所属呢？”

红拂女道：“昨天红拂到上林苑探访她，见到她在笺上把‘长相思、长相忆；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这几句诗词反覆写下十多遍，见我来到，还把笺子扔掉，若非深受相思之苦，怎会如此？”

庞玉赧然道：“多谢大姐提点，这笺子绝不会是为我写的。”

李靖忽然低声道：“看是谁人来了。”

众人跟他眼光瞧去，只见一群人昂然入殿，其中两人赫然是东突厥的康鞘利和京兆联的大龙头杨文干。后者显然在长安的权贵间很吃得开，不断和东西两席的达官贵人打招呼。

随在他们身后的是大仙胡佛和他的女儿胡小仙，想不到这对赌界的名人父女也在被邀之列。

胡小仙经过时美目朝徐子陵瞟来，还抿嘴浅笑，一副得意盈盈的可恨神态。

坐在徐子陵旁的罗士信奇道：“莫老师认识胡小仙吗？”

徐子陵大感尴尬，只好含糊道：“只是一面之缘吧！”

红拂女此时经推李靖一把，道：“世绩偕夫人来哩！”

徐子陵听得心神一震，往殿门瞧去，果然是沈落雁小鸟依人般傍着李世绩朝他们走来，不由心中叫苦。

寇仲忍不住又向刘政会探问跃马桥一带建筑的来龙去脉，正说得入味时，忽然在座诸人纷纷起立，正不知发生什么事，却见美丽的尚秀芳在今晚负责打点廷宴的太监头儿陈公领路下，翩然直趋席前。附近各席的人无不露出羡慕的神色。

寇仲醒觉过来，慌忙学其他人般起立迎迓，暗忖尚秀芳可比任何大官巨富，更具有魅力。

陈公公亲自为尚秀芳亲开椅子，请她入座，岂知尚秀芳竟道：“秀芳有一不情之请，可否改坐莫先生身旁，俾能向莫先生请教一些医学上的问题。”

若换过寇仲是庞玉又或侯希白那类长相风流的人物，众人必猜是神女有心，但若是寇仲这位丑神医，自然没有人怀疑到这方面去。

当下刘政正会近然让位，另两名小太监到来为尚秀芳朝迁席位，等尚秀芳安然在寇仲旁坐下，众人才纷纷回座。

常何凑到寇仲耳旁说笑道：“小心老兄你的童身不保。”

寇仲惟有以苦笑回报。

尚秀芳立时成众矢之的，包括常何在內，人人争着向她奉承，而她亦

是口齿伶俐，口角生春，绝不得失任何人。

寇仲则像变成一个哑巴，不时偷眼朝殿门瞧去，先后见到李密、王伯当、晁公错、可达志等人入场。

当他瞧见入场的是东溟公主单婉晶和她指定的夫婿尚明时，尚秀芳终于“撒下”席上诸人，凑到他耳旁轻轻道：“莫先生知否秀芳为何会给安排到这席来呢？”

寇仲心知不妥，硬着头皮低声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众人以为他们在讨论医学上的问题，不敢打扰，各自捉对说话谈笑。

尚秀芳道：“因为这是秀芳特别要求的。唉！你这人呢！差点给你骗了。”

寇仲心中剧震，愕然往她望去。

尚秀芳报以迷人的笑容，若无其事的道：“莫神医什么时候可抽空来为秀芳治病？”

寇仲仍未弄清楚她“差点被骗”的真正含意，苦笑道：“秀芳小姐有命，小人怎敢不从，小姐什么时候要人，小人就什么时候向小姐报到。”

尚秀芳“噗哧”娇笑，那对能勾魂摄魄的翦水双瞳滴溜溜的在他丑脸上打了个转，凑近把声音压至低无可低，但仍字字清晰，呵气如兰的柔声道：“新春佳节，少帅来上林苑陪秀芳过年如何？今趟可不要失约哩！”

寇仲立时头皮发麻，完全不晓得在哪里露出破绽，竟给她识破自己的假面目，颓然道：“小人怎敢违命？”

此时温彦博回来，领着的外宾赫然是东突厥派来作贸易的使节莫贺儿。

蹦乐声起。

大唐皇帝驾到，大殿近千宾客肃立恭迎。

徐子陵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四个空席分别给两对夫妻填上，一对是徐世绩和沈落雁，另一对是单婉晶和尚明。

听到“驸马爷”的称呼，徐子陵始知东溟公主单婉晶依照东溟派本身的安排，“纳”尚明为婿。难怪先前再会伊人，她表现得那么庄重自持，言谈间尽量避免男女之私。

沈落雁美目深注他两眼后，装出不再留意他的神情，但徐子陵敢肯定她已看穿自己是徐子陵。

单婉晶却因有“雍秦”这前科，虽有怀疑，仍不能断定，故眼神不住住他扫射，弄得他更是坐不安宁。

虽说他从没有与两女发生过什么关系，又或谈情说爱，更早知名花有主，但如此面对面的看着两女成双成对的同席对坐，那种不好受的古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

幸好此时李渊率领妃嫔、三子和皇亲国戚进场，一行浩浩荡荡的近百人，吸引所有人的注意，他的苦况和压力因而得以舒缓。

李渊诸妃中徐子陵唯一认识的是董淑妮，她的艳色绝不逊于其他妃嫔之下，紧跟在德妃和怪病罢愈的张婕妤之后，可见甚得李渊爱宠。

李建成等亦各自领着妃嫔，依尊卑之序入殿，建成后是世民，接着是元吉，最后是李神通、李南天等李阀成员。

寇仲的目光从李秀宁入殿后便离不开她，最令他悲苦的是柴绍公然伴在她旁，显是名份已定，才能在席位作出如此安排。

到李渊诸人在六围主席坐好，殿内群臣宾客，在李渊最亲近的两位大臣刘文静和裴寂领头下，向李渊祝酒三通，令人殿的气氛登时热烈起来。

李渊再说一番请各人不用拘礼、佳节尽欢的话后，百多名歌舞伎在纪倩的领导下降从主席两侧的后殿门彩蝶般飘出来，在悠扬的鼓乐声中，载歌载舞。

拌舞中的纪倩份外迷人，在众多歌舞伎的衬托下，尤能显得她出众的曼妙姿态。众女和唱下，她轻歌曼舞，声音甜美，虽及不上尚秀芳独特出众的风格，亦另有一番动人的韵味，难怪能成为长安最红的名伎。

只见裙裾翻滚，长袖飘荡，纪倩婉转动人的歌声，能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艳色舞姿，连李渊亦难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寇仲尚是初见纪倩，不由也把因李秀宁而来的愁思怅绪暂且放下，看得如痴如醉，耳旁忽然响起尚秀芳娇柔的声音道：“莫先生是否心动哩？”

寇仲惊醒过来，鼻内充盈着这美女的芳香，忍不住随口反击道：“只有对秀芳小姐，小弟才会动心。”

尚秀芳微感愕然，俏脸一热，白他一眼低声道：“又在骗人！”

这次轮到寇仲一怔，暗忖难道尚秀芳看上自己，否则怎会有此女儿娇痴神态，更用这种口气语调和他说说话。

其他人正全神欣赏歌舞，并没有留心在这对男女间发生的小插曲。

只听纪倩领唱道：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树，东华金阙万重开。

一曲既罢，灯火倏暗，忽然众女手上变戏法般多出一盏彩灯，霞光耀射中百灯齐舞，在大殿的空间变化出千万种由灯火舞动轨迹所编织出的图案，人人看得目不暇给，叹为观止。

当殿内灯火重明时，众舞伎已从来路退出殿外。

喝采声震殿响起。

寇仲席内另一位大臣高士廉边鼓掌，边向尚秀芳道：“秀芳大家编的这场舞曲，确是精采绝伦，教人佩服。”

寇仲这才明白为何尚秀芳会住进上林苑，原来是为了训练歌舞伎以作这场表演。

尚秀芳连忙谦让。

爆娥此时流水般把佳肴美饌奉上席来，又是另一番的热闹。

轮到李渊向众人祝酒，又掀起一派宾主尽欢的融洽气氛。

另一边的徐子陵心有所感，暗忖若非大唐声势如日中天，今晚年夜宴的气氛绝不会像刻下般高张炽热。如非宫廷派系斗争不绝，大唐确有谁能与争锋之势。

酒过三巡后，三百名雄纠纠身披战甲的禁军卫士，从正殿门操入，排成各种阵势，分持刀枪剑盾，表演一场充力学美感的“兵阵”

比对起刚才旖艳的舞伎，又是另一番满阳刚味道，同样扣人心弦。

“兵舞”既罢，李建成领着李世民、李元吉和其他王亲贵谓向李渊祝酒，再掀起另一个高潮。

到平静下来时，李建成长身而起，朗声道：“我大唐自起兵太原，一直战无不克，究其因皆因能以武立国，又广揽各方贤材。今晚际此盛会，依我大唐传统，武试当不可缺，本殿下就抛砖引玉，派出长林军都尉可达志将军，接受挑战，点到即止，不论胜败方，两方各赏十两黄金，以为助兴。”

殿内立时爆起一阵采声。

徐子陵心中叫好，想不到这么快就可上场比武。

在众人注目下，可达志长身而起，昂然来到殿前，向李渊下跪叩首。

第五章 廷宴风云

直至身处局内，分坐不同席位的寇仲和徐子陵始设身处地的体会到御前比武的关系重大。

李世民凭的是盖世军功，李建成凭的却是正式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兼之得李元吉靠拢相助，形成互有短长的实力争持。

在两大派系的角力中，最重要一环是争取敌对或中立的人投向自己的一方，而先决条件就是显示自己的一方占在上风。

可是有李渊瞧着，两方人马总不能来个公开火并，于是只有通过这种御前比武的方式，以表现实力。

天策府一方连输多场，不过仍只在平日较小辨模的御宴上发生，事后虽被太子党一方渲染传播，损害虽然严重仍不是决定性的。

但今夜一众大臣与外宾聚首一堂，假若天策府一方再度败北，后实不堪想像。

难怪李世民如此紧张，事前亲自点将。

在李建成口中，似乎任何人都可挑战可达志，事实上只是天策府有资格和敢于出战。

果然李世民哈哈一笑，长身而起，向李渊禀告道：“王儿天策府新聘得客卿莫为，剑术超群，请父皇允准与可都尉作对比试。”

殿内泰半人根本不知莫为是何人，见应战的不是头号高手李靖，无不露出兴致索然的神色，更有人猜测是李世民输不起这一场。所以才不让李靖下场。

大殿静至鸦雀无声。

站在殿中的可达志容色平静，一派高深莫测的从容姿态。

李渊显然没想到李世民会派个名不见经传的客卿出来应付如此重要的赛事，立时眉头大皱，此时只见他左旁的张婕妤凑到他耳旁，说了几句话。

李世民、徐子陵和寇仲同叫不妙时，李渊开龙口道：“莫为若非天策府的最佳人选，王儿最好另择人出战，今晚可非寻常宫廷宴会。”

徐子陵往李建成瞧去，只见他脸露得色，至此深切体会到太子党和妃嫔党联合起来左右李渊的威力。

连寇仲也感到他如与李世民掉转位置，亦会同样进退两难。假若他承认徐子陵是最佳人选，其他天策府的高手当然不是滋味。徐子陵一旦败北，等若天策府再无一人是可达志的对手。

岂知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孩儿行事，一向讲求兵法。孙子虚实篇有云：‘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

人皆知吾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请父皇钦准莫为应战。”

这段孙武的兵法，大意是说作战方式不应拘于一格，必须灵活万变，让别人看不出半点形迹。既无形迹，对方自是无法看破自己的虚实，纵使智者亦想不出针对己军的办法，甚至不明白因何被击败。所以最高明的战略，就是对应形势变化无方。绝不让对方看破虚实。

李世民虽没正面回答李渊的问题，却暗示莫为正是令人看不破的一着奇兵。深合兵法之旨。

比下，人人都猜到李建成会派可达志下场。便是有迹可寻。

李建成立时脸色微变，隐泛怒容，李世民这番话正命中他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欠缺军功。而李世民则是现身说教，提醒殿内诸人他乃天下无双的统帅。

当然，假若徐子陵不堪一击的惨败，李世民的什么虚虚实实之言只会成为笑柄。可是在这刻，李世民不但避过把天策府其他高手贬低的危机，更争回主动。显示出泱泱大度的统帅风范。

寇仲听得心悦诚服。心中暗赞，更感到李世民与乃兄的斗争，已达表面化的情况。

徐子陵却有更深一层的想法，适才长孙无忌明的暗的示意要他拣取稳守的策略，很可能是李世民的授意。李世民正是要激得可达志求胜心切，反发挥不出狂沙刀法的最大威力。说到底这并非生死决战，只要他能硬顶一轮，李渊可下令停止比武。

全殿之人屏息静气，等着李渊的决定。

李渊沉吟片晌。终点头道：“好：就如王儿所请。”

在尉迟敬德等示意下，徐子陵昂然起立，移到可达志旁，下跪叩首施礼。

李渊这时方记起曾见过此人，向他询问岳山的事，登时怜意大生，慈颜悦色的道：“原来是莫卿，莫卿虽谨记这只是比武试招，有朕亲自监督，钟声一响，不论任何情况，均须立即停手退开。莫卿只要有出色表现，不论胜败，足可令你名扬关中，朕亦会酌材起用，莫卿平身。”

经李渊这番特别“关照”的话，徐子陵身价立时不同。

寇仲则暗叫厉害，若李世民决定要徐子陵出战时。连李渊与徐子陵这关系亦计算在内，那李世民心思的精巧细密。必须重新估计。

徐子陵卓然起立。

可达志朝他瞧来，从容微笑，没有丝毫剑拔弩张的味道。

徐子陵大为凛然，知道可达忘年纪虽大不了自己多少，但修养却到达炉火纯清的境界，故临场时丝毫不受外界影响，李世民激将的说话显然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这确是个非凡的对手。

可达志还抱拳为礼，道：“莫兄请不吝赐教。”

徐子陵回礼。

由于依例除值勤的卫士将领外，谁都不准携带兵器进来，故两人须等待侍卫送来兵器。大殿内众人窃窃私语，嗡嗡声四起，话题当然离不开猜测谁胜谁负。

常何收回审视徐子陵的目光，同温彦博旁的莫贺儿道：“次切大人对可都尉该比我们熟悉，比之跋锋寒，谁的赢面较高。”次切是莫贺儿的官衔。

假如常何问的是有关徐子陵与可达志的胜负问题，谁都不会生出兴趣，皆因早断定徐子陵必败无疑，当然寇仲是唯一的例外。因他抱的是完全相反的信念。

但常何问的是与新一代最顶尖儿的两大年青高手寇仲和徐子陵齐名的突厥高手跋锋寒，则无人不生出好奇之心，希望能从刚由东突厥来的莫贺儿口中听得一点端倪。

寇仲尤其关心老朋友的近况，竖起耳朵倾听。

莫贺儿微一错愕，笑道：“常大人这问题确难倒小弟，跋锋寒自入中原避难后，一直销声匿迹，据传有商旅在回纥听到关于他的事情，就是连续击败当地最著名的三位高手，又斩杀数名肆虐当地的马贼首领。这消息传回突厥，轰动全国。”

寇仲心中欣慰，知道跋锋寒正作挑战毕玄前的热身武道修行。

温彦博道：“这么说，次切对可达志和跋锋寒谁高谁低，仍不愿遽下定论。”

莫贺儿点头道：“跋锋寒能击败‘飞鹰’曲傲，当然非是等闲之辈，但本人始终未曾目睹他的惊天手段，不宜作出评论。但他在年青一辈中肯定是可达志的最大劲敌。”

众人均感他说话中肯，点头同意。

莫贺儿的眼光像其他人般不受控制的落在尚秀芳的绝世玉容处。在寇仲的丑脸相映下，更显娇艳欲滴，我见犹怜道：“这种宴会比武，在我们处是家常闲事，还动辄流血收场，秀芳姑娘会否不习惯呢？”

尚秀芳浅叹道：“到长安后，不习惯也变成习惯哩！”接着向寇仲抿嘴娇笑道：“有莫神医在，有人受伤亦不怕，对吗？”

寇仲心中一动，正要说话，刘政会笑道：“兵器到！”大殿再度肃静下来。

两名卫士分别把刀剑送给可达志和徐子陵，万众期待下，李阀传统的“廷比”终于开始。

徐子陵和可达志接过兵器，同时向李渊致敬。然后往左右分开。

可达志左手握鞘平举前方，背着徐子陵把狂沙刀从鞘内拔出，发出一下先声夺人，震慑全场的鸣响。

两足微分，配合他挺拔如松柏的雄伟身形，确有不不动如山，渊亭岳峙的气势。登时惹起一阵喝声，更添其威风。

狂沙刀在大殿通明的灯火映照下，寒芒烁动流转，仿似具有灵性生命的巽物神器。

徐子陵也不由心叫好刀。缓缓把剑从鞘内抽出来。

殿内懂得兵器的人都瞧得直摇头，因徐子陵这把只是普通的精钢剑，比起可达志的狂沙刀实是差远了。

天策府一方的人也看得心中愕然，料不到他用的竟是这么平凡的剑刃，恐怕挡不了可达志多少刀，便会硬给劈崩劈断。

徐子陵却丝毫不理别人对他长剑发出的叹息声，把剑鞘交给侍卫后，掉剑细看，又以指尖扫抹剑锋，当移至尖锋尽处，嘴角飘出一丝笑意，从容道：“可兄请赐教。”

可达志仍背向徐子陵，仰天笑道：“莫兄随便出招，小弟从不怕人从背后进袭。”

这番话不但豪气干云，且隐含羞辱徐子陵的意味，摆出不把对手看在眼内的傲慢。

可是徐子陵却绝不作如此想，这东突厥的年青高手从拔刀的一刻开始，已向自己发动攻势，他如若因此动气，会跌入他布下的陷阱中。

殿内众人，由大唐皇帝李渊到侍卫宫娥，无不感到那种风雨即临，高手对仗千钧系于一发的紧迫形势。人人屏止呼吸，全神观看。

“叮！”

徐子陵以指尖弹在剑锋处，发出深渊龙吟般的鸣响，凝而不散。接着腰脊一挺，整个人像突然长高了般，变得轩昂潇洒，自有其睥睨天下的气概。

绝不比可达志有丝毫逊色。

变化来得既突然神奇，又出人料外，充满强烈的戏剧性。

可达志首当其冲，生出感应，只觉对方强大无匹的气势压背而来，若再背向敌人。

会立即被迫往下风。

一声长啸，可达志左鞘右刀，龙卷风般往徐子陵旋转过去。

全场只寇仲一人晓得徐子陵借弹剑之音暗施真言印法，破去可达志莫测高深的起手招数。

座上高明者如李渊父子、晃公错、李神通之辈，只看出徐子陵催发剑气，迫得可达志“变招”应付，而不能真正把握其中玄妙处。但已对徐子陵这莫为观感大。

徐子陵从大金刚轮印，变为不动根本印，灵台空明清澈，双目神光内敛，心如井中明月，无有遗漏的瞧着可达志往自己攻来。

每一个旋身，都带起一阵充满节奏感和劲力的呼啸声，左鞘右刀，交叉织出锋芒雷射，攻守兼备的罩网。奇异的劲气，以可达志为中心像沙漠刮起的狂暴风沙般，随着可达志的迫近，以雷霆万钧之势往徐子陵袭去。

不论是否懂得武功，无不感到可达志已化为一个可怕的风暴核心，大有挡者披靡的威力。

曾与可达志交过手的天策府诸将，又或曾目睹可达志先前出手的人，尚是首次见到可达志刀鞘并用，以这么奇异的身法展开攻势。至此才知可达志一直隐藏起实力。而徐子陵能迫得可达志全力出手，实是非常了得。

最厉害处是可达志的每个旋转速度都有微妙的差异，教人难以预先掌握他攻势袭体的精确时间。

可达志的狂沙刀法，分为“旋、吹、滚、卷、破”五诀，刻下使出的正是“旋沙”诀，像沙漠里的旋风般变幻莫测，使敌手无法捉摸。

面对可达志进攻的徐子陵立时生出乾旱渴热的骇人感觉，大殿似被对方转化成一望无际的风沙，如此功法，换过其他人，确会生出望风沙而溃败的气馁失落感。

徐子陵嘴角再飘出另一丝笑意。忽然往横晃错，当人人以为他要躲避时，又电射往前，长剑疾挑。

“叮”长剑像一道闪电般迅疾无伦的射进可达志的刀网去，在肉眼难看得清楚的高速下，刀剑交击。

接着徐子陵一个旋身，撮掌为刀，狠狠劈在可达志扫过来的刀刃处。

两人同时旋开，当距离拉远至两丈许时，像约好般倏地止旋稳立，正面对峙。

全殿爆起轰天喝采声。

两人目光交击。似是全听不到喝采声，更像根本有人在观战，彼此的眼中只有对手。寇仲看得热血沸腾，恨不得下场把徐子陵替换，如此厉害的对手，到哪里才找得到。

可达志随手抛开刀鞘，任它掉往一旁地上，接着往前虎扑，狂沙刀依循一道弯旋的弧线轨迹，往徐子陵斩去。

徐子陵暗捏印法，漫不经意的一剑扫出，全无花巧变化。

就在刀鞘触地鸣响的刹那，可达志的狂沙刀同时被徐子陵长剑扫个正着。其迅疾可想而知。

刀剑交击，两人同时虎躯剧震。

可达志一声长啸，刀法一变，幻出流沙滚动般的刀浪，重重往徐子陵攻去，正是狂沙五诀中的“滚沙诀”旁观诸人无不看得呼吸顿止，透不过气来。

两人变为近身搏斗，双方均是全力出手，不但动辄分出胜负，且会判别生死。

徐子陵到此刻方真正领技到可达志的惊天功力，有如置身在狂涛怒飏之中，刀浪滚滚而来，无有穷尽。

不过他早预占到可达志本领非凡。否则怎能与跋锋寒齐名东突厥。

反之可达志因先前在上林苑交手留下的印象，从没料到对手能丝毫不让的接住自己全力的出招。

徐子陵的以攻对攻，以坚攻坚，强大得有如洛阳，长安那种具最严格军事布置的坚固大城，任对方如何摧动狂风沙般的滚沙刀法，亦不能动摇其分毫。

最令可达志骇然的是徐子陵的剑法表面充满轻灵飘逸的味道，实则剑重逾千钧，外虚内实，且剑法幻变无方，有若天马行空，招招匠心独运，去留无迹。如此剑法，他仍是首次遇上。

众人看得连喝采打气都忘掉。

“叮”徐子陵挑中刀锋。

可达志的刀再“滚”不下去，惟有避开，再度回复隔远对峙之局。

喝采声震殿响起。

李世民和天策府一方的人这才松一口气，庆幸徐子陵挡过可达志这轮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寇仲亦松一口气，因看出徐子陵实已稍落下风，非因技不如人。只因他不惯用剑。

众人目光不由望往李渊，看他会否借此停战之机，中止比武。

可达志捧刀而立，在李渊作出决定前，长笑道：“痛快痛快，想不到莫兄高明至此，请莫兄再接三刀，然后小弟向莫兄敬酒赔罪。”

这么一说，连李渊也不好意思下令停赛。

徐子陵翻腾的气血，到这刻平复下来，心知接着来的三刀必定非同小可，微微一笑道：“可兄请刀下留情，让小弟就算输也不至输得太难看。”

谁都知道徐子陵这番只是谦虚之词，故不会当真，更为他的气度心折。

可达志微感错愕，有点尴尬的道：“莫兄说笑啦：小弟刚才施展的分别是‘旋沙’和‘滚沙’两种刀诀，接着来的就是‘卷沙’刀法，请莫兄指点。”

说毕双目奇光大盛，刀收往后，全身衣袂拂扬，气势狂猛至极点。

最奇异的是周遭的空气像停止了流动，空寂得像没有半滴风的茫茫大漠，空气还灼热起来。

徐子陵露出凝重神色，全神戒备。

第六章 藉伤遁离

一切似像静止下来，包括不分昼夜的时光流逝，就像全无生机的乾旱沙漠。

空气的灼热度却不断提升。

如此气势，真是骇人听闻至乎极点。

可达志忽然背脊微弓，双目神光更盛，眼看出手在即，忽有人扬声道：“达志以往数次廷比，用的只限‘次沙诀法’，今趟却数诀并用，让我们大开眼界，是否有特别的原因？”

李建成、李元吉和所有太子党、妃嫔党那方面的人，无不心中大骂，发言者摆明是帮徐子陵扮的莫为。

无论千军万马的沙场决胜，又或高手间互争雄长，均讲求一鼓作气。可达志蓄势待发，若给打断，气势受挫后，再发招当然会受到影响。

众人循声瞧去，发言者赫然是坐于右方首席，李渊宠信的大臣封德彝。

李世民一方的人无不大讶，封德彝一向与李建成关系密切，被视为太子党的中坚人物，为何会这样明助天策府的一方。

徐子陵亦百思不得其解，无论封德彝对自己多么看重和有好感，亦该不会冒着开罪太子党和妃嫔党之险，为他助力。

不过这并非生死决战，只是廷前的切磋较量，谁都不能怪责封德彝。

李渊这督战者微笑不语，旁人更不敢异议。

可达志从容一笑，仍保持强劲的气势压力，双目不瞬的紧盯徐子陵，沉声答道：“有莫兄这么难得的对手，达志怎敢敝帚自珍，当然要全力出手。”

李建成等立时心中叫绝，可达志这番话表面谦虚，骨子里却是傲气逼人，暗指以往天策府的高手，尚未够资格迫得他使出全力。

假若他今趟能击败徐子陵，那谁都感到天策府再无能与他撷抗的对手。

徐子陵淡淡道：“多谢可兄抬举，请赐招。”

可达志舌绽春雷，暴喝一声，收到身后的狂沙刀变魔法般出现在前方，以极玄奥奇异的手法，身随刀走，往徐子陵击去。

寇仲首次为徐子陵担心，并对可达志生出莫测其高深的感觉。

令他对可达志重新评价的原因，是可达志虽分心回答封德彝的说话，

气势不但能持不变，且有增无减，既显现出他强大的斗志和坚毅不移的精神，更展示出他深不见底的功力。寇仲自问亦未必能达此境界。

徐子陵首当其冲，更清楚感受到对手的压力。

他差点要弃下手中长剑，以擅长的印法来挡他这预先张扬的三刀。

他当然不能这么做，只好把杂念全排出脑海外，暗捏不动根本法，提为全身功力，以应付对手以卷沙诀使出来的凌厉刀法。

狂沙刀在虚空画出一道充满旋卷味道、波浪般起伏的轨迹，变化无穷的朝徐子陵“卷”过来。

虽是一刀，却由十多重连绵的波卷组成，每个波卷、时间和攻击的角度都有精微的转变，送出卷卷刀劲，汇为成能被墙裂壁的凌厉刀气，威力无涛。

徐子陵也瞧得眉头大皱，适才他能在可达志的滚沙刀诀下力保不失，赖的全是卸劲借气的手法，可是可达志明显是针对他这“强项”而发的一刀，根本是卸无可卸、借无可借，硬迫他强拚的高明手段。

最头痛的是可达志早在蓄势待发之际，藉气机把他锁定，若采早前的先躲后攻之法，只会避得一刀，避不过第二刀，在气机牵引下被对方乘势一举击破。

至此才知盛名之下无虚士，可达志确属跋锋寒、杨虚彦、侯希白那一级数的年轻高手。

徐子陵低叱一声，电掣飘前，长剑先在外弯，再向可达志迎去。

“当”！

刀剑像两道闪电交击在一起。

长剑应刀断折。

殿内过半人失声惊呼。

李靖举手往摆在桌上的小铜钟击去，但已来不及阻止即将发生的流血惨事。

可达志的狂沙刀在劈断长剑后，兜头照面的往徐子陵胸口劈去。

眼看收不回这大有一往无前的一刀，徐子陵扣掉断剑，大拇指却奇迹般按在刀锋处。

“当”！

停战的钟鸣响。

徐子陵应刀飘飞，断线风筝的落往丈许开外，落地时似微见踉跄，始能立定。

可达志收刀后退，双目射出奇异的光芒，一眨不眨的瞧着徐子陵，而在眼神中掩不住带上一丝骇异神色。

殿内诸人这才舒一口气。

即使李建成亦不愿见到自己的手下猛将在这种佳节当前的场合，闹出流血死亡的情况。

大殿仍是鸦雀无声，静待李渊的判定。

李渊亲自鼓掌赞好，立即惹来全殿附和，喝采不绝。

李渊长笑道：“好！好！两位卿家的比试确是精采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可达志和徐子陵下跪谢恩。

李渊环视全场，拈须微笑欣然道：“可卿固是刀法盖世，莫卿亦为剑术超凡，只可惜剑是凡铁，非战之罪。朕就判令作平手论，谁有异议？”

当然没有人敢反对大唐皇帝兼李阀之主作出的判断。

李渊又道：“就由秦王赏赠可卿十两黄金，皇太子则赐赠莫卿宝剑一把。”

徐子陵和可达志同时谢恩。

殿内诸人喝叫好。

这可说是李渊的一次尝试，希望能平息两子间的纷争。

寇仲凑到尚秀芳耳旁道：“明天见！”

接着长身而起，在群众瞩目下，来到殿心两人中间处。

李渊讶然朝他瞧去，寇仲叩禀道：“假若小人医眼无误，莫为宗兄因剑折而受到内伤，必须立觅静地，由小人亲自施针，否则后患无穷，皇上明察。”

李渊关切的目光落到徐子陵身上，后者合作无间的道：“神医看得很准。”

殿内诸人同声赞叹，这么隔远一看，便洞悉徐子陵受了内伤，不是医术如神如寇仲者，谁能办得到？

有活华佗之称的韦正兴差点要躲往桌子下面去。

李建成一方的人则啼笑皆非。寇仲此举等若间接指出徐子陵扮的莫为实是大输家，增添了可达志的声威。但若治好这个武功差不了可达志多少的敌人，却才真个后患无穷。

不过医者父母心，兼之一向予人糊涂印象的寇仲似又不明白长安派系斗争的形势，连李建成也不忍真的怪他多事。

李世民长身而起道：“有劳莫神医妙手回音，照顾莫老师。请父皇赐准。”

徐子陵、寇仲心和肚明李世民终看穿两人的身分，谢恩后慌忙离开。

长安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声此落彼继，响个不绝。

两人离开皇宫，均有龙回大海、猛虎归林的轻松感觉。

挤进大街的人流里，更感受到除夕夜的热闹气氛。最大的两个花灯年宵夜市，分别在东西两市内举行，街上大部分人均以两市为目的。少男少女联群结队的尽兴游逛，令两人回想起在扬州过年的情景。

寇仲笑道：“我们两兄弟终可大摇大摆的在长安街上并肩漫步，世事之难以逆料，莫过于此。”

徐子陵微笑道：“趁离与侯公子约定会见面的时间尚有半个时辰，莫神医可有兴趣欣赏一下本地名胜。”

寇仲知他必非只是观光那么简单，欣然道：“小人怎敢不从？”

徐子陵领着他朝跃马桥的方向走去，“砰砰”群中，不和谁把烟火对上半空，爆开连串艳丽的彩芒图案，绚丽如梦。

寇仲叹道：“自随娘离开扬州后，我们像从没有过过年似的，所以今晚的感觉特别强烈。”

徐子陵笑道：“是否想起你的致致？”

寇仲颓然道：“又给你看穿。小弟上趟受相思折磨，是在中秋月圆之夜，令我抛开一切往岭南找她，不知是否佳节会特别惹人思念的呢？”

徐子陵给勾起在该节于成都碰上石青璇的动人情景，不由亦叹一口气。

寇仲探手搭上他宽敞的肩头，低声道：“你又想起谁哩？”

徐子陵岔开话题，道：“每个人的过去只是个沉重的包袱，不提为妙。可达志这小子的狂沙刀法确有一手，你有没有胜他的把握？”

壁钟沉吟半晌，道：“非常难说，适才他和你对上时，因为非要分出生死，故仍留有余力，假如真的全力出手，更不易应付。”

跃马桥在望，街上聚满放烟花燃爆竹的少男少女，气氛热烈。

寇仲又道：“若有机会和他狠拚一场，必是人生快事。”

徐子陵突然敦步，道：“到啦！”

寇仲环目扫视，发觉正位处一座寺院大门外。此寺规模不大，但显是香火鼎盛，此时中门大开，来许愿祈福的人往来不绝，望进去人头汹涌，烟火弥漫。

寇仲一震道：“这就是无漏寺，建于开皇八年，难道与宝库有关吗？”

徐子陵拉着他挤入寺门，道：“我是从寺院巧妙的结构布局，感觉到此寺极可能出自鲁大师的设计，若小弟法眼无误，杨公宝库的入口就该在寺内某处。”

寇仲精神大振，旋又叹道：“只恨现在寸步难行，明晚我们再来探路踩场。”

徐子陵也同意在眼前的情况下，绝无可能寻找地道，笑道：“不会再说我不够兄弟吧！”

寇仲赔笑道：“小弟怎敢。”

此际两人来到大雄宝殿的白石台阶下，梵颂之音从殿内传来，应是正进行法事。

寇仲道：“要不要到殿内感受一下建筑的内部结构，凭你陵少的慧眼看看是否真的是鲁大师的风格。”

徐子陵笑道：“小弟正有此意。”

辛苦一番，两人才能挤近殿门，同时往殿内瞧去，只见一群和尚，背着他们面向佛坛，正在敲磬念佛。

主持法事的该是此寺的方丈，面对众僧，双手合什，眼观鼻、鼻观心的领头诵经，一派有道高僧的模样。

徐子陵忽然虎躯一颤，拉着寇仲回头便走。

寇仲大讶道：“什么事？”

徐子陵低声道：“那主持是”邪王”石之轩。”

寇仲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肯定的道：“那主持就是石之轩，他虽黏上胡须，但化了灰我也认得他。”

寇仲大喜道：“你的锐目定错不到哪里去。且这亦是顺理成章的事，石之轩不是曾拜于四大圣僧其中两人的座下，偷学佛法绝艺吗？扮高僧等若做回他的本行。哈！我们今回是行运到脚指尖，若非举行法事，我们哪有机会见得到他。”

两人终挤出寺门，朝跃马桥走去，更感受到佳节举城欢腾的气氛。行人虽是你碰我撞，但谁都不会因此抱怨发怒。

寇仲续道：“老石倒想得周到，只要来做闭关修行，又或说是云游四海，便可出去大干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勾当。”

“彭！彭！彭！”

一群小孩把燃点的爆竹投从桥下的永安渠，爆起愈多水花，愈能惹起欢呼和喝采声。

罢巧有人离开为得密不透风的桥栏，两人取而代之，凭栏而立。

寇仲随徐子陵的目光望往天上的半阙明月，道：“你在想什么？”

徐子陵轻叹道：“我在计算我们联手突袭，能否取石之轩的老命。”

寇仲双目闪过浓烈的杀机，旋又为眉道：“你比我更有资格作出判断，他的不死印法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坦白道：“我仍摸不清他的底子，大概而言：那是一种生和死的转换，被攻时可化死为生，攻入时则可生为死，使敌手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自己则永立于不败之地。昨晚我虽施尽浑身法宝，但他仍像个没事人似的，可以想见他的厉害。”

寇仲道：“照你估计，若我们要杀死石之轩，侯希白会怎样反应？”

徐子陵道：“这个非常难猜，首先我们须决定是否要与石之轩来个大解决，其余的迟一步才想。”

寇仲苦笑道：“假设宝库入口真在无漏寺内，我们不想办法解决他也不行。”

徐子陵道：“若这是我们的决定，那今晚我们绝不宜对付杨虚彦，免致打草惊蛇。”

寇仲点头同意。

要知直至此刻，晓得他们已抵长安的除涓涓外，其他都是不会露他们秘密的人，但如他们出手对付杨虚彦，石之轩定会生出警觉，甚至会推测出高占道等与他们有关系。

寇仲道：“侯小子那一关又如何？”

徐子陵道：“让我和他说，大家既是朋友，不该有任何隐瞒。看看他的反应，我们再作决定。”

寇仲用力一拍他肩头，断然道：“就这么决定。我们这就去找侯小子。”

两人正要离开，香风袭至，一把甜美熟悉的声音在他们背后道：“请问两位仁兄，无漏寺内究竟有什么吸引力，令你们在百忙中也要抽空一游？”

寇仲和徐子陵不用回头亦知来者何人，不由心中叫苦。

柔软动人的女体，紧挤入两人中不足容人的空间来。

第七章 缚手缚脚

河风迎面吹来，带着烟花火屑的气味：吹起绝色美女涓涓的秀发，拂在两人的假脸上。

寇仲苦笑道：“涓大姐确是神通广大，你不是一直跟在我两叔侄身后吧？”

涓涓“噗哧”娇笑道：“两叔侄，直亏得你们有这么大的胆子，一个叫莫为，一个叫莫一心，看看李家的人何时把你们关进大牢去。”

徐子陵把注意力从她香软娇柔的胴体收回来，淡淡道：“今趟又要弄什么把戏。”

涓涓美眸往他飘来，微嗔道：“不见人家这么久，客气点好吗？先回答人家的问题再说。”

寇仲道：“刚才我们到寺内参神拜佛是求转个好运，现在登桥凭栏则是等运到，够清楚明白吗？”

涓涓指着空中爆开的一朵烟花，道：“看，多么美丽！”徐子陵和寇仲脸脸相觑，又莫奈她何，更是心中叫苦。若给她这么纠缠不休，今晚如何去进行大计。

涓涓忽又凝望河水，清丽脱俗的玉容露出思索的神色，悠然道：“自从传出消息，说你两人会到关中寻宝，李建成派人遍查长安所有与杨素有关的大小建筑共二十八座，差点把房舍也翻转过来，仍找不到任何宝库的痕迹，这才放弃。假若宝库就在无漏寺内，那真是出人料外。少帅不是说过今晚是最佳的寻宝吉日吗？”

寇仲给他说得差点哑口无言，再现苦涩的笑容道：“皇宫内谁是涓涓大姐的奸细探子，宫中的事似乎没有大姐是不知道的。”

涓涓半边娇躯挨往徐子陵，凑到他耳旁柔声道：“还是子陵老实点。子陵啊！劝劝你的好兄弟吧，没有我的合作，你们得到宝藏亦只会是白便宜石之轩。”

徐子陵忍受着她亲昵的挨擦，道：“谁敢不与你合作？问题是今晚我们另有要事，寻宝只好留待另一天。”

寇仲把心一横，沉声道：“我寇仲说过的话从没有不算数的。总之我们找得宝藏，必有你的一份，但假若你这么搅浑，最多是一拍两散，大家学李阀的府兵制般就此解甲归田，各行各路。”

涓涓挨入他怀里，仰首失笑道：“少帅息怒。人家只不过想帮忙你嘛。还以为你会感激呢。不过你的威吓恐怕难起什么作用。少帅有这么多兄弟在长安，想解甲归田也没有那么容易吧？”

寇仲给她命中弱点，苦叹道：“幸得涓涓大姐提醒，不然我定会把这点忘记。小弟可以保证寻着宝库时，必会用大红花轿来抬你去分赃。”

涓涓占尽上风。站直娇躯，明眸闪闪生光。神态回复一向的笃定冷静，轻轻道：“这还差不多，说得也好听，只是好听的话通常并不实在，我要清楚知道你们的计划。

这可是最后一个机会，让你们表达合作的诚意。”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感拿她无法。

徐子陵正容道：“我们根本没有计划，你不信也没法子。”

涓涓平静的道：“那就让涓涓晓得目前的情况吧：这要求并不过份。”

寇仲凑到她的小耳旁，先作怪的吹一口气进去，才道：“实情就是我两兄弟仍在摸索宝库入口所在。假若你能提供李建成曾查过那二十八座建筑的名单，对我们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咦，为什么你的小脸蛋红得这么厉害？”

霞生玉颊的涓涓狠狠白他一眼，道：“我想杀人时脸孔就会转红。你们若不是在骗我，就是根本不晓得宝库在那里。小妹正在想：究竟该与你们继续合作，还是揭破你们的身份，好让恨你们入骨的李元吉挽回失去的颜脸。”

徐子陵微笑道：“不要唬吓我们，只要尚有一丝可能性，贵派绝不肯放弃取得邪帝舍利的机会，那亦是击败石之轩唯一的方法。”

寇仲接口道：“我们不若在别的事情上合作，例如联手杀死石之轩，只

要你查得他藏身之处，我们可助你把他干掉。”

徐子陵知他在试探涓涓。看她是否晓得无漏寺的主持就是石之轩。

涓涓摇头道：“纵使知道他所在，我们也没法把他杀死，否则当年他早命丧于四僧手下。除非有办法令他作决死战，不然凭他的不死印法和幻魔身法，就算祝师和宁道奇联手，亦留不住他。”

两人听得心中骇然，难怪正邪两道对石之轩如此忌惮，这实在是个根本无法击败的盖世魔君。在另一方面，亦看出涓涓至少在这个阶段，有与他们合作的诚意，否则不会说得这么坦白。

寇仲道：“撇开石之轩不说，但他手下的人是不懂不死印法吧：至少我们可找几个来祭旗，削弱老石的力量。”

涓涓叹道：“我们和石之轩之间现在正维持着某一种微妙平衡，双方互有顾忌。一旦破坏平衡，后果将不堪想像，所以至少在得到圣舍利前，我们不想轻举妄动。”

徐子陵道：“你们不用出手，一切由我们包办。只要你提供准确的情报。我们自会把事情办妥。”

涓涓沉声道：“你们想杀谁？”

寇仲试探道：“杨虚彦如何？”

涓涓道：“杨虚彦得石之轩幻魔身法真传，想杀他难之又难。你们不若把目标定得实际点，安隆会是个很好的选择，失去他对石之轩会是个很严重的打击。他更是杨虚彦和石之轩间的联系，亦是石之轩唯一信任的人。”

徐子陵道：“安隆藏在什么地方。”

涓涓道：“安胖子是头老狐狸，不过要找他仍是有迹可寻，此事包在奴家身上。好啦，今晚你们有什么打算？”

徐子陵和寇仲打个眼色，寇仲断然道：“我们想试试杨虚彦是否真个杀不死的？”

涓涓皱眉道：“杨虚彦今晚根本不在城内，你们怎去杀他？”

徐子陵和寇仲为之愕然，同时又半信半疑。涓涓凭什么能如此清楚以行藏诡秘称着于世的影子刺客的行踪去向？

涓涓微笑道：“我只是凑巧晓得他今晚的行踪。他离开长安是为去接他另一个情人荣姣姣，明白吗？”

寇仲乘机问道：“荣姣姣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涓涓道：“这个请恕小涓不能边露，横竖你们今晚闲着无事，我倒有个提议，让你们考虑。”

寇仲只希望她不跟着他们，无奈的道：“你有什么好的介绍？”

涓涓双目杀机一闪，从怀内掏出画卷，语气平静的道：“这是突厥使臣居住的外宾馆图卷，若我们所料不差，赵德言该藏身馆内，如能把他杀死，对石之轩将会做成最严重的打击。赵德言当然非是易与之辈，突厥人中又不乏一流高手，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吧！”寇仲接过画卷，涓涓娇笑道：“若给奴家发现你们今晚偷偷去寻宝，我定要教你们吃不完兜着走，清楚吗？”

再一阵娇笑，就那么赤着脚幽灵般没入桥西端处兴高采烈庆祝除夕的人流去。

寇仲和徐子陵相视苦笑，无言以对。

同兴杜的秘密巢穴内，高占道听到杨虚彦不在城内的消息，问道：“现在该怎么办？”

徐子陵向正沉吟的侯希白道：“侯兄认为涓妖女的话是否可信。”

侯希白叹一口气，有点意兴索然的道：“在得到圣舍利前，她的话可以信足至九成，皆因若我们被假情报所误，对她们是有害无利。”

寇仲断然向高占道道：“取消今晚的年夜饭，来的既非杨虚彦，别的刺客连给我们宰杀资格也欠奉。”

牛奉义领命去了。

徐子陵道：“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涓妖女已探悉我们和同兴杜的关系，占道可有应付的方法？”

高占道胸有成竹的道：“这个容易，这些年来，我们曾针对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反覆推敲出各种应变的方法。只要两位当家点头，整个同兴杜立可销声潜迹，不让敌人找到半点影子。”

寇仲大喜道：“这就成哩：但现在尚未是时候，否则只教妖妇妖女们生出警觉。”

雷九指道：“听希白刚才的语气，阴癸派并不会因得到圣舍利而满足，对吗？”

侯希白冷哼道：“这个我可作万二分的肯定。阴癸派之所以能成魔门势力最庞大的教派，全靠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祝玉妍更是绝情无义的人，若她们肯和别人分享成果，太阳会改由西边升起来。”

寇仲同意道：“我也不对她们存任何幻想，但她们的确神通广大，像神仙般无所不知。唐宫内究竟谁是她们的呢？这人的身份地位绝不会低。”

雷九指道：“这问题该由你自己来答，谁比你更熟悉宫内的情况。”

寇仲沉吟片晌。道：“宫内势力最大的不出张婕妤、尹德妃两女，但究竟谁是妖女，我实在瞧不出头绪。”

侯希白点头道：“我们若因张婕妤中了焚经散而认定她不是妖女。会是非常不智。”

雷九指道：“有机会可设法试探，谁肯为莫神医你掩饰，谁的嫌疑最大。不过行事可要特别小心，否则弄巧成拙。反暴露身份。”

寇仲向一直没有作声的查杰道：“你是否看上喜儿姑娘？”

没有人想到他忽然岔到这话题去，还是开门见山，查杰立时非常狼狈，尴尬的道：“属下……唉……属下……”

寇仲笑道：“这里全是自己人，有那句就说那句，我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

查杰脸孔全胀红了，垂头道：“仲爷明察，小杰绝不会因私而误公。”

雷九指倚老卖老的笑道：“那即是对喜儿情深一片哩！”寇仲问道：“那喜儿对你又如何？”

查杰苦恼的道：“她对我比对其他人好。可是……唉，我也不懂怎样说才好。”

寇仲微笑道：“这个没问题，我会为你给她来个爱情把脉，查个一清二楚。”

侯希白一头雾水的道：“请恕在下愚鲁，仲少你是否想插手此事呢？”

寇仲昂然道：“小杰是我的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当然要为他尽

心力。”

查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仍未明白这种事他能帮上什么忙。

寇仲又道：“我们今晚该各自回家睡觉，还是听涓妖女的话去寻赵德言的晦气？”

侯希白道：“只是赵德言一个已可教我们头痛，何况尚有其他突厥高手，子陵以为如何？”

徐子陵道：“眼前头等大事，该是先把不死印卷从杨虚彦身上抢回来。”

侯希白目射出感激的神色，旋又颓然道：“我们恐怕很难办到，有时我真想把手上的半截印卷毁去，让杨虚彦永无可能得到完整的印卷。”

徐子陵道：“想抢回另半截印卷当然难比登天。但想得窥全豹却非绝无可能。师妃暄是曾遍阅印卷的人，只要……”

侯希白斩钉截铁的道：“限于敝门规矩，我绝不能从外人处学得不死印法。”

寇仲竖起拇指赞道：“有志气，办法总会有的，例如我们倘能买通荣妖女，要她诬得他脱衣登榻，他没可能把不死印卷挂在颈上来干那事儿吧！”

徐子陵心中一动，闻言道：“长安有没有澡堂温泉浴室那种堂子？”

寇仲拍腿道：“果然厉害，连这都给你想到。”

高占道、查杰和雷九指都听得一头雾水时，侯希白“啊”一声叫起来，脸露喜色，道：“我差点忘了，安胖子最爱在温水内练气功。既舒服又特别有利他那家的内功修为。”

最后这点寇徐两人并不晓得。心想原来如此。

查杰道：“长安共有大小净堂百余所，最著名的三所是东市的清风泉、西市的凝翠堂和北里的乐泉馆，用的都是温泉水。”

高占道道：“只要我晓得安胖子的模样，查出他到那所澡堂该非常容易。”

徐子陵和寇仲的目光同时落在侯希白身上。

侯希白道：“要把他描画出来只是举笔之劳，问题是我们如何从他处去对付杨虚彦呢？”

寇仲向徐子陵使个眼色，徐子陵会意，道：“有几句话。我想单独和侯兄说。”

寇仲起立道：“我们这些闲人避席片刻吧！”侯希白微笑道：“少帅请留下。”

寇仲受宠若惊的重新坐好，到雷九指等难开，小厅剩下他们三人，爆竹烟花和喧哗欢笑声，仍不住从街外传来。

徐子陵有点难以启齿的。默然片晌，才道：“据涓妖女所言，令师最厉害的除不死印法外，尚有幻魔身法，所以无论敌手如何人多势强，仍能突围而走，对吗？”

侯希白点头道：“正是如此，涓涓没有骗你们。这两项功法，都是石师自创的，两者间还有很密切的关系。”

寇仲沉声道：“侯兄懂幻魔身法吗？”

侯希白摇头道：“这是石师的看家本领之一。除非我能胜过杨虚彦，否则石师不会把这种秘技传给我。”

徐子陵和寇仲听得脸脸相觑，之所以会提到幻魔身法。原意只是件开场白，好弄清楚侯希白对乃师石之轩真正的心意，岂知却问出另一件事来。

侯希白见两人神色古怪，心中涌起不祥的感觉，愕然道：“有什么问题？”

寇仲道：“不知涓妖女是否胡言乱语，她说杨虚彦已得令师幻魔身法的真傳。想击败他容易，杀他却为难之又难。”

侯希白虎躯剧震，脸上血色尽退，失声道：“什么？”

旋又摇头道：“不会吧？唉，真的很难说。”

徐子陵了解的道：“侯兄定因当日在四川争夺印卷时，杨虚彦没有施展幻魔身法，而认为他尚未得到令师传此秘技。但也有可能是他蓄意隐瞒，所以一时难下判断。撇开这事不说。假设侯兄当日不是遇上我，是否根本不知印卷的存在呢？”

寇仲拍腿道：“我明白啦！”侯希白茫然往他瞧来，苦笑道：“说吧，我现在乱成一片，极须有人指点迷津。”

寇仲道：“石之轩想害死自己的女儿。”

连徐子陵也失声道：“什么？”

寇仲道：“我这叫旁观者清，石之轩或者没有亲自下令杀害女儿，却把印卷所在透露与安隆，其他的事便由得他两人去做。唉，虎毒不食儿，石之轩太狠心啦！”侯希白点头道：“石师确是心如铁石的人，唉！”徐子陵和寇仲只能呆看着他。

侯希白俊脸阴晴不定，好一会才颓然道：“太不公平啦，石师摆明是徧袒杨虚彦，还要让他来宰掉我。”

徐子陵道：“这是因为杨虚彦生性与他相近，且利用价值大得多。”

寇仲不解道：“若我是石之轩，绝不会浪费侯兄这等人才。为何不命侯兄去和杨虚彦合作，反要借杨虚彦的手来杀你？”

侯希白道：“这是我们的传统，外人很难理解和明白的。石师的原意是培育我出来专门对付慈航静斋的传人。不过我却有负所托，或者因为这个原因。他决定把我放弃。”

徐子陵道：“侯兄以后有什么打算？”

侯希白勉力振起精神，道：“幸好有两位支持小弟，否则我侯希白定会一蹶不振，只能有多么远逃多么远。”

寇仲喜道：“果然是好汉一个，现在是否改变主意，央师妃暄念不死印法你听听。”

侯希白回复一贯的洒脱，哑然失笑道：“根深蒂固的思想，怎会一下子改变过来，按敝门法规，在现今的情况下，无论我或杨虚彦，只可把不死印卷二合为一，才能从中学习印法。”

徐子陵道：“假若令师像私传幻魔身法般违规传了杨虚彦不死印法，侯兄岂非很吃亏？”

侯希白道：“子陵有此想法，皆因不明白我魔门的规矩。石师把秘法记于卷内，是为‘立法卷’，好让我们去争夺，更受到咒誓的约束，不得另以其他途径传授于任何人。

除非他不立法卷，才可不在此限。”

寇仲断然道：“好吧：我寇仲亦立誓无论以任何手段，也要把杨虚彦身上那半截印卷抢回来给侯兄。”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对印卷是志在必得，杨虚彦何尝不如是。只要好好利用这双边的关系，又有安胖子作诱饵引子，说不定真可办到。”

寇仲正容道：“根据贵门的规矩，师傅要杀门徒，徒弟该怎么反应？”

侯希白嘴角飘出一丝冰寒的笑意，淡淡道：“当然是全力反抗，难道坐以待毙吗？”

寇仲哈哈笑道：“那就成了。今晚如此美景良辰，我们又闲着无事，不若按图索骥的到外宾馆踩踩盘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徐子陵和侯希白欣然答应。

第八章 幸中副车

外宾馆位于皇城西的市政里内，与皇城只隔开一道安化大街，共有十所，每所均有独立院落，大小建筑物十多座，占地广阔。

由于最近下过几场大雪，屋顶堆上厚达数寸的积雪，树木更结满冰串，对高来高去的夜行踩盘者已是非常不利，今晚更另外多出一道难题。就是整个里坊内的官邸华宅，无不张灯结彩，热闹喧天，映得处处明如白昼，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潜进去，只是痴心妄想。

经雷九指的妙手易容成为三个粗鄙江湖汉的徐子陵、寇仲、侯希白绕着东突厥人居住的外宾馆走足两个圈，仍找不到偷进宾馆的方法。幸好街上全是趁热闹的人，他们亦不虞惹人怀疑。

最后三人在宾馆两旁其中一座瑞兽石雕的底座处挨坐下来，相视苦笑。

大傩戏的鼓乐声阵阵从皇宫方面传来，此时是亥时中，离元旦只有半个时辰，街上放烟花、燃爆竹、趁热闹的人人情绪高张，迎接新年的到来。部份人开始往大傩舞驱鬼下河的必经之路涌去，好沾染些吉祥气，以求得来年的平安。

寇仲把宾馆图则取出，摊开道：“若我们从后院跨墙而入，可借东北角的园林作掩护，但出园后将寸步难行，除非我们想大干一场。”

徐子陵摇头道：“这是下下之策，大干一场，对我们有害无益。”

侯希白道：“但若杀死赵德言。这确是个难得的机会。至少我们知道可达志、康鞘利和其他有身份地位的突厥人，都去了皇宫参宴。”

寇仲苦笑道：“这叫聪明人出口笨人出手。涓妖女现在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侯希白提议道：“不若我们再到后院门去，若找不到机会，就各自回家睡觉。”

寇仲和徐子陵只好同意，于是又绕回后院，这条里巷只有大街的二成的宽度，远及不上大街的热闹，有的只是疏落路经的人。

忽然后院门张开少许，一个把帽子压盖至眉眼处的人鬼鬼祟祟的闪身而出，挤进人流去。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剧震。

侯希白盯着那人的背影，问道：“是谁？”

寇仲双目涌起浓烈的杀机，沉声道：“香玉山！”

三人在永安渠的东岸，瞧着小艇把香玉山送往停在河心的一艘大型风帆，此时河渠泊满大小船只过千艘，全都是张灯结彩，映得河水闪闪生辉，大增潜上敌船的困难。

寇仲皱眉道：“究竟这是谁的船？香玉山到长安来干什么？”

两人当然没有答案，徐子陵目光扫过岸旁趁热闹的人，道：“无论如何冒险。我也要刺探香玉山去见的是什么人。只要给我接近船底，我有办法听到香玉山说的每一句话。”

侯希白咋舌道：“子陵这探子真厉害，不过只要你浮上水面换气，很容易被岸旁的人瞧见。”

寇仲的目光在河渠上下游巡逡，最后落在泊于岸旁的一排小艇上，道：“只要我们偷一艘小艇，可解决往返上落的问题。”

又伸手搭上侯希白肩头，微笑道：“若香小贼不是和人说足三天二夜，我和陵少都不用到水面换气的，去吧！”

徐子陵从小艇滑入水中，迅速贴着渠底潜游过近七丈的距离，来到目标大船的底部，水蛭般贴附上去。

为怕弄湿衣衫，他身上仅穿内褂。河水虽是冰寒澈骨，但他内功深厚，不畏寒冷。

当他把耳朵贴在船身，运功收听，整座大船的空间和不同部份的音源，立时活现在他脑海之内。

在眨眼的高速中，他追踪到从船舱部份传来香玉山可恨的声音。只听他道：“此事尚须从长计议，若给李世民有任何反扑的机会，会前功尽废。”

徐子陵听得心中愕然，香玉山为何会卷进对付李世民的阴谋中？

一个女声轻柔的道：“香公子啊，现在那还有时间从长计议呢？一切均准备就绪，只要我们照计划行事，保证李世民难逃大限。”

徐子陵依稀把到这声音是认识的人。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心中苦恼时。另一把陌生低沉的男音道：“香兄在担心什么？”

香玉山微作沉吟，叹道：“不知如何我总有点心绪不宁，但真正因的是何事，我却说不出来。”

女子笑道：“香公子是否因寇仲和徐子陵那两个小子而不安哩！”男子冷哼道：“香兄这担心是否过份了点？”

女子柔声道：“这两个小子确最擅长捣蛋。不过长安可不同洛阳，他们为寻找宝藏自顾不暇，都还有能力去管闲事。”

徐子陵心中一震，终猜到说话者正是身份暧昧的荣姣姣，而那男子自然就是像石之轩般神秘鬼祟的“影子剑客”杨虚彦。

涓涓为何要撒谎？杨虚彦和荣姣姣根本是在城内而非城外。若非误打误撞的跟上香玉山，便会给她骗倒。

到此刻他仍弄不清楚三人间是什么关系。当年在巴陵杨虚彦曾行刺香玉山，还全赖自己和寇仲为他消灾解难，该是敌而非友。

香玉山叹道：“问题在我比你们更明白他们，我敢肯定他们刻下正在长安。可是他们究竟躲在那里？正在干什么？我们却连他们的影子都摸不着。”

荣姣姣恨恨道：“若摸到他们的影子，他们早被碎尸万段。长安定有帮助他们的人，否则不能躲得那么隐密。”

徐子陵心中大讶，若荣姣姣是祝玉妍的徒弟之一，怎会不晓得他们的事。但听她的语气，确是发自肺腑。难道涓涓蓄意瞒她，又或她和阴癸派的关系另有微妙。

杨虚彦沉声道：“对这两个小子，我们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但亦不必过份忧虑。李元吉正全力搜索他们，只要他们稍露行藏，保证不能生离长安。香兄便可去掉这两个心腹之患。”

徐子陵暗忖假若杨虚彦这番话发自真心，那他可能并不知宝库内存在着魔门巽宝邪帝舍利。

此亦合情合理，以石之轩的作风，当不会让徒弟晓得此事。

香玉山忽然道：“那批火器到了没有？”

徐子陵心中一震，隐约中像把握到某些事，一时却不能具体的说出来。

荣姣姣道：“最迟初四我们可把火器交到你手上，有问题吗？”

香玉山断然道：“初四收到当然没有问题，却不能迟过这一天，否则我们会退出整个计划。”

杨虚彦道：“这个我们明白，大家以后保持紧密联络。”

徐子陵离开船底，朝寇仲和侯希白的小艇潜游过去。

徐子陵爬上停在两艘大船间阴暗处的小艇，笑道：“侯兄的运道相当不错，那半截不死印卷至少有半截到了你的口袋里。”

寇仲愕然道：“杨虚彦竟在船上。”

徐子陵一边运功挥发水气，点头道：“荣妖女也在船上，最妙是船上除他们外只有十来人，听呼吸只是武功一般的好手或不懂武功的，不足为患。”

寇仲把小艇撑到可远眺荣姣姣那艘大船的位置，看到香玉山正乘艇回岸。

此时两岸游人大减，很多人都赶着去看大傩舞赶鬼落河的表演。

侯希白兴奋的道：“杨虚彦仍在船上。”

寇仲瞧着徐子陵穿上衣服，微笑道：“孤男寡女在船上，又是久别相逢。杨虚彦更性好渔色，际此佳节良宵，两人会干什么？”

徐子陵欣然道：“去听听不是最清楚吗？”

侯希白道：“且慢！这可能是我唯一抢回印卷的千载良机，是否须周详计划呢？”

寇仲道：“子陵怎么说？”

徐子陵道：“我只有四字直言，就是‘攻其无备’。杨虚彦做梦都没想到会给我们把握到他的行踪，船上亦没有什么防守。只要我们能成功潜到船上，进可攻退可守，随机应变，根本不用计划。”

寇仲笑道：“大概是这样子，但我却有个更精采的提议。”

侯希白兴致盎然的问道：“什么提议？”

寇仲忍着笑得意洋洋的道：“杨虚彦一向自命来无踪、去无迹，今趟我们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无影无迹之法把半截印卷盗走，两位意下如何？”

徐子陵笑道：“上船再说吧！”

寇仲催舟而行，借着附近船只的掩护，往目标大船潜去。

徐子陵和侯希白提高警觉。监视敌船，只要有人在船上向他们瞧来，

绝躲不过他们的眼睛。

侯希白压低声有道：“船上灯火通明，若我们爬上船去，会很易被发觉的。”

寇仲笑道：“侯公子太少干偷鸡摸狗的事，我和陵少却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你看到那些舱窗吗？每个窗都是一个入口，明白吗？”

说话间，小艇绕了个大弯，船头对正敌船的船尾，从这方向驶过去，除非对方有人站在船尾处，否则休想能发现他们。

徐子陵忽然自言自语的叹道：“为何我们竟像没想过要杀死香玉山，甚或没起过跟踪他好看他在什么地方落脚的念头。”

寇仲一震道：“给你提醒，此事果然古怪。唉，我虽恨不得把他剁为肉酱，但坦白说事实上很怕面对这问题，始终他是小陵仲的爹。怎么办才好呢？”

侯希白插口道：“只要捣破他香家伤天害理贩卖人口的勾当，令香玉山身败名裂，不是比杀了他更令他痛苦难过吗？”

寇仲收起双桨，纯以内功催般滑行。无声无息的横过十多丈的河面，来到敌船背岸的一边，另一边则泊有另一艘大船，故不虞岸上的人看见他们的举动。

侯希白取出三个黑布头罩，低声道：“这是雷老哥早前为我们准备的，想不到又可派上用场。”

徐子陵伸掌贴在大船船身，运功吸附，把小艇稳定下来。

橡杨虚彦那种高手，只要小艇轻撞船体一下，会立生警觉。

寇仲接过头罩，把耳朵贴往船身，听了片晌，眉头大皱道：“怎么竟没有那小子和荣妖女的声音？”

徐子陵亦施出偷听之术，虽偶有人声走音，不过都与杨虚彦和荣姣姣无关。奇道：“这事不合情理，他们就算不谈情说爱，至少会就香玉山的事情商量讨论。”

侯希白低声道：“我想到一个可能性。”

两人牢盯着他，让他续下去。

侯希白道：“老君庙自立派以来，一直为男女分流，无论那种流派，都精擅阴阳相调采补之道，谓之‘阳流’和‘阴流’。阴流中有种叫‘玄牝女术’，来自老子《道德经》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调天地根’之语。此功法必须男女合修，练时呼吸断绝，只以内气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寇仲喜道：“这邪功是否脱清光来练的？”

侯希白苦笑道：“我只是听石师说过，其中细节却不甚了然。”

徐子陵道：“这么说荣妖女本身应是老君庙的人，她之所以成为祝玉妍的徒弟，只是两派的一种交易，等如两国互以姻亲修好的情况。”

寇仲道：“老石还有没有说过别的呢？”

侯希白道：“石师只从理论去解释‘玄牝女法’的特质，他说‘玄者妙也，牝者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是神气之根，虚无之谷，须在身中求之，不可于他’。”

寇仲凝神想了半晌，道：“既同男女‘受’和‘生’有关，指的可能是男女交合。”

唉：多想无益，摸上船看看。”

徐子陵道：“这艘小艇怎么办？”

寇仲道：“对不起它的主人也要做一次。把它沉掉了事。”徐子陵双脚运力。送出阴劲，踏足处立时陷下去。侯希白愕然道：“子陵的功力大有精进，难怪连晃公错都要在你手上吃亏。”

寇仲再把耳朵贴往船体，忽然往上腾升，当侯希白往他望去时，他使出手法打开一扇舱窗，钻了进去，动作敏捷灵活得似如鬼魅。

水开始从船板破裂处涌入来。

寇仲从舱窗探头出来，打出“安全”的手势。

徐子陵道：“侯兄先行。”

侯希白贴壁游上，钻进房内与寇仲会合。

寇仲把探往门外的头缩回来，把门关上，向来到身边的侯希白低声道：“此船主舱分三层，底舱是放货物和离物，上两层是宿房，舱厅在中间那层，我们这最高的一层布置华丽。杨小子和荣妖女定在这一层某一间房里。看结构应以舱廊尽头的舱房最大，你的不死印卷该在那里。”

侯希白讶道：“你不过比我快了少许上来，为何这么快可查得这许多事。”

寇仲道：“这就是坐船多的好处，来来去去都不外几种格局。”

此时有人在门外走过，听来该是小婢丫环那类人物，其中一人叹道：“良宵佳节，只能困在船上看别人热闹，若在洛阳，今晚才好玩哩！”另一婢答道：“给人听到会有你的好看。还是去看看谢叔有否弄好参汤吧？然后再到船面去看烟花。”

足音远去。

徐子陵来到他两人身后，皱眉道：“若他们在练什么‘姹女大法’没理由着人弄参汤的。”

寇仲默默计算，忽然拉开房门，闪身而出。

侯希白吓了一跳时，徐子陵拍他一下，随寇仲掠出房门。

侯希白别无选择，只好随他们闯出房门，忽然间，他感到今晚能否成事，全要看他们的偷鸡摸狗之术，是否确如寇仲所吹嘘的那么高明。

第九章 妙手空空

三人头戴黑布罩，只露出一对眼睛，幽灵般来到主舱的廊道时，足音在甲板上响起，在舱门外传进来，迅快迫近。

寇仲此时掠过左右各两道房门，离尾端的房间只有七、八步的距离，想退返原房已来不及，无奈下推开最接近他左边的一扇房门，闪身而入，打定主意无论房内住的是天王老子，又或仙佛圣僧，也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对方弄出任何声音前，把房内的人制服。

侯希白和徐子陵先后闪入房内，后者顺手掩门，外边的舱门刚被推开。

房内一片黑漆，房窗紧闭。

寇仲立在床头，床上隐见有人拥被而眠，两人想当然的以为是他们入房前已给寇仲制服。

徐子陵和侯希白移往房门两侧，若有任何人进来，先要闯过他们的联

手突袭。

足音在门外经过，停在尾房外，一把苍老的声音道：“少爷：安爷来了！”好半晌后，杨虚彦的声音从房内传出道：“请他在舱厅喝口参茶，我立即过来。”

老者领命去了。

徐子陵和侯希白交换个眼色，心中大讶。本以为这是荣姣姣的座驾舟，现在看来应属于杨虚彦的才对。否则老者就该向荣妖女请示。

寇仲来到徐子陵旁，三人凝神细听。果然是一阵穿衣服的蟋蟀声，均大感有趣，因为一直以来，杨虚彦以来无踪去无迹称着江湖，人人闻“影子刺客”之名而色变，今趟却给三人误打误撞下缀上，还窥伺一旁，对他有所图谋，想想也要大叫过瘾。

接着是荣妖女的声音道：“真是扫兴，迟不来早不来，偏在这个要命的时间来。”

杨虚彦沉声道：“没有紧要的事，安胖子不会来找我，得去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

房门推开，两人出房后左转，从旋梯拾级而下，往舱厅去了。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床上有个女人，给人喂了迷药一类的东西，正昏迷不醒，你去看看。”

徐子陵大感愕然，移到床旁。

寇仲和侯希白来到他两旁，见徐子陵看得虎躯一震，低呼道：“这不是金环真吗？”

尤鸟倦、丁九重、周老叹和金环真同为“邪帝”向雨田的徒弟，为争那帝舍利反目内哄。当日在蝠洞迷宫，石青璇把四人诱人洞内，再以箫音催动蝙蝠袭击四人，丁九重被徐子陵所杀，金环真和周老叹先后被尤鸟倦以卑鄙手段偷袭重创，落荒而逃，想不到此刻金环真竟出现在杨虚彦的船上。一副任由宰割的模样，教人感叹。

金环真正是其中一个懂得使用邪帝舍利的人，地出现在这里，代表着杨虚彦可能已得悉此法。

寇仲低声道：“要不要把她移走？”

徐子陵摇头道：“这种那人死不足惜，我们不要节外生枝，你和小侯到他们的房间踩探，我负责偷听他们说话。”

寇仲一声得令，与侯希白闪出门外，徐子陵则扑伏地上，贴耳偷听。

安隆的声音从舱厅的方向传上来道：“云帅来了长安。”

徐子陵在全无准备下收到这么好的一个消息，知道云帅逃过石之轩的毒手尚在人间，不禁大喜过望。

寇仲和侯希白先后闪进杨虚彦和荣姣姣的豪华舱房，无论大床小几，装饰设置，均极尽讲究。

两人二话不说，展开遂分遂寸的搜查，到肯定杨虚彦没有把印卷留在房内。又聚在一起商量。

寇仲道：“此房一目了然，只有榻底可以藏人，就由我躲在下面。只要你们能在适当时间把他引开，我就动手偷东西。”

侯希白摇头道：“太接近啦：杨虚彦必能生出感应。”

寇仲蛮有信心的道：“我不但可长时间闭气，还可以运功把毛孔封闭，不会发出热量，包保他一无所觉。”

侯希白摇头道：“除非你能把生机断绝，否则只是心跳的声音，已会惹起杨虚彦的警觉，此计绝行不通。”

寇仲苦笑道：“都是你想得周到，不过除此法外，尚有什么办法？”

侯希白道：“我们回到刚才的房内再说，现在我们既把握到杨虚彦的虚实，实力又稳胜于他。必要时就动手强抢。”

寇仲皱眉道：“正因我们占上风，才要抢得来漂漂亮亮的，事后更要他疑神疑鬼。

弄不清楚是谁抢了他的东西，这才叫‘上兵伐谋’。哈，隔邻是什么地方？”

侯希白道：“该是另两间舱房。记得我们进来前左右各有一道门呢？”

寇仲迅速移至左右壁，贴耳细听，伸手道：“有没有匕首一类的利器？”

侯希白掏出美人扇，道：“这家伙可当匕首般用，你是否要在壁上开个洞？”

寇仲笑道：“果然话头醒尾，我们就在墙角开个老鼠洞，到时就由老子表现隔空取物的本领，把印卷手到拿来。”

侯希白双目亮起来，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索性在左右两壁各开三个洞，到时可看情况从那个洞出手。不过你真可以只凭内劲取得两丈外的东西吗？”

寇仲道：“只是骗你，不过只要有布带那一类东西，等若把我的手延长。来吧，快动手，切口要整齐，以便补壁。我则负责戳出窥视的眼孔。”

两人分头行动，不片刻完成任务，此时徐子陵来到，道：“安隆走哩！”杨虚彦和荣姣姣进入房内，茫然不知大敌正伺伏两旁，觑机发动。

左边的房间寇仲和徐子陵席地坐在漆黑的舱房内，闭气敛功静待。寇仲还以手捂着用手指刺穿的洞口，以免因光度不同，令杨虚彦生出警觉。

这小窥洞开在隔壁一张小几底下，非常隐秘。

两人你眼望我眼的，不敢说话。

接着是一阵亲热拥抱的声音，两人显是打得火热，不肯浪费任何光阴。

荣姣姣喘着气道：“淑妮肚内的孩子是你的吗？”

杨虚彦道：“这个当然，亏李渊一向自以为是花丛老手，竟看不破淑妮已非完璧。”

荣姣姣笑道：“你该怎么多谢奴家。若非我传她秘法，怎瞒得过李渊。”

杨虚彦邪笑道：“谢你这小淫妇只有一个方法。”

按着是宽衣解带的声音。

寇仲向徐子陵眨眨眼睛，移开手掌，伏身睁眼去看。

徐子陵脑海中不由浮起荣姣姣美丽诱人的身段，风情万种的玉容，也大感香艳刺激。

寇仲边看边打出手势，表示两人正互相为对方宽衣，还丢到在地上。

徐子陵可想见另一边的侯希白，亦正作壁后观。

两人倒在榻上的声音响起。

寇仲坐直身体，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成功啦！”移到正中墙脚的方洞处，贴掌运劲，无声无息的把破壁吸起移开。

徐子陵俯头瞧去，赫然见到被油布重重包里的不死印卷，连着衣物弃在舱板上。离地洞只丈半许的距离。

“砰砰蓬蓬！”子时终到，皇宫燃起两座鞭爆塔，迎接新年的来临，响

声传遍城内。

寇仲心中叫妙。手上以撕下布条编成的绳子灵蛇投在内劲驱动下，探出洞外，往目标延去。

寇仲在喜气洋洋的鞭爆声中，一觉醒来，窗外正下着毛毛春雪。

想起昨夜侯希白把两截印卷合而为一的喜悦表情，心中大感欣慰。

现在他们虽然奈何不了石之轩，却可从其他方面予这可怕的大敌各种影想和深远的打击。

下一个就是“四川胖贾”安隆。

只要杀死此人，石之轩将断去各方面的联系。

寇仲从床上弹起来，梳洗更衣后，随手把被人偷龙转凤的假井中月取下来，抽出一截呆看半晌，叹一口气。

对井中月他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又心情矛盾，始终那是仇人萧铣赠他之物。拿在手上总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唉！索性不问涓涓，就让井中月无疾而终。凭他现在的功力，什么刀来到他手上也可变成神兵利器。来到大厅，喜庆满堂，沙家上下大小全聚在那里互相恭贺，大说好意头的话。

寇仲的驾到更惹起全堂起哄，人人争相向他恭喜。

接过老爷子特大的红封包后，常何扯着他到一旁坐下说话道：“太子殿下对你昨晚的做法非常欣赏，此着确是高明，这么一来谁都晓得输的是那天策府的莫为，他的伤好了没有？”寇仲倒没想过此点，记起尚秀芳的约会，道：“我只是想医人吧，他的伤经小弟施针后已没有什么大碍，十来天当可复原。”

大少爷沙成功来道：“我们到明堂窝玩几手，应应春节。”

常何道：“待会我还要和莫兄去向太子拜年，晚一点才成。”

又同寇仲问道：“莫兄爱入赌馆吗？”

寇仲一边心中叫苦，边应道：“只是闲来赌两手松驰一下而已，既然要去太子府拜年，不如早些去，我还要到上村苑为尚小姐治病，是昨晚约好的。”

“有客到！”三人暂停说话，往大门瞧去。

只见娇俏可人的独孤凤巧笑情合的走进来，美目环视一下全厅，当目当落在寇仲身上时，忽然明亮起来，还展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这才朝座坐在北端主位的沙老爷子和沙夫人走去。

寇仲心中升起异样的感觉，一向爱看俊男的独孤凤，难道竟看上自己这个丑陋的神医？

徐子陵和雷九指在崇贤里的落脚处悠闲的喝茶赏雪，心中一片平和。

雷九指道：“照你这么说，你们偷去阴癸派那批火器，定令她们阵脚大乱，须马上从其他地方补充火器。不过时间急迫，却到什么地方找呢？”

徐子陵呷一口热茶。道：“恐怕要涓涓有说才晓得。但现在已可肯定他们的阴谋会在初四后发动，目标就是李世民。”

雷九指沉吟道：“若能趁他们发动偷袭的混乱时刻。我们乘机把宝藏运走。将更万无一失。”

徐子陵苦笑道：“问题是我们现时连宝藏的影子都沾不着半点边见。假若宝藏的入口真在无漏寺内。情况就更糟糕。坦白说，就算我和寇仲联手，恐怕仍胜不过石之轩。

他的不死印法根本不惧你人多。”

雷九指道：“定要想个什么办法把他引开。”

铜环叩门声响。

两人脸脸相觑，谁会在新春节的清晨来找他们？

第十章 情孽纠缠

寇仲正要和常何入宫拜年，独孤凤从后赶来，同常何赔个罪，把寇仲请到一旁说话，道：“莫先生果然医道如神，由昨天到现在，嬷嬷不知多么酣适，睡觉也没喘气。她说三十年来从未试过像昨晚的一觉睡至天明，所以特别叫凤儿来请先生枉驾，好让他能当面谢你。”

至知道无漏寺的可能性更大，寇仲对独孤凤的嫌疑府第兴趣相应下降。暗忖若治好尤楚红的哮喘病，这老恶妇不知变得如何厉害，乾咳一声道：“凤姑娘勿要客气，小人今天实在太忙。过两天有空，定会登门拜访老夫人和凤姑娘。”

独孤凤谅解的道：“莫先生现在肯定是长安最忙的人。嘘：昨晚莫失生真神气，昂首阔步的走出来证明那叫莫为的家伙其实输了，对方还不敢不承认。你还大方为他疗伤，爹和哥他们都很赞赏你。”

寇仲有点招架不了她崇慕的目光，心想好的不灵丑的灵，若她真看上自己这“丑汉”，就麻烦透顶。尴尬的道：“我倒没想过要指证莫为那家伙是输家，只凭心中的感觉来行事。嘿，我要赶往皇宫去，过两天才给老夫人拜年。”

独孤凤甜笑道：“我刚从皇宫回来，昨晚我、淑妮和你们的五小姐闹了个通宵。今日是元旦贺朝，皇上在大极殿的龙座上，接受文武大臣、王公贵戚入内朝贺。宫内管弦齐奏。喜乐大作，就算旧朝杨广做皇帝时，也不外如是。”

幸好此时常何回来催驾。独孤凤才依依不舍的放人。

寇仲松一口气，坐上常何为他准备的马车。

常何笑道：“她看来对你有点意思哩！”寇仲苦笑道：“她只是看上我的医术，无论家世、身份、才貌，小弟那配得她起。”

常何正容道：“这我可不同意，现在只要你老哥肯点头。保证御医一职会落到你身上。这可是正二品的大官，与刘政会、温彦博等同级，一统天下后全国的大夫都是你属下。”

寇仲道：“我这人天生不爱做官，有什么比自由自在更写意。正为如此，所以这女高门大族出身的贵女，小弟实无福消受。”

常何笑道：“尚秀芳又如何？我和政会都感到她对你与别不同。”

寇仲失笑道：“此事更不可说笑，她是天上的仙女，我这凡人怎敢妄

想。”

蹄音响起，一骑从后追来。
常何和寇仲愕然往后望去。

来找他们的是侯希白，徐子陵和雷九指才知自己是大惊小敝。

侯希白满脸春风的先向他们拜年，坐下道：“麻烦子陵扮回莫为，今日我刚到秦王府拜年，回程途中就给胡小仙抓个正着，还迫我立即随她回明堂拜见‘大仙’胡佛，幸亏小弟应付女人算是颇有一手，但仍要费尽口舌才脱得身，事后还要向卜杰等解释一番。”

徐子陵轻松写意的感觉立即一扫而空，问清楚情况后道：“你的不死印法练得如何？”

侯希白精神大振的道：“石师果是不世奇材，竟能创出这般博大精深的功法。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我怎练得出成绩来。现在我是囫圇吞枣的把全卷强记。然后把印卷烧成灰烬，好让杨虚彦永远得不着它。”

雷九指叹道：“那你昨晚肯定没睡过。”

侯希白洒然道：“睡少一晚半晚，算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正容道：“侯兄可小心点，我们昨晚虽偷得干净俐落。但肯定杨虚彦会猜到我們身上。且令师的反应颇难预料，若他决定毁掉侯兄，侯兄的处境将非常危险。”

侯希白苦笑道：“我早想过这后果，却是别无选择，所以才要把印卷毁去，除非石师不顾师门规矩，否则纵使小弟性命不保，杨虚彦仍失去了学不死印法的资格。”

雷九指忍不住问道：“令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侯希白脸容转黯，好半晌才摇头道：“我实在弄不清楚，自少我就是个孤儿。由石师的一个仆人养大，石师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传我各种技艺武功。有时他像个慈爱体贴得无微不至的慈父，有时却像个冷酷无情的陌生人。我不知该怎样去形容他才贴切。”

徐子陵断然道：“侯兄不若立即离开关中。”

侯希白一震道：“你肯定他会杀我。”

雷九指不解道：“只要石之轩看不穿小侯假扮莫为的身份，他仍该是安全的。”

徐子陵神色凝重的道：“旁观者清，没有人比石之轩更清楚侯兄的底细。莫为来自巴蜀，兼又武技高强，终会惹起他的怀疑。昨晚皇宫一战。于我们实有害无利。”

侯希白色变道：“现在我、子陵和少帅三人的命运已紧连在一起，只要有一人给看破。另两人将会受牵连。”

徐子陵微笑道：“所以我才要你一走了之，既可避免胡小仙的纠缠，又可令我们少去一个露出破绽的弱点。侯兄更可以潜心修练不死印法，可说一举三得。”

侯希白沉吟半晌，俊容忽明忽暗，好一会才道：“子陵是否准备妥和石师作正面的冲突。”

徐子陵叹道：“侯兄果然是明白人，为免侯兄左右为难，兼有其他方面

的考虑，侯兄实应立即离开，此乃上上之策。”

侯希白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你们不惜一切的助我取得不死印卷，我却一走了之，若你们有什么事，我侯希白以后必会寝食难安。”

雷九指道：“我倒同意子陵的提议，这对两方面均有好处。至于他们两人，你更不用担心，什么场面情况他们不曾应付过。”

徐子陵不容他多想，道：“侯兄立即回去，修书一封，大致说明自己是弓辰春而非莫为，因被胡小仙识破身份，兼昨晚一战受了内伤，故不辞而别等诸如此类的说话。舞文弄墨，你当然比我在行。”

侯希白苦笑道：“小弟从未想过会结下有过命交情的朋友，今天却交到三位。好吧，就如子陵所言。”

徐子陵微笑道：“这一着必大出石之轩和涓妖女等意料之外，我们亦扳回一点上风。

由现在开始我们要把主动权握在手里，否则定是饮恨长安的终局。”

侯希白探手和他相握，双目射出深刻的感情，道：“保重！”

常何定神一看，低呼道：“是秀宁公主的人。”

寇仲暗叫不妙，那人策马来到车旁，施礼后道：“秀宁公主今早上朝贺岁后。忽感不适，有劳莫先生入宫诊理。”

寇仲心知肚明是什么一回事，自己错在昨晚太露形迹，这么大摇大摆的站在殿心与徐子陵同时亮相，熟悉自己的李秀宁当然可一眼看破。

只好对常何苦笑道：“入宫后我们只好分道扬镳，更麻烦你向太子殿下替我赔个罪，我看过秀宁公主后，还要去见尚秀芳呢？”

徐子陵的雍秦重临东大寺旁的上鹤庵，报上来意后给领到布置清淡简朴的迎客堂。

他生性淡薄，酷爱自然。客堂除几椅外就只四面空壁，反令他有舒泰闲适的宁和感觉。

在宁静的心境里，他脑海中净现出目下长安的形势。

尤鸟倦确没向他撒谎，祝玉妍、赵德言和石之轩联手进行一个倒垮李世民的大阴谋，只要他们计划成功，如日中天的大唐国将四分五裂，由盛转衰。

若他猜得不错，这阴谋的核心人物该是杨文干，杨虚彦和香玉山三人。

密谋在李渊到终南山脚仁智宫举行一年一度的田猎时，把李世民及他的手下一举歼灭，再控制李渊，迫他逊位与李建成。那时只要能架空李建成。大唐国便要落入杨文干和杨虚彦手上，等若隋室杨姓余孽重新复辟。

李世民和他手下一众天策府战将亲兵，乃身经百战的不败雄师，黑甲铁骑，更是名震天下。战场可不比江湖上的打斗仇杀，请求的是群体的力量，通过细组、训练、兵法、战阵、策略、指挥表现出来，不存侥幸。

若正面硬撼，杨文干一方就算人数多上数倍，也难以得逞。一旦让李世民方面动员大唐军，十个京兆联亦吃不完兜着走。所以杨文干只能觑其无

备，以雷霆万钧之势，攻李世民一个措手不及。

香玉山之所以参与其事，最重要他是连李世民都不晓得的外人，故能在天策府的监视网外行事。假若阴癸派那批在江南制造的精良火器落入他手上，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确能发挥难以想像的杀伤力。

至此豁然通，为何属沈法兴的海沙帮肯供应火器与白清儿，皆因李世民已成其他割据群雄的头号大敌。香家由明转暗，似是为怕他和寇仲。事实上却暗中勾结魔门诸派，一方面继续为萧铣办事，另一方面则对付他们两个。他现在可肯定一旦知道宝藏所在，祝玉妍会倾尽全力把他们杀死，以独吞宝藏，再利用宝藏内的财物兵器，助林士宏取得天下。

徐子陵有个感觉，就是石之轩早看穿侯希白的身份，甚至经过昨晚之事后，寇仲亦露出底儿，只是他没有告诉杨虚彦。凭石之轩的实力，觑准时机，肯定可把邪帝舍利从他们手上抢去。现今的形势对他和寇仲非常不利，一举一动，全在环伺群敌的监视下，而他们对杨公宝库仍全无头绪，所以须从被动争回主动，否则会处于一直挨打的劣势。

想到这里，不由叹一口气。窗外细雪纷飞，平添新年度开始的一份莫名的惆怅。

师妃暄轻柔的声音响起道：“新年开始，万象更新。一年之计在于春，子陵有什么新的大计呢？”

徐子陵向入门处瞧去，立时呆了起来。

李秀宁所居的公主府“宜雨轩”位于西苑东，利用原本的自然环境建成一组园林院落，雅致清幽，与皇宫其他殿院相比，多出一份清新的气息。

主建筑设在南端，北部叠湖设石山，其上有曲折小桥，人工湖来至厅堂处，转化为曲曲溪流，点缀以奇石。水流绕轩西侧流入轩南的扇形湖，造成湖水泊岸的荡漾效果，颇有原野意境，把水和建筑物的关系处理得异常出色，显是出于高手构思。

不知是否这两天脑海中转动的尽是各类型建筑的图象，寇仲很自然地欣赏景物的关系和从而衍生的效果，津津有味。

步过小桥，穿过主轩，寇仲直入内院，登堂入室的到达李秀宁闲人免进的香闺，心中百感交集。

这些年来，他虽蓄意把爱念转移往宋玉致身上。但对李秀宁这位令他首次倾心爱慕的美女，仍是不能忘情。平时只是压制下去，见着她立即旧情翻涌，难以自己。

李秀宁坐在卧室外进小厅堂一张卧椅上，见他进来。示意免去俗礼，命其他宫娥小婢离开。

寇仲傻兮兮的在她旁坐下，李秀宁叹道：“唉，真拿你这人没法。教人家怎么办才好？”

寇仲当然明白她心情的矛盾。

他寇仲已成李家的大敌，到长安更是图谋或能颠覆唐室的宝藏。李秀宁要告发他既不忍，为他隐瞒又对父兄有愧。左右为难处，可以想像。

她头梳双螺髻，额前戴着珊瑚制成的精巧箍儿，身穿高领、湖水绿色透暗黄花纹的连身罗裙，外披御寒绵袍。华丽的衣饰不失其清丽脱俗的气质，

看得寇仲怦然心动，又自卑更自苦。

李秀宁美目往他瞧来，道：“为何不说话。”

寇仲苦笑道：“公主不用为难，我们和令兄世民达成协议，我们助他渡过难关。他则不理睬我们在长安的行动。当我真能把宝藏运走。他才会寻我晦气，这么说公主会否心中好过点。”

李秀宁讶道：“什么难关？”

此时婢子的声音在门外道：“启禀宁公主，准驸马爷到。”

寇仲虎躯剧震，失声道：“准驸马爷？”

徐子陵是首次见到师妃暄回复女儿身的装扮，更是首次见到她穿上灰白的出家人粗布麻衣。

如云的秀发瀑布般随意地泻落肩膊后背，绝世玉容恬淡无波，朴素的布袍反衬得她丽质天生，完美无瑕。

徐子陵心中一阵酸楚，肝肠欲断。

师妃暄以这打扮模样来见他。正是向他展示自己是个出家人绝不会涉足男女情事。

他忽然感到与她的交往，有如春梦秋云，最终只能在思念中追忆，不堪回首。

心中忽然涌起冲动，若现在一走了之永远都不再见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她会难过吗？又或后悔？

这冲动虽只能在脑海的幻想中出现，但想想已能为因此而来的痛苦得到报复快感，更可稍稍补偿他遭这般对待的失意。

徐子陵忍受着贯袭心头的诸般感觉，然后猛吸一口气，把所有胡思乱想排出脑海之外，心头回复止水的平静。

就在这一刻，他暗下不移的决心，再不会对师妃姐暄有任何憧憬和妄念。

对方的反应，很可能是因自己改名“雍秦”而来。雷九指今趟是害得他惨了。但亦令他由此更明白师妃暄的心意。

师妃暄在他旁坐下，清冽的春风从静和沉静的院落透窗轻轻吹进来，带进雨雪的气味。青蓝的天空像是消失了，只能看到白茫茫的春雪永无休止的飘降而下，这世上仿似再不存在其他事物，只有两颗心在跳动。

徐子陵目光投在靴尖处，平静的道：“魔门三大巨头祝玉妍、石之轩和赵德言确联合起来，密谋行刺秦王。”

师妃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淡淡道：“听说子陵昨天曾来找妃暄，并碰上秦王，谈过一会。”

徐子陵点头道：“这或者是老天爷的安排，令他能渡过此劫。”

师妃暄皱眉道：“秦王为提防建成、元吉有不轨行为，一直非常小心，纵使偷袭，亦未必能奏效。宋金刚曾作尝试，结果仍是无功而返。”

徐子陵道：“今次的计划会更加周祥。听说会用到大批火器，若再有适当时机配合，兼之秦王的注意力又只集中在长林军的动静上。说不定会阴沟翻船。”

师妃暄秀眉紧蹙起来，讶道：“李渊一向对兵器火器等管制很严，除非出于强抢，否则那来大批火器？”

徐子陵道：“所以只要我们查到这批火器所在，可把整个阴谋揭破及摧毁。且由于此举与杨文干、杨虚彦及和突厥人都有牵缠。李建成在不能卸责下，秦王或能因此名正言顺成为太子。”

师妃暄美目亮起来，微笑道：“子陵可否说得详细点呢？”

第十一章 误陷敌阱

柴绍旋风般冲进来，寇仲知机退往一旁，心中委屈卑苦之情，确是如在寒天饮雪水，只有饮者才晓得其中的滋味。

李秀宁没有猜到柴绍忽然闯到，体会到寇仲心中的感受，皱眉道：“你不是往天策府见秦王吗？”

柴绍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的道：“听到公王贵体染恙，柴绍……”

李秀宁怕他识穿寇仲，打断他的话向寇仲道：“莫先生是大忙人，秀宁不敢浪费先生宝贵的时间。人来，给我送莫先生回去。”

柴绍俊目往寇仲射来，道：“让我送莫先生吧！”

寇仲忙道：“驸马爷勿要客气，宁公主的病起因在过份焦虑，兼又旅途奔波，染了点风寒。驸马爷只要开解公主心中郁结，自会不药而愈。”

寇仲思想何等敏捷，猜到柴绍请纓送他是为私下探问李秀宁的病情，这方面他和李秀宁没有对过口供，倘事后柴绍拿来比对李秀宁的答话，肯定露出马脚。所以特别在李秀宁面前说出病况，不至露出破绽。

柴绍当然晓得李秀宁正为三位兄长的斗争心烦。故寇仲这随手拈来的病因绝对无懈可击。

寇仲虽不欢喜柴绍的架子，但却知柴绍对李秀宁的锤爱，确是发乎真心。

柴绍热情的道：“让柴绍送先生到宫门吧！”寇仲只好答应。

事实他该感谢柴绍中断他和李秀宁的说话，因为他不想看到她不开心的样儿。但另一痛苦的收获就是李渊已正式为两人定下名份。他寇仲可以心死了。

今天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

昨晚他和徐子陵因应最新的形势作好部署，今日会分头进行，然后再联手出击。

见尚秀芳之前，他还要先找一个人，若此人肯与他们合作，势将胜券大增。

师妃暄听罢沉吟不语，美目闪耀智慧的光芒。

徐子陵忽然问道：“师小姐会否出手对付敌人呢？”

师妃暄讶道：“子陵为何问得这么古怪？”

徐子陵把因师妃暄绝情的暗示而生的打击创伤深深埋藏，回复一贯的

从容潇洒。他对师姐暄从来没超过野心妄念，但双方间一直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不过师妃暄的行动却把这美妙难言的关系一手捣破。

他微笑道：“师小姐除了曾因和氏璧刺过小弟几剑，就只有跟涓涓动手比拚过，小弟才有此问。”

师妃暄莞尔道：“学剑就是用来降魔卫道，怎会不和人动手？妃暄只因背后有师门撑腰，江湖同道都给足妃暄面子，所以才没有动辄大兴干戈的情况。最微妙处是魔门和妃暄所代表的一方，存在着不成文的默契，就是涓涓才是妃暄的对手。假若有人破坏这种平衡，将会惹起佛道两门和魔门的轩然大波。”

徐子陵道：“这么说，师小姐是不宜出手对付魔门的人哩？”

师妃暄秀眸深深的凝望着他，道：“你们想对付谁？”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道：“石之轩！”以师妃暄的修养。亦娇躯微颤。道：“你晓得他在那里吗？”

徐子陵道：“我可以说出来，但小姐必须为我们保守秘密。”

师妃暄紧盯着他，轻摇螭首道：“为何你两人总可能人之所不能，妃暄动用手上所有筹码，对石之轩的行踪仍是全无头绪，你们却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找出来。”

徐子陵道：“这或者是天意，无漏寺的主持就是石之轩的化身。”

师妃暄愕然道：“竟有此事，无漏寺主持大智圣僧乃著名有德行的人，大都份时间都闭关修行，罕与外人接触。唉，这确是隐蔽行藏的妙法。你们是怎样查出来的？”

徐子陵解释后，师妃暄才知他扮岳山时曾和石之轩交过手，不解道：“你两人在知道石之轩的实力后，仍有信心去对付他吗？”

徐子陵淡淡道：“这事迟早都会发生，问题是由那一方主动出手，我本想邀小姐参与。但听小姐刚才的话，显然并不适宜。”

师妃暄玉容回复平静，望往窗外密密的雪点，柔声道：“道穷则变，变则通。佛家请清净无为，魔门则专走极端，石之轩把两种有若南辕北辙的思想哲论，合而为一衍成不死印法，死生交换互替。无论敌手如何高强，他总能把对方的力量全部或部份的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利己损人，故似能立于不败之地。直到今天，我们虽殚思竭虑，仍未寻得有效克制他的方法。希望你们能再创奇迹，为民除害。”

徐子陵心忖自己和寇仲也从过去的战斗经验悟得借力卸劲的功法。只是和石之轩相比之下变得微不足道而已。问道：“石之轩曾因贵斋碧秀心前辈而生出破绽，究竟是什么破绽，你们又为何能够知道。”

师妃暄正容道：“我要说的是一向秘而不宣的事，‘散真人’宁道奇曾先后三次与石之轩交手，早前两次都是两败俱伤。但最后一次交手发生在石之轩与秀心师叔相好后，石之轩却落荒败逃，回去后就写下不死印卷，间接害死秀心师叔。石之轩自此销声匿迹，到现在才再现魔踪。”

徐子陵恍然道：“原来如此，那你们是推测出来的。”

师妃暄叹道：“我非是想长石之轩的志气，你们对付石之轩之举，必须三思而行。

石之轩脾性古怪，一旦激起魔性，会不顾一切置你们于死地。”

徐子陵冷哼道：“彼此，彼此！只要他是人，就有被杀死的可能性。我现在还要去见秦王，师小姐可否负责查探那批火器的来龙去脉，对阴癸派的

事，小姐该比秦王更有办法。”

师妃暄叹一口气，秀眸射出徐子陵难以明白又看得惘然心动的深刻感情，点头道：“这事交由我办，子陵要小心些哩！”

波斯胡寺位于朱雀大街之西，清明渠东的崇德里内，由于其形相独特，隔还可见到胡寺菇状的大圆塔尖顶耸峙在附近民房之上。

崇德里的布局亦与其他里坊不同，以纵横道路形成方格网络的格局不变，但在贯通东西、南北两里门的两条主干街道的交叉处却开设圆形广场，波斯胡寺就还立于广场之北，成为整个里坊的焦点，也增添长安的国际色彩。

寇仲冒着飘飞的雨雪。披上满脸络腮胡子的面具，把特制的锦袍反过另一面来穿，直闯波斯寺。

昨晚徐子陵偷听安隆和杨虚彦的密话，得到很多珍贵的消息。

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云帅。

这西突厥的国师高手，杂在一群胡商中，混入长安，之后不知所踪。由于云帅已成石之轩的死敌，所以安隆大为紧张，更怕云帅来寻他晦气，所以立即通知石之轩。石之轩则教安隆去找杨虚彦，着他利用李建成的力量把云帅除掉。

际此风云险恶之秋，邪帝舍利当然比云帅的生死更为重要，石之轩不愿出面是可以理解的。

便场上满是嬉玩的儿童，雨雪并不能减低他们的兴致，鞭爆响个不绝。人人穿上新衣，碰面只说吉祥的话，一片新年佳节喜气洋洋的气氛。

胡寺中门大开。不断有高鼻深目，一看便如是胡人的到寺内作礼拜。

到达石阶下，寇仲心叫一声“老天爷保佑”，先脱掉假面具，才登阶入寺堂。

寺堂入门处是个迎客间，摆满靴鞋。入寺拜神者均须赤足，寇仲正要入乡随俗，一名胡人迎上来道：“这位仁兄。是否第一趟来？”

他的汉语字正腔圆，当是长期在此定居。

寇仲目光扫进堂内，只见四列共十二根大圆柱分左右撑起殿堂高耸的空间，正在里面伏地膜拜的近百名波斯胡人在对比下变得异常渺小。

寇仲把心一横，扯着他到一边低声道：“我确是第一趟来，为的是要找一位朋友，我和他在南阳失散后，失去联络。”

那人露出提防戒备的神色：道：“你的朋友高姓大名？”

寇仲把声音压得更低，道：“他是你的族人，又是西突厥的国师。”

那人猛地一震，双目精光大盛，往他瞧来。

寇仲反松一口气，如他如此反应。皆因是晓得云帅的事，微笑道：“麻烦你告诉云国师，就说寇仲有急事见他好了！”他是不能不报出身份，更没充裕时间用别法寻他，只好来个开门见山式的求见。

若这注押错，无论什么情况，只要他能脱身，仍可摇身一变成为丑神医，谁也揪不着他半点漏子。

那人犹豫片晌，终点头道“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千万不要乱走。”言罢入殿去了。

徐子陵先与李靖碰头，再在他安排下入宫见李世民。

在密室中，李世民和李靖听罢徐子陵的说话，都露出凝重的神色。

徐子陵道：“在一般的情况下。魔门这三大巨头绝不会携手合作，可见世民兄令他们万分戒惧，怕一旦让你得到天下，魔门将永无天日，沉沦不起：对他们来说，天下是愈乱愈好。”

李世民点头道：“我是佛道两门支持的人，他们当然不愿见我得势。”

又沉吟道：“照子陵看，我两位兄长是否有参与这行动？”

徐子陵摇头道：“该没有直接的关系，会否暗中支持则很难说。杨文干始终是他们的人，他们怎都脱不掉包庇叛党的责任。”

李靖沉声道：“我才不信太子殿下对此事一无所知。”

转向徐子陵道：“香玉山这小贼自动送上门来，我们要教他来得去不得。”

徐子陵道：“此事尚须从长计议，我和寇仲都认为一刀把他干掉是太便宜他。对这种干尽伤天害理勾当的邪恶家族。我们定要把他们连根拔起，使他们难再作恶。”

李世民欣然道：“理该如此。”

旋即道：“莫神医是否寇仲。”

徐子陵苦笑道：“终瞒不过秦王。”

李世民笑道：“连这都看不出，我李世民要栽到家啦，寇仲确是好汉子，王兄虽迫他来陷害我，想他诬指我下毒害张婕妤，他仍不肯就范。请告诉他我李世民非常感激。”

徐子陵愕然道：“秦王竟连此事都晓得。”

李世民淡淡道：“他们在我天策府内布有内奸，我李世民当然懂得回敬。唉！想不到关外是战场，关内则是另一个战场。军情第一，谁都不能怪谁。”

李靖道：“既知道叛贼准备在终南山春猎时发动攻击，我们该如何应付。”

李世民道：“什么事也不要做，以免打草惊蛇，我们只须全力找出那批火器，再来个人赃并获，便可奏请父皇发兵，把叛逆一并铲除。”

徐子陵心中佩服，这确是上上之策。

李世民忽又露出伤感的神色，叹道：“与子陵和仲少的合作，确是人生快事。你们对我是有恩有义，想到他日此情难再，岂能无憾。”

徐子陵道：“世事的发展。往往出人意表，秦王最紧要理好迫在眼前的事，其他的，明天再想吧！”

那人回到寇仲身边，低声道：“少帅请随我来。”

寇仲随他从一侧绕往殿堂后的院落，那人堕后少许，道：“这两天不时有陌生人来探头探脑，所以我们特别小心。幸好师爷吩咐过，只会见少帅和徐爷两人，否则我怎敢为你通传。”

寇仲心中暗赞云帅英明神武，问道：“老兄高姓大名。”

那人答道：“我的名字很长，简单些叫我他拿吧，师爷是我的主子。”

再穿过一道长廊，他拿领他到一间充满异国情调，地板铺上一块波斯地毯的小厅堂坐下，道：“师爷立即会来，我还要到外面打点！”寇仲连忙道谢。

他临去时顺手掩门，寇仲环目一看，这小厅堂除人来的门外，竟没有半扇窗子，却没有不通气的感觉，原来在离地两丈许处开有一至三个透气孔。

无论四壁和天花，都非常坚固。即使以寇仲的功力。也自问没法破壁而出，颇有点进入囚室的感受。

忽然他心中生出很不妥当的感觉，照道理云帅不该在这种若给人守着门口，便插翼难飞的地方见他。

要知东突厥凭着与李建成的关系，在长安势力极大，云帅与他和徐子陵处境相同，一个不小心，就要吃不完兜着走，另一疑点更从心中升起，照道理安隆昨天才去通知杨虚彦，而他拿却说这两天都有人来探头探脑，实于理不合。

寇仲想到这里，清醒过来，从座位弹起，往门口扑去。

从空中落下着地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寇仲大叫中计，双拳齐出，猛击门上。

木扇往外激溅四射。寇仲如飞掠出，正好落在敌人重围之内。

第十二章 胡寺激战

在电光石火的高速下，寇仲以空手硬档可达志迎面劈来的三刀。

双方都知道，若可达志被迫退开，寇仲将趁敌方阵脚未稳之际，便会突围。在今天万民同庆，街上人车争路相互拜年之际，寇仲只要溜到冲上，凭他高明的身法，要撇下追踪者实是易如反掌，何况他在逃亡这一门功夫。经验之丰，只徐子陵一人可堪比拟。

但假如寇仲给迫返厅内，立成困兽之斗，待长林军的好手大批赶至，任他寇仲英雄盖世，武功了得，势将插翼难飞。

寇仲心中庆幸醒觉得早，否则到敌人重重布妥包围后，再蜂涌而入，他尚以为云师大驾光临时，就返魂乏术。

同时心中又大骂自己愚笨。

杨虚彦绝非好惹的人，失去印卷自是怒火中烧。更会猜到寇仲和徐子陵偷听到他和安隆的说话。遂知会李建成，布下陷阱待他今早前来上钩。

寇仲撮指成刀。当作井中月般朝前疾劈，一时劲气横空，可达志虽一刀比一刀刁钻，一刀比一刀强劲，仍不能迫退他半步。

寇仲终于正而对上这与跋锋寒齐名的高手，领教到他的厉害。

空中充满细砂的旋劲，像风沙般向他狂吹猛打。而他的螺旋劲，在要攻入对方经脉前早给他贯注刀上的真气化去。

寇仲不能通越雷池半步，可达志亦无法把他迫回厅内。

长廊在左右延展开去。左边是通往波斯胡寺的后门，右边是通到正庙大殿的来路。

有盖的长廊外是侧园，草树铺满白雪，雪花仍不断飘下。

只要能抢出长廊，越过三丈许的侧园，就是胡寺高达三丈的外院墙。那代表着决定寇仲生死的界线。

可达志等显是来得非常匆忙，他与寇仲正面火并之际，尔文焕、乔公山、卫家青和十多名长林军中的突厥及汉人高手才从外院墙跃下。扇形般从可达志身后围上来。

与可达志先后脚到达的是令寇仲非常顾忌的长林军中坚人物薛万彻，还有李建成另一名心腹手下冯立本。

薛万彻的兵器是根齐眉铜棍，冯立本用剑，两人分由两侧扑来。务要把寇仲迫回厅内。

可以想像这只是围剿他的先头都队，大批长林军的精锐，正全速赶来，能否立即突围，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

薛万彻的铜棍化成漫天芒影，铺天盖地的从左方攻来，看似杂乱无章，但其中隐见章法，达到化繁为简的大家境界，对他构成仅次于可达志之下的威胁。

冯立本虽是一等一的好手，但明显逊于可达志和薛万彻。可是在寇仲难以兼顾的情况下，他疾刺寇仲右肋变化丛生，随时能改变攻击角度的一剑，亦令寇仲非常头痛。

出奇地见不到杨虚彦，若再加上他，寇仲再生出多一双手也要应付不及。

寇仲暴喝一声，大笑道：“好刀法！”底下一脚飞出，竟似对薛万彻的铜棍和冯立本的剑毫不理会。

高手相争，知敌为要。

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子。

可达志虽是心高气傲。不把长安汉人高手放在眼内，但遇上名震天下如寇仲者，当然不敢怠慢。估计他只有腾空而上，直至离地足有二丈多高的长廊后，才有希望避过这三方面来的攻击，然后将是完全处于挨揍的劣境，直至受伤被擒。另一方法就是迫返小厅内，再把门死守，以拖延时间。

可达志自问换转为寇仲。亦惟此二途可选。所以狂沙刀变劈为捌，直捣寇仲胸口，同时催发狂沙劲，狂沙刀像突然延长，芒光透锋而出，凌厉至极点，摆明是欺寇仲只能以空手挡格。

那知寇仲竟一脚踢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格局，假如刀势不变，可达志击中寇仲胸口之时，下阴也要给对方踢中，大家一起归西。

可达志已占在上风，岂有与他同告完蛋，往后稍移，拖刀削往寇仲脚尖。威势丝毫不减，仍是挡着寇仲前闯之路，一攻一守，出色得无懈可击。

在这眨眼功夫间，乔公山、尔文焕、“剑郎君”卫家青等一众较突出的长林军好手共十七个人，正从外墙一方掠来，半月形的把离寺之路完全封住。

寇仲哈哈一笑，大有一往无回的一脚忽然收回，改向冯立本身侧踢去，取的是对方小腿上三寸下三寸的紧要部位。对方若给他踢中。虽不会掉命，但保证以后再不能用两条腿来走路。

可达志三人大吃一惊，始知寇仲确是名不虚传。

要知可达志之所以要变招，是晓得寇仲这一脚乃全力踢出，就像一个人向前拼命疾冲，一时间绝对难以停下。岂知寇仲有急换劲气的独家本领，不但把前踢改为侧蹴，还如行丢流水般改攻另一敌手，他们怎不大感意外。

冯立本肯定自己的剑再稍为前刺便可洞穿寇仲右肋，但对方陷身绝局下出此奇招。

他怎舍得赔上一条有用的健全腿子，忙化攻为守。学可达志般运剑下削。

可达志眼力最高明，心叫不妙。狂喝一声，运刀横削，已是迟了一步。

薛万彻收掉百千棍影，化为一棍，往寇仲斜挑，忽然棍锋前现出寇仲的掌心，不由心中大喜，暗忖你若匆匆以肉隼硬挡我这雷霆万钧的一击，纵能暂时过关，但必被完全牵制，再无余力去应付可达志的刀。冯立本的剑。

棍掌相交。

薛万彻立即催劲，同时大吃一惊。

他不但感觉不到丝毫反震之力，竟似击在凌空之处，寇仲以等同他棍速的惊人高速往后收掌，而他的真气却如一泻不可收拾的洪流般被他以奇异的手法吸纳过去。

那感觉就像棍往一个内陷的劲力场投去。

薛万彻发梦也未想过寇仲会以这种至高明的怪巽手法化去他必杀的一棍，当机立断，立即收棍。

寇仲哈哈一笑，往侧抛飞，肩头硬撞向右方冯立本的胸口，刚好避过可达志削来的一刀。

表面看。谁都以为寇仲是挡不住薛万彻这凌厉的一棍。

只有可达志和薛万彻看出情况的不妙。

冯立本由于处身角度关系，亦误以为寇仲捱不起薛万彻的一击，才向他扑来，变下削为上挑，划向寇仲撞来的肩侧。

寇仲一个旋身，百忙中先往可达志虚劈一掌。阻止他变招杀来，另一手闪电劈出，正中冯立本剑锋。

掌剑相交。

“喀哧”一声，长剑寸寸碎裂，冯立本喷血抛跌。

寇仲施尽浑身解数，先后愚敌，终借得薛万彻部份功力，再挑选敌方最弱的一环，一举破敌，攻出一个逃生的缺口。

寇仲再一声长笑，贴墙沿廊从仰地受伤的冯立本上方掠起，流星般向正殿投去。

可达志狂喝一声，箭般追前。

寇仲刚离开长廊，一个声首从上传下来，叫道：“随我来！”寇仲定睛一看，赫然是云帅，那敢迟疑，追在他背后，翻上寺顶，随云帅亡命逃去。

徐子陵回到雷九指的巢穴，后者正和高占道在说话。

高占道见到徐子陵，道：“幸不辱命。凭着侯爷写的肖像，查到”四川胖贾”安隆，每天黄昏时份都去光顾北里的乐泉哺澡堂。”

徐子陵道：“他是否单身去光顾澡堂？”

高占道道：“是的！”

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卷粗略的澡堂形势图，摊开在桌面道：“乐泉馆有四个大池，十二个小池，安隆多光顾大池，不知是否因他欢喜热闹。他出手阔绰，在那里的伙计和干推拿的都视他为贵客。”

雷九括皱眉道：“占道打听这么详细，会否打草惊蛇？”

高占道微笑道：“雷爷放心，我们是这里的地头蛇，绝不会漏出半点尾巴。”

雷九指道：“子陵打算怎样对付他。”

徐子陵道：“安隆乃”邪道八大高手”中的厉害人物，若蓄意逃走。要杀他颇不容易。幸好澡堂是个固定的环境，只要我们计划周详，又觑准时机，一上场就全力出手，务要把他杀死，成功的机会很大。”

高占道道：“陵爷准备何时动手？”

徐子陵道：“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动手，少了安隆这得力的帮手，石之轩定要阵脚大乱，我们才有可乘之机。”

按着向高占道道：“由现在起，占道你立即着所有兄弟依计划化整为零，全体销声匿迹，静候下一步的指令。”

高占道道：“我这就回去安排，事实上我们早躲藏起来，陵爷若有此意，我更会把大部份人撤出长安，又或藏身船上，可攻可守。”

又道：“安隆的事，需否我们策应？”

徐子陵摇头道：“人多反误事，安隆由我和少帅去处理。”

高占道去后，雷九指道：“刚才杨文干的女人派人到店中传话，着你今晚到明堂窝见她。”

徐子陵皱眉道：“这虹夫人真麻烦，我那有空去敷衍她？”

雷九指讶道：“她背后肯定有杨文干在指示。际此风头火势的时候。事情更不简单，你没兴趣查探个究竟吗？”

徐子陵心中同意，虹夫人该不会是雇用他去骗钱那么简单，不过他也确没有心情在赌桌上骗人。

雷九指叹道：“好吧，不要理她好啦！”

徐子陵欣然道：“这才是嘛！”

雷九指道：“趁着佳节当头。我们又财力雄厚，令天依然到六福赌馆发财，看看池生春是否耐得住性子不出来干涉。”

徐子陵苦笑道：“最怕惹出香玉山，他对我这么熟悉，说不定可看穿我的伪装。”

雷九括笑道：“陵爷可以放心，正因他对你太熟悉，自以为晓得你不懂赌术，所以更猜不到你就是徐子陵。”

徐子陵心知在这事上拗不过他，只好屈服，道：“雷老爷有命，小弟怎敢不从。”

雷九指双目立时亮起来，道：“今天我们要改变策略，狠狠赢他一大笔，你亦可以此为藉口，不赴虹夫人之约。你是职业赌徒，既已赢得盆满钵满，自应收下离场，对吧？”

徐子陵无奈的道：“对极了！”

第十三章 情难自己

清明渠西的一座小院落里。云帅招呼寇仲在厅堂坐下，笑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贵国流行的至理名言。只要细想想，该知道我不会让

长安的族人晓得我身在此处。不过安隆亦算非常本事，连我化身作为东来贸易的大食客商，亦瞒不过他。”

寇仲苦笑摇头，道：“我是低估了杨虚彦，真奇怪，照道理他没有理由不来的。”

云帅道：“有其么理由他非来不可？”

寇仲道：“因为我昨晚偷去他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可能令他永还不能窥得他师傅石之轩的不死印法。”

云帅一呆道：“杨虚彦竟是石之轩的徒弟？”

寇仲略作解释后，道：“杨虚彦恨不得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此计又是他想出来的，你说他是否该来呢？”

云帅微笑道：“他的确来了，还伏在庙顶高处准备偷袭少帅，只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便给我从背后偷袭。不过他的身手确敏捷过人。当时我有十分把握可制他于死，但仍给他避过。此人确是少帅的劲敌。”

寇仲暗叫侥幸，道：“国师是否忍不住要到自己的寺庙拜神，怎会这么巧碰上的。”

云帅叹道：“人离乡久了，就易生出感触。见到长安举城庆祝新春，我也勾起乡思，自然而然就到寺院附近徘徊，见到大批人马声势汹汹的杀到，才知是你出事。”

寇仲再次道谢，顺带问起分手后的情况。

云帅双日射出浓烈的杀气，语气却异常平静，轻描淡写的道：“自石之轩突施偷袭，我晓得自己是他的目标。更知你们拦不住他，所以功力稍复后，我跃上道旁一棵大树上。

躲在那里，任得马车离开。”

寇仲呆了一呆。欲言又止。

云帅淡淡道：“事非得已，我能留得性命，才有机会为他们报仇。”

寇仲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只能期望谢显庭两人吉人天相。一是石之轩追不上他们的马车，又或不屑杀死他们。

寇仲很想探询他和朱粲的关系，却感不宜启齿，改口问道：“国师为何要到长安来？”

云帅沉吟片刻，道：“我来是要看中原的形势，我们西突厥和东突厥连年交战，虽说互有胜负，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下风。贵国若能从乱归治，天下一统。首要之务当然是要对付颉利，那我们目标既同，当然有合作的可能性。”

寇仲苦笑道：“国师到长安来，显然认定唐室最有机会统一天下，对哩？”

云帅叹道：“我本来也这么想。但一看长安派系纷繁，秦王府和太子府势不两立，以至坐失东攻洛阳的良机，任由王世充收拾李密的残余，禁不住为李家担心。若给颉利的魔爪乘机长进来，中原危矣。”

寇仲欣然道：“既知道国师潜来长安的原因。说不定我们可再成战友，应付大敌。”

云帅皱眉道：“你是否指石之轩。”

寇仲道：“不但指石之轩，还有祝玉妍和赵德言，这三人正携手合作，进行一个对付秦王李世民的阴谋。”

云帅大讶道：“李世民不亦是你的敌人吗？少帅何不坐山观虎斗，并趁机取走杨公宝库内的兵器财物。”

寇仲叹道：“此事一言难尽。暂时我与李世民是伙伴的关系，若给颉利打进来，谁都要吃不完兜着走。”

云帅定神瞧他一会后，哑然夫笑道：“我虽然仍不太了解你，你的行事作风更不对我的脾气，但出奇地我却很欣赏你。合作之事可从长计议，少帅可否先安排我见秦王一面...”

寇仲欣然道：“这等小事都办不到，还怎谈合作，我现在立刻去办，黄昏前可给国师一个肯定的回覆。”

心中想到实不宜久留，还要迅速去见尚秀芳。

北里平时是人多热闹，今天更挤得水泄不通，每个赌场都有人在大门控制人流，出一个才放一个人的，一任大排长龙。

连雷九指这个视赌场如家的人亦要望门兴叹而却步。

徐子陵反高兴起来，扯着雷九指回头就走，笑道：“人人争着来发财。事实上发财的只是赌馆的场主馆主，我们不若四处逛逛，然后再到福聚楼看看雪粉飘飞下跃马桥的美景。”

雷九指道：“这几天所有果馆酒家都停止营业，只有青楼赌场仍然开门做生意，没地方去的人都挤到这些处所来。故其门如市。”

徐子陵领着他沿永安渠南行，轻松的道：“勿要再舌灿莲花着我到赌场门口冒雪轮候，寺院该是开放吧？”

雷九指愕然道：“你想到无漏寺吗？不怕惹起石之轩的警觉？”

徐子陵道：“石之轩乃闭关清修的圣僧，那有空闲四处人盯人的巡逡搜索，何况寺院内必然人山人海。我们趁乱入寺，幸运的或可发现宝藏入口，我们更能就着即将发生的事作出配合安排。”

雷九指大讶道：“我还以为你是希望小仲找不到宝藏，死心塌地的不再去争天下，为何忽然变得如此热心。”

徐子陵浅叹道：“假设在尽力下找不到宝库，我才可劝他罢手。何况我曾答应过他会全力寻宝。答应的事该尽力去做，”

无漏寺出现前方，果然是人来人往，雨雪丝毫不影响拜神祈福者的热情。

雷九指道：“来参神拜佛的多是上年纪的善信。不知是否人愈接近死亡，愈希望死后还存在另一天地。把生命延续下去。”

徐子陵想不到雷九指忽然而来这么一番深具哲理的说话回应道：“人会随着自身的经验见闻随岁月加深对生命的体会。像寇仲便说他以前从不相信有命中注定这回事，但经历种种情事后，隐然感到所有事情都有一对命运之手作出安排，遂渐生出另一番看法。”

雷九指笑道：“子陵相信命运吗？”

徐子陵仰首任由雪粉飘降脸上，道：“我不知道。”

不由浮现起今早师妃暄的尼衣，心中一阵酸楚。

命运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安排？

尚秀芳的临时居停位于上林苑西的一座独立四合院内，寇仲匆匆而来。在引领下于西厢见到这以色艺名播天下的天女。

伊人正对琴安坐，调较丝弦，面对窗外园中融融密密漫空飘舞的雪粉。

厢厅内点燃炉火，温暖如春。

不知是否下人都到冲上趁热闹，除两名侍婢外，不见有其他人。

小婢关门后离开，阁院寂静无声，一片宁洽。只有鞭炮声偶然从远方传来，似在提醒他们今天是元旦的大好日子，但却属于另一世界发生的事物。

尚秀芳柔声道：“到秀芳身旁坐下好吗？”

寇仲搬起一张椅子，到她身侧稍后处乖乖坐下。

“叮叮咚咚！”“仙翁”之音连串响起。

尚秀芳一边调音，一边随意弹出段段音符，虽是即兴之作，但无不旋律优美。突然这才女把本是断断续续的音符，像句子串连成文章的化作美丽的乐谱，充满伤感枯涩但又令人耽溺陶醉的曲调，似在温柔地挖掘着每个人心内至深处的感情。

寇仲嗅着她迷人的芬香，看着她雪白如葱的指尖在七条琴弦上按、捺、拨，一时心神皆醉。

罢才于波斯胡寺险死还生的恶斗，就若发生在另一轮回，遥不可触且被淡忘了的事。

一曲既罢，寇仲仍是茫然不能自己。

尚秀芳凝望着窗外的雪景，柔声道：“你终于来啦！”寇仲心中涌起莫以名之的感觉，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像她的琴音般，诉说了千言万语，内中蕴含着无尽的失落、惊喜、期待、企盼。

寇仲乾咳一声，瞧着她侧脸优美起伏的轮廓线条，晶莹如玉、白里透红的娇嫩脸肌，闪闪生辉、深邃不可测的秀眸，有点不知说什么才好的道：

“秀芳小姐今天该很忙才对，为何却一个人在这里弹琴自娱？”

尚秀芳悠然道：“秀芳是谢绝一切访客，因为今天正是亡母的忌辰。”寇仲听得大为错愕，既是如此。为何独要嘱自己今天来见她。

尚秀芳别头往他瞧来，淡淡道：“除了争霸天下外，究竟还有没有别的事物令少帅动心？”

寇仲想起宋玉致，心里暗自警惕。苦笑道：“小姐可试问秦王同一问题。恐怕答案如出一辙，任何人一旦给卷进这漩涡里，不单难以脱身，更遑论追求其他事物。”

尚秀芳“噗哧”娇笑道：“说谎！”她的神态表情，透出一种少女纯真坦白的娇羞味儿，看得寇仲怦然心动尴尬的道：“小姐真厉害，竟然连谎话都给你听破。”

尚秀芳兴致盎然的道：“有你给人家说话解闷真好，换过别人，必千方百计解释圆谎。唔，你这张脸孔也不错哩！”寇仲愕然道：“这是第一次有人赞我的假脸孔。”

不由想起独孤凤对他“另眼相看”的神态，心忖这又是另一句谎话。

今趟尚秀芳倒没识破，回望窗外景致。淡然道：“少帅是否害怕见到秀芳。”寇仲不忍再骗她，坦然道：“天下谁家男子不想亲近小姐，寇仲只因分身不暇，那趟在洛阳才失约而已吧，请小姐恕罪。”

尚秀芳摇头道：“我不是单独指那件事，而是就整体的事说。女儿家的感觉非常厉害，又不会像男儿般总以为每个女子都对他有意。在一些细微的

表情和反应中，男儿很易泄露出心中的秘密。”

寇仲欲辩无从，苦笑道：“小弟想不相信也不行。只见过几次面，又没有深谈，可是小姐对我的认识了解，像比小弟自己更为清楚似的。”

尚秀芳美眸再往他飘来，这侧眸一瞥确是媚态横生，风情万种，最厉害是她双眸中有勾魂摄魄的魅力，瞧得寇仲心中剧荡，差点被她把魂魄勾去。

他是见惯美女的人，但比起尚秀芳，都失缺了那种媚在骨子里的动人风情。只有淡雅如仙的师妃暄，足可与地分庭抗礼。但后者当然不会用尚秀芳那便迷死人的眼神去瞧人。

尚秀芳甜甜一笑，柔情似水的道：“少帅明白吗？”

寇仲一呆道：“明白什么？”

尚秀芳低首颈底道：“呆子！”

“叮叮咚咚！”这动人美女的纤长柔美手在琴弦抚动，弹奏出一段轻松愉快的调子，就算最愚蠢的鲁男子亦知她因有寇仲在旁相陪而欣悦。

寇仲头皮发麻的恍然而悟。

罢才尚秀芳说过可从男儿的表情神态，捕捉对方心意。现在自己对她的“献媚”竟懵然不知，自该给她看作呆子。唉！怎么办才好？他的初恋对象是李秀宁，认识宋玉致后，遂渐把爱意转移到她身上，可是眼前的美女又是如此惹人怜爱，伤她的心实是非常残酷的事。虽说男人三妻四妾乃等闲事，可是自己却从没有广纳妻妾的念头，觉得只能把爱集中在一位女子身上。滥情实非他负担得起。而且他矢志要一统天下，根本没有闲情去顾及男女之私，牵肠挂肚是个最难捱的思想包袱。

尚秀芳停止抚琴，余音仍萦绕不去。这美女微微一笑，轻轻道：“少帅心内想些什么呢？”

寇仲苦涩的笑道：“秀芳小姐这回看不透吗？”

尚秀芳柔声道：“英雄俊杰总是别有怀抱，今天请得少师大驾光临，秀芳非常感激。”

寇仲怕她继续说下去，岔开话题道：“那晚李建成请客，你好像尚未看破我是寇仲，为何忽然又会知道。”

秀芳道：“离别时你瞥我那一眼，泄漏出你的身份，所以人家说，秘密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

寇仲叹道：“现在我真有点害怕你哩！”尚秀芳朝他瞧来，美眸深注的道：“不用害怕，秀芳已很清楚少帅的心意。”

寇仲心中一热，脱口而出道：“不！”话出口才知后悔。

徐子陵和雷九指在挤满人潮的寺院来回走了十多次，踏遍每一个角落。仍对可能存在的入口毫无头绪。

趁寺内僧人都忙着招待善信，他们潜入他们的居室搜索，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两人在后园龟池旁的心亭坐下。

雷九指道：“我们连藏经阁都偷偷去看过，肯定没有任何入口。现在只剩下长年关闭的方丈堂，要不要冒险一试。”

徐子陵摇头道：“太危险啦：石之轩有五成机会在里面坐关，留待今晚

再说。”

雷九指一震道：“你们真的准备今晚动手吗：石之轩绝不好惹。”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走吧，见到寇仲再说。”

第一章 旧情难断

徐子陵在侯希白的秘巢见到寇仲，后者神色复杂，双眉紧蹙。

寇仲勉强提起精神，问道：“雷大哥呢？”

徐子陵在他旁坐下道：“他去查探杨文干和虹夫人的事，你发生什么事？”

寇仲道：“发生的事可多着哩！我到波斯寺找云帅，岂知却堕进杨虚彦精心布下的陷阱，幸好他想不到我这么容易上当，大家都在措手不及下，让我占上便宜，还联络到云帅。”

再一番解释后，道：“云帅想见李世民，我答应在今天黄昏前给他一个答案，你可否作出安排。”

徐子陵道：“这个没有问题，既然没有泄露身份，为何你却像斗败公鸡的可怜样儿。”

寇仲叹道：“我现在方知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你只能作出一个选择，那种感觉实在不好受，唉！”

徐子陵听得一头雾水，不解道：“你在说什么？”

寇仲苦笑道：“我确是胡言乱语，且是辞不达意。因为问题不在作出选择上，而是人乃充满感情的生物，会受感情的困扰，更会受不住诱惑。”

徐子陵明白过来，皱眉道：“你和尚秀芳间发生什么事？”

寇仲道：“暂时仍未算有什么事，只是留下一条尾巴。问题是她摆明对我有点意思，却又不忍拒绝。坦白说，她的确非常迷人。”

徐子陵记起昨晚红拂女说过尚秀芳“心有所属”的事。暗忖难道尚才女的“长相思，长相忆”就是为寇仲写的？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寇仲。他是个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和他有关系的四个美女，对李秀宁是一见钟情，结果亦最凄惨！将来还大有可能变为敌人。

对宋玉致则是始于七分功利，三分爱慕，然后渐生情愫。

至于与他有肉体关系的云玉真和董淑妮，后者纯是在血气方刚和满带刺激的环境下的逢场作戏，有欲无爱。

对云玉真则复杂多了。

在寇仲来说，云玉真在寇仲尚未发迹前是个高高在上的形象，能把她占有在他心理上代表着荣登高一阶层的崇高地位，那是种微妙的心理。

现在他对宋玉致的感情非常稳定，但仍因尚秀芳的垂青而把时不定，犹疑困苦，可见尚秀芳对他的诱惑有多大。

这种男女间事即使身为兄弟的他，亦感难以相助。

寇仲见他发怔呆想，奇道：“为何你不骂我意志薄弱？”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骂你有什么用？我着你不要卷入争天下的烦恼去，你肯听吗？”

寇仲抗议道：“两件事怎可混为一谈。唉！暂时不要想这种种令人烦恼的事，今天有什么好节目？”

徐子陵把情况扼要说出来，道：“我认为首要对付的人是石之轩，硬碰硬我们占不上多大便宜。但对付他的冲锋卒子‘胖贾’安隆，仍有可能办到。”

寇仲道：“杀安隆乃势在必行的事，必须计划周详，一击便中，否则很难有另一个机会。你曾和石之轩交手，照你估计，云帅的轻功能否克制石之轩的‘幻魔身法’？”

徐子陵皱眉道：“这个非常难下判断，若云帅与石之轩斗快赶往某一目的地，说不定云帅可以得胜。但若论闪躲挪移，石之轩肯定可胜上一筹，加上他的不死印奇功，我们确留不下他。”

寇仲双目亮起来，道：“若在平原旷野之地，我们岂非很有机会杀他。”

徐子陵没好气道：“首先你要破他的不死印法。我们三个合起来比之四大圣僧如何？你自己说吧！”

寇仲颓然道：“难道真没法子把他杀掉吗？问题是宝库入口极可能在无漏寺的方丈室内，那我们只好碰运气，希望摸进去时他刚好不在寺内。”

徐子陵道：“为隐蔽行藏，除非必要，否则石之轩该不会离寺。”

寇仲大感头痛，苦笑道：“我们的好运道似乎已成过去，以前就算对宝库茫无头绪，总是有个希望。但现在唯一的线索，却是石之轩的老巢虎穴。唉！我忽然感到很疲倦！”

娘当日如能说清楚，该有多好。”

徐子陵仰望屋梁，苦思道：“跃马桥？为何娘只提跃马桥？若宝库在无漏寺内，她大可说是长安的无漏寺，那已足够。”

寇仲剧震道：“有道理！我们这叫‘捉错用神’，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徐子陵双目精芒大盛，往他瞧来，两人目光相触，同时一颤。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我们真蠢！只懂在桥底游来游去，却没对跃马桥作彻底的搜查。”

徐子陵道：“最重要的一点是，假若入口真在无漏寺的方丈室内，连娘都进不去。”

寇仲点头同意，又不解道：“可是为何无漏寺却带有鲁大师的建筑风格？”

徐子陵叹道：“或者是我看错吧！不！我该不会看错的。特别是斗拱出挑的形式，肯定是鲁大师的手迹。他曾在建筑的遗卷中绘图说明，纹样装饰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寇仲精神大振，道：“多想无益，宰掉安隆后，我们趁黑去探桥，逐砖逐石的去搜索，其他的事无谓费神多想。”

徐子陵沉吟道：“我们的希求是否太多？你才刚暴露身份，以李元吉好胜喜功的性格，必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找出来，我们却仍要明目张胆的去杀安隆。”

寇仲道：“这叫险中求胜，在四面受敌下，我们如不能掌握主动，就只有引颈待割的份儿，现在最上之策，莫过于令石之轩认定安隆是被阴癸派的人所害，有什么方法可以骗倒石之轩这大奸人？”

徐子陵苦笑道：“除非你懂天魔大法，动手时又没给人看到，否则如何嫁祸东吴？”

此时雷九指回来，道：“有消息啦，杨文干真狡猾。”

两人听得大喜，忙斟茶递水，侍候他坐下。

雷九指向徐子陵道：“你还记得历雄吗？”

徐子陵点头道：“他是京兆联的副联主，曾领手下来抢兴昌隆的盐货，被我打伤。”

雷九指道：“弘农帮的人一直暗中注视他的动静，终侦察到有一批不知从那里运来的盐货，送到弘农由广盛行的顾天璋收下，再运入关中来。”

便盛行正是与昌隆的死对头。

寇仲问道：“这批盐货有什么问题？”

雷九指道：“当然是假盐货，里面藏的全是箭矢，该是弓和矢分开来运。”

徐子陵道：“弘农帮的人怎会起疑？”

雷九指道：“皆因顾天璋亲到弘农主持交收，弘农帮才猜到有问题。”

寇仲道：“这批货给送到关中什么地方去？”

雷九指道：“入关后便失去影迹，因始终不是地头，在弘农神通广大的弘农帮，到了关中便要靠其他友好帮会，为怕打草惊蛇，所以陈式不敢请其他人帮手。”

陈式是弘农帮的帮主。

雷九指补充道：“发现这批盐货有问题，过程颇为转折，为对付香家，弘农帮从不松懈对巴陵帮的监视，却由此意外发现几个与萧铣一向关系密切的帮会，都派人沿途打点照顾这批盐货，才查出盐货实是箭矢。”

寇仲道：“此事愈来愈好玩哩！沈法兴把火器送交阴癸派，再由阴癸派运入关中；萧铣则供应了矢予杨文干，香玉山还亲自出马，助杨文干作反。假若火器不是落在我们手上，李世民又懵然不知，说不定杨文干真能避过天策府的耳目，一举干掉李小子。”

徐子陵道：“这叫一计不成再来另一计。背后的主持者该是石之轩，他本打算伙同宋金刚及突厥人，在李世民从洛阳返关中途上把他杀死，却失败了。李世民当然因而提高警戒，不得已下，石之轩只好安排一个大规模的偷袭。若照此推想，李建成和李元吉该给蒙在鼓里，并不知情。”

雷九指道：“但假若真能杀掉李世民，李建成会将错就错与杨文干合作，还可迫李渊逊位，自己登上龙座。李世民已去，谁敢反对。”

寇仲笑道：“可惜却给我们搞乱了局，今次杨文干注定要惨淡收场。”

雷九指道：“不要得意得太早，刚才李元吉召见本地所有帮会的头领，说你们两人已潜入长安，命他们发动人手，务要把你们找出来。定是因昨晚杨虚彦失去印卷一事，致令李元吉生出警觉。”

寇仲把真正原因说出后，冷哼道：“只要他不怀疑到本神医身上，休想能找到我，反而陵少的雍秦会比较危险。”

雷九指拍案道：“还是想差一着，子陵若变回莫为，那就天衣无缝。”

徐子陵笑道：“仲少之所以能把人骗倒，皆因没有人认为他懂医术，至于小弟，更没有人会把赌徒的身份与我或寇仲连系在一起。尤其香玉山，更晓得我们对赌一窍不通。

唉！看来也要去和虹夫人凑凑兴啦。有她掩护，更可避人耳目。”又笑道：“别忘了我不但是弓辰春，更是名震天下的‘霸刀’岳山。”

寇仲总结道：“眼前有两件最紧迫的事，首先当然是寻出宝库藏处，其

次就是杀死安隆。办妥这两件事，我们可定大计，早点离开这危机四伏的险地。”

雷九指道：“安隆那方面由我去踩场，小仲最好回沙府，你现在交游广阔，有人来向你拜年你却神秘失迹，那可不太好哩！”

转向徐子陵道：“你今天怎都要去见见虹夫人，看她有什么安排。形势危急，我要在你们的假脸和真脸接口处再作些手脚，必要时说不定能起作用。”

弄妥后，三人分头行事。

寇仲刚踏入沙家，沙福迎上来道：“李夫人在东厅等你。”

寇仲愕然道：“谁个李夫人？”

沙福道：“是李世绩将军的夫人。”

寇仲这才知道是沈落雁来找他，暗呼头痛，口上却道：“她来找我干吗？我可不认识她哩！找我治病亦不该选在新春这一天吧！”

沙福陪笑道：“这个小人也不晓得。五小姐正陪她闲聊，听说李世绩乃当今的大红人，手掌兵权，莫爷怎都要给他的夫人一点面子。”

到得东厅门外，沙福道：“今天来拜年的人真多，小人还要到外面打点。莫爷有空就去见二少爷，他说有事情要找你。”

寇仲答应一声，跨入东厅，陪着心不在焉的沈落雁的沙芷菁介绍两人认识后，笑道：“李夫人今天是专诚向先生拜年，还有些医道的问题想向先生请教。”

接着找个藉口离开，剩下两人时，寇仲苦笑道：“李夫人可知这么摸上门来找小弟，是非常危险的事。”

沈落雁淡淡道：“你扮得这么出色，谁会怀疑你。你们的能力总出人意料，落雁早见怪不怪。”

寇仲清楚她任性而行的作风，叹道：“李夫人有什么指教？”

沈落雁望往窗外仍绵絮般断续下个不休的细雪，透出疲累的神色，容颜带着点从未在她身上出现过的憔悴和失落。寇仲想起她以前随李密南征北讨，叱吒风云的情景，比得起现在甘于为人妇，放弃所有官职权位，还有什么话可说出来安慰她。

沈落雁意兴阑珊的轻叹一口气，柔声道：“子陵到那里去？是否故意避开我？”

寇仲大吃一惊，在这样的形势下，已为人妇的沈落雁对徐子陵余情未了的纠缠，后果不堪设想。

沈落雁玉容转冷，道：“刚才天策府传出消息：子陵以弓辰春的名义留书不辞而别，此事立即闹上皇上处，本以为秦王必受重责，岂知皇上却没怪罪下来，算是不了了之。”

寇仲心想李渊正神应付魔门三大巨头的围攻，那有兴趣去理这等闲事。

沈落雁别过脸朝他瞧来，微嗔道：“为何能言善辩的少帅忽然变成个哑巴？”

寇仲确是搜索枯肠，也找不到应付她的话，一时哑口无言。

沈落雁“噗哧”娇笑，往昔谈笑用兵，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似又重现于她身上，斜睨寇仲娇媚的一眼，道：“不若落雁转到少帅旗下当个马前小卒，又或在旁摇旗呐喊，看着少帅纵横棋战阵，一统天下。”

寇仲心中一阵感慨，虽明知沈落雁是在说笑，其中却不无三分认真。作为李密多年军师，沈落雁对李密一直忠心不二，视他为能统一天下的真主。

一旦这本是坚定不移的信念被残酷的事实像泡沫般弄破，其中的失意颓唐可想而知。

对于寇仲这击败李密的大敌，沈落雁已由恨转敬，改换另一种心态。

直到此刻，寇仲仍不知说什么才好。

沈落雁旋又叹了一口气，眸光移往窗外，幽幽的道：“坦白告诉你，当兵败的一刻，我真的不肯相信，前一刻这世界还是灿烂美好，下一刻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一切的一切，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过去和将来，变得全无价值！当时只觉四肢乏力，心乱如麻，没经过那苦况，谁都不晓得个中滋味。完了！一切都完了。”

寇仲心忖假若自己面对沈落雁那种一败涂地的情景，会否有同样的感受？

沈落雁美目蒙上一片薄雾，凄迷困惑，以前的精明，现在却被迷惘替代。

寇仲感到眼前相对的再不是活色生香的俏军师，而是失去生命力徒具美丽外表的躯壳。

沈落雁轻垂螓道，□角飘出一丝苦涩的表情，低声道：“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振作坚强：却又知大势已去，从没败过的密公在惨败后竟会表现得如此不济，进退失据，坐失平反的良机。万念俱灰下，我只好嫁给世绩，你明白吗？这番话奴家对子陵都没说过，却忍不住向你倾吐，少帅奇怪吗？”

寇仲拙劣的道：“因为我们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嘛。”

沈落雁毫不掩饰的冷哼道：“朋友？你是我的克星才对。罢了！一切都成过去。我想再见子陵一面，你可以作安排吗？”

寇仲苦笑道：“小弟刚暴露行迹，差点给李元吉宰掉，现在闹得全城沸腾，沈大姐可否待长安事了后，才跟子陵聚首？”

沈落雁眼中彩芒一闪，道：“你当我不知此事吗？少帅确是厉害，一向自视比天还高的可达志竟眼睁睁的让少帅你突围逃走，不损半根亮毛，此事立即轰传全城。直到此刻，长安城的人始体会到少帅的名不虚传。”

寇仲出自真心的道：“这只是侥幸，似这般遭遇希望再没有下一趟。”

沈落雁耸肩道：“我仍坚持要见子陵，少帅怎么说？”

寇仲苦恼的道：“别忘记你是李夫人，这么去见子陵，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沈落雁狠狠道：“我不管！告诉子陵今晚子时，我会在永安渠西安里外的渡头等他。”

言罢不理寇仲的反应，向厅外走了。

第二章 无心插柳

徐子陵通过联络手法，在城南一所小宅与李靖见面，后者劈头道：“你是否尚有另一个替身？”

徐子陵答道：“那是侯希白扮的，否则怎瞒得过秦王，事非得已，李大哥为我们向秦王道歉。”

两人在无人的小厅堂坐下，李靖叹道：“扮得好好的，为何忽然留书出走，累得秦王硬着头皮抢先向皇上禀报，奇怪皇上没借此责怪秦王。”

徐子陵道：“莫为是不能不消失的。其中原因异常复杂，而我们亦可少去一个给人抓着痛脚的破绽。”

接着向李靖提出云帅想见李世民的要求，并说明来龙去脉。

李靖听罢大喜道：“我们一直想联西突厥以压制东突厥颉利的凶焰，现在既有突利站到我们一方，若能再与西突厥缔成联盟，颉利今趟有祸难啦！”

在怀里掏出一张画卷，摊在两人间的茶几上，道：“你看！这就是终南山的捕猎场，后天皇上会偕秦王和齐王到这山区打猎，太子殿下则留守咸阳，我们会有七、八天时间在这里盘桓。”

徐子陵细察图卷，指着其中一处道：“这是什么地方？”

李靖赞道：“子陵确有眼光，这是著名的鹿谷，由于长期有水源从终南山淌下，兼且四面高山挡去寒风，故冬季时牲畜都躲到谷里去，是打猎的好地方。古时始皇嬴政冬猎都到这里来。”

徐子陵道：“这亦是着手伏击的最佳处所，若能把谷口封闭，谷内将成困斗之局。”

李靖点头道：“若在盛夏之际，只要能截断谷内外的联系，再向谷中发躲火箭，惹火烧林，谷内无论千军万马，只能坐以待毙。但像现在般什么都遭大雪覆盖，便只有特制的火器才稍能发挥作用，或藉火油溅上树干紧附燃烧，不过雪遇火即溶时会把火淹熄，所以始终作用不大。”

徐子陵道：“李大哥说个正着。他们的计划正是要使用火器，不能烧林可改为烧营帐杂物。”

李靖愕然。

徐子陵肯定的道：“放火烧林，事倍功半，且火器有限，难以造成大的破坏。照我看杨文干是要利用谷里四面高山阻挡的形势，发放能喷发毒烟毒雾一类的歹毒火器。只要在上风处发放，毒烟会在谷内四处飘送，杀人于无可防御，虽未必能尽杀谷内的人，却可动摇军心，制造恐慌，使他们易于得逞。”

李靖变色道：“我们一时并没有想及此点，此计果然非常毒辣。”

徐子陵问道：“依往常的惯例，你们是否会在谷内扎营过夜？”

李靖点头道：“皇上会连续三天在鹿谷扎营狩猎，由于怕人多惊扰谷内的猎物，所以随行的除一众文武大臣外，就只有数百名近卫，确是下手的好机会。不过我们另外有一支约二千人的精锐部队，扼守鹿谷入口处。”

徐子陵冷哼道：“原来杨文干连李渊都想干掉，若他的兵力在万人上下，又出其不意，别忘记秦王身边还有内奸，届时在混乱之际，可用特别手法通知杨文干秦王的位置。”

纵然时在深夜，敌人也晓得攻击的目标所在。”

李靖不解道：“京兆联的人马一直在我们的严密监下，如若大批的调动人手，怎瞒得过我们。”

徐子陵道：“你忘了香玉山吗？这人最大的作用，就是全国满布由他香

家开设的青楼赌馆，可为秘密动员作出安排和掩饰。由于你们并没在意他，甚至因先前不知道他的存在，以他的老练狡猾，自可安排人手，潜伏在长安外妥当之处，伺机行动。他们也算处心积虑。”

李靖长长吁出一口气，同意道：“子陵的思虑非常缜密，喷毒雾的火器不但可攻击谷内外的军队，更可攻击冬宫的守军，如在黑夜发动，更是威力庞大，令整支冬猎军陷于瘫痪，首尾难顾。不过现在既给我们事前获晓，他们就注定惨败的命运。”

徐子陵提醒道：“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们千万勿要错过。”

李靖道：“秦王亦是这么想。”顿了顿轻叹一口气，道：“你们可知自己实在太过锋芒毕露，对有君主大志的人来说，你们这类人，若不能够用则必须杀之，否则异日定成大患。”

徐子陵明白他是苦口婆心，一番好意，仍大感没趣，苦笑道：“李大哥早警告过我们哩！”

李靖难过的道：“可是我却不能不说多一趟，昨晚秦王夜宴回府，特别把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杜如晦三人召去说话，却没有我的份儿，你大概可想象到是怎么一回事。”

徐子陵回忆起在洛阳与李世民决裂后，李世民伙同王世充要置他两人于死地的景况，点头道：“我明白。只希望他能坚守诺言，待我们离开长安再动手。”

李靖保证道：“这个你们可以放心。秦王从来是一诺千金的人，尤其对你们两人。”

不过由于他对你们顾忌日深，一旦发动，将是雷霆万钧之一击，要你们永不得翻身，况且若要杀死小仲，此实乃千载一时的良机。”

徐子陵心中涌起无比复杂的情绪。

他当然明白李靖说话的含意。

首先寇仲得宝后，他将会和寇仲分道扬镳，再不参与他争霸天下的大业。少去他徐子陵，寇仲等若少去一条手臂，力量将大幅削减。

其次如寇仲运宝而归，大批的兵器财宝，可不似盐货般可随便弃下，那便变为敌人明显的攻击目标，务要令寇仲与宝偕亡。

第三，关中乃李世民的地头，兼之又可事先猜出寇仲的逃走路线，故任寇仲如何神通广大亦势将插翼难飞。

他徐子陵该怎么办才好？

是否要改变主意，直至送寇仲回彭城。可是李世民击垮杨文干后，说不定立即登上太子宝座，那时必大举东攻，而寇仲将成他最主要的目标，自己是否仍继续留在这好兄弟的身边跟他并肩作战？

想到这里，徐子陵欲语无言。

李靖低声道：“好好的劝寇仲吧！现在少帅军占领的地方，表面看是繁荣兴盛，又有江河湖海之利，实际上是脆弱不可守。一旦洛阳失陷，少帅军会随之倒下，绝无翻身机会。”

徐子陵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李靖又道：“只要能查悉那批火器所在，我们可先发制人，同时完全掌握敌人的部署，那时报上皇上，局面可完全改变过来。”

徐子陵心中烦得要命，起立告辞道：“我尚有要事待办，大家随时保持联络。云帅的事，请大哥安排。”

李靖明白他的心情，送他到门外，看着他没入融融春雪中，才赶返天策府去。

寇仲溜回房内，正犹豫该否找个藉口离开，常何喜气洋洋的来到。寇仲最擅看人眉头眼额，笑道：“常大人满脸春风的样子，今年必鸿运当头，大吉大利。”

常何含笑不语，好半晌才道：“怎及你运走桃花，新春第一天就登堂入室去见尚大家。”

寇仲心中一动，故意道：“什么登堂入室？难道尚秀芳亲口告诉你吗？”

常何笑道：“这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消息是从齐王府那边传来的，还说你老兄是第一个到秀芳大家香闺的男子，人人都羡慕到不得了呢。”

寇仲奇道：“常大人的心情为何会这么好，如此揶揄小弟；且除非是齐王派人到上林苑查探，否则怎知此事。”

常何讶道：“听你这么说，事情可是真的啦！我还以为是那些人捉影捕声，蓄意夸大。”接着露出恍然神色。

寇仲见微知着，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他这冒牌神医，李元吉始终不能释疑。遂于波斯寺事件后派人去寻他的踪迹，幸好他与云帅别后立即赶去见尚秀芳，故得没有露出破绽。且又正值新春佳日，昨夜人人狂欢达旦，早上起来，谁都仍是糊里糊涂的，对他何时去何时离开，理该没人留意。而齐王府的探子只是探得他到过上林苑，便可交差了事。否则李元吉早来寻他晦气。

常何怕他追问下去，岔开话题道：“我真的升官哩！”

寇仲喜道：“恭喜！恭喜！”

常何志得意满的道：“今早皇上公布连串职位的升迁调动，小弟榜上有名。由今天开始，小弟就是京城四大总指挥之一，属皇上的近身将领，全拜老兄所赐。”

寇仲谦让道：“我只是顺水推舟，若常大人不是一向得皇上宠信，今天怎能坐上这位置。”

常何正要说话，二少爷沙成功匆匆赶至道：“莫先生，我找得你很苦哩！不是又要出外吧？”

寇仲忙道：“我正想去找少爷，刚巧撞着常大人来找小人说话，二少爷不是有什么急事吧？”

沙成功向常何道：“兵部的白大人刚到，姐夫还不快去招呼白大人？”

常何明知沙成功使开自己，仍拿他没法，只好告罪离开。

沙成功坐下道：“莫先生今趟怎都要帮我一个忙。”

寇仲耐着性子问：“可是喜儿的事？”

沙成功道：“还不是因为她。唉！怎么说才好呢？可达志是长安以玩弄女性致臭名远播的突厥鬼。听说还有女人被他抛弃后自尽呢，喜儿却像不晓得的样儿。”

寇仲奇道：“既有此等事情，二少直接告诉喜儿便可以，何用我帮忙。”

沙成功道：“刚才我去找喜儿，她和青青夫人到城外的佛光寺还神，而

我又立即要出门，只好央先生代我向喜儿作个警告。”

寇仲愕然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出门到哪里去？”

沙成功道：“爹吩咐下来我有什么办法？有批货从洛阳运来，我是去负责点收。”

寇仲道：“定是大批精良的兵器，对吗？”

沙成功心不在焉的答道：“若是兵器，就不用分开运送。先生定要答应我为我向喜儿说清楚可达志的为人行事，她那么尊敬你，该肯听你的话。”

寇仲心中一动，道：“喜儿的事包在我身上，究竟是什么东西要分开运送？”

沙成功见他答应，立时喜上眉稍，当然不敢令他这恩人不满意，言无不尽的道：“先生知否爹不但是打造兵器的高手，更是北方最有名的火器制造家，这批货原本是王世充订造的，包括弓射火石榴箭，霹雳烟球和神火飞鸦三种厉害火器。若以之袭营伏击，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神效。”

寇仲精神大振，扮作兴致盎然的问道：“这霹雳烟球和神火飞鸦的名称听起来确是威力惊人，究竟是什么厉害的东西？”

今回轮到沙成功要耐着性子去满足他，解释道：“霹雳烟球是用硝石、硫磺、狼毒、砒霜等十多种药料捣碎混合造成的球体，临敌时只要用炭火烧红的烙锥透发火，抛往敌方，会散发大量硝酸，令敌人口鼻流血中毒，虽不致死，但在守城或居高临下的情况下是可发挥很大的作用。”

顿了顿续道：“至于神火飞鸦，则是用竹蔑编成的火器，外用绵纸封牢，内装火药，前后安上头尾和纸制翅膀如乌鸦翔空。鸦身下斜装四支起飞的火箭，点燃火箭后火鸦可飞行百多丈，到抵达目标时鸦内火药爆发，乃袭营的最佳火器，且不易防御。”

寇仲赞道：“原来二少对火器这么在行，如此厉害的一批东西，是否用来送给建成太子的？”

沙成功道：“是卖是送，爹仍拿不定主意，此事万勿对其他人说。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才告诉你。我们沙家对运送和收藏兵器有一套严密的保安方法，不会泄露给外人知晓。先生当然不算外人。”

寇仲对此意外收获非常满意，拍拍他肩头道：“二少放心，你不信我还信谁呢？”

他终于猜到杨文干的女人虹夫人请徐子陵去对付的正是大少爷沙成就。但仍有一事不解，因为即使沙家就在赌桌上大输一笔，凭沙家的财力也有能力支付，何须赔上火器。

而且沙成就除好赌外亦称得上稳重自持，理该晓得把这么一批火器押给帮会人物，会是后果严重的一回事。欠债还钱，却绝没理由欠债还火器的。不过虹夫人倘有此计划，自有她的如意算盘。

沙成功的声音传入他的耳内道：“可达志的劣行，我打听得一清二楚，现在先说一些给先生听，好让先生转告喜儿。”

寇仲的心神早飞到别处去，沙成功的话变成耳边风，吹过便算。

徐子陵的雍秦来到明堂窝外，排队入场的人龙终于消失不见，但大门仍是人来人往，热闹若墟市。

进入赌堂后，把赌桌围得水泄不通的赌客喧闹震天，有人欢腾呼叫，有人嗟叹悔恨，众生之态，尽现其中。

在此聚众人旺的地方，徐子陵生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刚才告别李靖，一路走来北里，他曾碰上多起武林人物，他们虽没特别注意他，但他却有心虚的感觉，绝不好受。

今天由于街上的行人比平日要多上数倍，又多外地来趁热闹的人，所以他才不那么碍眼。这段喜庆日子过后，他走在街上，不招怀疑才是怪事。

所以在这两三天内仍找不到杨公宝藏，只好劝寇仲放弃离开。

踏入天皇厅，一名帮会人物迎上来道：“雍爷，这边走。小人叫李真。”

徐子陵随他离开天皇厅，还以为是到另一个贵宾厅去，岂料他却领着他往大门走去。

徐子陵讶道：“李兄要带小弟到哪里去？”

李真道：“今天赌场人多耳杂，虹夫人吩咐下来，要小人领雍爷去见她，雍爷请放心。”

徐子陵心中涌起不妥当的感觉。

以虹夫人的面子，若怕人多耳杂，大可在大仙堂的贵宾室见他，何以这么麻烦。

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如若断然拒绝，实于理不合，除非是自己心中有鬼。那时会更添杨文干一方的怀疑，务要弄清楚他的真正身份，那就更难瞒混过去。

反过来想，假若自己真能过关，那他这雍秦就不用再提心吊胆的怕给揭破身份。

照道理，杨文干一方对他只是略有疑心，皆因谁都以为他和寇仲对赌一窍不通。

可是由于他和寇仲助侯希白偷去杨虚彦的半截《不死印卷》，寇仲又于今早正面与可达志等人交锋，杨文干才变得杯弓蛇影，务要核证每一个“疑人”的身份，始可安心。

李真把徐子陵领至前院广场的一辆马车前，恭敬的道：“雍爷请登车。”

徐子陵把心一横，登上马车。

驾车的大汉待李真随他登车后，马鞭一扬开出大门。

一阵鞭爆和小孩的欢呼声在街上响起，似在为马车的开行呐喊助威，再一次提醒徐子陵今天是大喜的新春佳节。

徐子陵透窗望往街上闹哄哄的人群，心中暗忖他和寇仲确为侯希白作出很大的牺牲，不过仍然是值得的。

第三章 连闯险关

寇仲踏出房门，刚好撞着常何领着李元吉的手下将领宇文宝来找他，只好招呼两人回小厅相叙，心中嘀咕与宇文宝只有上林苑夜宴的浅缘，宇文宝为何会特别来访。

喝过两口热茶后，宇文宝笑道：“齐王嘱小弟来请教先生，秀劳大家患

的是什么病呢？”

寇仲仍摸不清他这句话背后的意义。

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李元吉是尚秀芳的仰慕者，关心她一切的事情，看看有什么可供他大献殷勤的地方。

另一个可能性就非常可虑，就是李元吉清楚把握到他见过李秀宁离宫后，至往上林苑之间有一段时间不知到哪里去，而那正好是寇仲在波斯寺的一刻，所以派宇文宝时来试探。

不过细想又不像是第二个可能性，因为宇文宝是比较真性子的粗汉，不太适宜干这类探口风的任务。若果来的是梅珣，情况就会非常不妙。

事实上寇仲和尚秀芳从没谈过治病的事，幸好寇仲从沙成功口中晓得尚秀芳一向患有偏头痛症，故不致哑口无言，又或胡乱搪塞，硬着头皮道：“秀芳小姐患的是偏头痛症，不过经我施针后，大有起色。齐王对秀芳小姐确是非常关怀。”

常何笑道：“目前长安上下，谁不对我们的尚才女关怀备至。”

又向宇文宝道：“你们的消息确是灵通，昨晚秀芳大家邀约莫神医的事，只有在座的几个人听到，照理他们都不会说出去的，仍瞒不过你们。”

宇文宝叹道：“坦白告诉你们吧！今早我们向皇上贺年后，小弟陪齐王到上林苑求见秀芳大家，岂知她的婢子挡驾说莫神医正为秀芳大家施针治病，结果我们吃了个闭门羹，新年伊始，便要碰壁，意头真个不好。”

寇仲大叫侥幸，暗付原来如此，尚秀芳因为亡母忌辰，借他来挡驾下无心插柳的帮他一个天大的忙，自己刚才想当然的推想，完全不是那回事。

假若李元吉深入调查，肯定可知尚秀芳只是借他来挡驾，当时他根本不在上林苑。

不过李元吉没理由会怀疑尚秀芳，所以寇仲安然又渡过这一难关。

寇仲感到运气似又降临身上，立时精神大振。

宇文宝皱眉道：“偏头痛症？这可教人为难，莫神医有什么好提议，齐王打算送些补品灵药一类的东西给秀芳大家，以示对她的关怀。”

寇仲和常何恍然大悟，明白宇文宝专诚来访的背后使命。

今回轮到寇仲头痛，对能治偏头痛症的药他一无所知，作提议只是个笑话。只好道：“宇文兄请齐王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待会我和常大人到药店买得足够份量的名贵药材，再送往齐王府便成，这方法不是更理想吗？”

宇文宝大喜道：“有神医亲自全心全力挑选，当然最理想，齐王必会非常感激。”又压低声音道：“两人不用为齐王节俭钱囊，为秀芳大家花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寇仲心想的却是如何去找救星，好知道该购什么补品仙药，而又不让常何拆穿自己是冒牌货。

假设他有选择的话，绝不让常何跟在身旁，只恨今天是新春佳日，所有药材铺都关门大吉，没有常何，买一粒莲子都出问题。

心中暗叹，他的好运似乎只限于大处，小处则仍不甚理想。

甫踏下马车，徐子陵立即感到有人埋伏在主宅的正门后，待他穿门而过时施袭。

这是城南启夏门旁曲池里的一所私人宅院，门面讲究，房舍华丽，若虹夫人住在这里，颇切合她的身份。

两名大汉迎上来道：“夫人在正厅等雍爷。”

徐子陵暗中观察两人，判断出这两人即使在京兆联这种威霸一方的帮会中，亦可晋入高手之列，他们的身手明显比平日追随虹夫人的保镖打手高出很多，不由倍添戒备之心。

心念电转下，他掌握到此刻的处境。他敢肯定杨文干已亲来此处，看看他这个由虹夫人推荐的人是否可靠。由此可知，事情确是关系重大，且极有可能与整个对付李阀的大阴谋有关。否则际此紧张时刻，杨文干哪有兴趣来会他这个赌棍。

伏在正门后左右两旁的人，则是用来试探他是否徐子陵或寇仲乔扮的。现在谁不是因弄不清楚他们伪冒的身份致杯弓蛇影，所以遇上体型高挺的陌生人，都要以种种方法核实身份。

想通这些关节，徐子陵深吸一口气，点头道：“请领路！”

两名大汉交换个眼色后，才领头步上石阶，往大门走去。

徐子陵暗捏不动根本印，把所有杂念排出脑海外，灵台一片空明，以应付任何突变。

因为若他判断错误，敌人早肯定他是徐子陵，故借虹夫人布局在这里对付他，那他除全力突围而走外，再没有第一二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要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凭他现在的武功，他有信心在敌人偷袭时，在刹那间判断出对方是想试探他，还是认定他是徐子陵或寇仲而痛下杀着。

两名大汉倏地加速，跨过门槛即往两旁散开，其中一人并高呼道：“雍爷到！”

从徐子陵的角度瞧进去，虹夫人坐在对正大门另端的一组太师椅处，悠然朝他望来。

李真在身后道：“雍爷请进！”

杀气从门内两旁迫至。

徐子陵反松一口气，因为假如对方肯定他是寇仲或徐子陵，伏击者必包括杨虚彦在其中。以杨虚彦的身手，怎会窝囊得没出手已透出杀气。

他装作毫不察觉的跨门而入。

刀光连闪。两把刀左右劈至，似是劲力十足，但徐子陵却知道对方留有余力。

徐子陵脸上装出惊骇欲绝的样子，欲躲闪时，冰冷的刀锋左右压在他肩项处，令他动弹不得。

两个伏击者的刀都锋快准确，但若徐子陵全力反击，保证他们要吃大亏。

徐子陵乘势把脸垂下，为怕给人发现他的脸色全无变化，惊呼道：“不要杀我！”

两刀移开。

随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虹夫人盈盈起立道：“雍兄万勿见怪，我只是想看看雍兄的武功高明至什么程度。”

徐子陵站直身体，悻悻然道：“说得好听。还不是要施下马威吗？此事就此作罢，休想我雍秦再与你合作。”

长笑声从内厅方向传来，杨文干昂然步出，道：“若小虹赔罪尚未足够，就让我杨文干再向雍兄赔罪。试探雍兄的事，实由我一手策划，其中另有不得已的苦衷，请雍兄原谅。”

接着向手下喝道：“你们出去！”

徐子陵暗松一口气，知道杨文干已对自己释疑，那还不趁机下台，装出小人物见到大人物那战战兢兢的神态，干咳一声道：“原来是杨联主，嘿！鄙人……”

杨文干来到他身前，微笑道：“雍兄若肯帮我这个忙，以后就是杨文干的朋友，雍兄的事就是我杨文干的事。来！坐下喝口热茶再说。”

徐子陵回到秘巢，雷九指正为寇仲苦思李元吉准备赠与尚秀芳的礼物清单，遂在圆桌另一边坐下，寇仲得意洋洋的道：“我查出虹夫人摆天仙局要对付的人是谁啦！”

徐子陵愕然道：“我刚见过杨文干，安排好今晚在明堂窝大仙厅的贵宾室开赌局，我仍不知对象是谁，你竟已晓得，这么神通广大。”

寇仲解释后，雷九指皱眉道：“此事不合常理，就算输钱，也不用赔火器，更且沙大少怎向沙老爷子交待。”

寇仲道：“适才出门时，我曾向管家沙福旁敲侧击，探听到原来沙老爷子最不喜欢大儿子去赌，二儿子去嫖。所以两人去赌去嫖时，都要瞒着沙老爷子。”

徐子陵道：“沙家必有阴癸派的内奸。”

寇仲点头道：“我亦想到这问题，阴癸派看上沙家的原因，不但因他是洛阳首富，更因沙家是北方最大的兵器和火器制造商，谁不想招揽沙家到自己的一方。”

徐子陵道：“当年马许然和那艳婢毒害小进，肯定是阴癸派的阴谋，只是给我们凑巧破坏。可是沙家内该仍有阴癸派的人。”

寇仲道：“我之给涓妖女轻易识破，亦因沙家有阴癸派的妖人，否则他们怎能晓得沙家有一批火器，从洛阳运抵关中。”

雷九指道：“以阴癸派的神通广大，何须转转折折的要通过天仙局从沙成就身上迫出火器，只要派人跟踪沙二少便成。”

寇仲道：“问题是谁在事前猜到沙家会派一向游手好闲的二少爷在新春日去接收火器？可知沙家对火器的运送非常保密，因为照正理这种事该由三少爷处理的。”

徐子陵道：“今晚的天仙局怕要取消哩！”

寇仲同意道：“肯定要取消。这批火器关系到整个阴谋的成功失败，阴癸派的内奸定会严密监视府内每一个人的动向，沙二少这么忽然离城，不成为跟踪的目标才怪。”

又苦恼的道：“我的脑筋仍不够灵活，没乘机打听那批火器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徐子陵沉吟道：“此事可交由天策府去办，只要盯紧香玉山，就有那批火器的着落。”

寇仲唉道：“今晚我们仍找不到宝库所在，明早我们就撤离长安。”

徐子陵和雷九指为之愕然，想不到寇仲这么有决断。

寇仲苦笑道：“我不能只为自己着想，现在我们看似无惊无险，只因敌人想待我们起出宝藏后再动手而已！”

雷九指道：“还要对付安隆吗？”

寇仲斩钉截铁的道：“早说过这是事在必行，就算我放弃天下，与魔门的斗争仍要继续。何况安隆这家伙令我一直看不顺眼，宰掉他可使人耳目清净。”

雷九指把高占道那张乐泉馆的简图再摊在桌面上。

寇仲皱眉道：“澡堂在新春日仍开门做生意吗？”

雷九指道：“北里的店铺是城内春节仍不关门的唯一处所，因为青楼赌馆不休业，所以连带其他店铺都继续营业。问子陵吧！北里现在比平日兴旺多哩！”

寇仲欣然道：“那就注定安隆大祸临头。唉！有什么方法可嫁祸给阴癸派？”

徐子陵和雷九指沉吟无语。

现今魔门三大巨头，对付的虽是同一目标，但却是为各别的利益努力。

祝玉研是希望林士宏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天下。

石之轩欲助杨虚彦复辟，而他则成为在背后操控的人。

赵德言表面上为东突厥办事，但底子里可能只是借助突厥人的力量，令他自己坐上天下至尊的宝座。

所以他们间充满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只要好好利用，加深他们的猜疑，寇仲等可从中取利。

雷九指打破闷局，道：“照你们猜估，经过这几天的事后，石之轩或赵德言会否猜破你们的身份？”

这几天的事，就是徐子陵扮莫为大战可达志，事后寇仲扮作为他疗伤一道离宫去助侯希白盗取印卷，最后是寇仲中计在波斯胡寺遇袭，其中过程，实有很多破绽。

寇仲道：“我总算是有点运道。”顺便把李元吉往访尚秀芳，而尚秀芳借他来挡驾一事说与徐子陵知晓。然后道：“李元吉理该没有生疑，且可肯定我不是寇仲。哈！加上莫为变回弓辰春，又留书出走，任何人纵有怀疑，亦给弄得失去方向，糊涂起来。”

徐子陵亦道：“刚才杨文干亦试探过我，幸好给我预先识破，没有露出破绽。现在我可算半个京兆联的人，其他帮会该不会怀疑我。”

雷九指道：“既然如此，我们就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目光落在乐泉馆的简图上，道：“除非待安隆离开时下手，又或跟踪他回家，否则必会惊动其他人。”

徐子陵向寇仲道：“好运道不会永远在我们这一边的，不若安隆交由我处理，你在同一时间故意在公众场合现身，那就不会有人再对你生出怀疑。”

寇仲皱眉道：“首先凭你陵少一个人，有把握杀死安隆吗？其次若只是你一个人出手，石之轩仍可以怀疑我。”

徐子陵微笑道：“山人自有妙计，少帅尽管放心。”

寇仲笑骂道：“好小子！竟然大卖关子。尚有件事差点忘记告诉你：刚才我回沙府，沈落雁在等我，坚持要今晚子时约你在永安渠西安里外的渡头见面。我出尽法宝为你力推搪，她却不肯听入耳去。”

说罢作出个无奈的表情。

徐子陵苦笑道：“确是个好消息，亏你还可以笑嘻嘻的说出来。”

寇仲岔开道：“云帅见李小儿子的事安排好了吗？”

徐子陵道：“该没有问题，李大哥很快有消息传回来，我要去对付安隆，此事就交由雷大哥负责。”

寇仲道：“你什么时候去杀安隆，我就什么时候把李元吉献殷勤的礼品送往齐王府。”

唉！真不知你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么神秘兮兮的。”

眼光移往雷九指。

雷九指表白道：“不要看我，我和你般一样不晓得。”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寇仲你要记着你的诺言，若今晚寻不到宝藏，明天我们不但要撤离长安，你更要放弃争霸天下的想法。解散少帅军后，我们就一道去找宇文文化骨算账，然后再想其他的事。”

雷九指忙道：“还有对付香贵的大计。”

寇仲望望徐子陵，又瞧瞧雷九指，忽然哑然失笑道：“我有个预感，今晚我们定能在跃马桥寻出宝藏的线索。否则就是天亡我寇仲，要我做不成皇帝。”

徐子陵摇头失笑，道：“过了今晚，我们将可清楚老天爷对你的心意。”

言罢飘然而去。

第四章 掉包之谜

徐子陵悄悄离城，回来时换上岳山的装束面貌，大摇大摆的返回客栈。

坐下喝口热茶，尤鸟倦穿窗而入，怨道：“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

徐子陵半眼都不望向他，只冷哼一声。

尤鸟倦在他旁坐下，低声下气的道：“我不是怪你老人家，只是这几天长安形势吃紧，又遍寻你老人家不着，心中有点急而已！”

徐子陵淡淡道：“你可知石之轩想杀我。”

尤鸟倦没好气道：“小弟早说过他要杀你，难道你老哥到此刻才信我没说谎？”

徐子陵心中好笑，事实上他想见尤鸟倦比尤鸟倦想见他尤甚。现在尤鸟倦自动献身送上门当然最好，否则他也要通过秘密联络手法把他召来。

徐子陵终正眼望向扮作一片忠心诚意的大奸鬼尤鸟倦，缓缓道：“我和石之轩交过手。”

尤鸟倦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双目射出浓重的杀机，语气却非常平静，道：“他在跃马桥截击我，以为我‘霸刀’岳山仍像当年败于宋缺手下般窝囊。哼！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杀我岳山的资格。”

尤鸟倦期期艾艾的道：“你真和石之轩动过手？”

只听他的语气，便知他对石之轩戒惧极深。

徐子陵微笑道：“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岳山会说谎的。石之轩这么看得起

我，我岳山定要作出回报。”

尤鸟倦定下神来，道：“老哥的换日大法确愈来愈厉害，由蝠洞、成都到现在长安，一次比一次厉害。现在连邪王都奈何不了你。”

徐子陵皱眉道：“少说废话，你说我该否回敬石之轩？”

尤鸟倦狞笑道：“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都要报仇，何况我尤鸟倦从来不是君子。”

只是我并不晓得石之轩藏在哪一个狗洞，恐怕安隆都不晓得。”

徐子陵道：“没关系！就先拿安隆来祭旗吧！”

尤鸟倦愕然道：“这个！嘿！这个……”

徐子陵淡淡道：“你走吧！我们的合作就此一刀两断。”

尤鸟倦赔笑道：“你老要杀安隆就杀安隆吧！何须这么大火气。”

徐子陵双目精芒电闪，直瞧进尤鸟倦的凶睛去，道：“我并不是发脾气，而是看穿你并非办大事的人，畏首畏尾，怎能成事。现在形势非常明显，在魔门里你变成势孤力弱，假若不是赵德言看在你仍有利用价值，你早给石之轩或祝玉研宰掉，不过除非你有那么远走那么远，否则此事早晚都会发生。”

尤鸟倦给他说得哑口无言，事实如此。否则他就不用来央求出名难相处的岳山合作，更要受尽他的鸟气。

徐子陵来完硬的，再来软的，声音转柔，叹道：“你可知为何我肯帮你，假若你以为你的口才可说服我，又或我信任你的为人，就大错特错。”

尤鸟倦尴尬的道：“难道有别的原因吗？”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诡异的笑意，道：“因为我要栽培出另一个邪帝。”

尤鸟倦一震，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徐子陵再叹一口气道：“为练成换日大法，我把自己透支得很厉害。我快九十岁啦！

时日无多。在我死前，只希望能不计胜败与宋缺再拼一场。假若你能成为邪帝，可代我岳山向最痛恨的人讨回点旧债。我岳山从来是有恩必还，有仇必报的。”

尤鸟倦沉声道：“岳老指的是否祝玉研？”

徐子陵沉吟片晌，断言道：“现在一言可决，你是否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夺得圣舍利？”

尤鸟倦被他一番说话激起凶性，点头道：“我尤鸟倦的处境全被老哥看通透。我一是把圣舍利抢到手上，一是找个山洞永远躲着不出来，再没有第三个选择。”

接着轻轻道：“我非是怕石之轩，而是在现今的情况下，干掉安隆有什么好处？在那种情况下，赵德言会很难为我说话。”

徐子陵从容道：“假设能把杀死安隆嫁祸给祝玉研，你认为是否划算？”

尤鸟倦一对凶目立即亮起来，道：“这当然是另一回事。不过石之轩绝不易骗，只要他检查伤势，定能判断是否祝玉研下的手。”

徐子陵道：“我们不可令安隆永远消失吗？”

尤鸟倦一拍额角，点头道：“我真蠢！”

接着兴奋起来，道：“这种手段，没有人比我更在行。假设能令祝玉研和石之轩鬼打鬼，对我们当然最有利，岳老哥你真厉害。”

徐子陵道：“安胖子现在哪里？”

尤鸟倦眉飞色舞道：“此事更妙，安胖子躲的地方，只有祝玉研和赵德言两方面的人晓得。石之轩绝不会怀疑赵德言，但却不会信任祝玉研的。”

徐子陵道：“他会否怀疑到你身上？”

尤鸟倦道：“到长安后，我从没有和安胖子接触过，我所以知他藏在那里，是凭自己的本事查出来的。”

徐子陵道：“这就最好。有没有那两个小子的消息？”

尤鸟倦道：“这两个小子真的神通广大，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长安，不过今早寇仲那小子险些中伏，幸好是可达志主持大局，故意放他一马，才不致误事。”

徐子陵听得心中一凛，假若可达志确是故意放人，而寇仲竟不能觉察看破，那对可达志必须重新作出估计。

尤鸟倦苦恼的道：“真奇怪那两个小子在等什么，为何还不出去起出宝藏。”

徐子陵听得大吃一惊，表面当然丝毫不显露出来，沉声问道：“你晓得他们的藏处吗？”

尤鸟倦道：“岳老哥肯这么支持我，鸟倦不敢隐瞒。本门有套功法，只要邪帝舍利在百里之内，能生出感应。老哥自然会问，那小弟岂非可凭此法，探知宝藏所在。只恨鲁妙子那奸鬼怎会那么便宜我，不知做过什么手脚，使我难凭此功法找到舍利所在。”

徐子陵虽少去一个担心，却生出另一个担心，皱眉道：“你的同门师弟妹中，还有谁懂得这功法，当日在邪帝庙，你们好像并不知青旋的黄晶球是假的。”

尤鸟倦狞笑道：“晶球是真是假，哪瞒得过我。我的目标是谁，岳老哥该比任何人清楚。少只香炉少只鬼，他们怎斗得过我尤鸟倦。”

徐子陵想起被点穴道躺在杨虚彦船上的金环真，暗付听尤鸟倦的口气，好像只他一个人懂得这套功法。不过事关重大，必须从尤鸟倦处证实。否则纵使起出宝藏，逃走时仍难避过给石之轩或杨虚彦拦途截劫的厄运，道：“是否只你一人有此能力？你定要清楚告诉我。”

尤鸟倦苦笑道：“坦白说，连我也不敢肯定，不过丁九重给你老哥干掉，周老叹和金环真则给小弟重创，生死未卜，我们该不用担心他们。”

徐子陵很想问他这套功法如何施展，又怕惹他起疑，只好把这渴望压下去。

尤鸟倦忽然问道：“岳老哥现在与李渊究竟是什么关系？”

徐子陵知他终忍不住，向自己提出这疑问，微笑道：“李渊是我用来对付石之轩的一只厉害棋子，明白吗？”

尤鸟倦不敢追问，显然亦对此不太介意。对他来说，最重要是得到邪帝舍利，其他的天塌下来仍没有闲情去理会。

徐子陵道：“徐我之外，是否尚有人晓得你懂这套功法？”

尤鸟倦道：“这是本门的机密，绝不会泄露给任何人晓得。”

徐子陵却不是这么想，以金环真为例，假若她自知没有得到邪帝舍利的希望，由于对尤鸟倦恨之入骨，说不走会把尤鸟倦这本领透露与杨虚彦知道。那杨虚彦只要盯紧尤鸟倦，可循之寻得邪帝舍利。

何况周老叹可能在附近，令形势更是复杂。

徐子陵道：“好了！其他事暂且摆到一旁，现在我们先研究如何对付安

胖子。”

尤鸟倦双目射出兴奋神色，点头道：“安隆做梦都想不到有我们两人在背后算计他，今次死定哩！”

寇仲和常何购齐给李元吉赠与尚秀芳的礼品，寇仲随便找个藉口，先回沙府，约好常何待会才到沙府找他，然后一起把礼品送往齐王府。

返抵沙府，来贺年的宾客早散去，老爷子回房休息，沙府虽仍充满节日喜庆的气氛，但再不似先前那般闹哄哄忙得人人头昏脑胀的情景。

大少爷沙成就和三少爷沙成德两人在厅内说话，看样子该在商量业务。

寇仲和他们打个招呼后，径自回房。

在花园回廊处遇上刻意为今天打扮过，明艳照人的五小姐沙芷菁。

此妹见到寇仲，立时笑意盈盈的迎上来道：“刻下在长安里，先生肯定是最受欢迎的人。凤姊对你更是赞不绝口，说你不但医术高明，人又风趣，且是个大好人哩！”

寇仲谦虚道：“凤姑娘真客气。”

沙芷菁目下对他的态度，与初见时确有天渊之别，凑近亲切的道：“听说尚秀芳更特别对先生垂青，令全城的男人都对你非常羡慕。”

寇仲想不到一向保守庄重的沙芷菁会说出这种俏皮话，苦笑道：“可是一定没有女孩子会羡慕秀芳小姐呢？”

沙芷菁“噗嗤”失笑，掩嘴道：“先生的话真有趣，难怪凤姐对先生有风趣的评语。

不过任何人与先生相处多些时日，自然会发……嘿……发觉……唉……芷菁不懂说啦！”

说到最后几句，这美女竟霞生玉颊，连耳根都红起来。

寇仲却瞧得胆颤心惊，暗付不是发觉他丑得可爱吧！

沙芷菁无法掩饰失态，垂首避开他的目光，找个借口逃命的跑掉。

寇仲糊里糊涂的回到居室，跨过门槛，立生感应，颓然坐下道：“出来吧，涓大姐今趟又有何指教。”

赤足的涓涓像一朵云般从房里飘出来，来到他跟前单膝跪下，两手按上他大腿，像妻子向丈夫问好般道：“官人辛苦哩！幸好你还有命回来见奴家。”

寇仲不耐烦的道：“有什么事快说，想睡一觉也不成。”

涓涓媚笑道：“少帅少安毋躁，现在外间有人怀疑，你们根本不知宝库所在，我们也在考虑应否取消合作。”

寇仲冷哼道：“不信就拉倒，我寇仲什么场面未见过。”

涓涓柔声道：“少帅可否多说一遍。”

寇仲登时语塞，现在形势比人强。涓涓只须放出消息，说莫神医是寇仲扮的，他就要吃不完兜着走，根本没资格逞强。

尴尬下溜目四顾，只是不看涓涓那对有穿透力的美丽眼睛，当掠过像他这神医般的冒牌井中月，顺口道：“你什么时候把刀子还我？”

涓涓愕然道：“还什么刀子？”

寇仲虎躯一震，往涓涓瞧去，背后整条脊骨像给冰水浇下，寒气透脑。

涓涓双目射出异样神色，望往挂在墙上的假井中月。

寇仲此时可百分百肯定把真井中月掉包的非是涓涓。

究竟是谁？

足音响起。

涓涓一溜烟的飘回房内去，大少爷沙成就的声音在房外响起，道：“莫先生！我可以进来聊两句吗？”

寇仲无奈起立，开门把沙成就请进来。

沙成就一屁股坐下，颓然道：“真扫兴！约好的赌局说取消便取消。”

寇仲心中一震，晓得他们所料不差，杨虚彦跟香玉山勾搭的火器终于有了着落。

尤鸟倦去后，李渊微服而至，把十多个护驾高手留在外面，到房内向徐子陵拜年。

坐好后，李渊道：“原来大哥这两天不在长安，小弟还为大哥担心。”

徐子陵沉声道：“形势如何？”

李渊冷笑道：“想对付我李渊，岂是那么容易，现在我以静制动，看看石之轩能有什么作为？”

徐子陵道：“你有否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儿子纪缤。”

李渊摇头道：“事关重大，我怎会泄漏风声。不过我已有部署，足可应付任何突变。”

徐子陵道：“这招叫引蛇出洞，最紧要一切事情如常进行，切勿打草惊蛇。”

李渊沉吟道：“大哥若能查悉石之轩藏处，我可发动人手，一举把他除掉，以绝后患。”

徐子陵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差点把石之轩的秘密说出来。李渊手下的人中，可能没一个能与四大圣僧相媲，但胜在人多势众，只要出其不意把无漏寺重重包围，说不定连石之轩也不能凭“不死印法”和“幻魔身法”脱身。

不过可能在调动人马时，石之轩早闻风而遁。

又或在完成包围网前，石之轩突围而去。

只好道：“我正在想办法。”

李渊道：“若不是仍不想公然与额利为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赵德言。”

徐子陵劝道：“千万勿要轻举妄动，现在最大问题是根本不晓得魔门有多少人混进你的大唐朝去，所以必须待他们自己暴露形迹，你才可把他们尽数揪出来，去除内患。”

李渊道：“后天我要依惯例领群臣往终南山行宫春狩，大哥有没有兴趣同行。”

徐子陵微笑道：“小刀你足可独力应付任何突变，何须我在身旁。你可以放心的是我会牵制石之轩，教他难以插手你那方面的事。”

李渊讶道：“看岳大哥成竹在胸的神态，是否仍有什么事是小刀不知道的？”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有些事你不晓得更好。现在我要去杀一个人，除去此人，等若去掉石之轩的一条手臂，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第五章 噩运齐至

沙成就去后，寇仲入房一看，涓涓早从后窗离开。

究竟是谁换掉他的井中月？

此人定是因对他生出怀疑，所以趁他不在时，到他的居室查探，从井中月发现他是寇仲的线索。为了不想被其他人识破他是寇仲，所以悄悄李代桃僵的换掉井中月，令他后来避过梅淘的怀疑。

寇仲为自己的百密一疏而困恼，不过当时自己根本没有冒充神医的打算，只因情势的发展，令他身不由己的换上这身份，兼且甫进长安，为治张婕妤的病忙个地昏天暗，又要应付各色人等，一时大意下忘掉这会暴露身份的破绽，招致眼前的苦果。

哪个“敌人”这么“维护”他呢？

不用说此君是希望他能无惊无险的进入宝库，那舍涓涓之外，就数石之轩和赵德言的可能性同样大。想到这里，寇仲手尖脚尖冰冷起来。

常何此时依约而来，与他一起送货往齐王府。

寇仲恨不得立即去警告徐子陵，叫他放弃刺杀安隆，却深知现在根本没法找到他。

忽然间，寇仲晓得自己在与魔门三大巨头的斗争上，处于绝对的下风，且发觉得太迟了。

新一年第一个黄昏，长安城终安静下来，街上只有零星的爆竹声，雪愈下愈大，街上行人明显减少。

徐子陵把雪帽压至眼帘，穿上厚绵袍。把领子翻起遮着下半截脸庞，不过只是他弯曲的鹰鼻，足可教有心人认出他是“霸刀”岳山。

当他肯定没有被人跟踪，立即展开身法，在横街小巷穿插疾行，若没有特别留心，一般人只会以为他比别人跑快一点，事实上他只特别在转弯抹角的地方加速，其速度要比常人快上十多倍。

只一盏热茶的工夫，他来到城西南的永阳里，这处货仓林立，只有少数民居。平日会是运货送货的人车络绎于途，今天由于没有人工作，反比平时更冷清。

安隆是巴蜀最大的酒商，行销地区以西南为主，仍有少量酒类供应北方的几大都会，长安正是其中之一。

安隆藏身处是里内一个酒仓，此仓建在永阳里中央处，有大小四座建筑物，以高墙围绕。安隆自知仇家遍地，拣这么一个地方落脚栖身，敌人想找他已不容易；若是要打要溜，都是非常方便。

雪花纷飞下，这仓库区行人绝迹，幸好大部分货仓乌灯黑火，要掩蔽行藏，亦非困难。

徐子陵借墙壁的掩护，靠墙疾走，候地腾空而上，先踏足院墙，再往上飞跃，落在酒仓对面另一座仓库顶上。

早伏在屋脊的尤鸟倦见他来到，打手势着他过去会合。

徐子陵在他旁伏下，尤鸟倦探指道：“看到吗？左边那座货仓有微弱的灯光透出，在半个时辰前，我亲眼看着安隆进去，肯定只他一个人。奇怪！竟没有看仓的护院或畜牲。”

徐子陵心想难道安隆真的厄运难逃？以他一向的作风，怎都该有几名手下伴着他。

当然也会是尤鸟倦说谎，不过这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尤鸟倦对邪帝舍利不屑一顾。

即使如此，尤鸟倦仍犯不着伙同安胖子来害他。

尤鸟倦先前提议到这里来杀安隆。他曾为此犹豫，可是想到安隆今天未必会去光顾澡堂，兼且此处不容易被闲人目击，更易嫁祸祝玉研，自然在这里进行刺杀较为理想；沉声道：“安隆是否从街外回来？”

尤鸟倦摇头道：“他只是从一座建筑物走向另一座去。”

徐子陵一呆道：“不妥！”

尤鸟倦乃老江湖，闻言道：“你是指这仓库有秘道，安隆早从秘道离开？”

徐子陵道：“大有可能。”他想起的是成都天羊宫的密室，以安隆的性格，怎都要防上祝玉研或赵德言一手。

尤鸟倦阴侧侧笑道：“若有秘道，那就更理想。此亦合情合理，邪王是魔门最见不得光的人，若要来找安胖子，有条秘道会方便很多。”

接着压低嗓子道：“我索性入仓一看，岳老哥为我把风，假设安隆仍在仓内，我就逗他说话，岳老哥听到我的笑声，可立即进来动手。哈！安隆就算想破脑袋也猜不到我会杀他和敢来杀他。”

说罢伸出舌头舔舔嘴唇，一副以杀人为乐的狰狞模样，纵使徐子陵现正和他并肩作战，仍感毛骨悚然。

徐子陵勉强收摄心神，点头道：“我们一同去！”

两人斜掠而起，横过长街，落在酒仓外的墙头，然后腾空再上，降在目标酒仓的顶上，没发出半点声息。

尤鸟倦双目凶光闪闪，朝他打个手势，沿屋脊往仓门的方向掠去，到尽头处往下跃落，消没不见。

徐子陵把耳朵贴在瓦面，任由凉枫讽的雪花飘在脸上。

仓内没有半点声息，似连耗子都因寒冷的天气取消所有的活动。

好半晌后，仍没有任何声息。

徐子陵大感不妥，尤鸟倦刚才明明表示要从大门进去，至少该有推门的声音才对。

只有雪花落在瓦面的声音，永无休止的持续不断。

徐子陵骇然坐直虎躯，心中涌起强烈的不祥感觉。

寇仲透过车窗，呆瞧着往后倒退的街景和愈下愈密的春雪。

坐在他旁的常何奇道：“莫兄为何像满怀心事的样子？”

寇仲冲口而出道：“我想离开这里。”

常何失声道：“什么？”

寇仲醒觉过来，人急智生，叹道：“我这人一向不惯应酬，这几天我不但人累，心也疲累。”

常何谅解的道：“我明白。事实上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痛痛快快睡一觉，不须限时限刻的起床公干。这样吧，我给你把东西送往齐王府，你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寇仲如获皇恩大赦，忙道：“常大人真够朋友，知道小弟的苦处，就让小弟在这里下车便成。”

徐子陵翻下墙头，落在酒仓的大门前，仓房前的空地铺满雪花，却不见半个人影，邪道八大高手之一的尤鸟倦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徐子陵首先想到这是尤鸟倦联同安隆布下一个对付他的陷阱，旋又推翻这个想法。

因为他刚才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仓内，并没发觉有何较大声响。但假若是尤鸟倦突遭暗算，那就只有猝然倒地的微音，会使人不易发觉，加上雪花洒下的响音，确可令他较易忽略。

但若尤鸟倦猝然遇袭，以他应变之能，怎都该有时间呼叫求援。

究竟是谁厉害得使尤鸟倦求救都来不及呢？

徐子陵脑海中现出石之轩似是充满感情，又若冷酷无情的清秀脸容。

伸手推门。

其中一扇仓门应手而开，暗弱的灯光从仓内透出。

徐子陵把警觉提至最高，往内瞧去，从这个角度望进去，可看到宽广的货仓一端放满竹箩。

徐子陵再把门推开些许，大半个货仓尽收眼底。

入目的情景，以他一贯的冷静，亦瞧得心胆俱寒，惊骇欲绝。

寇仲有点漫无目的地一口气赶回秘巢，心中根本不知道回来有何作用。

徐子陵该去了进行刺杀安隆的大计，雷九指则负责安排云帅与李世民见面，他回去秘巢只能独自发呆，更易惹来胡想与不安。但他更不愿回去沙府发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他如何豁达，亦很难学常何说的不管天塌下来的痛快睡上一觉。

他跨墙入屋，立即吸引他注意的是四平八稳放在厅心圆桌上的一个锦盒子。

寇仲心中剧颤，箭步移前，移到桌旁。

刚才徐子陵先走，稍后他和雷九指一道离开，除非徐子陵或雷九指曾回来，否则这个精美的锦盒就出现得非常没有道理。

寇仲感到自己的心脏急速跃动，不安的情绪在无法控制下蔓延全身。

他深吸一口气，勉强冷静下来，探手揭开盒盖。

里面放着一套折叠整齐的外衣，衣上放着一张便条，上书“少帅笑纳赵德言敬上”九个惊心动魄的字，行笔雄浑有力。

寇仲狂喝一声，把外衣从盒内抽起，正是雷九指先前离开时穿的绵袍。

在酒仓近大门处，腾空摆放一张方桌和三张椅子，桌面有盏油灯，昏暗的光芒只照亮以桌子为中心的狭窄空间，较远的地方渐次消失在黑暗里。

这情景本够诡异，最骇人的是其中一张椅子上正坐着一个人，背对大门的方向。

只一眼，徐子陵立即认出这人是刚失踪的尤鸟倦。

这穷凶极恶的人再没半点生气，头颅不自然的侧歪一旁，垂在左肩，两手无力下垂。

徐子陵反而冷静下来，心感歉然！尤鸟倦的死怎都和他有点关系。

他也是算差一着。

先前他没有深思金环真出现在杨虚彦船上的问题，实是很大的失着。

他现在敢百分百肯定石之轩已从金环真身上，得到感应邪帝舍利的秘法，所以必须下毒手杀死尤鸟倦，那天下间可能只剩下金环真和她的情人师兄周老叹有此本领。

金环真刻下正在杨虚彦手上，周老叹则生死未卜。

只要寇仲和徐子陵成功起出宝藏，凭石之轩的盖世魔功，加上这独家本领，邪帝舍利可说是他邪王的囊中之物。

极可能从尤鸟倦离开“魔帅”赵德言的秘居，到东来客栈找他，石之轩一直跟在尤鸟倦背后。石之轩肯忍手至此时才对付尤鸟倦，当然是为了他“岳山”。

石之轩是趁他全神注意仓内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仓外击毙尤鸟倦，再在他惊觉不妥，到前门查究的刹那光景，把尤鸟倦的尸身从另一入口送入仓内坐好，如此身手才智，大大出乎他意想之外。石之轩是否仍在仓内？

徐子陵缓缓转过身来。

“邪王”石之轩负手立在两丈外的雨雪中，白衣如雪。若去了头发，换上僧袍，谁都不能否认他的外貌像个得道的世外高僧。石之轩双目闪耀着深透不可测的精芒，洞穿一切的注视他每一个动作，摇头轻叹道：“想不到啊想不到，堂堂一个‘霸刀’岳山，竟会和下三滥的卑鄙之徒合作。可见你气数已尽，再没有与‘天刀’宋缺决战的资格和希望。”

徐子陵心中暗叹，际此生死关头，自己是否尚要强扮岳山下去。

因为若是岳山，怎都不肯开溜。

若是徐子陵，除了三十六着最上那一着外，还有什么应付妙计。

只刹那间他狠下决心，决意死战。并不是要逞强斗狠，而是自知胜不过他的幻魔身法，一旦落荒而逃，只会加速败亡。

仰天笑道：“我岳山只剩烂命一条，你有本事就来取吧！”

人影一闪，石之轩现身左侧近处，运肘撞至。

假设事情可以从头来过，寇仲绝不会疏忽赵德言。

抵长安后，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每一刻他都要应付新出现的问题。

他虽未正面和赵德言交过手，但由于赵德言并没有显出什么惊人本领，行事又非常低调，所以寇仲因而没有注意他，甚至对他有点轻视。

不过只要用心一想，以东突厥的强大，颉利的雄材伟略，心狠手辣，亦要重用他这一个汉人为国师，赵德言岂会是易与之辈。

撇开此点不谈，只是赵德言在“邪道八大高手”排名仅次于祝玉研和石之轩之下，就该知此人的实力。

把井中月掉包的人大有可能就是赵德言，那可以当作一个警告，只可惜寇仲误以为是涓涓所为，疏忽过去。

赵德言正因从开始看破他的身份，故一直以静制动，只默默从旁虎视眈眈，找寻他们的破绽和弱点。

赵德言终于成功。

以他和徐子陵的性格，无论牺牲什么，也要换回雷九指的性命。

为何选在这时间掳去雷九指？

很可能与“莫为”的留书出走有关。那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即要进入宝库，所以赵德言必须先下手为强，一把捏着他们的咽喉。

赵德言会把雷九指藏在什么地方？

震撼过后，寇仲逐渐冷静下来，沉思补救和反击的方法，隐隐感到自己中途开溜不去齐王府，才可提早发现此事，或会是反败为胜的关键。

以赵德言的狡猾，自不会把雷九指收藏在外宾馆中，不是说他怕他和徐子陵，而是犯不着在外宾馆长驻重兵防守。

寇仲脑海浮现出香玉山离开外宾馆的情景，心中一动，想到赵德言若非得香玉山之助，绝想不到从他的佩刀去肯定他身份这一着。

想到这里，猛地起立。

他要立即去找李靖，他应是寇仲能迅速救回雷九指的唯一希望。

否则今趟长安之行，将会是一败涂地。

第六章 以弱制强

徐子陵展开从云帅处领悟回来的挪闪之法，纯凭真气一起一伏的自然流转，往右侧斜退、侧身，右掌轻飘飘的切在石之轩手肘处。

对石之轩的不死印奇功，他已积累下丰富的应付经验，晓得如若硬把真气攻入对方经脉，部分会给化去，部分则被石之轩转为己用，使他得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掌劲蓄而不发，只用于防御性质。

“蓬”！

石之轩的真气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排山倒海般狂涌过来，摆明是要不留手的硬撼，务求速战速决。

徐子陵的真气早臻收发由心的境界，从脚心涌泉穴提取真气，送往丹田，化成一阴一阳两股合二而一的螺旋气劲，再经后背督脉送往右掌，与石之轩霸道无比的真气作正面交锋。

就在两劲交击的刹那，诡异的事发生了。

徐子陵的心神忽地变得精澄通透，两方真气相触，就像把两个本是独立分隔的个体贯通。这感觉奇妙无比，出道至今，他尚是首次生出这怪异的感应。

以往他要把真气输入别人的经脉去，始能查察对方气脉的情况。可是今趟只是真气的接触，石之轩体内气脉聚集和流动的情况，就像一张地图般展现在他的脑际内。

同时发觉即将来临的大祸，因为他感应到石之轩的真正杀着，是聚在脚尖的一股阴柔劲气。

这念头刚起，石之轩的左脚无声无息的踢来。假若徐子陵不是生出这般灵异的感应，由于心神全被他诡异的身法和快速刚猛的肘撞牵制，说不定真会中招。

天下间，恐怕只石之轩一人能同时分别使出刚劲猛烈和阴柔难测的两股劲气。

“啪”！

徐子陵左脚扫出，撞开石之轩本是必杀的一蹴。

两人候地错开。

若有人在旁观看，只会看到两人略一接触，像没什么交过手又分开了，怎都想不到其中的情况竟是如此微妙惊险和转折。

石之轩露出愕然神色，显是没想到岳山高明至可满洒自如地挡过他精心策划的奇招，表面更不见任何狼狈的情状。

徐子陵却是有苦自己知。

只是石之轩肘撞攻来的刚猛劲气，已使他气血翻腾，经脉受震，头晕身软。幸好他错有错着，因怕他的不死印法而把真气留守经脉内，否则如此硬拼，足可令他受伤吐血。

纵使 he 早先决定死战，此刻亦要改变主意，只是石之轩能如此分别使出两股截然相反的真气，杀伤力又是那么庞大，他自问绝不能及。

他和寇仲可以把阳热阴寒两种真气合二为一，又或阴阳互换，但要如石之轩般运用得出神入化，仍是力有未逮。

只从这方面看，石之轩已可稳操胜券。

徐子陵足尖点地，横过近四丈大雪纷飞的空间，来到两幢酒仓的正中处，背后风声响起。

狂猛无恃的劲力像一座大山般朝他压至。

徐子陵心叫不妙，以前即使与祝玉研交手，也可以从对方劲气的聚散，先一步测出对方的虚虚实实，和最后要攻击的目标。

惟是石之轩的攻击，每一点都是那么平均，令他根本不知对方要攻击的是什么地方。

既不知其所攻，当然不知何所守。

忽然间，徐子陵对不死印法豁然大悟，那其实是一种把真气练至真正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一种奇功。对自己的真气如此，对别人的真气亦如此。

正因石之轩在动手过招时，不断探索别人真气的情况，撞上徐子陵的长生诀气功亦有这种奇异特性，所以在石之轩察觉到徐子陵体内真气的情况时，徐子陵反过来也察觉到他的情况。

这正是石之轩不死印法的厉害处，使他能长立于不败之地。

假设徐子陵能不让石之轩看通看透，而自己则反过来看穿对方虚实，

虽仍未足够击败石之轩，但对保命逃生，将大有帮助。

想到这里，徐子陵还不晓得该怎么办，暗捏不动根本印，左手衣袖往后拂打，同时腾掠而起，往前方暗黑的仓顶扑去。

“轰”！

劲气互撞。

当徐子陵再一次清楚石之轩真气的虚实时，无可抗拒的劲气反撞力把他带得加速斜冲仓顶的势子。

徐子陵的经脉挫上加挫，幸好取得喘一口气的宝贵空隙，脚尖点在瓦顶边缘的刹那，他的长生罡气运转十八周天，化去大半伤势，予他逃命的本钱。

石之轩如影附形的追来，一指不带任何风声的劲气戳出，疾点徐子陵背心要害。

近二十年来，他尚是首次全力出手去杀一个人。

徐子陵足尖生劲，一个倒翻，不但避过石之轩这阴损狠毒至极的一指，还变成落在石之轩后方，一拳往他轰至。

以石之轩的阴沉，至此亦要大吃一惊，因为徐子陵以背向他，竟如有目睹的看到他的招式，并能如此连消带打，运用得恰到好处。

徐子陵眼前一花，石之轩在全无可能的情况下，改而往下急堕，在落地前转身双掌反击。

一刚一柔的两股力道，排山倒海的攻至。

徐子陵早试过被他以两股截然不同的内劲，似要把身子撕裂的骇人滋味，哪敢硬樱其锋，哈哈一笑道：“石小儿技只此矣！”

砰！拳劲不改的重撞在仓壁近顶处，徐子陵就借那反震之力，加速飞退，避过石之轩难挡的掌劲，疾如箭矢的往后面尤鸟倦坐尸的酒仓投去。

在位于布政坊的将军府内，李靖听罢寇仲的叙述透出凝重的神色，道：“雷先生午后确来找过我，安排云帅见秦王的事，云帅亦依约秘密与秦王见过面，可知雷先生被掳的事，应是在过去个把时辰内发生。”

换过另一张络腮胡子面具的寇仲沉声道：“趁敌人阵脚未稳，我们必须立即把雷九指救回来。否则若让敌人从他口中迫问出我们的事，对我们会更为不利。”

在来见李靖途中，他想通很多事。事实上他们来长安起宝，是间接的帮了杨文干一个大忙。表面上杨文干调动京兆联的人助李元吉追缉他两人，暗底下却是乘机调动人马，阴谋斗倒李阀。

而他们的潜入长安，同时引开李建成、李元吉两大派系的注意力，令杨文干便于行事。

杨虚彦以焚经散对付张婕妤，既可为董淑妮除去争宠的劲敌，更可使李渊因爱妃的怪疾无心政务，予阴谋者有可乘之机。

岂知寇仲误打误撞下治好张美人的病，徐子陵的岳山则提高李渊的警觉，而阴癸派失去那批由沈法兴提供的火器，更使杨文干一方阵脚大乱。

眼前形势确是错综复杂，没有一个当事人，包括寇仲在内，弄得清楚全盘经络。

像可达志近期不断挑战天策府的高手，亦可能是惑人耳目，转移注意。

李靖点头道：“我们必须立即救回雷先生，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机会，换了我是赵德言，最安全的方法莫过于把雷先生运离长安，那我们就无计可施。”

寇仲道：“所以我们立即行动，赵德言那边全是突厥人，太过惹人注目。干这种事，必须是有势力的地头虫才可轻易办到。而赵德言绝不会让杨文干晓得此事。他唯一可倚赖，且顺理成章的就是找香玉山帮忙，而香玉山当然会着或者该唤作香生春的池生春负责，那运走雷九指一事就非无迹可寻。”

池生春就是六福赌馆的大老板，背后得李元吉的支持，只有他这种地方势力，才可在现今紧张的形势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人运走。

李靖霍地起立，双目闪闪生光道：“我们就博这一铺。幸好早前和你们说话后，我一直严密地监视池生春和他手下的一举一动，只要人是落在他们手上，池生春又急不及待的要把雷先生送离长安，我有十足把握将人救回来。”

两人推门而出，立即愕住。

俏脸含嗔的红拂女拦门而立，冷冷道：“为什么你们兄弟的事，总要把我漏掉？”

徐子陵退入酒仓，背后丈许就是尤鸟倦坐尸之处，体内真气运行不殆，务求趁这短暂的时间把经脉的伤势疗愈，应付新一轮的攻击。

石之轩成竹在胸地负手悠然步进仓内，不经任何接触，背后大门无风自动的掩上，把酒仓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在实质上这没上锁的门当然不能成为障碍，但在心理上却是一种侮辱，表示石之轩要把岳山关起来作瓮中捉鳖。

石之轩微微一笑道：“岳山你是愈老愈糊涂，以为练成‘换日大法’就可天下无敌，竟敢到长安来和我作对。”

徐子陵冷笑道：“安隆在哪里，为何不唤他来帮手，只凭你石小儿恐怕尚未够资格杀我。”

石之轩失笑道：“人说岳山狂妄自大，现在听你这么说，始知传言非虚。你自作聪明的避入仓内，怕的就是安隆从旁偷袭吧！你此举确是笑话。”

徐子陵正是要诱导他这么去猜想，更以此作借口逃命。岳山虽是性情刚烈，狂傲不屈的性格，可是在敌众我寡下，逃生保命乃人之常情。

石之轩在官场和黑道打滚多年，当然不会那么易被他骗倒。可是因他认定徐子陵是岳山，那徐子陵便可利用岳山的身份和特性，令石之轩难辨其真伪。

徐子陵闷哼道：“废话！若不是安隆从旁助你夹击尤鸟倦，怎能一下子就把他收拾。”

石之轩哑然失笑道：“你老人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石之轩从不和死到临头的人计较。还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老兄，你和玉研相好时，有否发觉她已非完璧？”

话刚完，双掌齐推，发出截然不同的两股惊人气劲，攻向徐子陵。

徐子陵根本不晓得真岳山听到这阴损的话会有什么反应，不过石之轩

既说得出口，当然肯定岳山会因而情绪激动而露出破绽，予他可乘之机。

只从这类卑鄙心计，可推知石之轩的为人。徐子陵装作心神剧震，狂喝一声，一拳击出，实则暗运大金刚轮印，先守得己身稳若长安、洛阳那种坚城，拳出至一半时，转化作宝瓶印，气劲蓄而不发，在没有真正接触前，对方根本测不到他的虚实。

这是对付石之轩其中一道最佳法门，如非徐子陵的长生真气也具有同样的奇异特性，恐怕至死仍不知石之轩真正虚实。

石之轩果然眉头轻皱，弄不清楚徐子陵的玄虚。

尤令他不解的是徐子陵下踩奇步，乍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既非躲避，也没有惑敌的作用。

“唉”！徐子陵等到石之轩劲气临体，宝瓶印气才像山洪暴发般，透拳击出，迎上石之轩的掌风。

宝瓶印气的特色，是把一团高度集中的气劲，离体发放，有如把一个真气形成的球体往敌人隔空投去，避免直接交触的情况。昔日‘天君’席应，就因而吃了大亏，导致最后落败身亡。刻下则是应付石之轩的最佳方法。宝瓶印气等若先锋队伍，无论石之轩如何厉害，也要化解后才能直接攻击徐子陵。而宝瓶印气的高度集中和凝聚，纵使以石之轩之能亦一时难以转化为己用，再以之反击对方。

石之轩脸露讶色，前推的双掌改为向中间合拢，发出一阵劲气爆破的异响，就那么把宝瓶印气化掉。徐子陵瞧得直冒寒气。他从未想过有人能如此这般把宝瓶印气化掉。

不进反退，往横移开。石之轩并没有乘势进攻，朝他瞧来，双目熠熠生辉，讶道：“这是什么功夫？”

徐子陵阴侧侧笑道：“你以为我仍把小研放在心上，那就大错特错。”

石之轩仰天长笑道：“好！秀心又如何呢？”

徐子陵暗骂他狼心狗肺，淡然道：“你敢把这话向青璇说吗？”

石之轩浑身一震，双目射出令人复杂难测的神色。

徐子陵首次获得主动进击的千载良机，闪电移前，左掌似无意识地撮指为刀，戳向石之轩右肩旁空处。

石之轩微一愕然，徐子陵变招改以掌沿削向他颈侧，招数怪异至极点。

这可是徐子陵临时创出的招式，源于他对生死有无的奇异构想。

由有至无，由无至有。

错非他把长生真气练至收发由心，兼且身具八字真言印法的佛门绝学，绝创不出这前无古人的功夫来。

练武者无不讲求真假虚实，但却从没有人能进一步探索“有无之道”。

徐子陵这一招先是劲力十足的刺往石之轩右方空处，与寇仲的“棋奕”异曲同功，是要看对方如何“还子”。

石之轩以静制动，视为虚招，他立即变招，从有到无，这改戳为削的一掌，竟不带任何劲气，石之轩怎能不为之大感奇怪。

可是有宝瓶印气的前车之鉴，石之轩自不肯冒险以身试法，任他劈中，以他的不死印法，亦没有把握立即化解这种高度集中的真气。

当年他被四大圣僧围剿，曾在嘉祥大师的一指头弹下吃过大亏。

石之轩冷哼一声，展开幻魔身法，闪电错往徐子陵左侧，右手探出中指，疾戳徐子陵因进攻而露出的左肋下要害。

徐子陵一个旋身，右手衣袖拂扫石之轩的指戳，石之轩似从听到女儿石青璇之名的震荡回复过来，哈哈一笑，收指后退，底下一脚踢出，疾取对方小腿上五寸下五寸处，动作行云流水，潇洒自如，不愧是侯希白的师傅。

徐子陵抛开一切顾忌，把新领悟回来的“有无”心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劲气时有时无，有可变无，无可变有。

石之轩在摸不透他的虚实下，被他连攻十多招后，始找到一个机会，迫徐子陵硬对一掌。

徐子陵立即感到过半真气被对方吸纳转化，大吃一惊，幸好在真气相触下，他感应到对方下一步进击的手法，蓦然往左闪开，堪堪避过石之轩必杀的一着。

两人终于分开，互相隔远虎视。

石之轩双目杀机大盛，生出如墙如堵的庞大气势，遥遥锁定徐子陵，教他不能逃遁。

徐子陵背后就是砌积如山盛着酒坛的大竹箩。

他首次感到石之轩终对他生出顾忌，决意藉此战不惜一切的把他除去。

并非说石之轩刚才不是全力出手，而是石之轩一直避免因杀他而使自己受伤的局面，所以遇上某些有可能令己身受损的情况，他宁愿错过机会，亦不肯冒险。

但现在石之轩是拼着受伤，务要置他于死地。

徐子陵现在已是强弩之末，刚才他拼尽全力争取得抢攻的机会，可说用尽浑身解数，耗尽真元，更藉踏遍仓板寻得离仓秘道的位置，再不逃走，肯定尸横此地。

心神有了破绽的石之轩仍如此厉害，没破绽的他更令人不敢想象。

石之轩昂然盯紧徐子陵，点头道：“好！数十年来，除宁道奇和宋缺堪作我对手外，现在终多出个‘霸刀’岳山，你可安心去了。”

石之轩终于表示出钦佩他的豪气，不再贬低对手。

“咿呀”一声，仓门张开，安隆闪身而入，狞笑道：“石老大，我回来哩，岳老哥你好？”

徐子陵心叫安隆你来得正好，往后猛撞，砌叠达两丈多高的竹箩立即像雪球般塌倒下来，往石之轩和安隆滚去。尤鸟倦的尸身首先当灾，与竹箩滚作一团，场面混乱至极点，烛火熄灭，酒仓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里。竹箩在徐子陵蓄意而为下，不断塌倒滚掷，坛破酒溢的声音连串响起，酒香四溢。徐子陵长笑道：“请恕老夫不奉陪啦！”

破风声往大门疾去。

石之轩和安隆齐往拦截，等到发觉截到的只是徐子陵掷出的外袍时，已迟了一步。

地板破碎声响。

当安隆燃起火焰，徐子陵早震破地道，安然离开。

以石之轩之能，亦不敢贸然进地道。

第七章 路转峰回

寇仲、李靖、红拂女冒雪以快马抄山路捷径，弃马后展开提纵之术，在短短个许时辰内赶近百里路，来到黄河另一支流浸水的上游处，往北十多里就是长安以北另一大城径阳，此处则是径阳城外一个小渡头。

错非天策府眼线广布长安内外，李靖又不放过与池生春有关的任何行动，池生春肯定可把雷九指运走。

李靖作出判断，肯定池生春把雷九指运往径阳，是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这艘来往径阳和长安的客货船，是由长安一个小帮派浸水帮经营，别人不晓得这小帮派跟池生春的关系，但天策府却查出池生春不时在金钱上支持径水帮，助它扩展势力。

其次是监视池生春的哨眼见到可达志的两名得力手下，曾护送一辆马车到池生春在北里的华宅，马车离开时，留在雪地上的轨迹明显轻浅了。

第三个原因，是这艘开往径阳的运货船把启旋时间延迟近两刻钟，待池生春把一批报称是绢帛的货物送上船才开走，池生春的两名手下还随船押送。

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操作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在天策府全力追查火器下落之际，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出入池府的货物。

寇仲凝望径水下游，担心的道：“会否刚巧错过呢？”

红拂女对他出奇地亲切，柔声道：“不用担心，我们早飞鸽传书，通知径阳我方的人，只要船抵径阳，立即上船搜查。”

李靖冷静的道：“我们虽在船开航半个时辰才追来，不过走的是捷径，船又是逆水而行，怎会追不上，伯就怕他们耍花样，才来到这径阳和长安间唯一的渡头守候，防止他们在抵径阳前把雷先生卸下船。”

寇仲狠狠道：“赵德言真狡猾，懂得立即把人运走，幸好我心血来潮，没往齐王府，返去看见那宇条和外袍，否则到今晚才晓得，就糟糕透顶。”

红拂女道：“假若今趟成功把人救回来，稍后赵德言来找你谈判讲条件才有趣哩！”

寇仲愕然道：“我倒未想及这问题，嫂子真细心。”

红拂女得他赞赏，以微笑回报，道：“你在关切你的好朋友嘛？红拂却是旁观者清。”

李靖见两人关系首次有改善迹像，大感欣慰，乘机说道：“你嫂子不知多么关心你们，不时向我问起，只是我不敢说而已！”

红拂女微嗔道：“还好说，什么都瞒着人家。”

寇仲感受到红拂女温柔的一面，心生感叹，将来若要和这对兄嫂兵戎相见，会是什么一番滋味？以前他虽曾想过这问题，但却没有详加思虑。现在和李靖的关系和缓，兼且并肩作战，感觉自然深刻多了。

寇仲忽然喜道：“来哩！”

李靖和红拂女忙往下游瞧去，见到的仍只是一片漆黑和不断洒下的雪花。

寇仲低呼道：“听！”

蹄音从径阳的方向传来。

寇仲道：“我们且躲进渡头旁的树林去，来的必是接货的车辆，这一招真绝，若非李大哥知道此处有个渡头，只是派人在径阳守候，就会中敌人的狡计。”

变回雍秦的徐子陵，回到秘巢，等候他的是高占道。

寇仲在离城前，联络上他，再由他通知徐子陵。

徐子陵听得心儿直往下沉，像寇仲般立刻想到是香玉山在弄鬼。

高占道解释道：“寇爷说，若非香玉山与突厥鬼合作，赵德言怎能从他的宝刀推测出他的身份，所以他循这线索去追截雷爷，希望雷爷吉人天相，能与寇爷一起安全回来。”

徐子陵心中苦笑。

魔门三大巨头，可谓各有奇谋法宝，如非三方面都想以静制动，希望他们能起出宝藏，他们早吃不完兜着走。

祝玉研是通过涓涓控制他们；石之轩则学晓秘法，能在邪帝舍利出土时测知其所在，虽是玄之又玄，但魔门诡功异术层出不穷，谁都不敢否定有此奇法；赵德言最直接，索性掳人勒索，不愁他们不屈服。赵德言的手段肯定是香玉山设计的，只有他才清楚他们这方面的弱点。

目下他们可说是处于绝对的下风，无论如何计算，即使真的寻到宝藏，想携宝安全离去，实属妄想。

转向高占道问道：“你们的情况如何？”

高占道答：“大部分人撤离长安，现在除我、奉义、小杰和十多名最得力的兄弟外，城内再没其他人。徐爷放心，发生雷爷此事后，我们再重新部署，包保敌人寻不到我们。”

徐子陵苦笑道：“你到这里来等我，早暴露形迹。”

高占道道：“我曾想过这问题，所以奉义和小杰此时都伏在外面，监视任何可疑的人，若有发现，待徐爷回来便抓起几个还以颜色。”

徐子陵点头道：“除非他们晓得我们能把雷大哥抢回来，否则应不会有其他行动，唉！”，高占道安慰道：“徐爷不用忧心，寇爷有天策府的人帮手，应可救回雷爷。”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在这里呆等不是办法，我要去见一个人，你们千万要小心，一错不能再错。我会暗中送你们一程，以肯定没人跟蹑你们。”

客货船终于开到，船速渐缓，最后泊在渡头处。

在寇仲三人虎视眈眈下，两名大汉把一个长木箱找下船，送到马车厢内。

接应的四名壮汉，不待客货船开走，便和随船来的两人，一行六众，护着马车离开。

寇仲低声道：“全部要活口，绝不可让任何人脱身。”

李靖和红拂女点头表示明白。

三人退后出林，来到一道斜坡处，才往马车驶上的泥道扑去。

四野无人下，他们不用掩蔽行藏，务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把敌人收拾。

刹那间他们在铺满白雪的泥道飞驰，马车则在百步许外急奔。

随后的两骑听到破风之声，回头瞧来，其中一人竟大叫道：“扯呼！”

五骑立即四散落荒而逃，驾车的跃上一匹空马，还踹了拉车的马儿一脚重的，这才逸去。

寇仲等心叫不妙，此时虽明知马车上装的是假货，仍不得不先追上被马儿扯得东歪西斜，沿路疾走的马车，一任六人策马作鸟兽散。

寇仲首次怨恨自己没有杀死香玉山，只有他才可想出如此阴损的毒计。今次他是一败涂地，再难平反。

徐子陵抵达玉鹤庵，道出来意，片刻后在上趟的待客室见到仍是一身男装的师妃暄，看样子她该是刚从外回来。

徐子陵开门见山道：“小弟想请小姐把不死印法念一趟给我听。”

师妃暄用神注视他半晌，柔声道：“子陵是否受了内伤？”

徐子陵苦笑道：“我这岳山又和石之轩交手，小姐法眼无差，看得很准。”

师妃暄坦然道：“我是听出来的，不过瞧你的眼神，子陵显得心事重重，没有平日的澄明清澈，了无挂碍。”

徐子陵叹道：“雷大哥给赵德言和香玉山合谋掳走，寇仲刻下正全力进行拯救，我的心情会好到哪里去？”

师妃暄淡淡道：“此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徐子陵答道：“是在午后到黄昏的一段时间内。”

师妃暄盈盈起立，仍是那种淡雅如仙悠闲冷静的神态，轻轻道：“子陵请随妃暄一行，说不定妃暄可助你把雷先生救回来。”

开箱。

果然是一箱锦缎，货真价实，童受无欺。

除寇仲因戴着面具看不到神色，李靖和红拂女的脸色变得有多么难看就多么难看。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希望忽然变成绝望，那心理的转变过程，最是使人难受。

寇仲两手紧握箱边，沉声道：“池生春怎懂得耍这一招？”

红拂女惊讶的看寇仲一眼，想不到他被人摆弄得团团转后，仍这么冷静沉着地问出这大有深意的问题。

池生春这样大玩手段，太出入意外，除非他肯定寇仲会追寻到这条线索上，才能早作预谋。

李靖沉吟道：“他是想测试你和天策府的关系。”

寇仲点头道：“这或者是唯一的解释。因为赵德言和香玉山一直弄不清楚天策府和我们的关系，究竟是被我们骗倒还是秘密合作，他们必须找得答案。而忽然间天策府派人密切监视池生春，更惹起香玉山的警觉，所以使出这一招来，既可向我示威，亦摸清楚我们的关系，一石二鸟，真亏香玉山那臭小子想出来。”

若非红拂女在场，他早大骂粗话。

李靖叹道：“看来只好先回长安，一方面待赵德言来找你讲条件再随机应变，另一方面则尽人事瞧可否找到别的线索。”

红拂女插入道：“雷先生会否仍在船上。”

李靖道：“若在的话，我方恭候在径阳的人会有好消息传给我们，小仲认为如何？”

寇仲断然道：“我不宜离长安太久，我们立即赶回去，小陵可能会有他的想法。”

师妃暄领着徐子陵离城，在雪地全速飞驰。

由于今天是元旦正日，城门会延至亥时末才关闭，方便附近城乡的人出入。

徐子陵尚是首次和师妃暄并肩作战的去干一件事，有这玉人在旁衣袂飘飞的疾驰，天地是无尽的黑夜和茫茫大雪，别有一番滋味。

直到此刻，他仍未弄清楚师妃暄带他到那里去及她怎会认为可有把握救回雷九指，只隐隐想到该是师妃暄受他所托在追查火器的过程中，说不定误中副车，发觉怀疑与掳劫雷九指有关的事。

此亦颇合情理。

换过他是赵德言，拿到雷九指这种重要人物，首要之务就是设法从他口中，迫问出杨公宝库秘密。若把他运往外地。一来一回实费时失事。

要雷九指出卖寇仲和徐子陵，当然非是易事，主事的必须是用刑的高手，懂得从心理肉体两方面入手，摧毁雷九指的意志，才能成事。

两人攀山越林，赶了近大半个时辰路，来长安东南滋水西岸一个颇具规模的渔镇，犬吠声时有传来，还间有一阵阵爆竹声。

师妃暄在一座可俯视全镇的小丘顶止步，道：“今天妃暄依子陵之言，分别查探阴癸派和突厥方面的有关人等，于黄昏前看到天策府的杜淹，竟在市内登上可达志的马车，最奇怪的是稍后下车的竟是可达志而非杜淹，于是妃暄决定跟踪马车去向，看杜淹会到哪里去。”

徐子陵道：“驾车的是什么人？”

师妃暄道：“妃暄先不谈这个。可达志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他离开外宾馆后，显得小心翼翼，像怕给人跟踪的样子。到他抵达城南青龙里的一所普通民房，离开时弃马乘车，到近城门才把车转交给杜淹和他两名手下。我一直跟到这里来，目睹他们在途中改乘渔舟，鬼鬼祟祟的把一箱东西借夜色掩护，送到村南那所房子去。我虽感事有蹊跷，为了不打草惊蛇，故先返长安，正想去找你们商量，你便来了。”

徐子陵道：“希望他们仍未把雷先生运走。”

师妃暄微笑道：“我感到雷先生仍在屋内，不若进去看看，好证实妃暄的感觉是否灵光。”

徐子陵压下患得患失的紧张心情，笑道：“小姐请！”

三人原路返长安，途中寻得早先弃下的健马，冒雪飞驰。

像来时般他们仍是默默赶路，心情却有天渊之别。

寇仲此刻想的再非杨公宝库，而是香玉山这奸徒。

从在街上认识他那刻开始，他和徐子陵注定交上噩运。

此子城府至深，工于心计，骗人的本领更是到家，一个不防备，就为他所乘。

寇仲下定决心，只要有机会，定要把他一刀杀掉，再不会因素姐或小陵仲而心软。

以杨虚彦和白清儿的作风，肯定不会告诉香玉山他们曾暗地上船的事。所以香玉山该仍不知他们晓得他香公子身在长安，且参与倾覆大唐的阴谋。

他和徐子陵仍有抗争的本钱。

徐子陵和师妃暄分别由宅院东南方和西北方潜入，当他们在主宅积雪的瓦面会合时，已摸清对方的虚实。

这所宅院规模不大，前中后三进建筑物以两个天井连起，屋内只有四名大汉把守，看模样应是帮会人物，肯定没有杜淹和他的手下在其中。

师妃暄凑到徐子陵耳旁道：“雷先生应给收藏在地下秘室那种地方，所以听不到任何声息。妃暄去救人，子陵去揍人，如何？”

徐子陵心情转佳，听她说得趣怪，点头微笑道：“小姐想救人就得揍人。不若小姐给小弟在这把风，粗重的事由我一手包办好了。”

师妃暄白他一眼，微嗔道：“去吧！”

徐子陵把差点被她勾去的魂魄收回来，猛提一口真气，翻身跃落天井，想也不想的推门窜入前一进的大厅。

厅内两汉正在推牌九，赌得兴高采烈，以为来的是自己人，其中一汉头也不回的叫道：“老李你来看看，我这手牌多么棒。”

徐子陵笑道：“那定要让我开开眼界。”

两汉听出声音不妥，愕然瞧来，眼前一花，徐子陵迫至桌前，两人毫无招架之力的应指倒下。

在堕地前徐子陵把他们扶着，免得发出声音。

徐子陵大摇大摆的穿房越舍，刚要进入中进，一汉推门往前厅走来，与他照脸相迎。

那人算是反应敏捷，大骇下连忙拔刀，徐子陵右手探出，看似缓慢，但那人却像陷身到噩梦中，怎都没法避开，眼睁睁的给他一指点在眉心，昏死过去。

徐子陵把他安顿在门旁，跨过门槛，师妃暄悄然卓立小厅内，微笑道：“妃暄也可分担小部分粗重的工作，至于找寻秘室这类工巧精细的事，当然由你这鲁大师的高徒全权负责。”

徐子陵忽然感到与师妃暄的距离拉近了。不过只要想起她穿上尼服的样子，哪敢妄想。欣然道：“学机关土木的是寇仲，我只是个建筑欣赏者，既然小姐摆明要考较小弟，我这廖化只好充作先锋。”

负手往后进而去。

心情不由拉紧。

假若踏过全屋也找不到秘室，他该怎么办才好？

唉！

只好请师妃暄暂避往远处，再由他下辣手迫出口供。

他怎也没法将这类人世间的丑恶事和这仙子般的美女连在一起。

第八章 七针制神

雷九指被徐子陵从后进的地下密室救出，神识清醒，只是手足被粗牛筋绑在木制的型架上，头顶还插着七支银针给封闭了穴道，显是精通穴脉的高手所为。

见到徐子陵，雷九指当然喜出望外，欣悦若狂，却苦于有口难言，连脸肌亦难表达心情，只能猛眨眼睛，意似有所指。

徐子陵会意道：“你是否提醒我不要卤莽的拔下你头上的银针。”

雷九指眨一下眼睛。

徐子陵道：“你眨一下眼，表示同意，眨两下眼，就是不同意好哩！”

雷九指果然再眨一下眼。

徐子陵心中大为凜然，雷九指别的功夫不行，但因通晓医道，对穴位经脉特别有心得，明知徐子陵的长生气功能解开任何脉穴的封锁，仍警告他勿要轻举妄动，可知这七针下得极有学问。

不过他却毫不担心，皆因上面有天下佛门正宗的杰出传人师仙子，包医奇难杂症，不用他为此操心。

他忙把雷九指小心抱起，发觉他的身体僵硬如木石，连手脚都不能屈曲，颈项更蹬得直直的，使他首次感到事情确不寻常。

师妃暄在地道口石阶尽处接应他，神色凝重的道：“子陵先把那四人关在秘室内，我看过雷先生的情况，再跟你说。”

雷九指此时始晓得师妃暄仙驾光临，双目立即露出生气。显是对师妃暄解救他的信心，要比徐子陵大得多。

徐子陵把雷九指安放在内进一间卧房的床上，接着把四名大汉送入密室，就地取材以粗牛筋绑好。

这该是个在急就章下完成的刑室，除一个绑人的木制刑架外，其他刑具一应欠奉。

唯一优点就是即使有人惨嘶嚎叫，亦不虞声传户外。不过对既不能动弹的雷九指来说，这点却没有作用。

回到地面，关上密室的门盖后，徐子陵来到房中，雷九指仍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七根寸许长的细针分别刺在头顶天柱、承灵、络却、脑空、风池、完骨、头维七穴，针入盈寸，只露出银光闪闪的针尾，令人看得触目惊心。

师妃暄轻轻道：“子陵听过‘五极刑’吗？”

徐子陵茫然摇头。

师妃暄道：“五极刑是指天下间最厉害的五种毒刑，这‘七针制神’是其中之一，能令人不能言，不能寐，不能动弹，连肌肉也僵硬起来，偏偏神识清醒无比，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无论如何心志坚定的人，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亦要精神崩溃，为求一死，什么都肯屈服。幸好我们及早救回雷先生，否则受针三十六个时辰后，救回也变成一个废人。”

徐子陵听她口气，知她懂得破解之法，暗松一口气，皱眉道：“是谁施

这么恶毒的刑法。”

师妃暄道：“我是从本斋的《慈航剑典》看到先贤写下有关这五种刑法，才晓得此事。由于五极刑法与人体的奥秘有关，故施术者除懂得截脉点穴的功夫外，尚要通晓医道。这个人绝不简单。”

接着微微一笑道：“妃暄在解术时绝不可分心，子陵请为妃暄护法。”

徐子陵答应一声，离开时依师妃暄指示为她关上房门。

暗付敌人此招果然毒辣，否则即管他们救回雷九指，最终仍要屈服。

猛地提气纵身，升上屋顶，刚好见到一艘快艇，缓缓驶至，泊上宅外的小码头。

徐子陵功聚双目，凝神瞧去。

首先吸引他的是一把黄色的伞子，艇上除操舟的汉子外，另有三个人，其中一人打着伞子遮挡风雪，看不见脸目。看到面貌的两人赫然是“老朋友”康鞘利和“魔帅”赵德言。

他之能认出赵德言，是因那天在跃马桥大战晃公错，后者眼看堕进渠水，给他踢出鞋子相救，免去晃公错当众出乖露丑。

当日只是晃眼之缘，但已印象深刻。

徐子陵和魔门诸邪的交手过招，文比武比，可说经验丰富。总觉得魔门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无不带着某种难以形容，但又颇为瞩目的诡异邪秘的气质。

尤鸟倦那类穷凶极恶的不用说，即使英俊潇洒如侯希白，亦有几分邪诡气。

唯一例外的是石之轩，他可以是邪气迫人，但当他扮作无漏寺大德圣僧，则无论表里内外，均透出一种出尘脱俗的凛然正气，可骗倒任何人。

赵德言最令人一见难忘的不是他高挺顾瘦的身形，晶莹如玉的皮肤，又或带点苍白算得上好看的脸容，而是永远眯成一条缝，冷冰冰如刀刃的一对眼睛，赋予他冷酷无情，无论什么事都敢亡命去干，勇于冒险的性格。

徐子陵头皮发麻的瞧着快艇逐渐贴近码头，不明白为何在此等紧张关头，自己的脑袋会转动一些无关眼前痛痒的念头。

若师妃暄能抽身动手，纵使那打伞者是与赵德言同级的高手，徐子陵自问亦进可攻、退可守，顶多是逃之夭夭。

可是此际师妃暄正全力施功去解破雷九指中的极刑，雷九指又暂时等同废人，在这种情况下，怎招架得住对方。

凭他徐子陵，要应付赵德言已非常吃力，多一个康鞘利他是必败无疑，何况尚有打伞的神秘人。

徐子陵直觉感到打伞者就是向雷九指施展‘七针制神’极刑的人。

不能力敌，便须智取。

徐子陵从瓦面以最快的身法回到屋内，打开师妃暄与雷九指所在房间邻室的房门，把床上被铺翻开揭起，又掀起一片床板，然后一手抱绵被，一手拿床板，推门进入师妃暄的房间，把床板和绵被放在一角。

师妃暄盘膝坐在床上，秀眸紧闭，左掌按在雷九指额中，另一手捏着其中一针。

七针已去其五，尚余两根。

大雪仍不断飘下，碰上纸窗，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刚好把雷九指轻微的呼吸掩盖，不过以赵德言这种高手，在近处留心听下，必会发觉。

徐子陵是没有更佳办法下行险一搏，捉的是对方的心理。

敲门声从外院门传来。

徐子陵不由涌起悔意，自己早该想到像雷九指这么关键性的人质，赵德言必急于从他身上套取关于寇仲和徐子陵的任何重要情报，若能迫出宝藏所在，当然是最理想。

衣袂飘响，敌人发觉有异下，逾墙而入。

康鞘利的声音在外进响起道：“不妥！人到哪里去了？”

一把不温不火，阴柔悦耳的声音道：“先下密室瞧瞧，看人是否仍在那里。”

徐子陵分不清楚这声音是属于赵德言，还是那打伞的神秘人。但却肯定自己先前的推想有失误。

他本以为这囚禁雷九指的处所是池生春的地方，看守的人是池生春的手下，但听对方这么说，这该是康鞘利安排的地方，否则就该说“找找密室在哪里”。

果然三人的轻微足音移往中进，接着是密室入口盖子被揭开的声音。

康鞘利愤怒的道：“这里没有可能的……”说到最后声音变得沉哑难辨，显示康鞘利进入密室，声音受阻，徐子陵运足耳力，仍把握不到他的说话。

可以想象康鞘利此时立即救醒手下，追问事情发生的经过。

另一把声音在密室出口外冷静的道：“言帅可以放心，本人的‘七针制神’天下无人可解，他们把人救回去仍是要受制于我。”

徐子陵尚是首次听到这把声音，无从识辨是哪个神圣。

赵德言仍是不温不火地淡淡道：“寇仲这小子高明得出乎我意料之外。竟懂来个声东击西，暗里却把人救走。幸好我们早有预防的布置，不致全军尽墨。”

康鞘利的声音道：“四人都是被突袭下遭制服，有个连对方人影都看不到就给点倒，另两人看到的该是扮成雍秦的徐子陵。”

徐子陵放下心来，幸好对方不晓得师妃暄的存在。

往师妃暄瞧去，后者正好把第六根针从雷九指头顶的承灵穴拔出，俏脸抹过一阵艳红，令她呈现出从未示人的另一种美态，亦显出她真元损耗极巨，不宜立即与人动手。

危机尚未渡过。

赵德言道：“若那两个小子莽撞的把针拔出，弄得雷九指经血散乱而亡，岂非白费工夫。”

打伞者胸有成竹的道：“为防备这情况的出现，我在施术前警告过雷九指，他自会想方法示意他们不要这么做去害死他。”

徐子陵暗付难怪救回雷九指时，他会惊恐的乱眨眼睛。不过就算他没有表示，见到这么七根触目惊心，深插奇穴的银针，自己亦不会胡乱出手。

足音渐近。听到足音，知是康鞘利的手下。惊喝声从邻室响起。徐子陵的心直提至咽喉处，是吉是祸，就看这一刻。雷九指的呼吸声忽然转细，以徐子陵的距离，亦微仅可闻。师妃暄向他略点螭首，表示晓得正发生什么事。徐子陵对她能控制雷九指的呼吸轻重，大开眼界。

不片晌康鞘利在邻房道：“好小子！竟拆下床板把人抬走。”

赵德言哈哈笑道：“我赵德言很久没遇上这般高明的对手，看来明早我

要和寇仲碰个头见上一面，看看他尚有什么法宝？”

康鞘利道：“他们该是从陆路离开，扛着这么一个人，应走不得多远，我们说不定能把他们在路上截到。”

赵德言道：“他们仍是非常有用的棋子，我们必须对他们爱护有加，只要肯乖乖的献上宝物，我们还该助他们一把。现在立即撤退。”

徐子陵心叫谢天谢地，赵德言等全体迅速从水路原船离去。

师妃暄把最后一根针从雷九指头上拔下，稍坐片刻，长长呼出一口气道：“幸不辱命！”

雷九指身体回复柔软，沉沉睡去。

徐子陵大喜，把雷九指托上宽肩，道：“我们必须立即赶回去，否则寇仲不知就里下，可能会闹出别的乱子。”

师妃暄提议道：“不若把雷先生安顿在玉鹤庵，他至少要十天八天才能复原，妃暄可秘密安排将他送离关中。”

徐子陵心中叫妙，事实上他正为把雷九指送到何处而头痛，高占道能提供的地方绝非百分百安全。

徐子陵表示感激后，两人带着雷九指，迅速离开。

颓丧的寇仲和李靖夫妇马不停蹄地赶回长安，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早在必经处恭候，还备有马车。

长孙无忌盯着寇仲的络腮假脸，叹道：“虽明知是假的，仍不让无忌瞧出任何破绽，确实教人惊服。”

寇仲讶道：“你们为何对我们空手而回，丝毫不感奇怪，还有闲情注意其他事物。”

尉迟敬德微笑道：“因为雷先生被子陵兄救回来，刻下正在安全处休息。”

寇仲大喜过望，不大相信的怪叫道：“哈！竟有此事？”

李靖夫妇亦不相信耳朵听到的话。

长孙无忌道：“此处不宜说话，少帅请登车。”

寇仲愕然道：“到哪里去？”

尉迟敬德道：“秦王想和少帅见个面，子陵兄亦在那里。”

长孙无忌补充道：“莫神医这么无端端失踪多个时辰，秦王已着人通知沙家，说邀请得神医到秦王府作客，少帅到秦王府打个转，更可释人之疑。”

寇仲虽不想见李世民，可是在这情况下再无其他选择，只好甩蹬下马，改乘马车，在城门关上前重返险地长安，驱车直往皇宫内天策府去也。

天策府密室内，除李世民、寇仲、徐子陵外，参与者尚有杜如晦、李靖、红拂女、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

寇仲听罢徐子陵救回雷九指的曲折经过，苦思道：“这打伞的人究竟是谁？待雷老哥醒来后问他，或可水落石出。”

杜如晦摇头道：“此人既懂施展如此骇人听闻的刑术，才智武功之高，

当然不在话下。最使人忌惮的是他的谨慎小心，能预料到雷先生给救回的可能性。这样的人，绝不会让雷先生看到他的真面目，甚至声音也可能是假的。”

徐子陵道：“只要给我再听到他说话，立可辨认出来。”

众人点头同意，因那人和赵德言等交谈，并不知有人在旁偷听。

尉迟敬德双目杀气大盛，沉声道：“杜淹竟敢对秦王不忠不义，我要教他死无全尸。”

李世民从容不迫的道：“杜淹区区一个兵曹，天策府要点的事，都轮不到他与闻，而太子府却每每晓得我们的重要秘密，所以内奸该有更高层的人物，我们切忌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徐子陵道：“秦王这么和我们联在一起，会否怕敌人借此来打击秦王呢？”

李世民笑道：“现时的形势怪诞离奇，魔门诸邪为得到邪帝舍利，只会替我们千方百计的掩饰，反是少帅无端端到我这里盘桓整个晚上，难向太子砌词释疑。”

转向徐子陵道：“我们是平辈论交，子陵兄称我为世民兄比较顺耳。”

徐子陵苦笑回应，因他弄不清楚与李世民算是朋友还是敌人。

李世民又道：“就算有人告密我也不放在心上。今天父皇找我秘密说话，告诉我‘霸刀’岳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杨文干和杨虚彦在魔门各大势力支持下，正要为旧朝复辟，着我郑重以待，若能找到证据，更可先一步击垮杨文干，太子和齐王亦不能免罪。”

天策府诸将无不听得喜动颜色，知道李渊对建成、元吉的引狼入室、胡作妄为，动了真火。难怪李世民少去顾虑。

李靖道：“我们既知那批火器的下落，可循此线索，顺藤摸瓜来个人赃并获，教杨文干无可抵赖。”

红拂女道：“如能证明建成太子直接参与此事，将更是理想。”

李世民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没有答话，转向寇仲道：“少帅会否打消起出宝藏的念头呢？”

寇仲苦笑道：“现时好像非是讨论这问题的时候吧！”

这是寇仲再一次拒绝李世民的“和议”。

红拂女露出不悦之色，却给李靖打眼色阻止她说话。

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四眼杀机闪现。

反是李世民没什么介意的笑道：“在起出宝藏前，我们仍是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对吗？”

寇仲微笑道：“就算我们对阵沙场，底子里仍是朋友，在此谨祝世民兄荣登太子之位，把突厥鬼和魔门奸邪逐出长安。”

第九章 击掌立誓

寇仲和徐子陵坐马车离宫，前者怕御者听到他的说话，运功把声音束聚低声道：“如非魔门各怀鬼胎，杨文干就可从赵德言处知道你是徐子陵，莫一心是我，更会猜到火器的秘密可能被我们察破。比起来，石之轩在争夺邪帝舍利上，正处于最不利的位置。”

徐子陵叹道：“恰恰相反，他该是最有机会夺得邪帝舍利的人，为何你不问问我，有否干掉安隆。”

寇仲愕然道：“发生什么事？”

徐子陵凑到他耳旁道：“尤鸟倦横死当场，岳山苦战下侥幸逃生。”

遂把事情扼要说出。

寇仲咋舌道：“尤鸟倦是否吹牛皮，世间竟会有这么厉害的邪术，能于百里之内感应到邪帝舍利的存在。”

徐子陵道：“邪帝舍利本身正是诡秘莫名的东西，尤鸟倦骗我有什么好处，我们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寇仲头皮发麻，轻轻道：“照你估算，我们两个加起来能否击退石之轩。”

徐子陵微笑道：“为何忽然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只要我们联手合璧，我还想不到天地间有谁可独力收拾我们。问题是石之轩若采取偷袭暗算这一类手段，又或有胖子安隆或杨虚彦牵制着我们其中之一，另一个必完蛋大吉。”

寇仲道：“怎么想个方法，先干掉石之轩，那就天朗气清，无风无雨。”

徐子陵道：“根本没有方法，在与石之轩交手时，我创出‘有无’之法，忽有忽无，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令他难以借用转化和看破我的虚实才勉强似模似样的多挡得几招，不失岳山他老人家的威望。可是这始终非是破他‘不死印法’的良方。”

寇仲听得头大如斗，道：“什么有有无无，你在说什么？”

徐子陵道：“有机会过两招你就会明白，快到沙家哩！今晚如何行动？我要去见见占道等才安心，也须让他们晓得最新的形势。”

寇仲道：“我先回沙家打个转，丑时头我们在跃马桥底会合，那时你该和美人儿军师幽会缠绵完毕啦！”

徐子陵早忘掉沈落雁的约会，苦笑道：“真要去见她？”

寇仲道：“你应酬她也好，敷衍她也好，女人使起性子来比男人更狠。不过你得小心点，不要给李世勃那小子捉奸在床，证据确凿下，连我扬州双龙另外的这条龙都要蒙羞。”

徐子陵道：“亏你还有心情说笑，唉！不知如何，尤鸟倦虽死不足惜，但我总对他这么惨死仍感到歉疚。”

寇仲双目一黯，道：“谢显庭和他的心上人可能亦死于石之轩手上，我们和魔门诸邪是势不两立。所以我们定要争气，令武功更上层楼，否则只会任人鱼肉。”

马车停下，抵达抄家大门外。

寇仲事实上还有千言万语想向徐子陵倾吐，但碍于环境，只好拍拍他肩头，无奈下车。

马车载着徐子陵迅速远去。

寇仲收拾心情，回到沙府，沙福在大厅旁回廊处把他截着，神色古怪的道：“莫爷是否到秦王府去？”

寇仲帮作惊讶的道：“有什么问题？”

沙福忙道：“我当然没什么问题，老爷子却不太高兴，莫爷难道不晓得太子府和秦王府是死对头吗？”

寇仲耸肩道：“我从不关这类事。人家盛意拳拳，我难道要拒人于千里。

今晚有什么人找我。”

沙福道：“齐王府和太子府都派人来找莫爷，老爷子不敢让他们晓得你去见秦王，所以推说莫爷由于早一晚没睡过，所以提早上床休息。”

寇仲心中叫妙，道：“我真的很累，回房后切勿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沙福忙道：“莫爷请先去见老爷，他想和你说话。”

寇仲点头，若无其事的道：“也好！该是时候向老爷道别了。”

沙福失色道：“什么？”

寇仲搭着他肩头，朝沙天南居住的内院走去，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京城的生活不大适合我，何况我命中注定要在三十岁前四处奔波济世，来了此地这么久，好该走啦！”

沙福不解道：“三十岁前？莫爷今年贵庚？”

寇仲差点哑口无言，始记起这丑面具予人感觉的年龄，至少有三十四五，只好道：“我因闯南荡北，饱历风霜，样子才这么老，事实上我只有二十八岁，还要再劳碌两年，才能过得了关。”

沙福听到与性命有关，还有什么好说的。

想到要走，寇仲整个人轻松起来。因经过这些日子来的日夕相处，他对沙家上上下下已生出感情。

若能“公然撤走”，而不是被揭破身份致牵累抄家或老朋友常何，他会心安很多。

徐子陵见过高占道等人，告诉他们救回雷九指的太好消息，众人都深感欣慰，士气大振。

徐子陵道：“我们现时的形势仍是险阻重重，非常微妙。假若今晚我和少帅仍找不到宝库所在，明天我们将全体撤离长安。”

高占道、牛奉义和查杰三人听得你眼望我眼，难掩错愕失望之情。他们两年多前长途跋涉的从余杭远道来到长安，苦心经营，从一无所有挣扎奋斗到今天在长安的身份地位，其中的得失起落，确是一言难尽。忽然间发觉以前所有事都是白做的，感觉如何，可想而知。

徐子陵首次感受到寇仲的压力。

少帅之名，已轰传天下。在这乱世之中，谁不愿追随明主，一统天下，创立不朽之业，名传千古。

寇仲雄材大略，胸怀广阔，又有情有义，当然具备使人卖命追随的过人魅力。但说到底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打算，或被本身的情绪支配。

下面追随者的渴望和目标，亦会反过来支配统率他们的领袖。

像徐子陵此刻，就首趟希望可真的找得宝库，为的只是不想高占道三人失望。

查杰道：“两位爷儿定可寻得宝库。”

牛奉义道：“究竟有什么线索，徐爷可否说出来，我们毕竟在这里住了几年，说不走可帮少帅和徐爷参详，作出贡献。”

他还是第一次直接询问宝库的事。徐子陵知道若仍隐瞒不告，等若摆明对他们非是完全的信任。权衡轻重下，断然道：“线索就是‘跃马桥’三个字，初时我们还以为是在跃马桥底的河床上，现在却想到秘密可能与桥身

有关。”

高占道等本以为他两人是有宝库的秘图，可按图索骥的寻出宝库，听得真相如此，均愕然无语。

连徐子陵都对自己有些不解，这时他真希望能令三人相信他有多些把握线索，可找到宝库，以安抚他们。

想起在彭城的宣永、虚行之、陈长林、任媚媚、焦宏进及一众手下，寇仲就算寻宝失败，也很难说退便退，来个金盘洗手，而要顾及他们的安全与情绪。徐子陵从没较深入的去考虑寇仲这方面的处境，此刻却深深的体会着。

徐子陵还有什么话好说，此时只想尽快离开，比起面对三人，与沈落雁的约会忽然变成轻松许多的事。

寇仲回到房间，耳内仍萦绕着沙老爷子和老夫人挽留他的说话，与及五小姐沙芷菁的眼神。

去秦王府比起他的请辞，变得再微不足道。

他亦语重心长的提醒沙天南，切勿卷入任何政治斗争的漩涡，明哲保身之法是尽量保持中立，虽不易办到，却是最聪明的做法。

寇仲油然步进房内，美女正在他床上作海棠春睡。

他早猜到涓涓今晚不会放过他，毫不惊异的在床沿坐下，且毫无顾忌的在她高耸而充满弹性的臀部轻拍一下，道：“天亮哩！娘子快起来。”

涓涓一声娇吟，把娇躯转向另一边，喘息细细的轻吟道：“不要吵！快宽衣脱鞋来睡觉吧！”

寇仲讶道：“你不侍候我宽衣解带，难道要我为你宽衣解带吗？”

涓涓嗔道：“人家是第一次嘛，当然由你来侍候我。”

寇仲吹一下口哨，轻松的站起来，脱掉外袍，随手掷在椅上，笑道：“那为夫就不客气啦！千万不要待老子上床后，又推三搪四，累得我箭在弦上，欲发无靶！”

涓涓娇笑道：“慫多废话，够胆子的就上来吧！外强中干的小子。”

寇仲停止脱衣的行动，颓然道：“你爱说我什么都好！今晚来又有什么事？”

涓涓大获全胜，“噗嗤”一笑，又转身向着他，以手支颊，双目笑意盈盈的盯着他道：“谁这么好心，给你把刀子换掉？”

寇仲退到靠窗的太师椅，一屁股坐下，没好气的道：“可能是石之轩，可能是赵德言，甚至是宁道奇、李渊、李世民，教我怎样答你这问题。”

涓涓讶道：“看你的样子神态，你竟似知道是谁干的？”

寇仲暗付涓涓太熟悉自己的言行性格，只看他眉头眼额，轻易把他寇仲一览无遗，绝非好事。

皱眉道：“闲话休提。我已大概把握到你们布在沙家的奸细，涓大姐若不安排她自动消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纯是胡诌大气，为沙家尽点心力。事实上他既没法子更没时间查出沙家那个是阴癸派的人。

涓涓倏地坐直娇躯，黛眉含煞的道：“你自身难保，竟敢来管我们的

事。”

寇仲双目神光大盛，丝毫不让的与她对视，冷然道：“我只是好心才提醒你。至于涓涓大姐想怎样做，涓涓大姐有绝对自行决定的自由。”

涓涓回复一向笃定清冷的漠然神态，轻叹一口气道：“唉！你这人真是死到临头仍不知悔悟，究竟是谁把你的刀掉包？”

寇仲不敢开罪她太厉害，赔她叹道：“最有可能的当然是石之轩，涓涓大姐以为是谁？”

涓涓定神的凝视他片刻，道：“此事关系重大，为何你却像不太在乎的样子。”

寇仲苦笑道：“一个知道何争乎两个知道，你们间有点竞争，我和子陵就可变得矜贵些，对吗？”

涓涓深邃的秀眸精光闪闪，语调平静的道：“你根本没有和我们合作的诚意。”

寇仲随口反问道：“贵派有诚意吗？”

涓涓想不到寇仲敢这么顶撞她，微感愕然，秀眉轻蹙的道：“你今天受过什么刺激，是否要一拍两散？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在我们的立场来说，既得不到圣舍利，只好不择手段的把你们毁掉，胜过一无所得。”

寇仲现在敢十拿九稳的肯定涓涓不会在这形势下揭破他们行藏，理由非在邪帝舍利，更不是有怜才之意，而是怕节外生枝，破坏她们倾覆大唐的阴谋。

比起争天下霸权，邪帝舍利再非什么一回事。

找不到宝藏，魔门各系间的均衡将保持不变。

微微一笑道：“我想通哩！假若形势不妙，我就立即逃离长安，涓涓大姐该清楚我们别的不敢说，但逃命的本领却不在石之轩之下。只要宝库仍在那里，我们总有起出宝藏的一天。”

涓涓平静无波，轻描淡写的道：“你若一走之了，我会鸡犬不留的尽杀沙天南全家，不留一个活口。”

寇仲心中好笑，她若真有此打算，绝不敢宣之于口。

在江湖上除非是亡命之徒，谁都不愿于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因怕惹起公愤。即使阴癸派亦要考虑本身的利害，若惹出宁道奇或四大圣僧那级数的高手出头干预，祝玉研也要吃不完兜着走。

要干就秘密去干，事后不留半丝让人可根查的线索。

寇仲冷笑道：“那我和子陵就见一个阴癸派的人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看看有多少个可供应。”

涓涓双目杀气大盛，沉声道：“你是摆明要和我们对着干？”

寇仲哈哈笑道：“这只是你过度敏感，我仍是那几句话，你信我的，就不要看管囚犯的盯着我，取得圣舍利，我又肯定你不会过桥抽板，圣舍利自然会交到你手上。”

涓涓软化下来，叹道：“最怕是交到我们手上之前，早给石之轩抢走。”

寇仲道：“这个更容易解决，我们起出宝藏后，把圣舍利仍留在那里，由你涓涓大姐自行去领赏，不是皆大欢喜吗？”

涓涓摇头道：“现在城内探子处处，你们想把宝藏运离长安只是妄想，这样吧，我和你们一起进入宝库，取得圣舍利后我再不管你们的事。”

寇仲苦笑道：“你好像不明白现下是你信得过我们，我们却信不过你。圣舍利送给我们也没什么用处。好吧！一人退一步，我们把宝库内的东西搬到城内安全地点，再通知你去取宝。我们击掌立誓，保证彼此不会食言。但由此刻开始，你再不可像吊靴鬼般到晚上就跟在我身后，神出鬼没似的。”

涓涓柔声道：“你真的不用我们帮忙吗？若有师尊和我为你们押阵，纵使石之轩下手强夺，亦不用惧怕。”

寇仲道：“说得好。正因你们和石之轩同样可怕，我才想出这两全其美的折衷办法，假使我们违约，带着那么多东西能逃得多远？”

涓涓道：“我可以作主答应少帅的提议。唯一条件是你必须告诉我何日何时进入宝库，这要求不太过分吧！”

寇仲点头道：“很合情合理，可是我明天才能告诉你。”

涓涓盯着他的丑脸好半晌，俏脸忽然绽开一个甜美迷人的笑容，道：“涓儿忽然感觉到你以前并没有说谎，因为直至此时此刻，你寇少帅仍不晓得宝库在哪里，对吗？”

寇仲心中大为凛然，不是因涓涓看穿他的底牌，而是涓涓因何忽然得出这推论？

自己刚才的话该没有问题。所以涓涓定因晓得些连他都不知道有关宝库的事，所以他才会在无知下泄露玄机，被涓涓掌握到实况。否则就算要明天才告诉她，亦不代表他不知道宝库在哪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表面上当然不会显示心中的激荡，只莫测高深的报以一笑，油然道：“你倒看得通透，因为实情确是如此。好啦！我今晚还有得忙的，是战是和，一掌可决。”

涓涓含笑竖起晶莹洁白的玉掌，情深款款的道：“涓儿就和你寇仲击掌为誓，违诺者会噩运临身，不得好死。”

寇仲举掌印上去。

第十章 水落石出

大雪停下。

沈落雁驾小艇离开码头，载着徐子陵来到比跃马桥规模较小的飞云桥下，往南转两个河湾，就是跃马桥。

徐子陵有重历当日身处洛阳的感觉，眼前一切都好像早曾发生过，但又似是而非陌生。

沈落雁收起船桨，任由水流把艇子冲得轻轻撞往桥墩，曲起双膝，玉手环抱，下额枕在两膝间，明丽而带点沧桑的眼神，在刚从乌云后钻出来的新月斜映下，饶有兴趣的盯着徐子陵，却没有说话。

徐子陵给她看得不好意思，但心底仍承认沈落雁这姿势神态非常动人。微微一笑道：“沈军师今晚约我来这里，不知有何赐教。”

沈落雁轻松的耸肩头：“没有什么，只是想见见你吧！你今年多少岁？我该不会比你大多少，我猜只大你两三岁，你今年该是二十二或二十三，过了生日才算大一岁。”

徐子陵苦笑道：“沈小姐好像忘记为他人妇的身份，大家当朋友见个面没问题，但若似如今般三更半夜的在桥底一艘小艇上碰头，会惹起别人的误会。”

沈落雁轻笑道：“难道在福聚楼定张桌子在众目睽睽下见你就没有问题吗？”

徐子陵为之语塞。

沈落雁收起笑容，压低声音道：“我即将告诉你的事非常重要，你要小心听着。”

徐子陵心中大懔，微微点头。

沈落雁沉声道：“昨晚秦王深夜把世绩召去，回来后，世绩告诉我初二离开长安，原本的计划是我们随秦王参加终南山春狩的。”

不用她说下去，徐子陵猜到是什么一回事。

李世绩因为率领李密余部，可说是唐室唯一在关东拥有重兵的将领。不用劳师动众仍可轻易对寇仲的运宝团作出有效的拦截。在敌众我寡下，兼之又受财货宝物的牵累，任他和寇仲比“邪王”石之轩更厉害，都要徒呼奈何，任人鱼肉。

这一着最聪明处，是不会惹起李建成或李元吉方面的警觉。

沈落雁道：“我初时还以为秦王准备进攻洛阳，但世绩对此使命的内情竟半点都不肯泄漏我知道，使我更肯定他要对付的人是你们。”

徐子陵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刚才李世民还与他称兄道弟，骨子里却在布局对付他们。

不过他亦难责怪李世民，因他只在他们离开关中才发动，没有违背约定。只是心内总感到不大舒服。

徐子陵心不在焉的随口问道：“为何今早你不直接告知寇仲？”

沈落雁轻描淡写的道：“因为想徐子陵晓得沈落雁为了他的安危，可把亲夫出卖。”

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沈落雁坐直娇躯，掩嘴笑道：“只是骗你来玩玩吧！不要认真。无人敢说你和寇仲是蠢人，但我却清楚你们非常糊涂，有时更会钻进牛角尖。不知你们有否想过在运送宝藏方面玩什么花样呢？”

徐子陵一点便明，虎躯轻震。

自抵长安后，他们一直为寻找宝库所在而烦恼，既没空闲更欠心情去想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运宝和寻宝同样重要。如无周详计划，会进退失据，手足无措。

高占道等或有计划，但不外是如何把大批兵器宝物从水道偷偷运离开长安，却非什么巧妙花样，在现今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他们的方法绝对行不通。

以李世民的精明，肯定查出高占道等与他们的关系。沈落雁道：“兵家至道，不外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你们实力薄弱，既不可与人对撼，就只有用疑兵之计。以你徐子陵的聪明才智，不用人家教你怎么做吧？”

徐子陵衷心的道：“多谢指点！”沈落雁又道：“今早庞玉借故来向我们拜年，与世绩闭门在书斋商议整个时辰，你可知庞玉在天策府是担任什么任务的，正是我以前为密公负责的事。”

徐子陵记起早前在天策府独不见庞玉，原来他像沈落雁般专责情报、

查探、渗透一类的军事任务，若和李世绩配合，此处又是他的地头，兼之他和寇仲身份暴露，明暗互调下，他和寇仲的运宝队可能到被李世绩重重围困，始醒觉是什么一回事。

沈落雁露出凝重神色，低声道：“我还收到一个小道消息，你想听吗？”

徐子陵苦笑道：“已这么多坏消息，何碍再多一个。”

沈落雁道：“取得宝藏后，你是否会和寇仲分道扬镳？”

徐子陵心中一紧，无法再对沈落雁的所谓小道消息淡然处之，点头道：“究竟是什么事？”

沈落雁道：“宁道奇应师妃暄之请，当你们分开后务要把寇仲迫得退出这场天下的纷争。否则若让寇仲安然回到彭梁，即使他没有宝藏，天下的形势亦将会改写。在李世民的眼中，只寇仲可令他畏惧。”

徐子陵变得手足冰冷，暗付连师妃暄竟也在算计自己。虽说宁道奇要对付的是寇仲，但在他看来，与对付他实在没有分别。不论如何，寇仲是他比骨肉还亲的兄弟。

沈落雁虽看不到他的面色，仍可猜到面具掩盖下的俊脸必是非常难看。

徐子陵沉声道：“宁道奇会下辣手吗？”

沈落雁幽幽一叹，道：“为让李世民统一天下的目标实现，以慈航静斋和宁道奇为首的佛道两门，在必要时肯定会采取非常的手段。以寇仲今时今日的武功，谁有本领能生擒他？凭宁道奇的身份地位，又不屑与人联手对付寇仲，在那种情况下，寇仲的危况可想而知。否则秀宁公主也不用借我的口来警告你们。秀宁公主是希望寇仲悬崖勒马，放弃争天下的想法。因那想法看来已变成令他致命的妄想。”

徐子陵再没心情耽在这里，感激的道：“徐子陵不会忘记沈军师的浓情厚意，今晚你这么出来见我，不怕惹尊夫起疑吗？”

沈落雁垂下喙首，轻轻道：“应付这么小的事，我沈落雁总有点手段。你要走了吗？珍重！”

徐子陵告别后，离艇登岸。

忽然间他心中填满怨愤与议愤，下定决心若找得宝藏，怎都要助寇仲把货财运回彭梁，才会与寇仲分手。

这不但因寇仲是他的兄弟，更是因同情弱者备受欺凌下生出的怒气。

徐子陵来到跃马桥时，寇仲早把跃马桥彻底搜查一遍，仍是一无所获。凭他的眼力和比常人灵敏百倍的触觉和感觉，几敢肯定这道壮丽的石桥没有任何玄虚。

经过一场大雪的洗礼，长安再被厚厚一重新雪覆盖，虽仍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可是际此夜深时分，又在昨夜狂欢之后，这天下名城由灿烂归于平静。偶有爆竹之声从里巷深处传来，却远比不上除夕夜的盛况。

四周寂寥无人，严寒的天气，使巡城者也躲在岗哨关卡内去偷懒。

寇仲藏在桥下暗影里，摇头苦笑道：“完蛋啦！明天我就返乡下开食档，争天下再没我寇仲的份儿。”

这本是徐子陵最渴望听到的话。可是此刻真的听到由寇仲亲口说出，心中却涌起难言的滋味，就像在赌桌上一铺输掉手上所有筹码，并惨被其对

手投以幸灾落祸的目光。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到一边说话。”

寇仲道：“来吧！”

徐子陵随寇仲离开桥底，纵身跃上福聚楼高高在上的瓦背处。这是跃马桥一带的最高点，除非有人像他们般跃上来，否则不会给人发觉，是最安全的地方。

寇仲坐在屋脊，狠狠盯着斜下方横跨永安大渠，贯通两岸的宏伟石桥，双目异光烁闪，显然非常不服气。

徐子陵道：“这或者是你命不该绝，找到宝藏可能令你在劫难逃。”

寇仲愕然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徐子心内暗叹，没有把沈落雁的话说出来，目光落在桥上，道：“假若杨公宝库的作用，是在必要时提供杨素大批财物兵器，以供他保命造反之用，那这个宝库在开启后，必须可轻易方便的把兵器运上地面。”

寇仲点头道：“说得对！假如把宝库的东西送往地面都要三日三夜，杨素早给杨坚宰掉。”

徐子陵冷静地分析道：“兵器当然是给手下应用，所以出口必在可容纳大批兵员的宅院里，若出口在水安渠底又或朱雀大街，只会是个笑话。”

寇仲双目闪亮起来，目光越过重重铺上白雪的瓦面，落在独孤阀寄居长安的西寄园，再点头道：“这么可容数千人的院落并不多，跃马桥附近虽多豪宅，却以西寄园占地最广，有最好的藏兵条件，它比无漏寺还大上少许。”

徐子陵深思道：“无漏寺显然非是设置出口的好地方，除非寺内的和尚全是杨素的人，这当然是没有可能的。但为何鲁先生要兴建这么一座佛寺，有什么作用？”

寇仲一洗颜色，道：“我有个更大胆的想法，以鲁大师的聪明才智，若只这么设计一座地下宝库，作用只是收藏大批财宝兵器，实在不似他一贯的作风。所以他才会特别传我机关之学。坦白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我哪有兴趣去钻研这类东西，他是要迫我去学习，免得他的绝学失传。所以进入宝库之法，必与机关之学有关系。”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所谓大胆的想法，竟是如此。”

寇仲摇头道：“这只是序言，我想说的：杨公宝库可能是一座地下堡垒，进可攻退可守，我敢肯定必有多个出入口，在机关启动前，所有出入口都封闭，所以任李家的人把长安翻转，仍摸不到宝库的影子。开关处就在跃马桥，否则娘临终前就不会点明是跃马桥哩。”

两人目光同时落在石桥中间的六根望柱去，只有这六根望柱，顶部给雕成六个俯探桥外的石龙头，画龙点睛般为石桥平添无限生气。

两人交换个眼神，同时看到对方内心的想法。

是龙是蛇，就要看这六个龙头。

徐子陵一震道：“我想到鲁先生为何要起一座无漏寺啦！”

寇仲道：“定是作通气用的，必要时杨素可和手下到地库避难，再从另外秘道逃走。

我的娘，这里离城墙只数百丈远，其中一条地道出口说不定会在城外。”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凝望六根龙头望柱，道：“怎么样？要不要试试看？”

寇仲苦笑道：“我很害怕。”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害怕？你是否在说笑。”

寇仲叹道：“我真的很害怕。既怕龙头纹风不动，又怕龙头机关发动时，长安的地底发出辄辄与轰隆轰隆的异响，令全城的人都晓得我找到杨公宝库。”

徐子陵差点捧腹狂笑，喘着气道：“亏你还有心情说笑，要不要由我代你这机关学小学徒去检验？”

寇仲露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道：“刚才我检查时，发现六根龙头望柱的结构与其他望柱有异，非是整根连着的，而是把圆柱嵌进中空的方柱内去。我当时已起疑，只没想到与机关有关，才疏忽过去。记得鲁大师在飞马牧场的密室吗？机关发动后，整座密室竟沉往地底。”

徐子陵再吸一口气，笑道：“兄弟来吧！看看是买大开大，还是买大开小。”

两人像儿时有重要行动前肩头先互碰一下，这才翻下屋顶，借夜色的掩护往跃马桥掠去。

登上石桥，来到六根龙头望柱间，两人你眼望我眼，终由寇仲两手摸上其中一根龙头望柱。

一团乌云刚好从东南方飘至，把仅有的一点微弱月色掩盖。

报更的浙声从远处传来。

寇仲压低声音道：“在鲁大师的机关学中，启动机关共有十多种‘钮法’，最高明的钮法是启动前和启动后看来没有半点分别，希望这六个龙头是这一种，否则六个龙头各望一方就糟糕透顶。”

徐子陵笑道：“你不知这世上有尊师重道这回事吗？小心鲁先生不保佑你。”

寇仲微一用力，石龙纹风不动，再反复用力，左扭右转，龙头仍没有反应。

徐子陵并不失望，低声道：“这才合理。否则机关早给多手的人发现，鲁先生亦不用传你机关绝学，快动脑筋。”

寇仲道：“我舍不得放开手，你可否到桥底看看，钮有钮锁，理该在桥底下面非桥面。”

徐子陵皱眉道：“我又没学过土木机关，怎懂开锁？”

寇仲苦笑道：“我比你好不了多少，否则刚才就该发觉有锁。你今天运气比我好得多，小弟再受不起失败的打击。”

一队巡兵从西市的方向操过来，两人忙翻下桥栏，以内功吸附在桥底下。

十二名巡兵，阔步登桥，忽然停下。

其中一人道：“这场大雪下得把人和鸟儿都冷得躲起来，否则今晚仍会很热闹。”

其他人笑的骂的，议论纷纷，又说起昨晚宫内的盛典，显然尚沉浸在昨夜的高涨情绪中。

桥底的两人正目不转睛地瞧着望柱底部，功聚双目下，隐见一圈淡淡的圆柱与桥身的接痕，若不是有目标的查察，必会当是石纹忽略过去。

巡兵在他们热切期待下，终于离开。

寇仲兴奋的道：“我的娘。打到啦！你来动手。”

徐子陵腾出右手，运转玄功，以拇指顶着圈痕的中心，用力上顶。

“咋嚟”一声，圆柱往上陷入，变成一个深若两寸的凹位。

寇仲剧震道：“成功啦！”

徐子陵道：“这种钮锁不用懂机关学也能开，该还有五个锁。”

他话尚未完，寇仲满桥底游动，以最快的速度寻到其他五个钮锁，照本宣科的启动。

两人重回桥上。

寇仲再捧着一个龙头，口中念念有词的试着力，忽然龙头给他拔起近两寸。

徐子陵大喜道：“成功了！”寇仲紧张的道：“还未成，究竟该向左转还是右扭？”

徐子陵一呆道：“你问我，我去问谁，不会有分别吧？”

寇仲道：“怎会没有分别，扭错了，说不定整座桥塌下去，我们都变成落水狗。”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左扭吧！”

寇仲往左一扭，龙柱纹风不动。

寇仲大喜道：“今次真的成啦！”

往右运力，龙柱乖乖的转了一个圈，到寇仲放手时，龙柱座落原位，果然与先前丝毫无异。

寇仲大口喘气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句话，恐怕天地间只徐子陵一人明白他真正的含意。

第十一章 曙光初现

徐子陵道：“有什么感觉？”

寇仲回味的道：“龙柱该是连接着钢索轴轮一类的东西，你该感到扭动和震荡。”

徐子陵环目四顾，难以相信的道：“假若这六个龙头确可开启远在百丈以外某幢建筑物内的秘道，这不但是巧夺天功，更绝对骇人听闻，鲁先生的本领真有鬼神莫测之机。”

寇仲艰难地吸一口气，道：“当我把其他五根龙柱都似先前般扭动一趟时，说不定西寄园内会现出一条秘密的入口，那岂非白白送个大礼给独孤峰。”

徐子陵道：“若事实如此，那将注定你寇少帅大走霉运。不过照我看以鲁先生的行事作风，这种情况理该不会出现。传言中和氏壁和杨公宝库，二者得一者可得天下，应有其中的道理。和氏壁不用说，因为是秦始皇嬴政沿用下来的国玺，杨公宝库事实上是可用来推翻隋朝的地下基地，得天下虽夸大点，其能起的作用却离此不远。”

寇仲点头同意。

和氏壁是国玺，乃皇权的象征，兼以它“无价”的身价，其来历又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谁敢怀疑只有真命天子才配得到它。

杨公宝库能令人得天下本来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只要想到杨素建造宝

库的时势环境，天下是杨家的天下，长安是杨氏天下的京城，如有猛将精兵取出地下宝库的兵器，猝然发难，确有机会攻入皇宫，杀掉当时的隋帝杨坚。杨公宝库被传为得天下的关键，极可能与此有关。

一理通百理明，正因想通此点，寇仲和徐子陵始能在只晓得“跃马桥”三字真言的情况下，勘破杨公宝库开启的方法，寇仲猛一咬牙，故技重施于其余五个龙头，到最后一个时，重重吁出一口气道：“我很紧张，可否给点鼓励？”

徐子陵道：“李世民已委派李世绩，准备全力拦截你的运宝奇兵。”

寇仲失声道：“什么？这算什么劳什子的鼓励？”

见徐子陵若无其事的瞧着他，只好叹道：“这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鼓励。现在连我都相信李世民有资格当皇帝，若不够阴险狠辣，做不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倒不若回家哄孩儿安寝。”

徐子陵道：“若还不够，尚有奉赠。师纪喧请出宁道奇，务要令你永远回不了彭城。”

这激励显然更具威力，寇仲剧震道：“是否师妃暄亲口告诉你呢？”

徐子陵叹道：“我倒希望她亲口对我说，可惜事实却非如此，她的公私分明，令人心冷。”

寇仲双目射出坚决和充满强大自信的、神光，缓缓托起龙头，沉声一字一字的缓缓道：“消息从何而来？”

徐子陵望往石桥下的流水，轻轻道：“是你的初恋情人借沈落雁之口警告你，希望少帅能临崖勒马，免至悔之莫及。”

寇仲摇头哑笑，以行动作出答话，缓缓转动龙头。

“咔嚓”龙头座回原位。

整座桥忽然轻轻颤动起来，好半晌才静止，若非两人全神贯注，即以他们的敏锐，亦可能会忽略过去。

寇仲探头往桥下看，道：“震荡该是从河床下传上来。”

话犹未已，桥底河面处现出奇异的波纹，显示河床生出异样的变化，还有气泡冒出，卜卜作响。

徐子陵大惑不解道：“没可能的，我们曾查遍河底，若有入口，怎会错过？”

寇仲大喜道：“没可能的事已是眼前铁般的事实。我们决去看看，你难道对邪帝舍利没半点好奇心吗？”

徐子陵细察流水，像有水流注入地底空间的情况，摇头道：“若开启秘道后，渠水会大量涌入库内，把宝库淹没。那鲁先生将是天下第一大笨蛋。”

寇仲早脱掉衣服，露出内里的水靠，笑道：“有道理，回来我会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寇仲爬返渠岸，来到躲在桥脚下暗黑里的徐子陵旁坐下，竖起拇指道：“陵少真棒，比我这机关学的小师傅看得更准。河床下竟现出呈方状的十多个圆孔，水就是流进那里去，到水注满下方的空间后，圆孔又给封闭，巧妙到教你不敢相信。鲁大师肯定是利用水力，启动某处的机关，把秘道开启。”

徐子陵道：“所以我们只是成功了一半，要找到秘道真正的入口，才有机会进去探险。唉！我真担心你机关学不够水平，若累得小弟困在地底，还要打墙敲壁唤人来救，会是自有历史以来最荒谬的笑话。”

寇仲显是心情大佳，笑道：“吉人自有天相。就算我像鲁大师般学究天

人，还要看老天爷的心情。唉！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不若到西寄园摸摸看。小弟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暂时为尤恶婆止了她的哮喘。”

徐子陵道：“欲速则不达，现在你唯一应做的事，就是返沙府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扮神医去侍候尤婆子。”

寇仲无奈道：“那你到哪里去？秘窝再不成其秘窝，那你岂非无家可归？”

徐子陵道：“我会到高占道处，安抚他们的心，更预防他们成为敌人的目标。”

寇仲依依不舍的狠狠盯了桥底的渠面几眼后，道：“明天我会找到秘道的真正入口，晚上则带酒到宝库内和你痛饮祝捷。”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心忖祝捷实言之过早，因为烦恼才刚正开始。

寇仲晨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到独孤阀的西寄园，连忙爬起床，梳洗更衣，正要趁沙天南等尚未起来偷偷溜出沙府，却给五小姐芷菁在外院广场截着。她在几名护院侍候下试骑一匹非常神骏的灰马儿，却不见陈来满和毛世昌两大护院头子，可能是陪同二少沙成功去查收火器。沙芷菁见到寇仲，欣然叫道：“莫先生，我这匹马如何？”

寇仲首次见她换上武士服，虽仍英气不足，但妩媚有余，明艳照人，冲口而出的道：“马好人更好。”

见到沙芷菁闻言后俏脸泛红，才记起自己丑神医的身份，暗骂糊涂。

沙芷菁似模似样的在护院拉定马头下，甩蹬下马，含羞来到他身前，狠狠白他一眼道：“原来莫先生除医道高明外，还精于调侃人家。莫先生即将远行，长安会有很多人非常失望。”

寇仲避过她的目光，望往经过一天绵密大雪后的晴空，道：“迟则一年，快则半载，我会回长安探望老爷和小姐。”

沙芷菁微嗔道：“刚过年就走，不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吗？芷菁尚未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道上的问题，人家是你的小徒儿嘛。”

最后一句充满撒娇的味儿，尚是首次出现在沙芷菁口上。

寇仲倒没怀疑沙芷菁像独孤凤看上他这丑神医，岔开道：“这匹马儿棒极了，哪里来的？”

沙芷菁轻移玉步，来到马旁，爱怜地伸出纤手抚摸马头，构成一幅动人的骏马美女图。甜甜一笑道：“这突厥马，我给它改了个名字叫‘小飞’，是可大哥送的。”

寇仲失声道：“什么？”

沙芷菁愕然道：“有问题吗？”

寇仲差点捧头叫痛，暗忖难道可达志垂涎沙芷菁的美色？再想到二少爷沙成功会不惜一切，不择手段的破坏可达志对沙芷菁的任何野心，才稍感安心。口上道：“没有问题，只是想不到五小姐认识可达志而已。”

沙芷菁道：“是董贵妃介绍我们认识的，可大哥英雄了得，刀法厉害，来中原前早打遍突厥无对手。”

寇仲心忖这些不准确的情报定是董淑妮为可达志向沙芷菁吹嘘，否则无论可达志如何狂妄，也不敢说自己胜过名列天下三大宗师的“武尊”毕玄。

董淑妮对沙芷菁有什么居心？

他自顾不暇，既没时间更没闲心去理这种“闲事”，但不理又心内不安，矛盾非常。

这种上等战马，价比千金，这个显是重礼。

大少爷沙成就此时从宅内追出来道：“莫先生要出门吗？”

寇仲见到沙家上下人人对自己的离去这么紧张，心中不无感触，点头道：“我要去替独孤老夫人治喘症，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沙芷菁喜道：“我尚未向老夫人拜年，芷菁和先生一道去吧！”

寇仲再暗叫头痛，幸好沙成就出言道：“芷菁忘了今天要陪娘亲到东大寺上香还神吗？”

沙芷菁嘟长嘴儿，向寇仲歉然道：“芷菁不能陪先生去啦！”

寇仲心中叫好，以路程不远婉拒沙成就提供马车的建议，步出沙家的大门。

街上仍是过年的气氛，鞭爆不绝。

蹄声从后传来。

寇仲不用回头看也猜到是什么人，果然在数名突厥骑士簇拥下，可达志来到他旁，微笑道：“祝莫先生万事如意，一年好过一年。”

寇仲别头仰望正高踞马上，傍着他策骑缓行的突厥年青高手，装出苦笑：“可兄你好，不过小弟的情况却是乏善足陈，可兄有什么好的赐教。”

可达志见他的神情，肯定雷九指仍受困于‘七针制神’的极刑，好整以暇的道：“神医的苦况只是暂时的事，我们突厥人有句话，就是风雪后的草长得特别壮，先生可有时间随达志去见一个人？”

寇仲忽然皱起眉头，故作不解的道：“你们突厥有否‘助人为乐’这类谚语，白白培养出一个魔门的超级高手，于你们有何好处？”

可达志从容一笑道：“我最欣赏像先生般坦白的人，先生可以放心，我们自有分寸。”

寇仲耸肩道：“我算尽过提醒朋友的责任，可兄请领路。”

可达志一声令下，让出匹空马来，供寇仲代步。

众骑掉转马头，朝外宾馆的方向缓步驰去。

寇仲与可达志并骑而行，笑道：“若有人问起小弟，为何会与可兄一道往外宾馆去，小弟该怎样回答？”

可达志哈哈笑道：“说起这方面的本领，可某人实是望尘莫及。但为了口径一致，先生当然是说到外宾馆，为一个叫颜撤德的人治病，他昨天才病倒，此事太子殿下亦有耳闻。”

寇仲暗叫厉害，赵德言心思的细密，绝不能低估。

自己就是大事聪明，小处糊涂，故有宝刀露底的破绽。

可达志往他瞧来，道：“先生仍未谢我？”

寇仲愕然道：“可兄弟做过什么有益小弟的事？”

可达志油然道：“昨天若非可某人领头，先生可能永远离不开波斯圣庙！”

寇仲心想你要认第一我认第二又如何，谁高谁低，将来总要见个真章。微笑道：“可兄承让，小弟当然感激，不过小弟惯了把对人的感激藏在心内，引致可兄误会。”

可达志弄不清楚寇仲是真的感激还是在嘲弄他，没有再说下去。

寇仲奇兵突出的道：“可兄是否每遇到漂亮的女孩子都爱送赠贵国的名驹？”

可达志微一错愕，双目精芒闪闪的朝他瞧来沉声道：“可某人有话奉赠先生，就是‘闲事莫理’，勿说可某人没有预作声明。”

寇仲哑然失笑道：“可兄好像尚未弄清楚我是什么人，最后一句话，可兄能否在此事上给小弟一点薄面。”

可达志望往马头前方，目光落在长街尽处，里门在望，默然片晌，摇头道：“先生不是也不清楚我可达志是什么样人吗？可达志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会因旁人的干涉受到左右。”

两人目光交击，均看出对方眼内一闪即逝的浓重杀机。

徐子陵来到玉鹤庵，没有见到师妃暄，反松一口气。

自晓得师妃暄请宁道奇出手对付寇仲，要令他永远回不了彭梁，他的心就非常不舒服，虽明知师妃暄在这方面的立场从未改变过，他仍难以释然。还隐有被出卖的感觉。

寇仲若在沙场公开决战中被李世民击败杀死，他当然会为此失落伤情！但绝不会对李世民作出报复。寇仲自决定争天下做皇帝，就该想到这可能是其中一种结局。

可是师妃暄因掌握他两人的准确情报，借此方法布局对付寇仲，他感到很难谅解她。

此事已造成他和师妃暄间一道无可弥补的裂缝。

雷九指躺在一间静室洁净的床上，脸色苍白，精神尚算可以。

他坐到床沿旁，道：“雷大哥好点吗？”

雷九指苦笑道：“我是死过翻生。昨天的经验太可怕，世间竟有此等刑术，使你全身经脉亢奋，偏又不能动半个指头，只有眨眼的动作可勉强办到。坦白说，若非你们把我救回来，为求一死，说不走我真会屈服。”

徐子陵道：“是谁下手呢？”

雷九指摇头道：“那人施术时，把我双眼蒙着，什么都看不见。此人施针运力的方法都很高明，是第一流的高手。”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我们寻到宝藏的线索哩。”

雷九指大喜道：“真的？”

徐子陵扼要解释后，道：“虽仍未寻得入口，已非像以前般的茫无头绪。”

雷九指指示徐子陵把他扶起来坐好，沉吟道：“既由水力发动，可能和水有关，你们可特别留心水并那类地方。照我猜，进入宝库的过程会遇上危险的机关，非是人力能够抗拒。只有在到达宝库的机关室，才能开启其他的安全通道，我太清楚鲁师的性格。”

徐子陵点头道：“鲁先生最欢喜利用大自然的种种力量，这在他的建筑学可见端倪。”

雷大哥的提议非常有用。”

雷九指道：“师姑娘刚才来看过我，今次全赖她仗义出手，否则我会牵累你们。”

徐子陵心中暗叹，道：“我今趟来是要把你接走，然后立即将你送往安全地方，让雷大哥可以好好休息。”

雷九指愕然道：“不是由师姑娘送我出关外吗？”

徐子陵心中再叹，摇头道：“我们既有能力办到，何用劳烦外人。雷大哥复元后，我会来和你会合，共同努力把香家铲除，今次害你的罪魁祸首，正是香玉山。”

雷九指双目射出深刻的仇恨，然后无力的闭上眼睛，以微不可闻的声音道：“没有这个仇，我也不会放过香贵父子。你们小心点，我离开后，若感到力有未逮，就勿要勉强去做。告诉寇仲，以他的魄力干劲，雄材伟略，没有杨公宝库亦必能成事的。”

徐子陵望往窗外宁静的庭园，心想这正是师妃暄害怕会发生的事。尤其现在寇仲得‘天刀’宋缺全力支持，一老一少两个人加起来，天下谁不震惧。

忽然间，他体谅到师妃暄的无奈和矛盾。

第十二章 魔门邪帅

寇仲随可达志进入外宾馆，穿过大厅，沿路所见全是突厥人，随便找个也像打得两下子的模样，而对可达志则无不露出敬畏神色。

踏上通往内院的回廊，可达志的手下没再跟在身后，剩下他两人沿廊而行。

四周不见人踪，宁静异常。

可达志道：“少帅果然胆色过人，是否深信假若我们翻脸动手，仍有信心可突围而去？”

寇仲微笑道：“信心是必须的，灵不灵光却是另一回事。我只是判断出你们不会那末愚蠢，此刻动手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可达志哑然失笑道：“我们大可擒下少帅，少帅当知我们有种手段，可令任何硬汉屈服。”

寇仲道：“杀我或者尚可办到，想生擒我却是绝无可能。可兄是否要试试看。”

可达志双目厉芒骤现，旋又敛去，冷冷道：“可惜今天一切由言帅作主，否则可某人会先和少帅玩一场，必是非常痛快。”

寇仲心和手同时痒起来，兴致盎然的道：“可兄的提议真可把人逗死，不若由我主动向言帅提出，只要约定不伤对方性命，该是无碍大局。”

可达志尚是首次遇上对他的挑战跃跃欲试的人，反而犹豫起来，非是惧怕寇仲，而是自己知自己事，一旦动手硬撼，根本没有留手的可能。叹道：“今天实在不宜比武，否则少帅忽然失去一条臂子，如何向太子殿下解释？可某人的情况亦如是。”

寇仲亦知正事要紧，不横生枝节。事实他心底是打定主意，趁机取可达志的小命，以削弱赵德言一方的实力，更深一层的原因却是为沙芷菁。

以赵德言的为人，自不会因可达志丧命而不顾一切向他报复，至乎放

弃邪帝舍利。

可达志虽把寇仲视作劲敌，其实对寇仲并没有多大恶感，哪想得到寇仲会立心杀他。

寇仲暗叫可惜，总不能强迫可达志立即硬拼一场。

可达志往左转入一条穿过后园的碎石路，布满冰挂的树木间，隐见一座建筑物，背后是后院墙，环境清幽。

高挺颀瘦的赵德言负手卓立门外阶台上，像刀子般锋利的眼神透过眯成一线的眼缝朝寇仲瞧来，浑身散发着某种难以形容的霸气和邪气，令人见之心寒。

寇仲丝毫不让的迎上他的目光，嘴角露出一丝充满挑战意味的笑容，伸手揭掉面具，哈哈一笑，豪气干云的道：“算你了得。少说闲话，你赵德言若想得到圣舍利，就立即把施于我兄弟身上的邪术解去，否则一切休提。”

还在两丈外的赵德言竖起拇指赞道：“好！英雄出少年！本人虽阅人千万，但像寇少帅般如此忽如神龙、忽若猛虎般的人物，却是平生仅见。难怪少帅能纵横天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是我赵德言从不轻易信人，请问少帅有何提议，可令本人相信在救人后，少帅能谨守承诺，交出圣舍利。”

寇仲大步朝他迫过去，可达志则止步留在后方，没有跟来。

表面上，赵德言不见丝毫动作，但寇仲晓得他正全力戒备，气势在刹那间提升至颠峰，只是这种功力，已肯定在寇仲所遇过的其他邪道高手之上，达到况玉妍的级数。

寇仲自问难以在数步的时间下，把功力凝聚到最颠峰的状态。从而推之，赵德言纯以内功论，实在他寇仲之上。

杀气剧盛。

重重气劲，由赵德言身上，急波叠浪般向寇仲涌去。

寇仲候地止步，催发劲气，抵挡着赵德言惊人的压力。

这停步大有学问，若寇仲再越雷池半步，在气机牵引下，赵德言将被迫出手，寇仲刚好停在他警戒线外。

两人隔丈对峙，互不相让。

气氛立时拉紧，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后面旁观的可达志眼中射出炽热的神色，他抵达中原后，尚是首次遇上像寇仲这么霸气十足，锋芒毕露，处处抢在上风的超卓人物。

寇仲一对虎目射出凌厉的神光，渊亭狱峙的傲然挺立，从容道：“言帅在我兄弟雷九指身上下的手脚阴损毒辣，我怎知将来把人救回，还有什么后遗症。所以言帅若不先下手救人，一切休谈。凭我寇仲这两个字就是金漆招牌的保证。”

赵德言点头道：“寇少帅言之成理。不过事关重大，且少帅绝非那么甘心屈服的人，本人岂敢不防少帅一手。我赵德言虽不是什么善信男女，更从不屑仁义道德那套虚伪之说，却是个讲口齿的人。只要少帅后晚戌时前，把人和圣舍利同时送来，我可保证只要雷兄休息上个许月光景，将完全复原。”

寇仲心中暗喜，晓得自己的虚张声势，经已奏效，使赵德言深信不疑雷九指仍被“七针制神”所制。

蓦地退后。

赵德言一晃身子，邪恶的锐眼终于露出讶色。

要知两人气势对峙，互相牵制，要脱身谈何容易。

但寇仲在后退前，以闪电的高速向左右各闪一下，然后像鱼儿挣脱渔网般，脱身开去，显示了高明的身法和智慧。

寇仲敢十拿九稳的肯定香玉山正躲在屋内旁听他和赵德言的对答，为赵德言辨别他说话的真伪。

屋内该还有其他突厥好手如康鞘利者，假若香玉山判断得雷九指被解开“七针制神”的异术，自是通知赵德言，立即全军尽发，务要生擒寇仲。这当然是不得已下才为之的天下之策。

那是一种高手的直觉。

寇仲练的乃道家最玄奇的长生诀气功，虽比不上徐子陵敏锐的灵觉，但在全神贯注下，亦会生出感应。

从见到赵德言站在门外的一刻，他立即心生警兆，晓得有人在暗中监视他。

忽然升起一个胆大包天的想法，假设他破窗入屋，能否在其他人援手前，击杀香玉山？

赵德言见他默然不语，还以为他拿不定主意，正容道：“少帅担心我们会言而无信，是因不明白我们的真正立场。在我们东突厥来说，任何与李世民间作对的人，我们必会鼎力支持。”

寇仲心中好笑，暗骂赵德言当他寇仲是傻瓜，只凭他寇仲和突利可汗的关系，东突厥的颉利大汗已把他痛恨入骨。

颉利会支持刘武周，梁师都，甚至王世充和萧铣，却绝不会支持他寇仲。因为天下谁不知寇仲只会去支配人，绝不受人支配。颉利要的是听话的傀儡，以遂他进侵中原的阴谋。在中原的历史上，西北的外族对侵占中原的妄念从未间断，问题只在有否进侵的实力而已。

直到此刻他仍弄不清楚赵德言和香玉山的关系。假设香家全面投向东突厥，颉利立即可全盘掌握中原所有最新的变数发展，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得到的。

过往颉利只能把人安插在中原各大城市，得到的情报亦不会极机密，且大多只是道听途说回来的。可是香家打杨广时代开始，因明的是经营青楼、赌馆，暗的是贩卖妇女，爪牙遍布，所以其情报网的完备，敢夸天下无双。颉利若得香贵父子成其耳目爪牙，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故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他都必须把香家的势力彻底铲除。

寇仲开始有点明白香玉山为何会参与对付李世民的阴谋。

他瞧着赵德言的双目精芒转盛，一字一字的道：“我就信言帅一趟。假设言帅食言，我寇仲于此立下誓言，将会不借一切，不择手段的进行报复。”

赵德言双目杀机乍闪即收，显是强忍下怒火，阴恻恻笑道：“少帅放心。我赵德言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否则如何统军服众。”

可达志在后面提醒道：“少帅什么时候把人和圣舍利送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施法救人，千万不要迟过后天年初三戌时，否则大罗神仙都无能为力。”

寇仲冷哼一声，装出深深不忿的无奈样儿，转身欲去。

变成身在后方的赵德言扬声道：“少帅请安心离去，德言不送啦！井中月已物归原处，请少帅查收。”

寇仲心中暗叹，若非徐子陵有幸把雷九指救回来，又得师妃暄懂解刑之法，今回确是栽得到家，全无还手之力。

归根究底，问题出在香玉山这小子身上。他武功虽平平无奇，其阴险

狡猾却胜过奇功异技。可能是素姐在天之灵保佑他们，否则今趟一败涂地下仍不知是其实全败在香玉山手中。

他会把“雷九指”送来，届时香玉山必会像今次般在旁主事，那将是杀他的最好时机。

徐子陵亲自护送雷九指从水路秘密离城，沿途暗伏人手在两岸制高点，肯定没有人跟踪后，才弃舟登岸，计划赶半天路后，在黄河一条支道再登船，只要进入大河，就离成功不远。

现在长安各大势力人人各有所忙，他又得天策府暗里照拂，若非怕给突厥人和香家发觉，根本用不上这么多掩人耳目手法。

雷九指藏身在运货的骡车暗格内，连徐子陵亦自问看不出任何破绽，最妙的是御车的兄弟确是落地生根，在附近村落佐上近两年时光，还娶妻生子，且脱离了双龙帮，现在才被找出来帮手。

封上暗格前，雷九指道：“差点忘记告诉你，昨天虹夫人曾派手下来通知，取消赌局，说再有安排时才通知你。”

徐子陵道：“她理当如此，雷大哥不用再为我们的事费神，好好休息，异日我们再纵横赌馆，杀他香家一个落花流水。”

雷九指被安全载走，徐子陵与高占道、牛奉义、查杰等一众兄弟，重登渔舟，往长安驶回去。

高占道等自昨晚晓得杨公宝藏已有眉目，一洗颓唐之气，变成将士用命、情绪高张的神态。

徐子陵送走雷九指，心神舒泰，浏览两岸美景，说不出的悠然自得，河风拂来，冰寒得来令人精神大振。

高占道道：“徐爷眼下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他们三人自归降寇仲和徐子陵后，虽一直断断续续得到关于这两位年轻领袖的消息，知他们声势日盛，势不可挡，但终欠缺跟他们并肩作战的机会。

到今次两人潜入长安，视长安有如一个游戏的场所，已令他们心服口服。到雷九指忽然被掳，而两人则变戏法般立即把人救回来，那还不更敬他们若神明。现在杨公宝库又有着落，士气激振，愿效死力，自然不在话下徐子陵想起尤鸟倦惨死的情况，又想到金环真和未现踪影的周老叹，暗想自己若有双似侯希白描绘人像的妙手，把周老叹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来，便可让高占道等按图寻人，不让他潜藏龟缩。

沉声道：“暂时来说，你们该不会有危险，但极有可能已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包括天策府在内。所以你们只要能做到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忽然消失，等若帮了我们大忙，使我们无后顾之忧，立于不败之地。”

牛奉义低声道：“我们这几年在长安的时间是没有白费的，在我们现时藏身的地方，有一条长达十多丈的秘道，通到邻近宅院的后院，精采处是那个宅院的人家并不晓得此事。”

徐子陵皱眉道：“假若敌人趁你们不在，入屋查看，会否发现秘道？”

查杰道：“屋内一直有人留守，且秘道入口经过精心设计，不易发现。我们还有特别布置，只要有人曾把入口打开，将瞒不过我们。”

高占道道：“问题是这秘道我们只作逃生之用，借秘道遁离后必须立即离城，否则始终会被敌人缀上。”

徐子陵微笑道：“躲进杨公宝库又如何？”

高占道等鄂然以对，脸脸相觑。

徐子陵道：“我不是在说笑。杨公宝库是杨素在鲁妙子的帮忙下，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地下军事基地，在必要时可推翻隋文帝杨坚，进可攻退可守，有什么藏身之所，比那里更安全可靠。照我们猜估，宝库肯定有秘道可通往城外。”

高占道等首次领教到徐子陵判事的精明果断，均对他有另眼相看之感。

牛奉义猛喘两口气，用力一拍额头道：“这么简单便捷，更是妙绝绝伦的方法，为何我们偏想不到。还一直在为如何把财货运离长安而头痛。”

高占道道：“我们会依从徐爷的指使，看看该如何配合”。

徐子陵道：“少帅今天该可寻到宝库的真正入口，希望晚上有好消息带给你们，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全躲进宝库去，只要能瞒过敌人耳目，我们就可占尽上风，掌握主动。”

查杰问道：“徐爷打算怎样处置那邪帝舍利？”

徐子陵道：“这将交由少帅决定，他会作出最好的安排，务令魔门三大势力互相残杀，自顾不暇，没有闲情去理我们的事。”

高占道心悦诚服的道：“两位爷儿确是算无遗策，能为寇爷徐爷效命，是我们的福份。”

徐子陵苦笑道：“回到彭梁再说吧！”

那将是最艰苦的一段路程。

第十三章 巧布奇局

寇仲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首次出现在尤楚红的老脸上。忽然间深刻的皱纹像完全消失不见，这武功高绝的老婆子似寻回她失去已久的青春。

横看竖看，她只是个慈祥的老太婆。

纵然是敌非友，寇仲仍为能解除一位老人家被缠绕大半生顽疾所带来的苦楚而感到欣悦。

旁边的独孤峰和独孤凤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数十年来，他们请遍各地名医来治尤楚红，只有寇仲针到病除，至少没有再次发作。

寇仲连施五针，感到在这一刻他确是如假包换的神医，虽未能根除尤楚红的喘症，至少可大幅减少她病发的次数。

尤楚红感激的道：“莫神医是老身的救命恩人，这两晚我一睡至天明，是三十多年来从未试过的事。”

寇仲把雷九指教下的医理搬出来充撑场面道：“太夫人之顽疾，皆因练功出岔子，令肺、肾两经受损。医书有云：肺为五脏之华盖，肾为元气之根本；肺气不降，肾气不纳，顽痰随气上泛，形成咳喘之患。我现在施针对症，令肺肾相交，只要以后调养得宜，说不定终可完全复元。”

独孤峰大讶道：“很多大夫都探到是肺肾两经出问题，为何却总是束手

无策？”

寇仲暗骂自己多嘴，胡谗道：“由于太夫人是练功出问题，与内气有关，一般大夫怎懂得医治？寒家专讲以武医人，恰好可以应付。”

尤楚红点头道：“神医的内功是正宗的道家路子，精纯无比，不在凤儿之下。”

寇仲暗忖自己虽敛去一半功力，仍瞒不过她这个大行家。

独孤凤双目亮起来，道：“这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嘛。若莫先生向武学发展，必是一等一的高手。请问先生，婆婆该如何调养？”

寇仲等的正是这句话，正容道：“首先千万勿与人动手，更不能动气，除此之外，必须饮食正常，睡眠充足。嘿！水质最重要，会直接影响肾的功能。”

尤楚红双自精光一闪，狠狠道：“若能杀了那个贱人，我尤楚红便自此金盘洗手又如何？”

独孤峰忙道：“娘亲请勿为此伤神，交给我们去办吧！”

寇仲听得暗暗惊心，直觉感到那贱人指的是沈落雁，因为独孤霸命丧她手上，不由有点后悔将此事告诉尤楚红，但那时人在洛阳，兼与沈落雁斗得如火如荼，怎想得到现今的变化。

独孤凤也劝道：“婆婆自己身体要紧，定要听从先生的吩咐。”

尤楚红露出颓丧神色，叹了一口气，转向寇仲道：“莫神医勿要见怪，此是寒家恨事，我最恩怨分明，别人对我如何，我就如何回报。”

寇仲只好唯唯诺诺，心想定要设法警告沈落雁，叫她防备。

独孤峰道：“先生特别提及食用的水质，不知有甚么好的提议。无论是天下那一道名泉，我们也有办法把泉水运来长安。”

只是这几句话，就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独孤阀在各地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否则若名泉在王世充的领土内，他如何能定期取水运来长安。

寇仲正中下怀道：“未必须舍近求远，请问贵府内用的水来自何处？”

独孤凤哪想得到他别有居心，坦然答道：“西寄园内共有四口水井，分处东南西北四方，据说是与堪輿风水之术有关。其中以北井的水最甜美。”

寇仲压下心中狂喜，故作惊讶的道：“竟有四口水井之多，真奇怪！”

独孤峰笑道：“我们已视为平常，但奇怪是昨晚三口水井结冰，独北井没有结冰，还因下雪的关系，水位涨了近两尺。”

寇仲差点要抱起独孤峰亲一口，因为不用他去看已晓得是甚么一回事。

他和雷九指想法相同，宝库的入口既用水力开启，进入的地方当和水有关。

建成元吉曾遍查与杨素有关的宅院，这西寄园当然不能幸免，查不到的原因在于秘道尚未启动。

鲁妙子又最爱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水井下面当然是与地下河道相通，也是入口最佳的掩护。

寇仲道：“可否带小人去检验北井的水质，若没有问题，就不用劳师动众的远道取水。”

独孤凤喜孜孜的跳起来，欣然道：“让凤儿领路吧！”

寒暄一番，两人坐下，徐子陵道：“云国师满意与秦王的见面吗？”

云帅点头道：“李世民确是人中之龙，难怪颉利对他顾忌如此之深。起先我还以为他是爱空言仁义之辈，事实大出我意料之外，除少帅外，确没有甚么人够资格作他的对手。”

徐子陵讶道：“想不到国师对寇仲有这么高的评价。”

云帅傲然道：“像我们般身居高位者，第一件事就要学懂相人，没眼光的注定必败无疑。李世民就是个有眼光的人，只看他的手下，便知道他深明用人之道。”

徐子陵道：“这么说，军师是决定与秦王合作，并肩对付颉利。”

云帅道：“此事仍言之过早，我回去后，将如实向敝王禀报经过，一切仍须敝王决定。假若有一天统一天下的是寇仲而非李世民，我们仍有合作的机会。”

徐子陵微笑道：“将来的事，谁能未卜先知，不过眼前却有个合作的机会。”

云帅叹道：“不是我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纵使我们三人联手，恐怕仍杀不死石之轩。他的魔功已超越一般武学的常轨，不是以众欺寡就可把他收拾的。”

徐子陵淡然道：“赵德言又如何？”

云帅雄躯一震，双目精光骤盛，朝徐子陵瞧来。

寇仲回到沙家，给三夫人召去说话，再三挽留，希望他能在长安多住一段时间。

经寇仲费尽唇舌，又答应两年内会“云游”回来长安，才勉强获得脱身。

回房途中碰到沙福，见他脸色阴沉，又像非常忙碌的样子，奇道：“发生甚么事？”

沙福狠狠道：“二夫人有个婢子挟带私逃，偷了二夫人一批首饰，现在大姑爷发遣人手找她，我看她逃不了多远。”

寇仲醒悟过来，暗叫涓妖女厉害，这一招是对症下药，争取他的好感。他想起二夫人那个艳婢，不过名字却忘掉了。

心知肚明就算常何出马，亦截不回诈作挟带私逃的阴癸派内鬼，安慰沙福两句后，回房一看，果然涓涓正在房内恭候他的大驾。

涓涓若无其事的道：“少帅该满意了吧！我们遵照吩咐，把布在沙家的人撤走，以示合作的诚意，并保证以后不干犯沙家。”

寇仲坐下，苦笑道：“小弟非常感激。”

涓涓道：“外面的刀又变回井中月，少帅可否解释是甚么一回事？”

寇仲道：“是香玉山和赵德言弄的鬼，大姐可知他们是甚么关系？”

涓涓显然对他说实话非常欣赏。笑道：“香玉山已拜在赵德言门下，成为赵德言唯一的嫡传弟子，你们想杀他，恐怕不再像以前般容易。”

寇仲道：“我们在全无防备下，给这两个天杀的混蛋掳走雷九指，还下以甚么他娘的‘七针制神’极刑，现在人虽被我们救回来，但他仍不能言不能动，假若大姐你能告诉我们解刑之法，初三晚我们就可把圣舍利送到你的

玉手上。”

涓涓听得面色微变，不悦道：“你想不顾承诺，改去与虎谋皮，和赵德言交易吗？”

寇仲心忖赵德言这头老虎，并不见得比阴癸派那头老虎更易相与或是凶恶，无论和谁交易，都是与虎谋皮。

啊哈一笑道：“我寇仲怎甘心这么给赵德言牵着鼻子走，我和他及香小子是只有怨而没有恩，与大姐至少怨中仍带点交情。可是事非得已，假设大姐未能提供解刑之法，那大姐只好接受我们的安排，但保证只要令师肯出动，又有我和子陵相助，最后圣舍利仍会落在你们手里。”

涓涓面色数变，最后不知是否想到别的主意，道：“你们是否已查到进入宝库的入口？”

寇仲微笑道：“我敢对天立誓，确是如此，但大姐万勿跟踪我们，否则协议作废。”

涓涓甜甜一笑，道：“好吧！我这就回去向师尊请教，若有解刑之法，立即通知少帅，那一切难题均可迎刃而解。究竟是谁懂得这种失传已久的刑术呢？”

寇仲道：“我们比你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涓涓道：“赵德言在魔门中是有名轻诺寡信的人，小心提防他。少帅若没有急事，请勿离开沙家，我或者很快有好消息带回来哩！”

涓涓去后，寇仲伸个懒腰，整个人轻松起来。

他和徐子陵的计划既是妙想天开，更是切实可行，把黑白两道的顶尖人物全计算在内，并使他们互作鹬蚌相争，大大有利他们的取宝计划。若进入秘道前可顺手宰掉安隆，报石之轩杀尤鸟倦之恨，自然更为理想。

想起徐子陵，心中涌起浓烈的感激。

若非有徐子陵，他今趟到长安寻宝只会弄得一塌糊涂，难以收拾。

西寄园北井下会是甚么一番光景呢？

明天李渊将率领文武百官、儿子李世民、李元吉到终南山别宫进行一年一度的春狩，杨文干则会趁他们扎营鹿谷时发动突袭。

那边厮杀个如火如荼时，长安城内则是正邪争夺异宝“邪帝舍利”的惨烈战场。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宝库的东西将会秘密给运走，只要能送到彭梁，他寇仲就可展开争霸天下的大业。

子陵若能不离开，会更是理想。

只可惜现实总不能事事如人所愿。

常何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道“莫兄！”

徐子陵来到玉鹤庵，通传后见到师妃暄，后者神色平静，淡淡道：“刚把雷先生送走？”

徐子陵轻描淡写的道：“我们自己可以办到的事，怎敢有劳小姐。”

师妃暄在他旁隔几坐下，讶道：“子陵的口气为何忽然如此见外？”

徐子陵忍下问她今早到甚么地方去的冲动，道：“师小姐有没有方法，可在初三晚戌时前，请来四大圣僧又或了空大师呢？”

心中暗叹，想不到在形势所迫下，连师妃暄他亦不得不算计。不过这叫你做初一，小弟做十五，也没甚么可说的。

师妃暄娇躯微颤道：“你们终寻得宝库所在吗？”

徐子陵点头道：“确是如此，我们还要设局令祝玉妍、赵德言和石之轩为”邪帝舍利“你争我夺，正式决裂。师小姐若不想舍利最后落在任何一人手上，就必须为此出手。”

第一章 万事俱备

徐子陵在一所由高占道安排的普通民居与寇仲碰头，两人均非常小心，肯定没有人跟踪，仍施展种种惑敌的方法，这才悄悄入屋。

寇仲稍迟片刻，入厅时徐子陵挺立窗前，凝望大雪后的晴空。

鞭爆和小孩的欢笑声仍时有从里巷间传来，充满春节送旧迎新的气氛。

寇仲来到徐子陵身后，怕惊扰他地放轻声音道：“不是在想石青璇吧！她是否真的长得很标致，比之师妃暄如何？”

徐子陵叹一口气，缓缓道：“我谁都没有想，脑海里空白一片。”

寇仲道：“有时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为何有些人长得高大好看，一些人却完全不吸引人！”

徐子陵点头道：“人打出世就不公平，不但有美丑之分，更有智愚之别；像李世民本身得天独厚，更长于权贵之家，时运一到，就成为未来霸主的格局。若你仲少和他掉转身份，师妃暄支持的再非李世民，而是你仲少爷哩！”

寇仲道：“说得好！我寇仲正是不信邪。况且老天爷旨意难测，谁说定将来的结果。好啦！你那方面进展如何？”

徐子陵道：“一切依计划进行。”

寇仲大喜道：“云帅肯点头吗？”

徐子陵道：“若能杀死赵德言，将是他今趟到中原最出乎意外的大收获，何乐而不为。像云帅这种人，和他说什么都没用，只有动之以利害，才能把他打动。你试试说服他去对付石之轩看看，纵有血海深仇又如何？”

寇仲笑道：“陵少看得非常通透，师仙子又有什么反应。”

徐子陵道：“她感到我们很不妥当，不过照看似仍未猜得我们收到风，知悉她请出宁道奇来对付我们。”

寇仲道：“只是对付我小寇仲吧！她还舍不得对付她的子陵兄弟。”

徐子陵气道：“还要说这种无聊话。若有选择，我绝不会算计去对付她。”

寇仲道：“问题是她先算计我们。以师妃暄的立场，绝不容邪帝舍利落入魔门任何一方手上，皆因后果难测。坦白说，我也希望舍利给师妃暄或宁道奇抢走，否则我们亦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

徐子陵道：“听你的口气，该找到入口吧！”

寇仲欣然道：“幸不辱命，我敢写包单是西寄园的北井，昨晚不但水位忽然高涨，且此深达五丈，比其他水井要多深两丈，只此已惹人怀疑。”

徐子陵道：“什么时候进去？”

寇仲道：“那要看安隆运数如何？假设他黄昏前到澡堂去，我们就顺手

干掉他才入宝库。”

徐子陵道：“你不怕节外生枝吗？”

寇仲道：“这非是节外生枝，而是惑敌之计，我们不妨公然以本身的样相，在大庭广众击杀安隆。谁想得到接着我们立即进入宝库？”

徐子陵皱眉道：“你的计划似乎很牵强，况且你这莫神医忽然消失，不怕惹人起疑？”

寇仲叹道：“我是要为你出一口乌气，还点颜色给石之轩看，至于莫神医，你更不用担心，因为李渊想正式委任我为太医，所以我正应该留书出走，表明自己云游济世的志向。哈！”

徐子陵苦笑道：“假若你留书出走，而我们今晚出尽宝仍不能进入宝库，岂非弄巧反拙。”

寇仲正容道：“若进不了宝库，我们立即就走。小弟回彭梁后就把少帅军散伙，恭请李小子去接收。老天爷要这么待我，我寇仲尚有什么话好说的。”

寇仲回到沙府，沙福截着他道：“青青夫人那边派人传来口信，请你今天有空到她那里打个转。”

事实上除夕晚喜儿向他传过话，说青青想见他。不过这两天他确无法抽身。

思忖间，沙福又道：“听大姑爷说，皇上有意任命先生为太医，嘿！皇命难违，先生会否取消云游四海的计划？”

寇仲压低声音道：“你说小命紧要，还是皇命重要？”

沙福愕然无语。

寇仲拍拍他肩头，迳自回房。

跨过门槛前，他早有心理准备，好应付涓涓。以阴癸派一向的作风，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轻易听从他寇仲的安排。

照寇仲估计，不论是祝玉妍又或赵德言，其野心应不会止于只取得邪帝舍利，而是人和财物都不肯放过。不单要把宝库内的兵器财宝全部夺取，更要置他和徐子陵于死地。

他寇仲和徐子陵两人，已成为魔门最大的威胁。因为每一天他们都以超乎任何人理解的速度在武道上迈进，照此推断，很自然的终有一天，即使祝玉妍、石之轩之辈，亦要在他们手底下俯首称臣。试问魔门中人谁希望事情发展到这地步。

果然涓涓在内房床上玉体横陈的候他大驾，笑意殷殷的道：“祝师请你们把人交给她，她保证可解去‘七针制神’之术，你们大可以放心，不用再受赵德言威胁啦。”

寇仲好整以暇的在好对面坐下，微笑道：“涓大姐你是否在说笑？不如这样吧！你把令师请来，我和小陵在旁监察，如此天公地道，涓大姐意下如何？”

涓涓黛眉浅蹙，为难的道：“要解开此类控制神魂的异术，必须心无旁怠，不能有外人在场，更须有可信任的护法。你们既要师尊到你们指定的地点去，更要在旁监察，怎行得通？”

寇仲哂道：“我们千辛万苦把人救回来，你说会否蠢得就这么把人送出

去？另有折衷的办法，就是你们把解针之法告诉我们，由我们自行动手。勿忘记小弟既能冒充神医，对经络穴位怎都有两手吧！”

涓涓心平气和的道：“师尊必须看过雷先生的情况，始能下手解救。其中有很多玄妙处，实是说之不尽。假若就那么提供一个解法，把人医坏，徒然令我们间生出误会。”

寇仲坚决摇头道：“你们早有一趟不恪守承诺的前科，教我如何能在与人命攸关的事上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们。”

涓涓在床沿坐起娇躯，俏脸回复一贯恬静无波的笃定神态，并带着一种教人心寒的冷静，淡淡道：“你是要不信守誓约啦？”

熟悉她的寇仲知她动了真怒，会随时出手，一边提聚功力，边冷笑道：“我寇仲答应过的事，从来不会反悔。我和你立的誓约，只是把圣舍利交到你涓大姐手上。只要你肯依我的安排，我寇仲可担保把圣舍利送到你手中，至于你们能否保存圣舍利就要看你们的本事。”

涓涓一对美眸芒光闪闪，与他对视片刻，道：“你们可知自己正一步一步的踏进赵德言的陷阱去，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赵德言的作风，他不但不会救人，还要把你两个无知的小子杀掉，独吞圣舍利和宝库。”

寇仲摇头叹道：“说到底，你们仍是害怕赵德言。算我看走眼吧！好！为免你说我寇仲没有口齿，无论你参加或不参加我的计划，我也会把圣舍利交给你。”

涓涓面色缓和下来，幽幽叹道：“过度自信会把人害死的。赵德言是魔门出名难缠的人物，岂会任你们摆布。这样吧，我们手头上有个能以假乱真的黄晶石，就用它来掉包，让你们去向赵德言交易。那就算赵德言违诺，你们也不至让他占尽便宜，又可完成我们的誓约。”

寇仲心叫厉害，暗忖若让涓涓同进宝库，说不定她会拿此赝品把舍利掉包，以她的身手，而他们又没特别留意，确有机会办到。

沉吟道：“邪帝舍利乃魔门异宝，说不定你们魔门中人会对它有特别的感应，为策万全，我看必须以真舍利去作交易，然后另谋护宝和脱身良法。否则到时我们不但要设法突围，还要保着雷老哥，谁来可怜我们？此计万万不行。”

涓涓嗔道：“左不行，右也不行，你究竟在动甚么歪脑筋。”

寇仲俯前少许，肃容道：“我这计划既大胆又可行，灵感来自当年蔺相如携和氏璧见秦始皇嬴政，赵德言比之嬴政至少差一大截吧。只要舍利在我手上，赵德言必须乖乖救人，否则一拍两散，来个如假包换的玉石俱焚。只要大姐们在适当时机现身，取走舍利，那时我们全力抢人，你们则设法护宝，并把赵德言牵制，岂不两全其美。最理想当然是顺手把赵德言干掉，那要看老赵他的运数啦！”

涓涓皱眉道：“你倒想得天真，雷九指看来死定哩！”

寇仲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道：“未必！否则纵使真以舍利作交易，雷大哥亦要性命不保。一手交人，一手交货，清脆利落，涓大姐明白没有？”

涓涓轻轻一叹道：“你们准备何时与赵德言交易？”

寇仲毫不犹豫的道：“明晚戌时初布政坊的突厥外宾馆后院，我们此刻可再详论细节，约定种种暗号，使双方能配合得天衣无缝，皆大欢喜。”

涓涓道：“在对方的地方交易，是否聪明之举？现在主动权稳握在你们手上，换过另一个地方，对你们会有利无害。”

寇仲几可肯定阴癸派在别无他法下，只有在他们与赵德言作交易前下手强夺一途。

那时他们为要照顾雷九指，将完全处于捱揍的劣局，使得对方不但可轻易抢得舍利，还可顺手把他们干掉。

不论是祝玉妍、赵德言或石之轩，谁肯甘于只取得邪帝舍利，而坐看寇仲把大批兵器宝运离长安，最后更极有可能落入李阀手内。

他们为要跟踪寇仲和徐子陵，即使出动最顶尖的高手亦未必办得到；可是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监视高占道等人，却是绰有裕余。

魔门三大巨头正处于一种微妙的均衡状态下，表面看来赵德言似是最弱，其排名亦在祝玉妍和石之轩之下，但因有突厥人在背后撑他的腰，兼有康鞘利、可达志和大批突厥高手助阵，登时令魔门势力最强的阴癸派也不敢轻觑他们，而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今的形势下，连身为当今实力最强的霸主李渊亦不敢开罪突厥大汗，何况是祝玉妍和石之轩。

这一切全在寇仲算计之中，涓涓的反应当然亦在意料之内。

寇仲叹道：“明早李渊将率文武百官到终南山脚举行一年一度的春狩，长安城会由李建成全权负责，那时长安城将是长林军的天下，有甚么地方不是可达志所控制的地头。

所以照我看再不用节外生枝，就在外宾馆和老赵作交易；我敢断言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亦要给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

涓涓无可奈何的道：“好吧！你们要玩火，我们姑且奉陪，不过你勿要耍甚么花样，否则我们会不择手段的作出报复，凡与你们有关系的人，都会成为我们辣手对付的目标。”

徐子陵查看过秘道的出入口，回到厅内与高占道三人商议，道：“从水道把东西运走是最便捷的方法，但也最易令敌人有可寻之处，变成最危险的方法。”

高占道苦笑道：“我们计划时，还以为一切可在静悄悄下进行，怎想得到会如目下般搅得满城风雨，人人虎视眈眈。”

徐子陵道：“我们可以低估李元吉，甚或李建成，但绝不能低估天策府，其谋臣如杜如晦之辈，武功虽不行，却是才智高绝。李世民想也不想的一口答应在我们运宝离城后才动手，肯定是胸有成竹，不怕我们飞到那里去。”

牛奉义充满信心的道：“我们尚有陆路方面的应变计划，必要时可采迂回曲折的路，巧布疑阵，只要能越出唐室的势力范围，我们便能安返彭梁。”

徐子陵道：“假设我们的兄弟中，有人给敌人收买，结果会是如何呢？”

三人你眼望我眼。

高占道道：“这不太可能吧？我们兄弟大家曾同生共死，怎会有此种不义之徒。”

徐子陵道：“人心难测，兼之长期居于长安，目睹唐室如日方中的气象，思想改变并不出奇。”

查杰道：“天策府晓得我们同兴社和寇爷、徐爷的关系，只是这几天的事。而我们又迅速把人撤走，李世民就算想把人收买，亦来不及措办。”

牛奉义点头道：“我们已非常小心，留在长安的十五名兄弟，都是信赖

得过的。更关键处是行动时互相照应，没有人能有机会单独去见某方面的人。”

徐子陵正容道：“我或者只是多疑，仍留长安的兄弟该没有问题，撤往城外的兄弟却很难说，李世民最善收买人心，兼且对本地的帮会一向留意，懂得向谁入手，高官厚利引诱下，人心改变亦是常情，所以我们不能不防他一手，甚至可反过来利用这破绽。”

高占道道：“徐爷对此有甚么指示？”

徐子陵道：“到我们进入宝库，完全掌握要运送财货的数量规模，我们始可厘定运宝大计。但对分散城外的兄弟则必须先作出部署，趁敌人不曾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分配妥当。”

高占道三人听得糊涂起来。徐子陵刚说过怕有帮中兄弟给敌人收买，现在又说要先分配他们，岂非会早一步把秘密部署泄露给敌人晓得吗？

但在各人再深入思量，亦认同徐子陵的话非是无的放矢。

李世民乃现成的霸主，投靠他可立即获得大利益，效忠寇仲有何结果却仍属未知之数，假设李世民有意收买，说不定真能把一些意志薄弱的帮中兄弟打动。

局势的发展，再没有人敢说所有兄弟仍在全面控制下。

徐子陵淡然道：“或者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肯定的一点是撤往城外的三股人，部份或全体均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我们可通过调动他们进行惑敌之计，令敌人摸错门路。”

牛奉义面色微变道：“那他们岂非正身陷险境。”

徐子陵道：“短期内将不会有任何危险。对我和少帅来说，兄弟们的安全比宝库更重要。只要我们确定如何进行后，他们就可化整为零，全体分散并立即撤离关中，到关外再集合。”

高占道等瞠目以对。

就算加上寇仲和徐子陵，他们也只得二十个人，任每人多长出三头六臂，对运走庞大的财货兵器，仍是力有未逮。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我们要确定的是宝库内的情况，瞧瞧老谋深算的杨素，是否有运走兵器的任何稳妥计划，而我们亦不用一次过把所有东西全部运走，只要把东西转移到另一个处所，待风声过后，再设法运出，那将大出敌人料外。”

这正是给沈落雁提醒后，徐子陵和寇仲想出来的花样。

高占道三人豁然大悟，原本苦思不得的变成实际可行。

不由士气大振，更感觉追随寇徐两人，是正确的选择。

只有多方惑敌，他们始有望活着回到彭梁，舍此再无他途。

第二章 心战之学

太阳终于没在西山之下，自午后开始，天下云层变得厚重，晴朗的天气只是昙花一现。

徐子陵和寇仲坐在饭馆内一角，叫来馒头小菜，在进水井探险寻宝前

先来个喂饱肚子的壮举。今天是年初二，开营业的店子不多，此为其中之一，故挤满食客。

斜对面就是独孤家西寄园的后墙。

店铺和大酒家虽集中在东西两市，这样的食店却因应需求，散布全城的里坊内。

而客栈则多设于朱雀大街那类通衢大道。

寇仲看看包好放于一旁的井中月和装满探险工具的布袋，笑道：“我的出走留书，放在枕头下面，这样愉快轻松的离开，对我和沙家均有利无害。另外还有两封信，一封给李渊，一封给李建成，免得常何费唇舌解释，一次写三封信，用足我整个时辰，真辛苦。”

咬一口馒头，又道：“祝玉妍、石之轩和赵德言当然不是善男信女，表面上行事作风也很接近，总爱使手段，处事狠辣绝情，但我总觉得他们仍有很大的分别，陵少以为如何？”

徐子陵道：“我对赵德言并不熟悉，不过只看他忽然出到掳人勒索这一招，更以‘七针制神’来对付雷老哥，手段却直接，确有两军对垒、力争胜券的味道，可见此人既有胆色更有冒险拚搏的精神，我们和他交手，要留神他这种作风和性格。”

寇仲道：“祝玉妍比诸他又如何？”

徐子陵沉吟道：“祝玉妍似不像她摆出来的样子那末无情，事实上她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至少对岳山和石之轩便变得不太理智。只是坐在她的位置，不能不把真正的感情隐藏起来，装出冷酷绝情的模样。要真的冷酷无情，还得数石之轩。不过就算石之轩，仍过不了他女儿父女之情那一关。”

寇仲点头道：“我完全同意你的话。只看祝玉妍悉心栽培出一个涓涓，而石之轩对两个徒弟左防右防，更令两徒弟为《不死印卷》斗个你死我活，可知石之轩是个只顾自己的人。至于赵德言则是另一类人，阴险狡诈更过祝石两人，绝不会因一时冲动或愤怒失去自制，为了个人的野心全不理别人的死活，否则就不会助桀为虐，帮颉利进侵中原。”

徐子陵给他斟茶，笑道：“为什么忽然这么有兴趣讨论他们性格上的分别。”

寇仲双目闪亮，压低声音道：“我在找寻他们性格上的弱点，看看有无可资利用的地方。我对石之轩最模糊，你曾跟他三度交手，该比我清楚些。”

徐子陵道：“他说话不多，我的直觉是他自视极高、孤傲离群，看不起任何人。事实上有资格作他对手的，确没多少个。”

寇仲思索道：“纵使知道他们性格上的分别，但在精心策划的行动中，仍起不到什么作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徐子陵点头表示明白，因为当一个人理智地去计算时，会尽量不被情绪和自身性格所牵制，兼之要有空闲容纳别的意见，会把个人的主观减至较低的程度。

寇仲成竹在胸的道：“可是当他们发觉所有原本拟好的计划全派不上用场，情况将是另一回事。所以我才特意造出这种形势，令各方敌人在变化骤生之际，没空经深思熟虑便要付诸行动，那我们就有可乘之机。”

徐子陵笑道：“少说废话，先到下面看看是什么一回事，才决定怎么办吧。”

两人先后翻过院墙，躲在一堆草树丛里，两丈许外就是目标的北井。

寇仲低声道：“我真担心下面没有入口，那时怎办才好？”

徐子陵明白他患得患失的心情，安慰道：“这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肯定要考考你这不肖徒儿在机关术上下的工夫，去吧！”

两人掠过两丈的距离，纵身入井。

井水冰寒刺骨。

他们闭气下沉直达井底，这处光线难到，兼在水内，何况更是晚夜之时，视力全派不上用场，只能凭感觉行事。

井底忽然开阔，果然不出所料，井底与一条地下河道相连。

若换过是李建成派来的人，此时定弄不清楚该往地底河道那一方摸索，但两人既肯定宝库该在无漏寺的地下，方向明确，遂朝那边潜去。

在狭窄崎岖，伸手不见五指的河道潜游摸索近十丈后，徐子陵轻扯寇仲一下，表示不对劲。

寇仲立即会意，因为不是人人都像他们有长时间水内闭气，只靠内呼吸的本领，所以若入口离井底太远，没有道理。

且地底河不断深入下斜，岂非离地愈来愈远。

片刻后两人重在井底冒出头来。

寇仲道：“肯定不在地底河内，因为地下河会因泥土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有些井会忽然乾涸，入口当在底部井壁的某一处。”

徐子陵调匀气息道：“由现在开始，我再不靠你什么劳什子的机关学，因为小弟左足踢到的，肯定是入口的机关。”

寇仲大喜道：“不要动！”反身钻回井底去，循徐子陵的脚摸到有问题的一方石块，果然从井壁上突了寸许出来，刚才若非注意力全集中往地底河，该不会大意错过。

寇仲心叫一声老天爷保佑，向半尺见方的石块用力按去。

在两人期待下，“轧轧”声响，在井底的窄长空间份外触耳。

在浮在井水面的徐子陵头顶处，井壁缓缓凹陷下去，露出仅可容一人通过的入口。

寇仲浮起来，喜道：“我的娘，终成功哩！”

徐子陵叹道：“我没有信心。”

寇仲愕然道：“要信心来干吗？入口就在眼前，只要不是没手没脚，就可以爬进去。”

徐子陵晒道：“我不是对宝库没信心，而是对你的机关学没有信心。”

寇仲心情大佳，没暇计较他的揶揄，笑道：“吉人自有天相，我刚才只是没有表现的机会，陵少爷，让小弟打头阵吧。”

领先贴壁而上，钻进黑沉沉的小方洞去。

通道先往上斜斜伸延达五丈，又改为向下斜伸，且颇为陡峭。

秘道四壁出奇地没有长满苔菌一类最喜湿暗的植物，空气闷浊得可令人窒息，幸好两人有转外呼吸变内呼吸的“胎息”绝技，索性像在水底内般闭气而行。如此往下膝行十多丈后，寇仲倏地停下得意洋洋的道：“又有一按制钮，兄弟！今趟我没有失威吧？”

徐子陵知他学乖了，不敢错过任何异样的情况，在后面点头道：“你是

专家，一切由你决定，不用征询我这外行人的意见。”

寇仲好整以暇的大发议论道：“只是这条花岗石筑成的秘道，已是巧夺天工，当年不知动用多少人力物力，最难得是牵涉和动用到这么多人，竟能瞒得过杨坚？由此可见杨素当时必是权倾天下。”

说话间，用力把凸出左壁的制钮如法泡制的用力下按。

“轧轧”声再响。

两人身处的一截通道忽然移动起来，带着两人往下滑行。

此一变化大出两人料外，心叫不妥时，壁底下传出滑轮磨擦岗岩的难听的吱吱声，更因窄仅容身的通道大幅限制他适动应变的能力，欲退无从下，惊骇之中，这截忽然变成能活动的通道，带着身不由己的两人往下滑去，且不住加速。

两人心叫我命休矣，“轰”的一声，活动通道在俯冲近二十丈后，不知撞在什么地方，蓦地煞止。

他们却没有通道煞停的好运道，给强猛的冲力撞带至茫茫黑暗中另一空间，身子凌空下跌，蓬蓬两声，分别一头栽进一幅像鱼网般的東西内。

弹起又再跌下，震得两大年青高手浑身酸麻，晕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

他们的噩梦尚未完结，网子忽往下堕，疾跌近丈后，随跌势网子往下束收，到跌定的一刻，刚好把两人网个结实，动弹不得，你的头紧贴我的脚。

自出道以来，从未试过窝囊狼狈至乎此等田地。

地下河水流动的声音，在这绝对黑暗的空间底下响起，淙淙作声。

网子摇摇晃晃下，左旋右转，似永远不会停下来。

寇仲叹道：“我现在才明白鲁大师书中写的什么‘机关之学，心战为主，诡变副之，其他均等而下之’这道理，第一个掣钮安全，教人怎想到第二个掣钮竟是这么娘的一个陷阱。”回音阵阵，可见地穴之广。

徐子陵沉声道：“不要呼吸，这里充满沼气，多吸半口都有问题。”

网子转势已尽，又往反方向转回去，由缓至快。

虚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底洞穴中，即使绝代武学大宗师，亦要失去位置方向的感觉。

寇仲道：“你呼吸过吗？否则怎晓得？”

徐子陵苦笑道：“我想试试这空间有否通气口，唉！若我所料不差，刚才像倾倒废物般把我抛进来的，若非如此，地道内就该充满沼气。”

早前在地道内的空气虽然闷浊，却没有能令人中毒致命的沼气。

寇仲道：“唯一的好运道，就是这张网子非是像美人儿军师那张网般以天蚕丝料织成，而是用粗牛筋精制，不过经过这么多年，已出现朽腐的情况，只要我发神力一挣，保证寸寸碎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怎敢轻举妄动，陵少怎么说？”

徐子陵道：“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寻回刚才的来路，你不是把鲁先生的遗卷反覆看过十多遍吗？快用你的小脑袋想想吧。”

寇仲道：“小脑袋能想出什么东西来？但小眼睛却可看到很多东西，我随身带有十多把火熠子，全都以防水油布包好，不怕。唉！要不要冒这个险呢？我们的闭气神功绝捱不多久。”

徐子陵明白他的意思，摇头道：“在有沼气的地洞，最忌点火，你的火熠可留待我们自尽时再用吧！今次看来真是一语成谶，分别只在就算我们有

锣有鼓可打，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寇仲漫无目的朝上黑暗投上一眼，笑道：“我们若能重返地面，告诉在朱雀大街行来行去的人，下面有另一个天地，保证没有人肯相信。来吧！我们先离开这里。”

网子终于静止下来。

“嗤嗤”连声。

寇仲一口气发出数十线指风，激撞往四方，射上洞壁，沙石碎溅。忽来“当”的一声！

寇仲喜道：“成哩！”

徐子陵亦听出其中一缕指风声音有异，大有可能是触到密封洞口的钢板，否则不会生出金铁类的鸣响。

两人感官何等敏锐，即时把握到钢板的位置。

网子又再震动。

徐子陵宝瓶印气疾发，回撞力带得网子往钢板方向荡过去。

两人同时运劲，果如寇仲所料，网子寸寸碎裂。

凌空提气，借着荡势，寇仲和徐子陵有如脱笼之鸟，灵巧的往钢板所在扑去，成功吸附在钢板两旁凹凸岩石的洞壁处。

徐子陵伸手敲敲钢板，道：“寇大师，怎样开门？”

寇仲道：“鲁大师在机关学一书开宗明义说过，土木机关乃阴损之学，为积天德，须在绝处予人一线生机，依他这个作风，这地穴内必有启关之法，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出来吧！”

徐子陵沉吟道：“要在这么一个宽广不可测的地穴寻找一个按钮，在找到前我们早憋不住气一命呜呼。所以鲁先生若真的留下生路，这个按钮的位置该是可推想出来的。

哎？惨啦！”

寇仲虎躯一震，朝漆黑的上方瞧去，点头道：“对！必是在壁顶吊索的地方。唉！

罢才若不把索网震得粉碎有多好。”

徐子陵腾出右手，发射指风，好半晌才撞上顶壁，“笃”的一声。

两人为之愕然，听回响这里离穴顶的距离至少有十丈之遥。

寇仲一言不发往上攀去，不片刻又降回原处，苦笑道：“愈往上爬愈是光滑，湿漉漉的，以我的壁虎功恐怕亦捱不到洞顶的中央去。最糟是这般运功非常损耗真元，令我更憋不住气。幸好老子尚有最后一招，哈！”

徐子陵不用他说明，探手到他背在背上的囊子里取出长索，苦笑道：“我才不信你的索子有十丈长。我的娘！只得这么的两丈许，有什么用？”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请摸清楚点，我还有一条呢，我寇老仲做人最公平，怎会不预你陵少的一份。”

徐子陵探手再摸，果然尚有另一条牛筋索，哂道：“又关你的事，里面的东西是占道给我们准备的。”

寇仲微笑道：“谁准备都好啦，一条绳缚在我腰际，另一端你拿在手上，不用我说陵少也该知道怎办吧！先来个‘仙人探路’。”

朝着上方指风连发。

错非两人能以指风作探子，换过其他人，在这情况下肯定一筹莫展。

寇仲道：“找到啦！指风撞上去的感觉完全不同，来吧！”

两人同时发力，掌心吐劲，弹离洞壁，往后方上空背撞而去。

倏忽间他们来到地穴中央处，寇仲凌空换气，往上腾升，手中两丈长索挥个笔直，朝目标射去，猛地刺个正着。

若有人在旁观看，必会他们在如此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在连串动作与移位后，仍能分毫不差的找上目标而叹为观止。

在徐子陵只觉是理所当然，猛换一口真气，朝钢板旁的洞壁扑过去。

寇仲就借索拉之力，成功扑附原处。

“轧轧”声再起。

铁板终于重新开启。

两人均有筋疲力竭的感觉，先后爬回洞内，不知是否因他们的重量触动壁底的机关，钢板竟又落下，把洞口封闭。

寇仲提议道：“我快憋不住气哩！不若先爬回井底，喘顺口气，再回来寻找入口吧！”

徐子陵的情况比他好不了多少，当然同意，忙一先一后往原路爬回去。

先爬下再滑下，终回到井底的入口处，登时惊骇欲绝，因井底的出口竟然已被封闭。

徐子陵一言不发，掉转头再往内爬，若再找不到入口，他们将永远离不开这里。

第三章 真假宝库

徐子陵想也不想，向按钮下按。

时间无多，他们的内呼吸再支持不多久，不容他们选择考虑。

这掣钮离刚才他们陷进网内的按钮只有多十步的距离，假若仍是个陷阱，只好怨自己命数该绝。

在两人头皮发麻地期待下，机括声响起，前方一壁凹进去，现出一个方洞。

寇仲从徐子陵旁硬挤过去，斩钉截铁的道：“让我打头阵。”

徐子陵拿他没法，道：“小心点。”

紧跟在寇仲身后钻进去，空间扩阔，变成可容人直立行走的廊道，笔直往上延伸尽端是蒙蒙青光。

寇仲不能置信的呆瞪光源，缓缓起立，道：“是否因我在黑暗太久，竟然生出错觉。”

徐子陵也站起身，摇头道：“你没有看错，那的确是光，但绝不是灯光。”

此廊道空气虽说不上清新，但显然有良好的透气设备，不会气闷。

寇仲贪婪的呼吸着，道：“今趟我们肯定摸对门路。”

说罢昂然朝光源前进，但今次确是小心翼翼，惟恐会行差踏错，失足成恨。

寇仲叫道：“我的娘，这是否传说的夜明珠，每边六颗，拿那这批货出去卖，够我们下半生丰衣足食哩！”

尽端是道钢门，还有个钢环，门外两侧各嵌着六颗青光闪亮的明珠。

亮度虽不强，已足可令两人视物如白昼。

徐子陵忽然虎躯剧震，道：“看！”

寇仲随他目光往门侧左壁望去——只见光滑的花岗石壁被人以匕首一类的东西硬刻出一行字，写着：“高丽罗刹女曾到此地”九个字！

寇仲涌出热泪，颤声道：“是娘写的！”

徐子陵双目射出浓烈的感情，伸手轻抚留字，道：“娘若晓得我们终于瞧到她留下的字迹，必欣慰非常。”

寇仲泪动得说不出话来，想起当时傅君绰的音容笑貌，临终的遗言，这些年来他们的经历，岂无感慨！

徐子陵轻推他肩头道：“进去吧。”

两人再度展开搜索，肯定没有其他制钮后，寇仲叹道：“在鲁大师的机关学遗卷里，有一章专论门环的，启门的手法有十多种。若手法错误，会触动机关，后果难料。”

徐子陵皱眉道：“可有方法去测试这门环正确的开启方法吗？”

寇仲苦笑道：“我不是否天性没兴趣研究机关之学，虽曾多番阅读，仍像水过鸭背，没有甚么心得。让我想想看。”

忽然探手拿着钢环。

徐子陵吓了一跳，道：“你想干甚么？”

寇仲哈哈笑道：“放心吧。我记起哩，若能把钢环拉出来，那将剩下两种开门的方法试试无碍吧。拉不动再试其他的方法。”

不待徐子陵提供意见，一把将门环拉后，露出连着钢环的钢索。

寇仲喜道：“成功哩！”

徐子陵点头道：“算你有点道行，剩下来的是那两种启门法。”

寇仲颓然道：“就是向左扭还是往右旋，今晚我的运气不大济事，由你来决定吧。”

徐子陵失声道：“这就是你的所谓机关学吗？我情愿去赌番挫或买骰子点数。”

寇仲尴尬道：“该有测试的方法。只是鲁大师他老人家没教过我，碰碰彩数吧！我们至少有一半的成功机会。”

徐子陵下意识的往上下张望，希望可预知会发生的灾难，摇头道：“早知如此，拿井中月威胁我也不会陪你到这里受难。转左吧。唉，真给你气死。”

寇仲慎重的左右手互换，把门环转动。到第三转时，钢门传来“的”的一声，清脆响亮。

两人凝止下来，把警觉提至巅峰。

寇仲哈哈一笑道：“还是你行，成哩！”

试推钢门，果然应手而开，顺着地轨的钢铸滑珠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条廊道出现眼前，末端没入暗黑里，令人难测远近深浅。但扑面而来的空气更觉清新。

寇仲把手一让，躬身道：“陵少请进宝库。”

徐子陵正要跨步入门，忽然机括疾响。

两人同时色变时异变突来。

十枝特长特粗的精钢箭矢，似是杂乱无章的从另一端暗黑处疾射而至，破空声带起激昂的呼啸声，在这寂静的地下廊道更份外刺耳。填满廊道仅容人立的空间，除非他们能变成纸张般薄，否则休想避过。

此种由机括发动的超级劲弩，比诸一般弩弓发出的弩箭，要厉害百倍。

唯一躲避之法，就是立即把门关上，躲在门后。就算身手比他们差，只要反应够快，时间上仍能容许。

可是两人早有前科经验，隐隐感到这么容易的方法实不合鲁妙子的风格。明显是他故意在机括声响和钢筋破空而出间留下一线空隙，让人可作出思索和反应，只要不是太愚钝的人，武功上又有一定的功底，肯定可用门挡箭。

但谁敢保证钢门不会因拉扯而再自动关紧，永远不能打开。

这些念头像电光火石般在两人脑海掠过，立即付诸行动。

要一次过格挡十枝这样的劲箭，即使两人同心合力，亦力有不逮。

换过是其他人，没有他们能在如此暗弱光线下视物如白昼的本领，连看清楚劲箭来势也有问题，更遑论挡箭！

寇仲的井中月离背而出，往下扑去，急呼道：“我下你上！”

徐子陵和他默契之佳，已达心意相通的境界。毫不犹豫的扑往他背上。寇仲刀鞘出击之际，他则两掌削劈，侧扫紧贴身上的两根劲箭。

“叮叮”两声，寇仲的刀和鞘分别命中贴地射来的两枝劲箭。徐子陵却命中较高处的两箭，其他六箭则在他们上方呼啸而过，确险至极点。

他们用的都是卸劲的手法，令箭头失准错开。余势不止下，竟硬生生破壁深入盈寸！

想想花岗石的坚硬，可推想劲箭的力道。

四条手臂登时酸麻至没有感觉的程度。

看着箭尾仍在晃动，均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徐子陵从寇仲背上爬起来，苦笑道：“下趟记得是右转。”

寇仲一边搓揉麻木不仁的手臂，一边还刀入鞘，目光往地面搜寻，摇头道：“门环我们是转对方向，不过却踏错一步。你看，门后这截地板的石质与别不同，我们不知就里的踏上去，所以引发机关。”

徐子陵生出步步惊心的感觉，叹道：“鲁先生似乎把这地库变成一个机关学的死亡游戏和测试场，异日你若能重返人世。可算满师哩！”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放心吧，我们不但能找得宝库。更可安全回去！”

徐子陵笑道：“你这小子真古怪，换过其他人如此处处碰壁，必是信心尽失。你反而增加信心，不是古怪是甚么。”

寇仲欣然道：“我却认为自己是逢关破关，成绩斐然。里面该是宝库吧。”

“嚟”寇仲掏出火熠子燃亮，只见长廊尽处是一面布满发射小孔的墙，怕不有三十个以上的箭孔。假若每个箭孔射出一箭，三十多枝那样的劲箭同时发射，那除了以门挡箭外，实再无他法。

两人看得倒抽一口凉气。

寇仲咋舌道：“我们是走运哩！其中一些机括定因日久失修射不出箭来，否则我们就要如你所说般回到井底敲墙打壁的请凤姐儿来救我们。”

徐子陵亦看得头皮发麻，道：“或者其他箭矢是让另一些的寻宝人消受。这么看，娘该晓得这里的机关布置，否则地上就有射出来的箭矢。”

寇仲点头同意，举起火熠步步为营的深进。

当抵达长廊尽处，左方出现另一廊道，连接另一空间。

寇仲喜道：“到啦”，他们饱受教训，再不敢大意粗心。偏是这截廊道

却无惊无险。

穿过廊道后，寇仲高举火焰。两人定睛一看，立时愕然以对。

不是因为地库内太多宝物兵器，而是太少。与他们想像中的杨公宝库，有十万八千里的遥遥距离。

这是一个宽阔的密封地室，室顶四角均有通气口。两边平排放置共十多个该是装载奇珍异宝的箱子，贴墙有几十个兵器架，放满各种兵器。但都只是普通货色，且全部都生锈发霉，拿去送人也没有人要。

寇仲抓头道：“这是甚么一回事？天下闻名的杨公宝库就是这个样子？这批兵器弓箭就算没有生锈，最多只能供数百人用。”

徐子陵把其中一个箱盖揭起，里面全是古玉珍玩一类的东西，看来都价值不菲。

到把十多个箱子逐一看过，寇仲颓然在一个箱子坐下，叹道：“我们若把这十五箱东西运出去，或者可变得比沙天南富有，却绝不能凭它成为天下霸主。照我猜估，这该是杨素抄人家时私自留下的贵重物品。唉！在这等时势，要变卖这批东西，不容易。”

徐子陵在对面的箱子坐下，看着寇仲换过一扇新的火焰道：“邪帝舍利在那里？”

寇仲一拍额头，叽叽怪笑道：“说得好这其实是另一种更厉害的心战，换过是别的人，能寻到这里，见到这批宝贝，已欣喜如狂。当自己寻得杨公宝库，而事实上，真正的宝库绝非这个。唉！究竟在那里呢？”

徐子陵微笑道：“今趟真要考你的功夫。”

寇仲和徐子陵检查过假库的每一寸墙壁后，一无所得的原位坐下。

寇仲叹道：“小弟只剩下一个火焰，烧完就要去拆夜明珠。坦白说，眼前最值钱的该是那十二颗夜明珠，只它们才可当得上奇珍异宝的称号。”

徐子陵逆：“真库肯定不在假库之内，假若我们有方法进入箭孔后另藏机关的地方，说不定可找到入真库的通路。”

寇仲一震道：“这么简单的事，为何我却想不到。鲁大师在他的遗卷中曾说过，机关虽可广布不同地方，但必须有个机关室总其成，利用滑轴绞索机括等控制全局，此开彼合比他奶奶的还要复杂。唉！这总机关室在那里呢？雷老兄若有给我们准备凿石的工具，我们就可找面墙来凿凿看。”

徐子陵晒道：“雷大哥怎想到你的机关学这么窝囊！来吧，我们去研究一下那些箭孔。”

“噤”火焰燃亮。

寇仲凝坐不动，双目闪闪发亮，烁动着智慧的光芒，正在大动脑筋。

他是不能不用心思索。

由于他们触动机关，水井的原路出口已被封闭。现在即使肯放弃，也没有逃生出路。

只有找到真库，他们才有机会离开。

寇仲忽然弹起，来到徐子陵旁坐下，道：“借手掌来一用。”

徐子陵少时常和他玩这类游戏，摊开右掌道：“火焰顶多可烧半晌辰光，不若我们到门外去借夜明珠的光吧。”

寇仲道：“门忽然关上怎办？”

伸手在他掌上画下个十字。

徐子陵不解道：“这算甚么？”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鲁师有云，凡在地底建密室，必先定位，定位者定向也。以十字为东西南北，其他可依此十字而立位，尺寸遂能分毫不差。你看吧，进来的廊道和通往假库的廊道若能反向伸延，画罢正好形成一个十字。”

徐子陵点头道：“果然有点功夫，为何刚才却想不到。”

寇仲给他硬揭疮疤，尴尬道：“人在绝境时，自然须挣扎求存。来吧！”

两人回到密布箭孔的墙壁，背后对正长廊和尽端敞开的铁门。

寇仲拿眼靠孔窥视，打个哆嗦的弹开道：“我的娘，你说得没错。孔内还有箭随时可射出来！”

徐子陵讶道：“这么说，不但墙壁单薄，箭头和箭孔该有一段距离。否则火焰光怎照得进去，让你看到箭矢。”

寇仲道：“相距最少一尺，说不定这块壁是能活动的。遗卷里只有七八种活壁的装嵌法，希望不会再触动机关吧，那小弟就可逐法去试。”

接着兴奋起来，道：“第一法叫往内推，底下若有轮轴，会滑进去，现出通往福地的康庄坦途。”

边说边举手推墙。

机括声起。

两人魂飞魄散下，齐往左方边通往假库的廊道倒退过去，火焰甩手飞脱，撞在右边墙上，火花四溅。

十枝劲箭激射而出，呼啸而去！

“轰”两人伏在地上你眼望我眼，惊魂甫定下，寇仲探头去看了；环把门竟然关上，再见不到夜明珠的亮光！

撞毁的火焰熄灭，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

两人首次后悔没把夜明珠摘下来，以作紧急应变之用。

徐子陵道：“既做了初一，不如再做十五。我们再推一下，让壁内的箭射清光再说。”

寇仲道：“好主意。”

就那么抬腿伸脚，在箭壁狠踢一记。

“当当”声连串响起，射出的箭全部命中钢门。

再踢两脚，箭墙再无反应。

两人跳起来，摸黑移到箭墙前。

徐子陵笑道：“今次寻宝，确是惊险有趣。若你的启门法再不灵光，我们恐怕要为‘人为财死’这老生常谈的谚语，以自身作个永垂不朽的见证。”

寇仲道：“放心吧，除非是石之轩，否则师傅怎舍得害死徒弟。我呸！”

用力猛按，墙壁果然应手陷入两寸。

寇仲大喜道：“下面果然有轮轴，现在只要把墙壁托高，可变成活门。我们是龙是蛇，就要看这一铺！”

言罢把两指分两边插进箭孔，运劲上托。

墙壁往上升起，徐子陵忙伸手抓着活壁底部，助寇仲一臂之力。

轴轮滑动的吱吱声中，两人的唯一希望是它乖乖的往上去。

寇仲忽地缩回手指，喝道：“停！”

石门只有一半缩退进顶壁内，徐子陵道：“甚么事？”

寇仲犹有余悸的道：“够进去便成，还是把活壁还原妥当点。”

徐子陵大表赞成，到两人钻进去后，活壁回落下来，再被推回原位。

黑暗中，两人四处摸索，只是不敢去碰那发箭的机关。
这是个宽约二十步的正方形地室，空气流畅，令两人觉得找对地方。
寇仲忽然低呼道：“成哩！这里再有面活壁，我们有救了！”

第四章 杨公宝库

徐子陵不解道：“推也推不动，怎算是活的？”

寇仲兴奋的解释道：“推不动是因此活壁特别厚重，鲁大师曾提过这一种活门，穿过后该再没有机关设施，这是他的惯技。”

徐子陵奇道：“为何你忽然变得如此精明，竟能发现出这么全无异样的一道活壁，现在是否该合力去推。”

黑暗中，寇仲正对墙壁敲敲打打，摆出副像师傅般的款儿，得意道：“这叫福至心灵，又叫垂死挣扎，这一幅活壁质地与别不同，透露出秘密。幸好看不到东西，且心中认定‘十字布局’的存在，这活壁后若有通道，不是刚好与进来的廊道连成一条直线吗？来！你的手按在这里。”

两人四掌按在活壁左方边沿处，心叫老天爷保佑，大喝一声，运劲发力。

活壁纹风不动。

寇仲道：“或者该试推另一边。”

仍是推之不动，毫无反应。

寇仲嚷道：“没可能的，这明明是道活壁。”

徐子陵研究一番，同意道：“这六尺见方的截墙壁确与旁边的墙壁石质有异，会不会有壁锁一类的布置？”

寇仲颓然道：“壁脚墙全给小弟摸遍，仍是一无所获。”

徐子陵道：“鲁先生在遗卷有关门锁的一章，你能否背念出来听听？”

寇仲苦笑道：“明白的都给我牢记在心，只怕念出来没有甚么用。”

徐子陵一震道：“那即是说，你有不明白的地方？”

寇仲道：“这个不在话下，文字是死的，活人去看当然会出问题。”

徐子陵失笑道：“亏你还说理所当然，一副错不在我的样儿。快念不明白的来听听，否则我们只有拿生了的兵器来凿墙。”

寇仲沉吟半晌，道：“不明白的只有几句，其中两句提及一种‘互锁’，甚么‘启此关彼’，大约是这样，你看在的情况下是否有用？”

徐子陵把“启此关彼”反覆念了三遍，虎躯一震道：“我明白啦！”

寇仲大喜道：“谢天谢地，这么哑谜式的话你也能掌握到，早该把遗卷交由你负责细读。”

徐子陵道：“不要高兴得那么早，我只是想到地库所有廊道密室若以一个东西南北十字轴作布局，那对着假库廊道的那端当有另一条廊道，封道的活壁该与眼前的这片活壁有‘互锁’的关系，你认为如何？”

寇仲拍腿道：“有道理，这两道互锁的活壁把十字轴的西南轴和东北轴分隔成两区，西南轴这边既是入口，更是用来骗人的，所以把假库放在这边。这样的设计，确把‘心战’发挥得淋漓尽致。”

两人摸索着来到对正假库的一块墙壁前，研究半晌，已可肯定这是片活壁，证明徐子陵的推论正确，只是仍是无法开启。

寇仲道：“若我没猜错，娘只曾到过假库来。”

徐子陵道：“你的意思是否这两道互锁的活壁，须两人同时启动，才能解锁，因娘是单独来寻宝，所以没法到另一边去？”

寇仲叹道：“和你说话最有乐趣，异日你离开后，我定会感到寂寞。”

徐子陵晒道：“你那有空间感到寂寞呢？少说废话，我负责北壁，该如何解锁？”

寇仲道：“无论此壁彼壁，都是光光滑滑，就算鲁大师亲临，亦唯有往内推一法，你想到其他方法吗？”

徐子陵笑骂道：“恁多废话。”摸着墙壁去了。

片刻后，徐子陵的声音传回来道：“准备！推！”

“卡嚓”一声，两壁同时陷入寸许。

寇仲高呼道：“成哩！待我过来再说。”

来到徐子陵旁，道：“西区该位于无漏寺之下，北区自然应是机关枢钮的开关室。

照‘启此关彼’的提示，这两扇活门只能开启其一，当我们进入机开室，便可把所有通道打开，这推论有点道理吧！唉！我受够哩！再不想犯错。”

徐子陵也心大心细，苦笑道：“你的推论似颇有道理。唉！我也受够了！”

寇仲哈哈笑道：“大丈夫马革里，视死如归，我哋！”

就那么以肩头往活壁挥去，“隆隆”声响，活壁往内摇摆，两人立不住脚，朝内倾跌。

“蓬”！

活壁在两人身后关上，竟又“卡嚓”一声上了锁，巧妙至令人难以相信。

像历史重演般，一道长廊往前延伸，尽端是夜明珠的蒙蒙清光。

寇仲爬起来道：“希望不是另一道箭闸。”

徐子陵借着微弱的清光，细察地面道：“看到吗？地面似是用两种不同深浅的灰砖成的，和刚才的廊道不同。”

寇仲定神一看，喜道：“果然如此我们找对地方哩！”

徐子陵奇道：“若不是你早先频频出错，只听你这么一说，还以为你手上有张藏宝图。”

寇仲兴奋的道：“事实上鲁大师的机关学遗卷就等若一张寻宝图，只是我看不懂而已！这种地纹布局，已近尾声，即使踏错，只是触动警号，以防大有人偷偷进入机关室，把在宝库内的人困死。鲁大师还说这虽是小玩意，却有很大的预防作用。”

徐子陵道：“那应该踏深色的砖，还是浅色的砖？”

寇仲抓头道：“这个他没有说清楚自古成功在尝试，试试看如何？”

徐子陵笑道：“你不是一直勇于尝试吗？为何却像要我拿主意的模样。”

寇仲哈哈一笑道：“我在机关学上的信心，早被这里的机关陷阱彻底摧毁，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道，所以今趟由你作出选择。”

徐子陵伸足在深色的砖轻点一下，道：“应是深色的砖有问题，点上去有少许浮动的感觉。”

寇仲道：“那就对哩！当整个人踏上去时，重量会令方砖下沉一、两分，触动警铃。”

徐子陵试举步踏上一方浅色的砖，全神戒备的静立片刻，道：“走吧！”

两人踏着浅色砖步步为营的往前推进，约五十步后，左右两排各三颗夜明珠的映照下，果然是一道门，没有钢环，只有个圆形的掣钮，边圆满布刻数，共四十九格，钮的上方还有个红色的圆点刻在门壁上。

两人瞧得眉头大皱。

寇仲见徐子陵往他来询问的目光，道：“这是鲁大师发明的另一种钮锁，钮制上刻有度数，名为‘天地锁’，甚么‘天往左旋，地往右旋’，又甚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看得人头大如斗，不明所以。嘿！幸好面对这天地锁时，我忽然又有点明白。”

徐子陵不解道：“我给你弄糊涂，鲁先生的秘笈不是一本教人如何设置机关的书吗？为何听你的说话，却只像教人如何开门关门，开锁上锁，只像一本教人偷东西的秘笈。”

寇仲坦白招供道：“秘本内确有详列各种机关布置，还有图绘解说，可是那么纸上谈兵，小弟又生性鲁钝，故只能看个一知半解，还不断淡忘，最后索性送给陈老谋这真正的专家去看。今趟最失策是没请他老人家来。”

徐子陵然笑道：“差点给你气死。这或者是最后一关，我们必须想办法解锁破关。”

寇仲露出苦思的神色，道：“锁内的构造非常复杂巧妙，不过却非是无迹可寻，因为当正确的刻数触动锁钮，会发出与别不同的声音，这可是鲁大师自己说的。”

徐子陵道：“这就易办，寇大师请动手。”

寇仲蹲下来，缓缓扭动掣钮，念念有辞的道：“先试试‘天一地二’，先往左旋，我的娘！肯是这个刻数。”

当刻数二十一经过红点，竟发出轻微异响，但若非两人有心留意，必会错过。

寇仲用力按下，发出“的”一声脆响。

寇仲哈哈笑道：“我们终于从小扒手升格为神偷，连这种怪锁也懂得开。”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门开后再吹大气吧！”

寇仲又喃喃道：“地往右旋！”

反方向把掣扭回去，到四十七度，异响再起，按下去又是另一声机括响音。

寇仲回头紧张的道：“再来估地二该成了吧？”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竟来问我？”

寇仲猛一咬牙，续往右转到四十七度再按一下。

“卡嚓”！

只要不是聋的，就该晓得锁被解开。

寇仲神气的站起身，拂掉身上的尘屑，两手按在门上，用力一推。

钢门应手内移现出一个方广仅十步的小室。

小室中央处有个水井般的设施，井上有个大绞盘，盘上卷有一小截粗如儿臂的铁链。

在几经挫折和苦难后，他们终于闯入闻名天下杨公宝库的机关主控室。

徐子陵和寇仲转动绞盘，盘上的铁链不断增多。另一端显然连系着轮轴一类的布置，只容他们逐分逐寸的把链子绞上来。

“卡”！

链子再绞不动。

寇仲忙把绞柄锁死。

两人你眼望我眼，静心守候。

好半晌后，脚下深处忽然传来如闷雷般“隆隆”异响。

寇仲大喜道：“是水流声！”

徐子陵道：“机关是利用水力发动的。”

寇仲担心的道：“希望石之轩没有在方丈室打坐，否则凭他的功力，地底的震动绝瞒他不过。”

徐子陵冷哼道：“知道又如何？他懂得下来吗？”

“轧轧”之声连串响起。

宝库的开关终于启动。

寇仲往门外走去，笑道：“今次学乖啦！先来个一人一颗夜明珠，陵少意下如何？算不上是贪心吧！”

分隔西南轴和东北轴的两扇连锁活壁同时开启，现出通往东区宝库的秘道。

两人穿过长廊，来到一个圆形的石室，中央有张圆形的石桌，置有八张石椅，面绘有一张图文并茂缜析详尽的宝库地图，更显示出宝库与地面上长安城的关系。这正圆形的地室另有四道普通的木门，分别通往四个藏宝室，桌下尚备有火石、火焰和纸煤，以供点燃平均分布在四周室壁上的八盏墙灯。

灯火大明后，两人逐室搜索，为之叹为观止，始知杨公宝藏，确是名不虚传。

四座石室，每室宽广达百步，三座藏兵器，一座藏以黄金为主的财宝。

所有兵器，均以防腐防的特制油布包里妥当，安放在以千计的坚固木箱内。

粗略估计，只强劲弓已达三千张以上，箭矢不计其数。其他甲、刀、枪、剑、戟各类兵器，更是数以万计，足可装配一个万人劲旅有余。

两人回到石桌坐下时，心中仍震撼不已。

寇仲赞叹道：“杨素确有眼光，库内的兵器都是上等的优质货。”

徐子陵正用神观看绘在石桌面的地图，道：“鲁先生把舍利藏在那里呢？”

他们虽然没有且更不可能把藏在四座地库的过万个大箱逐一打开，已可肯定邪帝舍利另有秘密收藏点。甚至杨素当年亦不晓得鲁妙子把这魔门中人梦寐以求的异宝，偷偷收入库内某处。

寇仲叹道：“我暂时没精神去想这劳什子舍利，你看出甚么窍妙来。”

徐子陵道：“老天爷确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共有四条地道，入口分别在四库之内，其中一条直达城外一座小丘处。”

寇仲大喜道：“这叫皇天不负有心人。”旋又叹道：“不过要运走这么大批黄金兵器，双龙帮全军出动，也力所难及。若要一次过运走，组成的骡马队至少有十多里长，这样去搬东西，只是个大笑话。就算走水路，至少也要十条八条超级大货船。”

徐子陵仍在细读图旁的说明文字，道：“通往城外的秘道设有车轨和运

货的铁车，只要绞动拉索，可把兵器迅速运往城外。只是所谓迅速，恐怕至少要一两天的时间。”

寇仲指着通往城外秘道和宝库间的一个方格状空间，道：“这看来是另一个地室。”

徐子陵正读至开启地道的方法，道：“先不理其他事，这里有一套封库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把位于西南轴的假库和真库分隔开来，就算有人晓得西寄园的入口，亦摸不到这边来。”

寇仲当然明白他意之所指，一掌朝桌边拍下去，刚想叫绝，面上现出古怪神色。

徐子陵讶道：“甚么事？”

寇仲俯身往从地板撑出，承托着石桌的独脚望去。道：“这桌子有点古怪，拍上去时传入手掌的震汤力，似是可以活动的样子。”

徐子陵一震道：“莫不是这石桌是环锁的另一变体花招，可以开启某暗格秘牢？”

寇仲跳起来道：“定是如此！”

双手抓着桌沿，朝上拔起。

桌子应手上升两寸，发出一声轻响。

你眼望我眼下，寇仲道：“左旋还是右转？”

徐子陵苦笑道：“该没箭射来吧！”

寇仲唱喏道：“那就来个天旋左转。”

圆桌下发出轮轴磨擦的声音，往左旋去。

桌旁一方地板往下沉去，现出内里窄小的空间。

徐子陵走到小方洞旁，探头下望，道：“有个封盖的铜制小罐子。”

寇仲道：“我不敢放手，你打开来看看。”

徐子陵蹲跪探手，忽又把手缩回来，道：“记否当日在净念院，了空把和氏壁藏在铜殿内，使我们感应不到和氏壁。”

寇仲点头道：“对！若把盖子打开，石之轩说不定可能感应到。”

徐子陵又伸手下去，不是要把桶盖揭开，而是挽上手中秤秤，试探桶子的重量。

寇仲见他没有作声，忍不住问道：“怎么样？”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先把秘洞关上。”

寇仲依言封洞，待一切回复原状，两人重新坐下。

徐子陵道：“桶子最少重百斤。”

寇仲吓了一跳，道：“有这么重？”

徐子陵道：“里面肯定有球状的物体，浸在奇怪的溶液内，这定是令尤鸟倦等人感应不到舍利所在的独门秘法。”

寇仲道：“但刚才为何你神情有异，我还以为是中邪。”

徐子陵道：“和中邪差不多，当我摸上铜罐的挽手时，脑海竟出现充满血腥的可怖情状，耳内更似听到千万冤魂索命的厉呼，好半晌才消去。”

寇仲打个寒噤道：“这么邪！”

徐子陵道：“现在恐怕快天光了，先决定怎样行动。”

寇仲目光落回桌面的绘图上，道：“另三条地道分别是通往西寄园……哈！这不是沙府吗？又有这么巧的。”

徐子陵笑道：“你若没留书出走，回家倒方便。”

寇仲正研究最后一条地道的出口，皱眉道：“这不是个出口，但却可直通永安渠。”

思索半晌，寇仲断然道：“我留在这里设法弄清楚所有机关布置，麻烦陵少利用永安渠的出口，领占道他们进来，待我们先立于不败之地后，才去想其他伤精神的事。”

第五章 你争我夺

寇仲送走徐子陵后，先把东北和西南两区重新分隔，只留下东壁作唯一贯通两区的出入口。为安全计，活壁仍是关闭，只是没有上锁。

接着他朝通往城外的秘道入口走去，依鲁妙子留下的指示开启秘道的隐门，果然如他所了，是另一间相连的密室，另一边才是通往城外秘道的入口。

在火焰光下，在间只有邻库八分之一大的小室放置了大小不一共八个桃木箱，令寇仲好奇心大起，决定先查看箱内的东西，才到秘道的另一端探查情况。

这是他对整个杨公宝库已有较深入的了解，且愈清楚其中的情况，愈为整个底下建构的匠心独运，鬼斧神工而赞叹。

不过若非有当时权倾天下的杨素全力支持筹划，兼且长安又是在兴建中的城市，想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地底建一座宝库，谁都办不到。

杨素在这场与杨坚的权力角逐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透过杨广把杨坚害死，杨公宝库备而不用，但随杨素之子杨玄感之死而成为一个谜般的传说。

不知如何辗转把秘密传到高丽去，于是傅君绰奉师命来到中原，且大有可能是作探路的先锋，目的是把杨公宝库的兵器财宝，秘密运返高丽。可惜傅君绰只能进入地库的西南轴，目睹假库的情况当然是大失所望，只顺手取走一批珍宝，希望在江湖引起大乱。

其中自有些转折的遭际，那就非寇仲所能凭空猜估。例如傅君绰的师妹傅君瑜，便似对杨公宝库茫无所知，这是寇仲难以解释的。

寇仲打开第一个箱的盖子，里面竟是几套折叠整齐的衣服，拿起一看，只是普通商旅惯穿的服饰，手工质料不见出色，不用说是供杨素紧急时作逃亡掩人耳目之用，这家伙确实设想周到。

衣服下赫然有两个面具，只望一眼寇仲已知是出自鲁妙子的妙手，大喜过望，刚好和徐子陵一人一张，比得到整箱黄金更令他欣喜，连忙纳入囊中收藏妥当。

接着把其他箱子逐一打开，两箱是真正价值连城的罕有珍宝，琳琅满目，以寇仲的定力，亦要为之目眩神迷，喜出望外。

另外五箱全是各式兵器，无论一刀一盾，均大有名堂，显是杨素珍藏的历代神兵利器，任取其一，也是练武者梦寐以求的异宝。

寇仲大感不虚此行，心想只要让高占道等人任选其心头所爱，必可教他们欢欣若狂。

顺步再到通往城外的秘道入口，火焰光映照下，两条铁轨延伸而去，

轨上停放着十多辆铁制车箱，每车十轮，结构坚固，可盛载重物。

正要提气疾行，到另一端出口看看，忽然“当”的一声，吓得他弹跳起来，茫然不知发生什么事。

徐子陵从永安渠的出口离开，此地道设计巧妙，出口在渠壁的水底下，只最后一截斜道浸在水里。

整座杨公宝库最令人叫绝的地方，是在启动总枢纽前，所有秘道均被封闭，等若把宝库隐形。除非把整座长安城的地下掘开，而当然没有人会这么做。

宝库的整个通气系统，则与无漏寺天衣无缝的结成一体，上趟徐子陵和雷九指除方丈室外，踏遍整座无漏寺仍没发觉这方面的丝毫蛛丝马迹。

徐子陵索性沿渠潜游一段水程，到最接近高占道等人的藏身处才从水底冒出来。

天上正下着微微细雪，仍是夜深人静的理想时刻。

心忖应是黄昏后立即进入宝库，否则现在该是光天化日。

他身穿的水靠是由高占道请这方面的巧匠特制，颜色灰黑，借着夜色，配上徐子陵迅如鬼魅的夜行腾纵术，确有潜踪的作用。

今晚巡城的卫队明显比昨晚增多和严密，当然难不倒徐子陵这年青一代的顶尖高手，他窜高伏低，忽停忽走，不到一盏热茶的功夫，避过几起巡城军后，抵达可以遥瞰高占道等藏身宅院的一处屋脊。

徐子陵目光首先落到设置在主宅正门檐上的雄鸡瓦当装饰，心中一震，立即晓得有问题。这是他和高占道约定的传讯方法，若一切无恙，雄鸡会正向前方。如果偏右，表示形势危急，他们可能来不及逃走；假设偏左，他们仍有从地道脱身的时间。

宅院乌灯黑火，与四邻的房舍相比没有任何特别碍眼处，但徐子陵却深深感受到其中的重重危机。

偏向左方的瓦鸡，把凶兆清楚具体的显示出来。

究竟敌人是谁，能于这要命时刻发动，把他们钳制，为的肯定是杨公宝库。高占道等人曾经他们指点武功，这些年又日夕苦修，要把他们一网成擒，怕只有石之轩、祝玉妍、涓涓、赵德言、可达志那般级数的高手始有可能办到。

不过他立即把赵德言、石之轩两方势力剔除。前者自以为稳操胜券，不愁他们不交易；后者则该因尚未感应到邪帝舍利出土，故不会轻举妄动。

想到这里，他敢肯定高占道是给祝玉妍制服，她们晓得他们今晚要进入宝库，又不愿明刀明枪的和赵德言争个你死我活，只好先发制人，迫他们把舍利先交出来，甚至要他们供出进入宝库的方法。

想通这点后，徐子陵深吸一口气，腾身而起，横过近十丈的空间，落在宅院正门前，若无其事的推门入屋。

灯火亮起。

涓涓甜美的声音在他后方道：“子陵辛苦哩！坐下来喝杯热茶吧。看你湿淋淋的样子，真教人着怜！”

纵使徐子陵作足心理准备，入目的形势仍瞧得他头皮发麻。

高占道等十八个人横七竖八的倒在大厅一角，人人昏迷不醒，纵然没有人监管，可是凭徐子陵一人，能救得多少个？

在厅子中央的圆桌处，坐有脸蒙重纱的祝玉妍、边不负、辟守玄、闻采婷、霞长老五大阴癸派巨头，正悠闲的品尝香茗，似对徐子陵的驾临不屑一顾。

退路则给涓涓封死。

祝玉妍透过重纱朝他望来，淡淡道：“你的兄弟在哪里？”

边不负冷哼道：“一句谎话一条人命，你最好考虑清楚再答。”

涓涓飘到他身后，幽幽道：“不要怪我们没有遵守诺言，是你们先出尔反尔，我们才被迫使出非常手段。”

徐子陵暗捏不动根本印，装出一个苦涩的笑容，点头道：“好！今趟算我们一败涂地，开出放人的条件吧！”来回在高占道等人身上扫过多遍，到肯定他们只是穴道被制，才收回目光。

祝玉妍语气转厉，仍是那句话，道：“你的兄弟在哪里？”

徐子陵从容笑道：“我们似乎仍未谈妥条件，对吗？”

“云雨双修”辟守玄竖起拇指赞道：“有胆色！”

闻采婷向祝玉妍道：“不若我们先把这小子擒下，免得要看他的脸色。”

徐子陵心中好笑，晓得闻采婷只是虚声恫吓。并非说祝玉妍一方没此能力，而是一旦动手，极可能惊动巡城的军队，那对双方都不会有半点好处。

涓涓在他背后扮好人般柔声道：“子陵是聪明人，该清楚在目下的情况，没可能有第二个选择。”

祝玉妍冷冷道：“乖乖给我把宝库和舍利交出来，否则只是死路一条。”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动手吧！凭您老人家这么一番空口白话，我就会乖乖吐露吗？我决意死战，寇仲日后自会替我取回公道。”

除了看不见祝玉妍和身后的涓涓的表情，边不负等全是木无表情，但徐子陵却直觉感应到他们心内的震荡，知道自己这记反客为主的虚招，击中他们的要害。

涓涓在他身后嗔道：“有事好商量，何须动不动讲生讲死的。”

徐子陵断然道：“我再没耐性磨缠下去，若你们不能开出令我满意的条件，只好来个玉石俱焚，看看你们是否有本领把我留下来。你们若把人杀掉，寇仲自会把邪帝舍利毁去，教你们永远得不到。”

祝玉妍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点头道：“好！你确有谈条件和讲价钱的资格，寇仲是否仍留在宝库内？”

徐子陵答道：“宗主若立即赶去，有五成机会可与他碰头。”

祝玉妍一字一字缓缓道：“这样吧，我以阴癸派之主立下咒誓，只要你肯坦白说出如何进入宝库，我可保证不伤害寇仲，这里的十八个人亦全部交还予你。他们的生死，由你一句话决定。”

徐子陵道：“既由宗主亲口立誓保证，当然不会食言。由这里到宝库入口，只是一盏热茶内的工夫，所以两盏热茶后，仍不见宗主回来，该知我并没有说谎，其他人须立即离开，在两个时辰内不得干扰我们。”

一直没作声的霞长老道：“既然距离此处不远，我们可派人去查看，确定你徐子陵没有说谎，立即可以放人。”

徐子陵摇头道：“这是在下自保的一个条件，去的须是祝宗主，涓小姐两人。”

祝玉妍点头道：“这条件尚可接受。”

转向辟守玄道：“若我们两刻钟仍未回来，表示我们已进入宝库，你们立即离开，不得有违。”

辟守玄虽是祝玉妍的师叔，亦只能是点头听命的份儿。

祝玉妍表示诚意后，向徐子陵道：“说吧！”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入口就在独孤阀西寄园北井内。”

接着毫不隐瞒说出井口的位置，及钮掣的所在，连钢闸的开启方法一并道出。

听到入口在井底，比照徐子陵身上水靠沾湿的情况，众人至少信足五成。

边不负沉声道：“里面尚有什么陷井机关。”

徐子陵道：“机关都给我们破去，诸位不用担心。”

祝玉妍倏地立起，道：“你说出的布置，确是那老不死的作风，希望你没有说谎吧！”

定下神来，寇仲才想到是有人触动地库的警报系统，首先想到的是进入主控枢纽那铺上深浅不同颜色的廊道，立时大吃一惊，心忖若给人潜入枢纽室，关闭机关，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此时他无暇计较为何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或是什么人会神通广大至此？只知应立即赶到控制室阻止事情的发生。

他展开身法，刹那间来到唯一仍可通到箭室的活壁处，撞壁而入。

下一刻他立在廊道尽处，活壁天衣无缝的关上，身后是有箭孔的墙壁，右方是进入假宝库的入口，正门对着钢闸。

钢闸刚好张开，火焰光进来。

寇仲恍然大悟，警报不是来自通往总枢纽室的廊道，而是来自钢闸之外。

寇仲本仍可来得及退回活壁的另一端，不过活壁移动的声音，会泄露出他绝不愿说出的秘密。只好硬着头皮，卓立廊道尽处，迎接凶多吉少的本来命运。

火焰光下，三个人闪身而入见到寇仲不但没有讶异，带头的更哈哈笑道：“少帅想不到吧！今趟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说话的正是齐王李元吉，身后两人分别是带上头罩，一身夜行衣的杨虚彦，另一人则是老朋友南海派的年青掌门人梅洵。

凭这三个人的实力，他寇仲就算有徐子陵帮手，怕仍是输多赢少。

到此刻寇仲仍弄不清楚对方怎会掌握到秘道的入口，问题肯定出在他和徐子陵身上，否则李元吉可寻到宝库，至少可找到假库。

寇仲感到自己未必输掉全局，哈哈笑道：“幸会幸会，今次确是狭路相逢，只好来个手底下见真章，看看谁能活着出去。”

杨虚彦沉声道：“徐子陵在哪里？”

寇仲故作惊讶道：“这么说，你们并非见到子陵从井口爬出去才懂得进来啊。”

李元吉微一愕然，道：“先宰掉你也不错。任你们奸比狡狐，也想不到

我会使人轮班监听地底的情况。西寄园一向是我疑心的地方，尤其是北井，只是查不到入口，少帅今次是帮了本王一个大忙。”

寇仲听他口气，心中一动，猜到李元吉此来极可能是瞒这李渊以至乎李建成，欲把杨公宝库据为己有。所以来的只有三个人，梅洵或许真心助他，杨虚彦肯定别有居心。

同时暗怪自己大意，像长安这种大城，均有监听地底的布置，以防敌人掘地道攻城，所以要监听他们到地下寻宝，现成方便。

李元吉一振手提的裂马枪，豪气干云的道：“今晚非是一般的江湖仇杀，没有什么规矩可说的，寇仲你若肯自尽，我李元吉敬你是条汉子，就让你保留全尸。”

寇仲仰天大笑：“废话！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看你在这环境能否使出回马枪，令我一开眼界！”

“锵！”井中月离鞘而出。

杨虚彦低叱一声，在李元吉旁抢出，影子剑法全力展开，往寇仲攻来。

梅洵负责高举火焰，在最后方压阵。

受到廊道空间的限制，李元吉他们只能使车轮战法，轮番强攻，看寇仲能支持多久。

寇仲虎背猛撞在箭壁处。

“轰！”

钢闸关闭。

寇仲大喝道：“现在无论是生是死，谁都出不了去。”

第六章 宝库风云

梅洵叫道：“没有可能的。”

李元吉把钢门反覆研究，仍找不到任何开关钮键，厉声道：“虚彦！绝不能让他走掉。”

此时寇仲和杨虚彦刀来剑往狠拚十多招，互有攻守，谁都占不到上风。

听到李元吉情急下的怒喝，寇仲哈哈笑道：“原来外面再没你的手下，嘿！”

杨虚彦剑光剧盛，登时令他难以续说下去，运刀扫开杨虚彦精妙绝伦的一剑。

李元吉双目精光陡增，提着裂马枪迫近战圈，暴叱如雷，喝道：“虚彦让开！”

杨虚彦应命后撤，李元吉身随枪走，反映着火焰光的枪锋像一道电火般，直向长廊尽处的寇仲射去。

寇仲早领教过他的神勇盖世的武功，本来要躲这一枪并不难，只须退往通往假库的廊道，立可化险为夷。只是他绝不能这做，因为后果会不堪设想。

首先他会失去从活壁这唯一生路逃走的机会，那当然是下下之策，若被李元吉发现真库，他所有努力更尽付东流，还平白便宜了李阀。

其次，如他被李元吉接下来不可阻遏的枪势硬迫得退入宝库，那形势

立会逆转，宽敞的空间，将容许梅旬和杨虚彦加入战圈，他寇仲那还有命。

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硬挡李元吉这挟怒而来，势不可挡的一枪。

枪劲把寇仲完全笼罩，来势凌厉无匹，枪尖在廊道的空间依循一道充满力学美感的弧线，疾取寇仲胸口要害。

由于枪劲高度集中在裂马枪的锋尖，配合着迅若石火的速度，寇仲想卸劲借力变有所不能，猛喝一声，井中月化繁为简，先高举过头，再随寇仲标前的势子，直线劈出，正中枪锋。

“呛”！

两人毫无取巧的硬拚一招，均似若触电，分往反方向跌退。

寇仲整条持刀的右臂酸麻起来。

李元吉这一枪是蓄势以发，兼又挟怒出手，确是气势如虹，有横扫千军之勇。兼且长枪最擅攻坚，在廊道狭窄的空间，这优点更是发挥尽致。

寇仲则是在力战杨虚彦之际，仓卒下应变迎敌，相比下自然吃亏。

一股无可卸泄的力道，带得他身不由主的往后抛退，重重撞在箭壁上。

李元吉亦蹬蹬的往后跌退，寇仲的功力，比起上趟交手，又见精进，能毫不闪躲地硬架他一枪，大出他意料之外。事前他是满有信心连宁道奇也不敢像寇仲般这般接他一枪的。

两人的交锋发生在瞬眼之间，此时杨虚彦仍在后退的势子。他像李元吉般，估计寇仲会闪开躲避，那李元吉就可在挟这一枪的余威，杀得寇仲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岂知寇仲会实牙实齿的硬拚一招。

梅洵见机不可失，把火熠子抛给杨虚彦，狂喝道：“让我来！”

提枪冲前，趁寇仲狼狈撞的时刻，继李元吉后作出抢攻。

“砰”！

寇仲终撞上箭壁，撞得他差点真气涣散，尚未定过神来，梅洵名震南方的金枪，在三丈外的李元吉旁他照头刺来，劲气先发，把他完全紧锁，显示出不在李元吉和杨虚彦之下的惊人功力。

“喀”！

背后机括声响。

李元吉等三人闻声愕然，寇仲却是魂飞魄散，晓得箭壁内的弩箭机极有可能仍有发射的能力。

不知是否因年月过久，故其中一些箭机失灵，可是经寇仲如此猛力撞击，失灵的箭机又恢复发射的能力。

寇仲再没时间去管其他事，往假库方向侧跌闪避。

“嗤嗤嗤”！

三枝劲箭从箭孔平行射出。

火熠撞向墙壁。

首先遇险的是梅洵，因他离箭壁最近，根本来不及硬挡，只好往后仰倒，其中一枝劲箭就在他鼻尖擦过，狠狠射在钢门上，发出“当”的一声巨响，另两枝则分别向杨虚彦和李元吉射去，两人勉力挡格，狼狈非常。

火熠熄灭，廊道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忽然间，谁都不敢发出任何声息。

在这敌我难分的黑暗中，如若寇仲存心偷袭，会是非常难应付的局面。

就在这要命的时刻，钢门外传来锁环扯动的声音。

寇仲心叫不妙，心想原来对方尚有援兵，目下唯一方法，就是从活壁

溜走，再把活壁锁死，不过这等若明告李元吉，这看似封闭的地方，事实上另有通道。

匆忙下，他只能带走宝库内少许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比之小命不保，仍是非常划算。

李元吉等想到的却是来者必为徐子陵无疑，均心中叫好，若能趁徐子陵只顾开门而全无防备的刹那，以雷霆万钧之势骤然施袭，将他击毙，然后借门外夜明珠的光芒，看清形势下掉过头来收拾寇仲，会是最理想的结局。

最接近寇仲的梅洵则全神贯注，留意寇仲的动静，只要他出声示警又或有任何动作，他将全力拦截，令他不能和徐子陵互相呼应。

钢门张开。

出乎四人意料之外，门外黑漆一片，没有半丝应有的亮光。

李元吉和杨虚彦想到必是徐子陵听到刚才劲箭射中钢门的巨响，生出警觉，故以布帛一类东西遮盖夜明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积蓄的劲势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同时厉叱，一枪一剑，如水银泻地的朝门外攻去。

只有寇仲肯定门外来的不是徐子陵，此时更晓得非是李元吉方面的人。心中一动，井中月往前劈出，试探梅洵的位置和反应。

坐在一角的徐子陵起立，趋前淡淡道：“时间已至，诸位请依约离开。”

四人交换个眼色，同时起立，接着移形换位，闪电抢往四角，把徐子陵团团围困。

徐子陵像早晓得会发生这种情况般，从容一笑道：“想悔约吗？不怕应了咒誓。”

边不负露出一个充满嘲讽的笑容，阴恻恻的道：“小子你恁地天真，换了你是我们，肯否让晓得宝库入口的人，在长安城随处乱跑，胡乱说话？”

闻采婷娇笑道：“小哥儿！我们并没有丝毫违约之意，只是想让你安安静静睡上一觉，待我们弄清楚宝库的情况后，才容你和你的兄弟自由离开，算是合情合理吧！”

说罢还送他一记媚眼，似对他很有意思。

徐子陵一边运功对抗四人加诸他身上的庞大压力，皱眉奇道：“你们没想过如留不下晚辈，后果会是非常严重，情急下我只好通知天策府，一个不好，你们不止要失去宝库，祝宗主还可能要饮恨库内。”

霞长老冷然道：“别忘记寇仲仍在宝库内，若你惊动李家的人，首先遭殃的就是他。”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这番话岂非前后矛盾，你们既然不怕我会惊动其他人，为何现在又声势汹汹，一副要打要杀样儿。”

辟守玄冷笑道：“如若你一意反抗，我们在迫不得已下，只有痛下杀手。”

徐子陵摇头叹道：“坦白说，你们四人联手，我脱身的机会相当渺茫，但要惊动城内的巡逻兵马，却可轻易办到，你们想试试看吗？”

辟守玄等不由得面面相觑，谁都知道要收拾徐子陵，肯定不是十招八招可办得到，若他不顾寇仲生死，以内功迫出声音，引来巡卫，确是后果难

料。

徐子陵巧妙地利用当前的特别形势，忽然又占在上风处。

为了让四人下台，徐子陵油然道：“这样吧，我答应你们留在屋内，不踏出门外半步，直至天明，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假若证实寇仲已落在你们手上，我更不会轻举妄动，对吧！”

这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

为顾及手下的安全，以徐子陵的为人，绝不会往外硬闯。

徐子陵不待他们说话，冷然道：“但你们必须退出这宅院的周围，让我把人救醒。

四位意下如何？其他任何提议恕我不会接纳。”

辟守玄以眼色征询其他人意见，发觉连对徐子陵恨之入骨的边不负亦表示此乃唯一可行之法，无奈道：“好吧！就依你之言，不过假若让我们发觉你图谋不轨，你的一众兄弟将没有一个能活命。”

法驾光临的当然是位居“邪道八大高手”之首的“阴后”祝玉妍，她嘱溶溶留守井口，自己则孤身下来，打定主意先收拾寇仲，方理其他的事。

最好是寇仲以为是徐子陵率领手下回来，误会下被她所乘，可省掉不少手脚。

六颗夜明珠是给她以指尖戳碎，好给寇仲一个意外的惊愕，令他措手不及。

岂知钢门打开，欢迎她的竟是凌厉至极的一枪一剑，幸好她亦是蓄势以待，罗袖一挥，搭上李元吉先到的枪锋，天魔功全力展开，硬把裂马枪往横移开，精确无误的撞上杨虚彦的影子剑。

李元吉闷哼一声，难过至极点，就算撞上铜墙铁壁，他也不会这般难受。

天魔劲令他有力难施，全身虚虚荡荡的，差点就要吐血受伤。

假若他明知对手是“阴后”祝玉妍，反不会这一个照面就吃暗亏。

杨虚彦的影子剑本有一往无前的气势，没料到李元吉的裂马枪忽地横里撞来，猝不及防下，长剑立被撞歪，整个人亦顿感空空荡荡，接下来的变化全被打乱。

绝对的黑暗中，两边都不晓得对手是谁，只都疑神疑鬼，混乱至极点。

事实上祝玉妍也大吃一惊，判断出在这窄小的空间内，若要杀死这两个神秘敌手，不是办不到，而是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她的感官何等灵敏，侦察到廊内尚有另两个人，还在动手过招，其中一个该是寇仲，在这种形势下，她怎肯冒负伤之险。

李元吉和李虚彦又重组攻势反击，祝玉妍虽恨得牙痒痒的，却是无计可施，只好往后退却。

地库内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发生甚事。

梅洵正靠壁站立，闻得刀风之声，觑准把握到的寇仲方位，一枪无声无息的标刺而出。

正暗幸得计，竟然刺在空处，尚未有机会变招，给寇仲重重一刀劈在金枪头上，震得他金枪差些脱手堕地，骇然下往后退去。

门外激战之声逐渐远去，梅洵非是没有还手之力，一来给寇仲抢占主动，二来弄不清楚敌我形势，刚才李元吉还像是吃了点亏，无心恋战下，遂往门外且战且退，心想只要能把守井口，寇仲将插翼难飞，自己犯不着和他在暗黑中分个生死。

寇仲则心中叫妙，只要迫得梅洵到达通往地底河的秘道，或是返回井口，他就可折返库内，由活壁离开，锁壁后等若把敌人拒诸真库之外，纵然对方再来，也会以为“假库”就是杨公宝藏的真库。更令敌人会认定他从地底河离开。

事情的变化，出乎任何人料想之外。

徐子陵首先吹熄油灯，费一番工夫把高占道等逐一解穴救醒。

制他们穴道的手法非常狠辣，要解开已不容易，就算解穴成功，众人怕也要躺上几天才能复原。

幸好徐子陵对天魔功有一定的认识，兼之长生气本身有疗伤的神效，所以众人虽不能完全复原，均可回复八、九成的功力。

徐子陵扼要向各人解释情况后，高占道叹道：“她们来得全无征兆，幸好我当时正在室外，仍来得及以瓦鸡示警，不过这已没有分别。子陵真是义薄云天，竟不理自身的安危进来和那群妖人交涉。”

徐子陵道：“幸好我有谈判的条件，目下我们仍占在上风，只要能从秘道偷偷离开，潜入宝库，就可大功告成。”

高占道欣然道：“这个没有问题，徐大哥跟我们来。”

徐子陵心中好笑，假若待会辟守玄等妖人发觉看守的只是一座空荡无人的房子，会是怎的一副表情？

第七章 与卿决裂

徐子陵和高占道一众从永安渠的入口潜回宝库，寇仲正等得心焦如焚，见他们安然抵达，大喜过望。

两方面把遭遇说过，均互感侥幸，阴差阳错下，只要李元吉以假库为真库，他们反得到障护。

寇仲道：“现在千万不要弄出任何机关移动的声音，否则绝瞒不过李元吉一方监听地底动静的专人耳目，所以现在两条秘道仍保持开放，有机会才封闭通往永安渠的秘道。”

真宝库共有四条秘道，寇仲和徐子陵开启了通往城外和永安渠的两条秘道，其他两道则保留原状。但这并非说明到出口是打开的，而是通过机关把填塞入口的巨石移开。

若想从秘道离去，尚另有一道巧妙的活门。

高占道皱眉道：“那我们怎样把东西运走？”

寇仲胸有成竹道：“天亮后，长安城的街道将满是此来彼往的行人车马，那将是最好的掩护，我们下面干什么都不虑有人听见。”

又问道：“还有多久才天亮？”

牛奉义答道：“该还有小半个时辰。”

查杰道：“安隆一直没有出现。”

寇仲冷哼道：“算他命大。”

他们昨天本打定主意宰掉安隆才入井探宝，岂知安隆并没有到北里乐泉馆，致英雄用武无地。

寇仲向众人欣然道：“往地道出口那边有个超级宝库，内藏数十件该属极有名堂的神兵利器，为酬谢各位兄弟，你们可去挑选一件趁手的。”

高占道等无不欣喜若狂，对练武者来说，神兵利器乃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比任何珍宝更有价值，顿有入宝山果然没空手而回的动人感觉。

众人依循寇仲至少前去取宝后，寇仲从怀内掏出一张面具，笑道：“这本是杨素备作逃亡之用的，他既用不着，就由你承受。”

徐子陵接过面具，爱不释手的道：“多一张面具，等若多个身份，以往的面具曝光得太厉害，这一张正好作生力军。”

接着道：“你打算怎样处置宝库内的东西？”

寇仲叹道：“要一次都搬走这么多东西，既不智又不可能。我只打算搬走超级宝库内的超级兵器和超级珍宝，就算给李小子或任何人截到，因见我们收获不多，只会以往是原属假库的器物，仍猜不到另有乾坤。”

徐子陵道：“可想象李阀必会派人到地库来作彻底的搜查，其中当然有通晓土木机关的内行人，说不定会发觉真宝库的秘密。”

寇仲道：“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还有另一记绝招，就是刚才我趁李元吉等退往井口后，把通往充满沼气那个洞穴的钢门打开，现在该灌满沼气，只有能长时间闭气的高手才能进入，想刘政会那类专家在清除沼气前，唯有望门轻叹。”

徐子陵愕然道：“这么狠毒的招数，亏你想得出来。”

寇仲笑道：“我不是想出来的，事实上我绝非狠毒之人，故想不出狠毒的事。当时我是一心要制造出从地底河逃遁的假象，到沼气涌入洞内，才想及此事。哈！希望李元吉不是持着火把钻入地道，否则怕他的眼眉和头发势将难保。”

徐子陵道：“今趟你可能会牵累沙家。”

寇仲道：“放心吧！我立即赶回沙府，随机应变，保证可蒙混过去。”

徐子陵道：“沙家上下都是老实人，你这小子可欺之以方，但你不怕渲渲来缠你吗？”

寇仲傲然道：“邪帝舍利仍在我们手上，怕她什么？任渲妖女如何狡猾狠毒，亦只有被我玩弄于掌上的份儿。”

顿了顿续道：“这里可交由占道负责，你最好以雍秦的身份在各处露面，那就谁都不会想到假库之外，另有真库，云帅还要靠你去联络呢？”

寇仲潜回沙府，偷偷入房，往枕底一摸，出走的留书仍在，放下一件心事。

此时天已微亮，仍有点飘雪，寇仲索性倒头大睡，听到沙福的惊呼，才醒过来。

一脸喜色的沙福道：“莫爷何时回来的？”

寇仲拥被坐起，道：“昨晚有没有人找我？”

沙福道：“秀芳小姐和青青夫人分别派人来找过你。”

寇仲心忖幸好自己是这副尊容，若戴的是象侯希白般模样的面具，定惹来更多美人青睐，并给人以为是到处留情。

沙福追问道：“莫爷究竟到哪里去，老爷他们还以为你怕给挽留，来个不辞而别。”

寇仲道：“这几天我肯定要趁皇上离城，溜之大吉，大舅爷有没有找我？”

沙福道：“大舅爷昨晚轮值，没有空闲。”

寇仲暗叫谢天谢地，压低声音道：“我昨天黄昏遇上天策府的李靖，给他硬架回府中喝酒，岂知三杯下肚，竟醉得不醒人事，到早先醒来，才匆匆回府，是从后院爬进来的，因大老爷绝不欢喜我和天策府的人来往得这么密，你有什么方法帮我隐瞒？”

沙福眼也不眨的道：“这个容易，府内下人谁不尊敬莫爷，谁不肯为莫爷尽力办事，只要我打点一下，就说莫爷昨晚初更才从秀芳小姐又或青青夫人处回来，包保没人知道。”

寇仲欣然道：“就说是去见秀芳小姐吧，有劳你老人家打点照拂。”

沙福叹道：“这是小事。老爷自从知你要一意离开，很不高兴呢。”

寇仲道：“我只是出去打个转应应命运，有什么大不了。”

沙福压低声音道：“可是有消息说皇上要任命你为御医，莫爷这么走掉，皇上不高兴起来，说不定会怪罪大舅爷。”

寇仲倒没想过这问题，眉头一皱，计上心头道：“你叫老爷不用担心，我待会入宫向张婕妤禀告陈情，她向皇上说一句话，比任何人说上千句更有用，包保大舅爷不受影响。”

沙福道：“那就要快点。听说皇上今天要起程往终南别宫，说不定会带张贵妃同行。”

寇仲心想杨公宝库的事势将纸包不住火，李渊不因此延迟起行才怪，点头答应。

沙福匆匆离开，为他的谎话圆谎，减去寇仲一件心事。

梳洗妥当，正要出门，涓涓芳驾光临，见到寇仲神态安详，象没有任何事发生过的留在房内，难掩惊讶神色。

寇仲亦想弄清楚她们和李元吉间发生过什么事，在一旁坐下道：“亏你还有面来见我。”

涓涓在床沿坐下，幽幽怨怨，楚楚可怜的道：“你怎能怪人家，食言的是你，迫不得已下，我们只有采取自保的手段。”

寇仲摊手道：“好啦！现在来个一拍两散，你没有舍利，我失去宝藏，唯一可庆幸的是仍可吃饭走路。”

涓涓“噗哧”娇笑道：“你该多谢我们才对，你的所谓秘密行动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如非祝师刚好进入宝库，引开李元吉，谅你寇仲插翼难飞。”

接着摊开手掌道：“拿来！”

寇仲心中暗凛，涓涓方面肯定有人潜在李阀之内，才能第一时间掌握到库内的情况，并晓得他从地底河“逃生”，皱眉道：“你以为舍利在我手上吗？”

涓涓道：“你们两人在李元吉寻得入口前，有足够时间把宝库倒翻过来看，我们见到子陵时，他穿的是紧身水靠，没有可能把舍利藏在身上。既然不在他处，当然在你那里。”

寇仲洒然笑道：“若非看在你仍能装神弄鬼份上，真不愿再和你交易。但现在你只能听我的，今晚戌时初在外宾馆见吧！”

涓涓还要说话，足音传来。

寇仲向涓涓眨眨眼睛，迎出小厅去。

下人来报，可达志在东厅等待他。寇仲早猜到他会闻风而至，欣然去了。

徐子陵变回岳山，在客栈耐心等待。

果然天色大明，飘雪停下之际，大唐皇帝李渊换上骑猎装束，龙驾光临，劈头便道：“杨公宝库出土哩！”

徐子陵悠然瞧着李渊在他旁坐下，道：“有没有抓到那两个小子？”

李渊摇头道：“算她们走运，分别从井口和地底河溜掉，杨素真狡猾，竟来个库内有库，差点给瞒过。”

徐子陵立时浑身冒出冷汗，暗忖难道给他们发现真库所在？那高占道等岂非凶多吉少？可是听他口气，却象没抓到任何人：“什么库内有库？”

李渊不厌其详的解释道：“早在多年前，当杨玄感兵败身死，就有人来向我说，杨玄感生前曾说过‘库内有库’这句话，所以我们进入宝库后，特别留心，终于在一个箱子下发现开启下层的入口，里面的兵器保存得很好，足可装配整个千人队。”

徐子陵暗里松一口气，心道原来如此。不由对鲁妙子的“心战术”佩服得五体投地，换作是他们，假设不幸地发现“库下有库”亦会奉假为真，就此鸣金收兵。

沉声道：“小刀今次大丰收哩！”

李渊点头道：“确是意外之喜，遗憾处是抓不着那两个神出鬼没的小子，且要得到库内的洞穴，尚要花费一番工夫，因为目下库内充满沼气，若非宫内藏有一颗夜明珠，进取亦看不见东西。”

徐子陵隐隐想到李元吉之所以糊涂得把祝玉妍当作是他徐子陵，必然是杨虚彦从中弄鬼，不让李阀生出警觉，以致破坏他杨氏为旧朝复辟的阴谋。

李渊感激的道：“我李家的好运道，全拜大哥所赐，待我收服奸邪妖孽归来，定要请大哥到宫内喝酒谈心，以作庆祝。”

徐子陵叹道：“我早没有这种心情，小刀好好做你的皇帝吧！”

李渊一震道：“大哥要走吗？”

徐子陵装作老气横秋的道：“人生聚散无常，有什么还看不通想不透的！趁我岳山尚有点气力，定要在死前完成一些未了之愿。”

李渊呆了半晌，低声道：“岳大哥要到岭南决战宋缺，小刀谨在此预祝成功。‘天刀’宋缺乃是中原武林百年难遇的奇才，现在更在背后大力支持寇仲，实我李家的心腹大患。”

徐子陵心想这正是师妃暄不惜一切阻止寇仲夺宝回彭梁的原因，宁道奇亦因此答应出手。宋缺加上寇仲，一旦寻得立足之地，成其气候，天下间

除李世民外，确难有能与匹敌之人。李世民若非占上关中地利，兼根基深厚稳固，说不定亦要惨淡收场。

李渊的担心绝非过虑。

徐子陵目射远方，缓缓而坚定的道：“这一战我是不计成败，不理生死，只求一个痛快。”

“痛快”两字颇有不祥的意味，但李渊却不敢点出来。“天刀”宋缺乃宁道奇那般级数的高手，自击败岳山名震天下后，从未尝过败绩，即使魔门高手辈出，仍要乖乖避开他势力范围所在的岭南一带，免得触怒这被誉为天下第一用刀高手的超卓人物。

李阀招纳晃公错和南海派，背后自有原因，是希望他们可牵制宋阀。

现在江湖四大门阀，独孤阀因与王世充斗争失败而式微；宇文阀连吃败仗，声势如江河下泻；李阀虽如日中天，可是宋阀稳踞南疆，一天宋缺仍在，一天不肯俯首称臣，恐怕谁人要一统天下，仍是奈何不了他。

宋缺欠的是一个肯为他去打天下的人，没有人比寇仲更胜任此职，正如宋缺女儿宋玉华所形容，宋缺见到寇仲，就象蜜蜂遇上蜜糖，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

徐子陵呆想片刻，沉声道：“小刀去吧！老哥在这里祝你马到功成。”

寇仲在可达志旁坐下，苦笑道：“你这么大清早来找小弟，不怕启人疑虑吗？”

可达志长长呼出一口气道：“连可某也不得不佩服少帅神通广大，现在宫内盛传少帅已葬身宝库里的沼气洞内，只徐子陵安然逃脱，怎想得到少帅不但仍活得好好的，还似刚睡醒气力，春风满面的样子。”

寇仲道：“没点道行，怎到江湖来混？”

可达志道：“少帅当然有高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道行，只是言帅担心，你们可能来不及带走舍利。”

寇仲扬眉哈哈一笑，道：“有人在库内找到舍利吗？”

顺手掏出夜明珠，虽不能象先前于地库的暗黑中光芒绽放的辉煌情景，但任谁都一眼判断此乃稀世奇珍，实胜于雄辩，可达志登时哑口无言。

寇仲把夜明珠纳回怀内，道：“可兄请回去通知言帅，交易如期在今晚进行，千万别耍花样，否则他杀掉我们都得不到圣舍利，何况我寇仲更非可欺之辈。小弟现正百废待举，要立即去办的事多不胜数，恕小弟失陪。”

可达志长身而起，双目精光闪闪的打量寇仲，讶道：“少帅似乎对宝库得而复失并不在意，究竟是怎么回事？”

寇仲陪他站起来，神秘兮兮的道：“入宝山岂有空手而回的道理，有钱自能使得鬼推磨，可兄对敝国的谚语这么熟悉，当明白这两句话的含意。”

可达志拿他没法，一知半解的离开。

正要出门，沙福来道：“李靖将军来哩！他说想看看你宿酒醒后，有没有头痛。我不敢让老爷小姐晓得，请他到外院的小厅候莫爷大驾？”

寇仲暗赞李靖机灵，顺着沙福的口气助他圆谎，令胡诌出来的假话变得天衣无缝，匆匆往见，心知肚明这一关比可达志那一关更难过。

李渊去后，师妃暄法驾光临，见到徐子陵的岳山，淡然道：“寇仲没事吧？”

只从这句话，徐子陵晓得她和李世民有比他想象的更为高效率的联系，所以她才这么快收到消息。

微笑道：“托福！”

师妃暄秀眉深锁的在他旁坐下，语气却很平静，柔声道：“子陵为何忽然间象对妃暄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呢？”

徐子陵心中涌起连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的“痛快”，旋又排去杂念，岔开话题道：“邪帝舍利在我们手上，今晚的计划会如期进行，小姐准备妥当吗？”

师妃暄玉容回复一贯的古井不波，凝视他半晌，轻轻道：“真的没有第二个办法？”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道：“只有这方法才可杀死香玉山，更可令魔门各派分裂，小姐有更好的提议吗？”

师妃暄淡然道：“子陵为何对妃暄早先的问题避而不答？”

徐子陵苦笑道：“小姐教我怎样回答呢？我们的问题是因目标有异，才在如何处置邪帝舍利上出现分歧。”

师妃暄轻叹一口气道：“毁去邪帝舍利只是举手之劳，但却可去一大患。”

徐子陵心想如果师小姐你没有请出宁道奇来对付寇仲，他们说不定会这么办，可是眼前却只有这个办法，可把正邪最顶尖的几个人，完全牵制。

无论谁成功夺得邪帝舍利，均要忙于应付其他的人，无暇去管别的事。

说到底，他和寇仲毫不害怕邪帝舍利落在魔门的人手里，武道绝无一蹴而就的速成法，和氏璧正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的造诣虽进展钝缓，但每天都在进步中，根本不怕任何人。

徐子陵不想和师妃暄纠缠下去，他对师妃暄亦早已心死，平静答道：“若小姐能说服寇仲，我徐子陵不会有何异议。”

师妃暄微微一怔，俏目往他瞧来，显是隐隐捕捉到徐子陵对她态度改变的原因。

好半晌，她才道：“现在宝库得而复失，寇仲有什么打算？”

这是徐子陵最怕的一个问题，无论他如何不满师妃暄密谋对付寇仲，向她说谎仍非所愿。暗叹一口气，道：“小姐何不顺道亲自去问寇仲？”

师妃暄一对秀眸射出复杂的神色，幽幽浅叹，道：“若可选择，妃暄是绝不想更不愿与你们为敌，如事情真的发展到那地步，子陵当知妃暄是情不得已。”

徐子陵心中苦笑，当寇仲寻得杨公宝藏，这是必然的发展，谁都无可奈何。

师妃暄美目一片凄迷，正是在她身上从未出现过的神情，唇角飘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淡然道：“不过妃暄对两位今趟义助秦王，仍是非常感激，子陵珍重。”

言罢飘然而去。

徐子陵头皮发麻的呆坐椅内。

终于和师妃暄决裂，心中涌上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触和伤情。

他或者不致要与师妃暄正面为敌，当寇仲势将成为她最大的敌人，再没有象以前般有转寰的余地。

自踏进杨公宝库后，寇仲确走上他进军争霸天下大业的艰难道路，除非有人能把他击倒，否则终有一天，他会成为威慑天下的霸主。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寇仲的实力，一旦他开展大业，每过一天，他的根基会多稳固一分，更加难被遏制。

第八章 真假难分

李靖用神瞧着寇仲好半晌后，道“昨晚究竟发生什么事？”

寇仲道：“我们运气欠佳，被李元吉的人监听到在地库内的活动，所以……”

李靖打断他，道：“你说的现在全城皆知，我想问的是你既被迫逃进地底的沼洞去，为何又这么轻松出现在这里，这比见不到你更令人感意外。”

寇仲道：“这叫天无绝人之路，我的闭气神功虽练得不错，但仍不可永无休止的涯下去，只好顺着地底河拼命游。哈，岂知竟能从城外一个小湖钻出来。”

李靖一瞬不眨的盯着他，还是无法判断他说话的真伪，兼且两人关系微妙，若他迫得寇仲太紧，寇仲大有可能翻脸。一阵沉默后，李靖叹道：“为何小仲你好像并不因失去宝库而有半点失望？”

寇仲微笑道：“不是得，就是失。坦白说库内的东西除那几箱珠宝还可以买几个子儿外，生绣的兵器送给我也嫌阻地方。他奶奶的杨公宝库，竟是这么一回事。”

李靖道：“天亮前皇上亲率秦王，齐王和十多名高手入内，本意是要把你们生擒，岂知你已从地底沼洞逃走，沼气还不断涌入库内。皇上立即命人遍搜库内，终在其中一箱珍宝下发现启下层真宝库的机关，发现一批可装可装配一个千人队的兵器甲冑。”

寇仲适才暗松一口气，心道好险，也像徐子陵般想到如果先一步发现下层宝库的是他们，肯定会被鲁妙子和杨素愚弄了。

李靖续道：“现在宝库内的情况被列作最高机密，待封好通往沼洞的入口，抽尽沼气，我们会派人下去澈底搜查，看看可否找得邪帝舍利，再交由师小姐送返静斋，免留后患。”

寇仲至此才晓得师妃暄已把邪帝舍利一事告知李世民，在现今的情况下，李世民自然要如实禀上李渊。

寇仲却暗叫不妙，假若赵德言和可达志认定他们手上没有邪帝舍利，今晚的刺香大计如何进行。

敌人只会将计就计，布局全力将他们击杀。可达志这小子真阴险，还诈傻扮糟，诱自己去骗他。

李靖此时对寇仲没有进入真正的宝藏一事深信不疑，见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心生不忍，道：“佛家有言，每个人自身都是个宝库，只要懂得

取用，可终生受益无穷，天数有定，非是人力所能强求。小仲以后有什么打算？”

寇仲回过神来，勉强挤出一个枯涩的笑容，装出心灰意冷，萎靡不振的摸样，叹道：“我现在只想速离长安，以后都不再回来。”

徐子陵独坐房中，思潮起伏经过一番思索，他才明白师妃暄先前为何会表现的对自己那么失望。

事实上是一场误会。

他说的是实话，师妃暄却当他骗她。

也难怪她会这么想，因为鲁妙子若要收藏邪帝舍利，理所当然要藏在最秘密的地方，对师妃暄来说，库内最秘密处，自然是下层宝库，他和寇仲既茫然不知有下层宝库的存在，怎能找出邪帝舍利。

这样情况下事情就变得非常严重。

倘若徐子陵睁大眼讲谎话的宣称舍利已在他们手上，岂非摆明想骗师妃暄入局，累她要和赵德言和祝玉研硬拼一场。难怪她离开露出那么伤感难过的神色。

对此徐子陵并不想解释，自己既问心无愧由得她怎么想也算了。

她对自己已失望，自己何尝不对她失望。

什么人来到窗后，他仍是一无所觉，旋又心中一动，冷然道：“我早猜到你会来的，进来吧。”

窗门张开，人影一闪，脸覆重纱的祝玉研现身房内，柔声道：“你凭什么猜到我会来呢？今日的岳山再非昔日的岳山，大清早先后有大唐皇帝和静斋数百年来最杰出的传人来拜侯你。”

徐子陵冷笑道：“小研你若想从我口中打听任何事，恐怕不但找错地方更找错了人。”

祝玉研移到他身前，语气转寒道：“你这不近人情的性格何时才可改过来，信否我把明月的女儿杀掉，看看你如何伤心难过。”

徐子陵双目射出岳山式的凌厉精光，不眨半下的盯着祝玉研，没说半句话，却比说任何话更可令对方感到压力。

祝玉研忽然背过身，直抵窗前，似要离开，又改变主意，幽幽叹道：“我只是一时气话，听说你曾和石之轩剧战一场，对吗？”

徐子陵保持岳山阴冷沉狠的表情，沉声道：“若我斗不过石之轩，恐怕你也不会来吧？”

祝玉研旋风般转过身来，怒道：“我今天来并非要你出手帮忙，我祝玉研纵横天下，谁能奈何得了我？”

徐子陵点头道：“说得好，字字掷地有声，不过假如石之轩得到圣舍利，能统一魔道的再非你祝玉研，而是石之轩。你就是为此事来求我岳山，对吧？”

祝玉研摇头娇笑道：“你仍是那么自以为是，李渊没告诉你吗，现在库内充满沼气，谁敢冒险进入？所以这并非是我的当务之急。”

徐子陵心中暗骂自己糊涂，他本以为祝玉研来央他开口向李渊求取库内藏于某处的邪帝舍利，一时忘记了杨文干正密谋刺杀李渊和李世民，如若

成功长安会乱成一团，到时舍利谁属，就要看谁的道行最高，当然，这是假设邪帝舍利真的仍在宝库内。

皱眉道：“既非邪帝舍利，你来找我干什么？”

祝玉研默然片晌，柔声道：“我来找你，是念在一夜夫妻百夜恩，请你立即离开长安，否则你将永无再战宋缺的机会。”

顿了顿叹道：“你可以听一次我的话吗？事实上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徐子陵弄不清楚她说话的真正含义，只好含糊其辞道：“谁想杀我岳山？”

祝玉妍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接着以寒若冰雪的语调一字一字缓缓道：“岳山你听着，要杀你的你的人多着哩！石之轩、赵德言、还有晃公错。李渊因宝库之事，把春狩推迟两个时辰，当他离开后，长安城将落入长林军的手上，那时你将变成四面受敌。若你只懂逞匹夫之勇，该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

说罢穿窗而出，消没不见。

寇仲现在不但是长安名人，更是皇宫熟客，首次独赴皇宫，不用报上大名，守卫已把他认出来，还特别请出负责朱门的兵尉级将官，来招呼寇仲，令他受宠若惊。

横贯广场上，春狩的队伍整装待发，除健马偶尔发出呼啸外，数千人不作一声，也没有人露出不耐烦或散漫的等待神色，也可见人马训练精良，不愧大唐雄师。

比起彭梁所谓受过几天训练的乌合之众，确是天与地之比。在少帅军内，只有宣永的部队算得上是精锐。希望在他离开后，虚行之，宣永等能好好把握这段太平日子，提升少帅军的素质和作战能力。

假如能立即把真库内大量的财富兵器运返彭梁，他的少帅肯定实力大增，在乱世中，没有东西比黄金和上等兵器甲骨更为实用。

左思右想间，领路的外城卫依规矩地把他交给承天门的郎将，郎将知他不但是常何的老朋友，更是皇上和二贵妃身边的红人，自然敬礼有加，亲自领他往内谒见张婕妤。

忽然迎头一人声势浩大的朝他走过来，寇仲尚未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郎将慌忙把他扯到一旁，道：“皇上驾到，快跪下”。

依皇宫规矩：凡把守城门城楼的侍卫，即使见皇帝，只须致敬而不用施跪礼，但若像这么在路上遇上，不但要避道，更要跪地垂首，不准平视直望。

轩昂的开路队伍过后，李渊的声音在寇仲身前响起道：“停下！”

有人立即领命喝停，从兵猛一踏步，忽然而止，整齐划一。

李渊讶道：“这位不是莫先生吗？请立即起来，先生是我大唐的贵宾，不用执君臣之礼。”

寇仲装作慌慌张张站起来，目光一扫，发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在他左右，后面还有一群大臣，包括他的老朋友刘政会，其他尚有裴寂、刘静、肖禹、陈叔达、封德等近臣，看来刚开过紧急会议，刻下正往广场，与

春狩的队伍会合，出发往终南别宫。

不由心中叫好，这么恰逢其会的现身，除知情者如李世民外，谁都不会怀疑他是寇仲的化身。因为在李渊等的猜测内，就算他能侥幸生离沼洞，也绝无可能这么快赶回来。

李建成视他为已系的人，开口帮他说话道：“莫先生这些天来，四处奔波，忙于济事，太辛苦了。”

寇仲打蛇随棍上，躬身道：“谢皇上和太子殿下下的关心，小人今次入宫，是想看看张夫人调养的情况，顺道辞行。”

李渊愕然道：“先生即将远行吗？”

寇仲忙把李建成拉下水，道：“小人曾向太子殿下禀告，因小人命有克星，三十岁前，不宜在任何地方长久停留，所以这几天就会离开长安，到别处历练。此乃家叔吩咐，小人不敢违命。”

李渊朝李建成瞧去，李建成心中暗惊，偏是确有此事，无奈下道：“莫先生曾向王儿提过此事，只是没想过先生这么快便要起行，故没向王父禀报。”

李渊也拿他没法，只好道：“先生今年贵庚？”

寇仲硬着头皮道：“小人今年28岁。”

若非有李渊在，群臣和众兵保证哗然起哄，因他的样子横看竖看也超过35岁。

李渊道：“莫先生原来这么年轻，那即是尚有两年四处游历济世的时间，令叔乃高人异士，即然有此严命，背后必有深意。两年后先生过游而回，朕必不会待薄你，起驾！”

徐子陵的岳山匆匆离开长安，打转后又以雍秦的身份折返城内，由于出入城的文件雷九指为他准备充足妥当，故过关不成问题。虽然在战乱之际，关中仍算太平，长安为促进强大的经济贸易，故保持城关开放，只要依足规矩辨妥入城手续，缴纳入城税，外地人到长安不会受到留难。

入城后，在约定处发现李靖要紧急见他的暗记，忙匆匆到李靖的将军府，见他正准备出门，李靖见他来到，改乘马车，道：“我本以为秦王会留我在此，好与你们联络接触，岂知秦王刚才忽然改变主意，要我夫妇随他到终南山去，此事令我很不舒服。”

徐子陵同情的道：“李大哥为我们的事，作出很大的牺牲，希望不会影响李大哥和世民兄的关系。”

心中想到大有可能是因师妃喧和李世民说过话，使李世民狠下决心对付他们，遂把李靖夫妇调离长安，以免节外生枝。

里巷深处仍偶而传来鞭爆声，自不及前两天的频繁热闹。

李靖断然道：“大家兄弟，不用说这种话。今次若非你们仗义帮忙，后果不堪设想。”

徐子陵道：“事情有何进展？”

李靖胸有成竹的道：“一切全在我们的控制下，现在只等杨文干去偷沙家那批火器，交收时来个人赃并获，我们就可把京兆联一举荡平，逮捕任何牵连在内的人。”

李靖傲然道：“在我们的地头，这种小事怎难得倒我们。唉，正因这原因，我才不放心你们，现在杨公宝库已成泡影，为何小仲仍没有丝毫收手的意思？”

这问题教徐子陵如何答他，只好道：“一时间他很难接受这事实，过几天冷静下来，说不定有别的想法。”

李靖苦笑道：“可是照我看秦王仍认为小仲不会罢休，一旦变成正面冲突，事情本身的推展会改变人的观感意愿，当变得只有仇恨而没有交情时，一切都会失去控制。”

徐子陵心中暗叹，自寇仲决意争霸天下一切正朝这方向推展。

李靖颓然道：“起始时，天策府大部份人对秦王这么看得起你们，都不以为然，可是事实不断证明秦王对你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你们已成为天策府群将最顾忌的人，知道一旦让你们取得立足据点，会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徐子陵苦笑道：“他们不用把我算计在内吧？”

李靖道：“他们并不晓得你和寇仲的关系，但晓得又如何呢？谁不怕若只杀寇仲，将来会遭到你们的报复！现在无论朝内朝外，你两人已被视为继宁道奇和宋缺后，这几代的人中最杰出的高手。假以时日，更不得了。”

徐子陵愕然道：“我们被捧得太高了。”

马车在城门前停下，李靖双目射出深刻的感情，眼眶一红，凄然道：“我已失去一个好妹子，再不想失去两个好兄弟，想起将来或要对仗沙场，更令人神伤魂断，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来临，子陵保重。”

强忍着英雄热泪，下车改乘战马，出城去了。

第九章 人为财死

张婕妤今天的心情不佳，原来李渊本答应带她和尹德妃同赴终南别宫，岂知今早临时变主意，命两个爱妃留在长安。

见张婕妤前，郑公公再三对寇仲提出警告，若无必要，最好改天才入宫求见。更暗示说如非看在寇仲份上，绝不肯通传。否则张婕妤一旦迁怒于他，郑公公就要倒足霉头。

寇仲听他说得这般严重，亦想打退堂鼓。不过记起常何说的“张婕妤一句话得上李建成十句话”，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张婕妤，因为郑公公被迁怒事小，迁怒于常何和沙家则事大。权衡轻重下，怎都要冒这个险。

等了片刻，郑公公来到外厅道：“夫人确对先生另眼相看，知是先生来，所有事都暂且抛开，要先见先生。”

寇仲很想问张婕妤究竟抛开了什么事？却知这般问于礼不合，只好旁敲侧击道：“夫人的气平了吗？”

郑公公惶恐道：“她刚摔碎一个皇上送她的大食国花瓶，还不准人收拾，你说她的气平了吗？”

寇仲差点掉头要走，只是既已通传，变得势成骑虎，心想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要离开长安，她能有什么反应呢？

郑公公道：“来吧！勿要让夫人久等。”

寇仲脑海中只有“自作孽，不可活”六个字，头皮发麻的进入内院。张婕妤接见他的书斋显然非是她摔东西泄愤之处，地板乾乾淨净的，左右侍候的婢子人人心惊肉跳的垂首肃立，唯一敢望的东西就是地板。

张婕妤气鼓鼓的坐在太师椅内，对寇仲勉强点头，冷冷道：“先生请坐。”寇仲空有雄辩滔滔之才，但在这情况下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乖乖的在她对面坐下。

张婕妤望往窗外，忽然叹一口气，声音转柔，以仍带有僵硬冰冷味道的语气道：“先生没有随皇上到终南山吗？”

寇仲差点冲口而出说“张娘娘在这，小人怎敢远离”，幸好想到说完这两句漂亮的拍马屁大话后，辞行的话怎再说得出口，只好摇摇头。

张婕妤秀眉一皱，冷冷道：“先生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旋又觉得自己对这救命恩人语气重了，歉然道：“先生勿要见怪，我心情不好。”

寇仲苦笑道：“小人正因见夫人今天心情欠佳，本有事情奉禀，也吓得说不出话来。”

张婕妤微感愕然，目光移往郑公公去，后者立即垂下目光。张婕妤娇叱道：“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我要单独和先生说话。”郑公公等能离开这，都不知多么感激寇仲的带挈，忙作鸟兽散。

到斋内只剩两人，张婕妤离开座椅，一手按桌，带怒道：“莫先生你来给人家评评理，那董妃算什么东西，皇上竟舍我和尹德妃独带她往终南去，不分尊卑先后，天下间那有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事。”

寇仲听得目瞪口呆，始知原来如此。不过张婕妤虽显出她泼辣的一面，却仍是姿色可观，另有一番美人娇嗔的动人神态。不问可知，李渊要把两位宠妃留在宫内，是为她们的安全着想，让董淑妮同行，极可能是因洞悉她与杨虚彦的关系。至于事实是否如此，就要李渊本人才知道。

张婕妤愈说愈气，秀目通红，狠狠道：“秦王把这狐狸精从洛阳带回来，我和尹德妃早猜到他是不安好心，想迷惑皇上，实在太可恶啦！”

寇仲怕她哭将起来，那就更难收拾，辞行的话还如何说出口，忙道：“娘娘请息怒，小人有另一番见解。”

张婕妤讶道：“什么见解？”

寇仲胡诌道：“小人刚才入宫，路上遇上皇上，当时尚有太子殿下在旁，小人说是要入宫见夫人，皇上露出非常关切夫人的神色，还千叮万嘱小人要好好侍候夫人，有太子殿下为证。”他虽然蓄意夸大，但肯定李建成不会揭穿他。

张婕妤最怕的是失宠，闻言半信半疑的道：“皇上真的仍关心我，那为什么起程也不来向我道别。”

寇仲现在几可肯定张婕妤非是阴癸派的卧底，因为她的妒忌和诉苦无不出自肺腑，绝非作伪，遂加重语气道：“假如小人没有猜错，皇上是怕见到夫人后会舍不得离开，又或忍不住要带夫人同赴终南，至于原因在那，就非小人所知。”

接着压低声音道：“小人最擅观人之道，嘿！望闻问切的‘望’就是指此。皇上因有心事，以至肝火上升，两颧带赤，此行到终南非像表面般简单，且肯定牵涉到非常机密的事，夫人自己心内知道便成，千万别透露给任何人晓得，包括尹德娘娘和太子殿下在内。否则难保皇上会真的不高兴。”

张婕妤露出凝重的神色，神不守舍的坐回椅内，点头道：“给先生这么说起，我也觉得皇上这几天行为古怪，好像心事重重？忽然又吩咐刘政会把左右两宫通往正宫的侧门封闭，忽然又召太子秦王等人去说话。最奇怪是把玄武门总卫所交由裴寂负全责，建成太子只能管城防，都是不合情理的安排。”

寇仲暗骂李渊打草惊蛇，不过在他寇仲的立场来说，真是管他娘的屁事。

张婕妤轻抚酥胸，长长吁出一口气道：“现在我的心舒服多哩！先生不但懂医病，还懂安人家的心。先生此来究竟有什么事呢？只要我力所能及，定会给先生尽心办好。”

寇仲暗松一口气，施尽浑身解数后，终争到一个说话的良机。

徐子陵与云帅碰头，后者道：“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

徐子陵知凭他的绝世轻功，确有本领在暗中窥探唐军的动静，道：“国师看到什么呢？”

云帅在高挺和轮廓分明的鼻子衬托下显得更深邃眼睛，现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把握，带点狡黠的神色，盯着徐子陵道：“我听到独孤家的西寄园传出一下强烈的破门声，赶往近处，见到李元吉和独孤家的人全聚右后院井口的四周，接着李渊和大批禁卫赶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只听他能随口说出独孤府的名称，便知他下过功夫调查。破门惹起注意的不用说是祝玉妍，她宁愿邪帝舍利暂时落入李家手上，亦胜过被杨虚彦得到。

徐子陵忽然有点后悔与云帅合作，从他刚才一瞬即逝的眼神，使他直觉感到他所有行事都基于利益而出发，必要时可随时反面无情。他以波斯人居西突厥国师之位，与赵德言汉人为东突厥国师非常近似。只是这种相近足可令徐子陵起戒心。假若他也对邪帝舍利生出野心，会是非常头痛的事。

忽然间他猛下决心，要把云帅剔出这游戏，事实上的而且确因形势的变化，他们本是万无一失的计划，变得难以依计行事。

徐子陵点头道：“昨晚发生很最重的意外，我们进入宝库时，被李元吉监听地底的人发现，幸好我们成功从地底河逃走。我今次来，就是要告诉云帅计划取消。”

云帅一震道：“邪帝舍利呢？”

徐子陵更觉云帅对舍利非是没有贪念，但却感到骗一个至少直到此刻仍和他们合作的人，是不义的事，微笑道：“舍利正在我们手上。”

云帅愕然道：“既是如此，为何要取消计划。”

徐子陵摇头失笑道：“问题是就算我们如何保证舍利在我们手内，仍没有人肯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依原定计划进行，等若把自己投进赵德言布下的罗网去。”

云帅道：“假若李家的人在库内搜不到舍利，怎到他们不相信。”

徐子陵道：“现在库内充满沼气，李家的人只能匆匆下去看一遍，恶劣的环境不容他们作彻底的查探。”

他没有对云帅说半句假话，只是把真库隐去。

云帅沉吟片刻，问道：“邪帝舍利究竟是什么东西？”

徐子陵坦然道：“我尚未看过。”

云帅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邪帝舍利给放在一个密封的铜制容器内，只有尺许高，面盛满不知是什么样液浆。我们不敢把它打开，所以与邪帝舍利仍是缘悭一面。”

云帅双目射出锐利神光，似要把徐子陵看通看透，皱眉道：“你们对这魔门人人争夺的异宝，没有半点好奇心吗？”

徐子陵洒然笑道：“真的没有。”

云帅道：“你们既不要利用邪帝舍利去进行计划，打算怎样处置它？”

徐子陵漫不经意的道：“或者找个地方埋掉算了，国师有什么好的提议。”

云帅道：“我认为仍可依计而行，只要舍利是真舍利，我们仍可利用它操控局面，教赵德言中计。”

徐子陵道：“我要跟寇仲好好商量，今晚酉时前会给国师一个肯定的回覆。”

云帅忽然叹一口气，道：“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假若一切依计划行事，到人人出手抢夺邪帝舍利的一刻，我若加入抢夺，两位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徐子陵想不到他如此坦白，毫不掩饰，反大增好感。也坦诚答道：“我和寇仲最希望舍利能落在师妃暄手内，不过照目前的情况，她出现的机会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手助你又如何，只不知国师有否想过那后果呢？”

云帅苦笑道：“后果是如若我成功得手，则返国之路将是九死一生，但对你们却是有利无害。凭我的脚力，开始的一段路谁都截不住我。但由于我人生路不熟，始终有被赶上的危险，不过我仍认为值得冒险一试。”

徐子陵道：“国师得到舍利，由于不懂汲取之法，会是得物无所用，还平白放过一个杀死赵德言的机会，似乎不大划算得来。”

云帅道：“你先和寇仲商量是否实行原定计划，到一切落实，我们再作仔细思量。”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又记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两句老生常谈的说话。

李渊的春狩队伍浩浩荡荡的驰出朱雀大门，进入朱雀大街，庶民夹道欢送，鞭爆响个不绝，气氛热烈。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宗室对游猎锺爱者大不乏人，每个王朝都指定某一范围为皇家苑囿，闲人不得在区内狩猎。

终南山就是大唐王朝入主长安后选定的游猎区。

与游猎有关的历史变故不胜枚举，远古夏朝的天子太康，因沉迷狩猎，被东夷族的首领后羿趁他出猎发动叛变，自己登上皇座。不过后羿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亦迷于游猎而不理国务，落得与太康同一悲惨下场。

周朝更专门制定射礼和田猎的制度，把游猎提升为国家大事，至乎以之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

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游猎迷，例如战国时曾荣登霸主的楚庄王，汉朝的汉武帝，三国的曹操，不过最荒谬的是魏明帝，竟在洛场东面的茱阳设禁苑，广达千余里，在其内养虎六百、狼三百、狐狸一万，其他飞禽走兽更是不计其数，又不准当地百姓伤害苑的猛兽，猛兽遂四处伤人，弄得居民饱受其害。非但使人有苛政猛于虎的悲叹，苛政还直接与猛虎恶兽扯上关系。

李渊继承田猎的传统，视此为国家兴旺的象徵，田猎和美人，是李渊两大乐此不疲的嗜好。不过今趟田猎关乎到正道与魔门的斗争，前朝和新朝的倾轧，自是乐趣大减。

寇仲跟在队尾离宫，朝北里走去。心内不无感慨，旋又被另一种情绪取代。

他要见的人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妓的尚秀芳，即使她昨晚没遣人来找他，他亦感到有必要向她辞行。

寇仲心内矛盾得要命，既想见到尚秀芳，迷醉在她动人的风情娇态内，忘神人世间丑恶的一面。却又隐隐感到自己在玩火，一个不好，会有“焚身”之患。

蹄声轰鸣。

一辆马车从皇城朱雀大门驰出，前后各有八名禁卫护驾，到寇仲旁倏然而止，秀宁公主的声音从低垂的窗帘传来道：“莫先生到那去，可否让秀宁送你一程呢？”

身处通衢大道，别无选择下，寇仲只好登上马车，面对另一个他既想见又不愿见的人。

徐子陵沿街疾行，目的地是北里的乐泉馆，他本想潜返宝库察看情况，可是在光天化日下，永安渠无论河面和两岸均交通频繁，他难道在众目睽睽下往水内？

刺杀安隆的机会愈趋渺茫，但仍有一线之机，只要他今天肯到乐泉馆就成。

横竖闲来无事，遂到乐泉馆踩踩场子，顺道找间开业的食填饱肚子。

以他现在的修为，数天滴水不进也不成问题，但对吃东西仍是有乐趣和胃口，觉得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经过明堂窝和六福赌馆，出入的人很多，已没有前两天的人龙，肯定大批赌客输剩两袖清风，再没有能力来趁热闹。

李世民是主张禁赌的。奈何明堂窝有尹德妃的恶霸父亲尹祖文在背后撑腰，而李元吉则是六的大后台，只看大仙胡佛和女儿胡小仙可公然出现皇宫的年夜宴，便知在太子党和妃嫔党的支持下，李渊容许两大赌场的存在。从这点看，李渊非是个好皇帝。

思量间，娇哼声从六福赌馆大门处传来。

徐子陵没想到娇声呼唤的是自己，不回头的继续前进，到足音在后方追来，才停步回首。

在年夜宴大出风头的美妓纪倩娇息喘喘的朝他急步赶来，惹得路人侧

目。

徐子陵大感头痛，因知此女难缠。

纪倩来到他旁，嗔道：“你这人怎么啦？愈叫愈走的，人家不晓得你怎么称呼。”

徐子陵很想装作认不得她，却知此举不合情理，因为不论男女，只要看过漂亮如她纪倩一眼，绝不会忘记。

讶道：“这位不是曾经在六福内见过的姑娘吗？不知找在下有什么事呢？”

纪倩扯着他衣袖道：“找个地方坐下再说，总之不会是问你借银子。”

徐子陵拿她没法。被她拉得身不由己的去了。

第十章 相见时难

车厢宽敞，只在两端各设座位，寇仲本要在另一端对坐，李秀宁低声道：“坐到我身边来，方便说话，你要去哪里？”

寇仲不想她晓得自己是去找尚秀芳，随口道：“我要到北里的六福赌馆。”暗讨在六福只要走过斜对面，就是上林苑。

李秀宁吩咐手下后，轻扭细腰，别过俏脸凝视他道：“秀宁还以为你昨晚难逃灾难，到过下面的的都认为你在沼洞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人家正为你担心，竟忽然收到你去见婕妤的消息。”

寇仲伸个懒腰，舒服的挨往背后的软枕，微笑道：“我寇仲什么场面未见过，一个沼洞难不到我的。”

李秀宁讶道：“看你的样子，似并没有失去宝藏而失望，唉！你脑袋的构造是否和常人不同呢？”

寇仲迎上她的美目，低声音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为宝库烦恼。更多谢公主关心，那消息公主是从何处得来的？”

消息是指师妃暄请出宁道奇来对付寇仲一事。

李秀宁垂首道：“是柴绍从二王兄处听回来的。你和徐子陵武功虽高，恐怕仍非宁道奇的对手。”

寇仲心中思量，假若李世民是故意让柴绍告诉李秀宁，再由李秀宁通知他们，以离间徐子陵和师妃暄的关系，那李世民的心计就太厉害了。

李秀宁又往他望来，秀眸射出焦急不安的神色，道：“现在既然失去宝库，少帅是否考虑退出逐鹿？”

寇仲苦笑道：“我不想骗公主，事实上我再没有退出的可能，一是把我杀死，否则我定会为目标竭尽全力。”

李秀宁平静下来，显然对他终于死心，目光往前望去，点头道：“人各有志，秀宁也不能相强。”

马车停下。

寇仲心中暗叹，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李秀宁以朋友的身份交谈，下趟见面，将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低声道：“公主珍重。”

推门下车去了。

纪倩是酒家的熟客，轻易取得一楼的厢房，由她点洒菜，伙计退出后，纪倩一副江湖儿女的作风，爽朗豪通之气不让男儿，徐子陵虽是被迫到这里来，对她仍没有恶感，道：“我叫雍秦。”

纪倩露出一丝狡猾的笑意，道：“其实人家早晓得你叫雍秦，刚才只是诈作不知，蝶夫人是否看上你？她的男人可不好惹，你小心永远离不开长安。”

徐子陵微笑道：“纪姑娘又看上在下什么呢？不是只为要我来这里陪你吃顿酒饭吧？”

酒菜送到，两人暂停说话。

伙计离房，纪倩洁白纤美的手拿起酒壶，为他倒酒，娇笑道：“我看上的是你的赌术，可否传我两手，我可赠你一百两黄金作传艺的酬报，且保证你能安全离开长安。不是我危言耸听，杨文干下了追杀令，务要置你于死地。”

徐子陵暗忖这才合理。杨文干既然邀得香玉山执行阴谋，事后他大可置身事外，更因藉着与李建成的关系，不单保留实力，还可乘机扩张实力，到完全控制形势后，再把李建成除掉。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杀人灭口，避免李建成从徐子陵身上套出内情。

如若突厥人真的肯支持杨文干，而李渊和李世民事前又全不知情，他确有成功的机会。

徐子陵淡淡笑道：“既然如此，姑娘为何要来淌这混水，你难道不怕杨文干？”

纪倩不解的打量他半晌，不答反问的讶道：“我知你是懂两下子功夫的，可是京兆联乃关中第一大帮，你若认为自己可以免祸，一是没有自知之明，一是以为我纪倩在虚言恫吓，究竟是属那个原因？”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两个原因都对。姑娘先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何不惜重金要跟我学骗人的伎俩。”

纪倩道：“这个不用你理。唔！你这人看来是冥顽不灵。算吧，你的死活我再不管，你有没有兴趣赚那一百两金子。”

徐子陵微笑道：“若我要赚点使用，大可到明堂窝或六福赌馆碰碰手风，不知姑娘认为然否？”

纪倩大嗔道：“怎么说你都不明白，只要你踏进任何一间赌场给京兆联的人缀上，定要小命不保。人家救了你，还不懂感恩。”

徐子陵讶道：“你什么时候救过我？”

纪倩没好气得道：“你的脑袋是否石头造的，谁把你从赌场门口的鬼门关扯到这里来，还任饮任食。好吧，五百两金子，一口价，不要再扭扭捏捏像个娘儿似的，最多本姑娘再陪你一晚。”

今次轮到徐子陵脸红，幸有假面具护主，耳朵又给假发遮掩，他尚是首次遇上言行放纵大胆如纪倩的女子，偏她又这般明艳动人，令人完全不会把粗俗或淫荡与她扯上关系。

想起年夜宴追求她的众多公子哥儿，不由心中大讶，像她这样当红的名妓，竟要献金献身的来学赌术，肯定非是为钱财或贪玩那么简单。

纪倩见他呆看着自己，嫣然一笑，横他一个千娇百媚的一眼，秋波流转，呵气如兰的轻轻道：“不要以为我纪倩是个很随便的人，长安不知有多

少男人想就近我，我却连指尖都不让他们碰上，你是不知多么幸运哩！”

徐子陵心中一动，压低声音道：“姑娘若肯赐教不惜一切要学到在下这点小玩艺的真正原因，说不定在下不须姑娘付出任何代价，便把敝派的赌技倾囊相授。”

纪倩定神瞧他好半晌，忽然花枝乱颤的娇笑起来，喘息细细媚态横生的道：“咳！

想不到我纪倩刚过年即大走霉运，遇上个没有男子气的男人。”

接着俏脸一沉，狠狠道：“你想探明本姑娘的事吗？你定是当我纪倩第一天到江湖来混，你最好立即远离长安，否则休想本姑娘给你收尸。”

言罢气鼓鼓的拂袖离房，把门重重关上。

虽给她臭骂一顿，徐子陵仍从她的说话判断出她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不忘劝自己离开长安。

徐子陵哑然一笑，举筷向原封不动的满桌酒菜进军，横竖肚子空空，亦不该浪费。

房门又张开。

香风随来，纪倩回到对面的位子坐下，讶道：“你这人很不简单，明知大祸临身，竟悠悠闲闲的坐在这里大吃东西。”

徐子陵举起酒盅，向她遥施敬礼，微笑道：“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借敬姑娘一盅。”

纪倩看着他把酒一口喝掉，放下酒盅时，黛眉轻蹙道：“楼下有张桌子座的是四个京兆联的人，都是他们联内赫赫有名的高手，你想等到明天愁来明天当也不行。”

徐子陵拿起个馒头，送到嘴边强嚼一口，洒然笑道：“姑娘为何要回头呢？开罪京兆联对你并没有好处。”

纪倩叹道：“这或者是怜才吧，你是人家在赌场遇上最高明的赌徒，手法不着半点痕迹，好啦！最后一句话，你是否想财色兼收？”

寇仲抵达上林苑，报上来意，把门的大汉认得他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红人莫神医，客气得不得了。

其中一汉领他往尚秀芳的临时香居，还通风报讯的道：“可达志大爷刚来求见小姐，现在尚未离开，莫爷或要稍候片刻。”

寇仲暗付那里有美女，那里就可见到可达志的踪影，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可达志有可令任何美女倾心迷醉的魅力。到达尚秀芳的别院，汉子把责任交给尚秀芳的婢女，由她招呼寇仲。寇仲到厢厅坐下，等了近半个时辰，仍未被美人召见，不耐烦起来，想走时却被婢女搁着，惶恐的道：“莫先生请待片刻，让小婢再去通传。”

见到小婢慌张惧怕的样子，寇仲只好按奈下心头闷火，再次安坐。

他倒非因觉得被冷落而使性子要走，而是时间宝贵，他还要去见青青看这与他关系微妙的女子因何事屡次找他。

岂知再等整刻钟，尚秀芳仍未出现，寇仲再没耐性呆等下去，对婢子道：“我待会再来吧！”

婢子骇然道：“小姐吩咐，要无论如何也把先生留下，她...”

寇仲微笑道：“是我无论如何要走，不关你的事。只要姐姐你如实报上，小姐是不会怪你的。”言罢洒然去了。

徐子陵风卷残云的把肚子填饱，才迎上纪倩紧盯他不放的眼神，从容笑道：“既然大祸临头，那还有闲情财色兼收。待我过了楼下那一关再说吧！”

纪倩跺足叹道：“真的给你气死，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仍不明白吗？”

徐子陵不解道：“姑娘凭什么来照拂我？”

纪倩挺起酥胸，傲然道：“在长安，谁敢不给我纪倩三分面子，只要你跟我在一起，谁都不敢动你。”

在一般的情况下徐子陵亦相信纪倩说的非是虚言。只凭她能在宫廷表演歌舞，这身份地位便没有人敢开罪她。可是眼前乃非常时期，恐怕纪倩也压不住京兆联的人。

徐子陵道：“这样吧，我们来作个试验，一起离开，假设京兆联的人真的因为姑娘不来对付我，就传姑娘那手玩艺。假如是相反的情况，姑娘须死去这条心，且要袖手不理我和京兆联间的事。”

纪倩气鼓鼓的道：“说到底你仍不肯信京兆联的人想杀你，走吧！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言而无信。”

寇仲来到风雅阁，立即被请到青青的香居。

见到他，青青长长吁出一口气，道：“你终于来哩！”

寇仲大讶道：“夫人这么急欲见小人，又不是痛症发作，究竟是甚事呢？”

青青先命其他人退出厅外，捧来一个锦盒，放在桌上，含笑把锦盒打开，内中有一卷帛书似的东西，柔声道：“这本来是展示在街头的皇榜重金悬赏，我派人偷摘下来，先生自己打开看看吧！”

寇仲叹道：“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谁这么值钱？夫人真厉害。你是什么时候生疑的？”

青青把玉手穿入他臂弯，另一只手把锦盒掩上，挽着他直入闺房，在一角长椅并排坐下，欣然道：“第一趟见到你，我感到眼神似曾相识，最奇怪是你对我的过去了如指掌，语语中的。本来仍想不到会是你，幸好齐王告诉我你们潜来长安，只是苦于无法找到你们，几件事合起来，我还不生疑吗。后来更从齐王处晓得你们有易容之法，到大年夜廷宴那晚你和子陵俩个站在一起，虽比以前长的高大，又神气多了。但人家仍能一眼把你们辨认出来。”

寇仲迎上他的目光，心中涌起亲切温馨的感受，但决不涉及男女私情，就象往昔与素素相处的情景！缓缓把面具揭开除下。

青青双目一红，垂下首，轻轻道：“你们真的不怪我以怨报恩？”

寇仲心道他和徐子陵早把她忘掉，还有什么恩恩怨怨！当然不会说出来，微笑道：“青姐只是下不了台阶吗？我们从没有怪青姐。”

青青回复生气，艳光绽放，喜孜孜的道：“当我看到榜文，知道你们就是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和徐子陵，我和喜儿都开心的睡不着觉，又不敢

跟别人说，更为你们担心。”

寇仲奇道：“你不时去看城内的皇榜吗？”

青青扑哧娇笑道：“是从不会去看。只是听齐王提起你们，人家立即感到说得是你们，当年你们年轻小，但我和喜儿晓得你们非是池中之物，只没想到会变成家喻户晓的大英雄而已，子陵呢？”

寇仲道：“他很好，我曾向他提起遇上你们，顺便问一句，喜儿是否和可达志那小子搭上？”

青青神色一暗道：“我们这些以卖笑为生的女子，有什么和谁搭上的，可达志是太子身边的红人，纵使心中不愿，仍不敢开罪他吧。”

寇仲乘机问道：“喜儿是否不愿认识一个叫查杰的后生小子？”

青青奇道：“你怎么会知道此事？”

寇仲笑道：“查杰是我的兄弟，这小子相当不错。”

青青掩口娇笑，回复青楼女子的本色，半边娇躯挨过来，凑到他耳边道：“少帅想当媒人吗？不过喜儿未必愿意呢。喜儿有点像当年的我，很容易对好看的男人生情，又易于轻信人，自己怎么说都改不了，她对查杰该是有好感！不过这几天她只把可达志挂在口边，我劝她不听只好由她去碰钉子。”

在现今的情况下，查杰亦无暇顾及儿女私情，寇仲只好岔开道：“青姐现在最为著名的青楼老板娘，结交的全是权贵中人，我和小陵都非常欣慰，这几天我们会离开长安，有机会再回来探望姐姐。”

青青道：“姐姐明白你们的处境，我真的以你们为荣，齐王那么自视至高的人，提起你们时亦不得不承认你们是最难缠的对手，噢！你们准备何时离开？”

寇仲感到自己毫无保留的信任他，就如信任素素那样，坦白道：“快则今晚，慢则明朝，要视情况发展而定。”

青青失望道：“那我和喜儿不是没有时间侍候你们。”

寇仲吓了一跳，忙道：“我们姐弟之情，有别寻常，何来什么侍候？”

青青微一错鄂，旋又欣悦道：“青青今天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其他的男人，无论口上说得多漂亮，说到底仍是对我们的身体感到最大的兴趣，喜儿不知道了那里去了，知道错过与你见面的机会，她会很失望的。”

寇仲把面具戴好，长身而起道：“此地一别，未知何时才是再见之期，青姐好好保重。”

青青猛地扯着他衣袖，站起来道：“差一点忘记告诉你，齐王离京到终南山狩猎只是个幌子，事实上他出城后掉转头便溜回来，为的是要在暗中谋算你们。”

寇仲心忖这才合理，与青青欣欣道别后离开，踏出风雅阁，他整个人轻松起来，斗志昂扬。

第十一章 双重性格

徐子陵和纪倩步下酒楼大门的台阶，来到街上，午时刚过，这条北里最繁华的大街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非常热闹。

徐子陵负手大步沿街而走，纪倩要半奔半跑的赶在他身旁，邀功道：“你看！若非有本姑娘在旁，你恐怕永远出不了那道大门。”

徐子陵哑然失笑，没有答她。

纪倩忽然来个两手叉腰，娇喝道：“你不信吗？快停下。”徐子陵终于停步，已是身在丈外。

街上无论男女，都把目光投往艳光四射的纪倩身上，登徒子更看得目不转睛，垂涎欲滴地饱餐秀色。

徐子陵无视旁人的目光，缓缓转身道：“不信又如何？”

纪倩怒嗔道：“不信我就任得你自生自灭，做鬼也要做只后悔鬼。”

徐子陵移步来到她身前，淡淡一笑道：“无论有你或没有你在我身旁，他们也不肯放过我，不信可试试看。”

纪倩好像首次认识他般，从新由上至下把他打量一遍，嘟长嘴儿道：“怎么试？”

徐子陵迎天打个哈哈，道：“姑娘请随我来。”接着领路前行，专拣横街窄巷走，来到一条行人稀疏的小横街，突然停下，道：“他们来哩。”

纪倩回头一看，笑道：“胡诌，后面没半个人影，你就算下不了台阶，也不用说谎吧！”

徐子陵迎望晴空，油然道：“你朝后再看一遍！”

纪倩半信半疑的回首再望，色变道：“兔崽子！竟敢不把我纪倩放在眼内。”

四名大汉从后赶至。

纪倩挡在徐子陵背后，嗔道：“你们晓得我是谁吗？”

另一大汉恭敬的道：“纪倩小姐艳名远播，谁人不晓。”

他表面毕恭毕敬，可是话中有刺，暗讽纪倩是个以色相驰名的妓女。

对上怎么一个“不客气”的老江湖，纪倩这小江湖登时语塞。

先发言的大汉道：“我们当然尊敬纪小姐，更尊敬莫爷，今趟是奉蝶夫人之命前来，请莫爷移驾见面。”

另两汉往旁散开，只看其来势，便知是能应付任何场面的老江湖。

纪倩终找到说话，沉声道：“若只是请莫爷去见蝶夫人，须这么大阵仗？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是谁？”

先发言的大汉从容笑道：“小人左金龙，在京兆联只是小脚色，只因联主提拔，才有机会在联主身边办事，难得纪小姐晓得有我这号人物”。

接着指着说话阴损的汉子道：“他叫李拔，在京兆联亦只是跑龙套的小脚色，联内粗重的事都是由我们负责，专程来请莫爷去见夫人，有什么大阵仗可言，小姐谬奖啦！”

李拔阴恻恻笑道：“纪小姐名成利就，享惯清福，那晓得我们这些四处奔波，刀头舐血的人的苦处。”

纪倩终于脸色微变，晓得这些恶霸流氓，决不卖她情面，不知如何是好时，徐子陵油然转过身来，移到纪倩旁，微笑道：“我们是第二趟见面哩！”

正是这两个人，曾在门后偷袭徐子陵，还把刀子架上他的颈项。

左金龙抱拳道：“莫爷你好！夫人有急事找莫爷。”

徐子陵好整以暇的先瞧纪倩一眼，才朝左金龙道：“告诉夫人，这两天

小弟刚好没空，过这两天再说吧！”

李拔脸色一沉，冷笑道：“你好像不知道在对谁说话。”

徐子陵双目精芒迸射，沉喝道：“着！”抬起右手。

包括纪倩在内，五个人都生出难以形容的感觉。只见他抬手的动作似缓似快，令人难以捉摸。最骇人的是明明可在弹指间完成的迅快动作，却像漫无止境的漫长，当徐子陵终把手提到胸口的高度，忽然五指移动，做出万千变化，最后变成大拇指单独向外，往李拔额头按去。

李拔这才惊觉徐子陵是针对他出手的。忙往后撤，人人均认为李拔可避过这招似是缓慢笨拙的一指头时，李拔已然中招，断线风筝的往后抛跌，直挺挺的躺到地上。

附近的行人哗然退避。

左金龙和其余两汉不能置信的瞧着躺到街头的李拔，不知是否给吓呆了，竟不动手反击。

纪倩把目光从李拔处移往徐子陵，目瞪口呆的瞧他。

徐子陵以微笑回报。

左金龙清醒过来，怒叱一声，掣出佩刀，喝道：“小子在使邪术。”

另两汉亦取出兵器，联同左金龙把徐子陵和纪倩团团围着，叱喝作势。

徐子陵摇头笑道：“明知我懂邪术，你们仍要来惹我，是否活得不耐烦呢。”

举足朝左金龙踢去。

左金龙见他离自己足有半丈，这一脚怎能踢中自己，不过他非常小心，先喝一声“兄弟上”，其中之一竟挥刀向纪倩迎头劈下，务要分徐子陵的心，使他无法施展邪术。

纪倩惊呼一声，自然的往徐子陵靠过去。

徐子陵左手轻抄纪倩蛮腰，后两汉的攻势全部落空，眼睁睁瞧着徐子陵不知如何轻轻松松的晃到左金龙刀子劈空处，右脚原式不变的踹他小腹处。

左金龙应脚抛跌寻丈之多，爬不起来。

徐子陵顽皮心起，放开纪倩时顺手一带，纪倩娇躯旋转起来，虽比不上穿上舞衣时旋转的发袂飘扬，但这样一个活色生香的美人儿在街头妙态横生，仍是引人入胜。

纪倩第一个转身，看到的是徐子陵退到两汉刀锋下，只要刀再劈下少许，徐子陵肯定小命难保。

到身不由己的第二个旋转，两汉长刀甩手，踉跄倒跌，已是溃不成军之局。

徐子陵潇洒的一个旋身转回来，探手轻触纪倩纤巧的腰肢，仍有腾云驾雾感觉的纪倩旋势竟像起始般忽然之间地倏地消失，美眸异采闪闪的瞧着徐子陵道：“你究竟是谁？”

徐子陵往后退开，既没有加密加快步伐，可是刹那间远抵两丈开外，微笑道：“姑娘请速离险地。”

纪倩追之不及，踩足嗔道：“人家想向你拜师学艺啊。”

徐子陵转身疾行，声音传回来道：“骗人的技俩，就算不是存心不良，学之有害无益，请恕在下难以应命。”

纪倩瞧着徐子陵转进另一道横巷，两名被击倒的大汉正勉强爬起来，

亦之不宜留此，踩足去了。

离开风雅阁，寇仲仍在思量青青说李元吉潜返长安，密谋对付他们的话。

照道理，李元吉会比其他人更肯定他寇仲逃进地底沼洞去，就算大难不死逃出生天，出口亦要在城外的地底河流出地面某一远处，短时间休想回城，甚至受了重伤。

李元吉只要使人暗中留意城门出入的人，命守城和在哨楼的卫兵加强警觉，光天化日下，寇仲休想重返长安而不被发觉。

所以李元吉针对的该是徐子陵。

寇仲记得昨晚才叫徐子陵四处亮相，让清楚他身份的人从而认定邪帝舍利在他们身上，因为那时并不晓的库下有库这回事。

想到这里，再没兴趣返回沙府。

徐子陵这一刻在什么地方呢？

离开打斗现场和纪倩，徐子陵心中暗骂自己太过张扬，不过刚才被他击倒的四个京兆联好手，看似严重，其实只是被他击中窍穴，在几个时辰内会神智迷糊，难以向任何人叙述详情，待他们清醒过来，那时“雍秦”将会消失，不留半点让人追寻的痕迹。

他忽然生出无家可归的感觉。

在长安这些日子，他总有落脚的地方，例如扮岳山是回东来客栈，否则便到侯希白的多情窝，又或雷九指在崇贤里的“行宫”，至乎高占道的藏身处，每个地方都给于他“家”的感觉。但现在却是家不成家，再没有一处地方是安全的。宝库则要入黑后才能潜进去。

偌大的长安城，仍是那莫热闹和充满新春的气氛，他感到的只是危机四伏的另一面。

与街上其他人相比，他似偌活在另一个只有仇杀争强的人间世内。

“库下有库”这个误会，使他和寇仲暂时尽失优势，认定邪帝舍利不在他们手上的敌人，谁肯放虎归山，纵龙出海。

祝玉妍和赵德言仍未动手，只因弄不清楚为何寇仲能轻轻松松地返回长安城的地面，所以仍须少时间去追查考虑。

该到什么地方暂避风头火势？

他发觉自己惯性的来到永安渠旁，心中苦笑，放满脚步，沿岸慢行。

永安大渠上的舟船往来，回复新春前的频密情况，远方天际积聚大团乌云，显示另一场大雪正在酝酿中，不久后会再次君临这座早上白色外衣的名城。

就在此时，一把熟悉的声音从身后河面传来道：“小兄弟！可否登船一叙。”

徐子陵差点魂飞魄散，别头瞧去，身穿儒服，状偌神仙中人的魔门大邪人石之轩正安坐一小艇上，悠闲的拨动从船尾探入水面的单桨，双目闪动

这其异的光芒。

徐子陵心中叫苦，如若动手，不用三数招，石之轩立即可认出岳山原来是徐子陵的另一个化身，这是徐子陵最不愿暴露的身份。

紧握一下在袖内铸上“雍秦”名号的一对护臂，徐子陵的心才定下些儿，把心一横跳上石之轩泊往岸旁的小艇，在艇头坐下。

石之轩深深朝他凝视打量，嘴角露出一丝令人难解的笑意，木桨划进水内，艇子缓缓移动。

蹄声轰鸣。

寇仲心中暗叹，停下步来。

可达志和十多骑突厥骑士，驰至他旁勒马停下，微笑道：“神医请上马。”

寇仲不悦道：“老子现在没空，有什么事留到今晚再说吧！”

心中暗懔，可达志像随时可找到他的样子，肯定是一直有他的人在暗中监视自己，而他们更有一套在城内特别的通信方法，所以才有现在般被截街头的情况发生。

可达志跳下马来，保持笑容地客气的道：“莫先生万勿误会，可某只是想了解一下先生在何处发现圣舍利，假偌先生不愿向言帅解释，我们可找个地方说话，一买一卖，讲的是公平交易，先生应解去我们的疑窦。”

寇仲当然晓得此刻动手对他毫无益处，还会牵联常何和沙家，拿他没法，只好道：“横竖小弟正饿着肚子，可兄有什么提议。”

可达志道：“福聚楼今天开张营业，可某特别在那里定下台子，好和先生饮酒谈心，先生请！”

寇仲生出被押解重犯的感觉，无奈上马。

一段在徐子陵头皮发麻，如坐针毡下度过的沉默后，石之轩收回俯视河水的目光，仰天叹道：“很快就有场大风雪。”

徐子陵不知该怎么答他才对。

石之轩朝他望来，闲话家常的问道：“子陵为何不留在巴蜀？”

徐子陵早猜到他看破自己的身份，但听他亲口道来，仍忍不住心内的震撼，深吸一口气道：“我仍为想到要在任何一处停留下来。”

石之轩点头沉重的道：“答得好！答得好！你晓得我是谁吗？”

徐子陵道：“本来不晓得，现在知道啦。”

石之轩仰天长长呼出一口气，眼神转柔，似是喃喃自语的道：“青璇好吗？”

徐子陵苦笑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石之轩目光倏地变得无比锋利，似能直看进徐子陵的肺腑内去，平静的道：“你听过她的箫艺吗？是怎么样的？”

冰寒的河风迎着船头吹来，徐子陵感道背脊寒飕飕的，但一颗心却热起来，回忆起当日在独尊堡近处听石青璇凭窗奏箫的动人情景，一时竟浑忘

对坐的乃天下武林无不畏惧的混世魔王“邪王”石之轩，轻轻道：“她的箫曲似是对命运的一种反抗。”

石之轩剧震道：“什么？”

徐子陵大讶下朝石之轩望去。

在这一刻，石之轩再没有丝毫邪恶阴险的意味，只像一个毕生失意的离乡游子，在偶然的机下，听道来自早被遗忘的家乡的珍贵信息，难以排遣心头的愁绪。

石之轩双目涌现剪之不断即深刻又复杂的感情，微泛光，唱道：“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得与君绝。”

无论徐子陵如何猜想石之轩的反应，仍猜不道他的情绪会激动到慷慨悲歌。

他的歌声疲惫苍凉，把他心内深藏的痛楚以一种近乎自恋和耽溺的方式释放出来，像一断公告天下的忤情书，充满灰暗艰涩的味道，谁能不为之动容。

这几句的诗文是说只有高山变为平地，江水枯竭，冬天响雷，夏天大雪，天地合拢，才能与所爱断绝情义。

如此深情出现在一个亲手设计害死自己娇妻的大邪人身上，份外使人感到他的矛盾和自责。

徐子陵无发把扮作岳山时心狠手辣的对手，与眼前这神伤魂断，洒傲不群，又充满才情，文质彬彬的人联系起来，一时欲语无言。

他首次体会道侯希白说石之轩有双重性格的评语。

寇仲正凭窗下望，赫然见道徐子陵的雍秦正和一个中年儒士乘艇而过，心内的震撼是非任何语言可以形容。

他直觉感道此人正是石之轩，因他曾从徐子陵口中听过对石之轩衣着外貌的形容。

幸好可达志坐的位置看不道河内的情景，兼且正在点菜，茫不知寇仲给吓得出了浑身冷汗，魂飞魄散。

小艇在桥底停下。

为怕惹人注目，可达志的手下在门外散去，没有跟到二楼来。

楼上闹哄哄一片，坐满客人，其中一桌是李密和晁公错，只看李密没被邀往春狩，可想见他在李阀眼中的地位。

可达志遣走伙计，向寇仲道：“对可某先前的问题，先生有什么话要说的呢？”

寇仲此时判断出石之轩对徐子陵暂无恶意，虽仍大惑不解，但心儿总安定下来，脑筋转到可达志身上，晓的自己若表示出不知库下有库的事，任自己说得天花龙凤，休想可达志肯信舍利在他手上。只恨自己若说知道库下有库，仍是不妥，因为李阀方面的人早肯定他和徐子陵没有进入下一层的宝库，事实亦是如此。

可达志摆明是一言不合，就揭破他的身份，免的他有机会逃离长安。

寇仲从容一笑，压低声音道：“敢问可兄，若我真的是从沼洞逃生，现在能否和你坐这里喝酒聊天呢？噢！又下大雪哩！”

可达志往窗外望去，一片片的雪花从天上降下，来势比以往大雪更来势凌厉。

第十二章 惨陷敌局

徐子陵见过石之轩三种截然不同的脸面：一派邪王本色、辣手无情的石之轩；佛光照人，横看竖看都是得道高僧款儿的无漏寺方丈；最后就是眼前这内心深藏无尽苦痛孤独的落魄文士。

大雪像两道帘子般把桥底变成一个仿似与外世隔绝的天地，外面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失去所有实质的感觉。

偶有其他船只闯入，瞬又离开，短暂地把内外两个天地连击在一起。

石之轩低沉的声音又在桥底的封闲空间响起，只听他道：“自从她死后，我从未试过如此孤独。我曾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为何我要这般做。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充满深刻痛苦的自责和懊丧。

徐子陵呆看着他，眼前的一切毫不真实，“邪王”石之轩竟在他面前后悔自责，说出去包保没有人相信。

忽然间，他明白到他的破绽是他的确对石青璇的生母碧秀心劲了真情，他不是舍弃石青璇，而是怕面对百青璇。

上乘先天内功最重心法修养，他是因心中死结难解，才便不死印法出现破绽，致败于宁道奇之手。

而邪帝舍利可能是他唯一补救的方法。

徐子陵忍不住问道：“前辈怎样看穿我的真正身份。”

石之轩剧震一下，缓缓抬头，双目悲伤的情绪尽去，代之而起是锐利如刀刃的闪闪邪芒，一瞬不瞬的盯着他，徐子陵心叫不妙，怎料到平常不过的一句话，就把另一个可怖的石之轩请神般的召回来。

可达志凝望窗外，缓缓道：“大雪总令我想起塞外的风沙，人世间令我心动的事数不出多少件；可是我却会对着一团龙卷风下跪，为裂破沙原上空的霹雳电闪热血沸腾。

在大自然的力量下，人是那么渺小。这番心事我尚是首次向人透露，因为阁下不但有资格作本人的敌手，更是个值得尊敬的硬汉子。”

寇仲微笑道：“原来可兄的饮酒谈心不是说着玩的，让小弟敬你一杯。”

两人欣然举杯相碰，饮至滴酒不剩，相视一笑，气氛表面融洽无间，但双方均看到对方眼内暗藏的浓烈杀机。

寇仲露出思索缅怀的神色，徐徐道：“犹记得功夫初成时，我在一个小谷之内，忽然间感到整个世界都与前不同，我的感官像提升了层次，看到和感受到平时疏忽的事物，本来平凡不过的花草树木，都像活过来似的，其肌理色彩。丰富动人至令人落泪。但这感觉只维持几天，一切又习以为常，我

仍很怀念那一刻的感觉。”

可达志拍案叹道：“这正是所有人的通病，一旦习惯，便属平常，再没有任何新鲜感。女人亦如是，富贵荣华，亦不外如是。”

寇仲苦笑道：“若非我晓得你是甚么人，定会以为你想劝我退隐江湖。但问题是尽管失去新鲜感，但得而复失，打回原形，实比从没得到更令人难以接受。试想可兄若被人废去武功，可捱得多少天。”

可达志举起酒杯，为他斟酒，笑道：“说得好，确是不能回首。想到终有一天，能与你老哥分判生死，可某已对生命充满渴望和期待。”

寇仲心道说不定今晚将可如你所愿，举杯道：“这一杯就为我们的未来饮腾。”

两人轰然对饮，意态豪雄，不但旁人侧目，惹得李密、晃公错等也朝他们瞧来。

寇仲暂得可达志的照拂，并不把任何人的注意眼光放在心上。

可达志凑近少许，低声道：“我曾到下面看过，要从那沼洞逃生似近乎神迹，若非有此了解，少帅以为小弟仍有耐性在这里跟你喝酒谈心吗？”

寇仲微笑道：“你倒够坦白，我也就长话短说，我敢以人格担保，今晚带来的是千真万确的邪帝舍利，这种异宝岂是常物，想鱼目混珠只是笑话。”

可达志只目精芒剧盛，沉声道：“如何可保证阁下不会爽约？”

寇仲傲然道：“我寇仲两个字就是保证，否则我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但你们勿要食言，如若既不肯救人，又要夺宝，甚至连我们都要干掉，我会教你们非常后悔。”

可达志双目闪过浓烈的杀意，冷笑道：“舍利既在你们手上，主动亦由你们掌握，我们还能幹出甚么事来呢？兄弟放心吧！”

寇仲装作漫不经意的把目光投往跃马桥下，蒙蒙大雪中，小艇艇尾从桥底下露出小截。

徐子陵丝毫不让的与石之轩对视。

一丝阴冷的笑意在石之轩嘴角扩大，平静的道：“圣舍利仍在下面，对吗？”

事实确是如此，只不过和石之轩想像中的情况有些小出入，徐子陵坦然点头。

石之轩的瞳孔俊一双瞄准徐子陵的刃锋，再不透露任何内心的情绪，另有种神秘莫测的冷狠沉着，更似与活人身上的血肉没有任何相连，缓缓道：“看在你没有骗我份上，我就放你一条生路，立即滚得远远的，今晚城门关上后，若你仍在城内，休怪我石之轩没警告过你。”

徐子陵从容笑道：“不是看在青璇份上吗？”

石之轩剧震一下，伤感神色一闪即消，回复冰冷无情的神色，盯着他道：“不要让我对你仅余的一点好感也失去，对我来说，杀人是这世上少有的赏心乐事。”

连徐子凌亦在怀疑早前那个石之轩和现在眼前此君是否同一个人。

摇头唤道：“我根本不需前辈的任何好感，更不愿因别人的怜悯而得以苟且偷生。”

前辈若要杀我徐子陵，请随便动手。”

石之轩哈哈一笑，连说三声“好”后，才微笑道：“杀人也是一种艺术，就这么把你杀掉，实在是一种浪费，子陵后会有期。”

前一刻他还在船内安然端坐，下一刻他已消失在桥外的风雪中，弹起、后退、闪移连串复杂的动作，在刹那间完成，看得徐子陵整条脊骨凉浸浸的。

幻魔身法，确是神乎其技。

徐子陵头皮发麻的呆坐半晌，忽然心生警兆，寇仲钻进桥底，坐到刚才石之轩的位置，笑嘻嘻道：“和你的未来岳父说了甚么亲热话儿。”

顺手执桨，划进水内。

小艇离开桥底，进入漫天雨雪中。

寇仲把艇子靠岸。

大雪有如黑夜为他们提供最佳的掩护，现在他们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回地下宝库，再非没有可能的事。

寇仲适：“石之轩本来是要杀你的，却忽然因你而勾起心事，最后把你放过。他明知你的性格，所以最后那番话是故意惹你激怒他，他便可没顾忌的把你杀死。从这点推看，石青璇在他的邪心里仍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徐子陵晒道：“不要摆出一副旁观者清的样子。你今晚真的要依原定计划行箠吗？我怕云帅不是那么可靠。”

寇仲不理睬他的问题，进一步分析道：“他没有见过你的庐山真面目，若真的关心女儿。本应该请你这未来快婿脱下面具给他过目。而他没作这要求，正因他存心杀你，故不愿有其他因素介入。”

徐子陵没好气道：“最后一趟警告你，我和石青璇没半点瓜葛。”

寇仲举手投降道：“我只是想逗你开心，云帅要作反便随他。今晚是愈乱愈好，谁得到舍利都没有好结果。宁道奇是唯一例外，因为只有他才不惧石之轩，这么邪门的东西，请恕小弟无福消受。”

徐子陵讶道：“你好橡忘记还有个祝玉妍。”

寇仲抓头道：“我总觉得石之轩比祝玉妍更厉害。好啦！我要回沙家打个转，稍后在地下碰头如何？”

徐子陵道：“我怕涓涓会害你。”

寇仲苦笑道：“说得对，现在形势清楚明白，一旦涓妖女认定舍利不在我手上，定会不再留情把我杀死。问题是她会像赵德言般难下判断。所以我是故意回沙府让她可以找到我，设法令她相信舍利真的在我手上，那今晚我们才有机会混水摸鱼，溜之大吉。”

徐子陵道：“最怕是她们来个借刀杀人，利用李元吉来对付你。”

寇仲终于改变想法，点头道：“你这小子肯定是第一流的说客，好吧！我和你一起回去。”

徐子陵道：“回去前我们要和云帅弄妥今晚行事的细节。我们绝不宜被人看到走在一块儿，小弟先行一步，你追在我身后来吧！”

徐子陵借大雪的掩护，穿街过巷，忽行忽停，施尽浑身解数不让人跟在身后。

石之轩能在永安渠把他截个正着，今他大为震惊，如若对方因自己而

找到云帅，那他将会为此终生遗憾，石之轩绝不会对云帅客气的。

来到云帅秘宅的后院墙，徐子陵把感官的灵敏度提升至以他目前功力所能臻至的极限，不要说宅内的情况，附近几所邻舍的虚实，亦避不过他的耳目。

一切如常。

他感到云帅单独一人在宅内候他。

徐子陵逾墙入院，直趋厅堂。

一人昂然临窗卓立，徐子陵虽脚落无声，却瞒不过他，在徐子陵踏入厅堂的一刻，旋风般转过身来，长笑道：“纵使在下与子陵兄向为死敌，子陵兄仍是在下佩服的人之一。”

此君年纪在二十七、八许间，高挺轩昂，身材完美至无可挑剔，浑身上下每寸肌肉都充满力量，美俊中带着高贵优雅的气质，唯一的缺点是鼻梁过份高耸和弯钩，令他本已锋利的眼神更深邃莫测，更使人感到他与生俱来的骄傲和只有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自利本质。

他左手拿着连鞘的长剑，散发着凛冽的杀气。

徐子陵表面从容冷静，心中却翻起连天巨浪，叫苦不迭，点头道：“虚彦兄你好。”忽然间他醒悟到问题出在雷帅身上而非他徐子陵身上。

云帅虽轻功盖世，终瞒不过石之轩的耳目，被石之轩查到落脚之所。

阴沉的石之轩没有立即发难，明知他和寇仲与云帅有联系，于是放长线钓大鱼，今早徐子陵往见云帅，遂被石之轩缀上。

可以想像石之轩是远远吊着徐子陵，希望从他身上，并查到寇仲所在，幸好徐子陵和寇仲分头活动，令石之轩误以为寇仲一是葬身沼洞，又或尚未重返城内，才有河上见面之举。

石之轩显然猜到他会再见云帅，遂施借刀杀人之计，通知杨虚彦藉李元吉的力量把他干掉。

云帅肯定凶多吉少。

眼前此局摆明是针对他而设，他就算过杨虚彦这一关，也过不了外面的重重包围。

唯一的生机就是尾随而来的寇仲，希望他知机先一步发现李元吉方面的伏兵，否则他们将难逃大难。

杨虚彦的影子剑尚未出鞘，气势已把他锁紧，令他除动手外，再无别法。

徐子陵缓缓解下面具，收在怀内。

杨虚彦从鞘内拔出佩剑，欣然笑道：“子陵兄进步之速，教人惊畏。遥想当年在荣阳沈落雁的香居，在下影子剑出，子陵兄只有逃命的份儿。今天子陵兄能否保命逃生，就要看子陵兄再有甚么精进。”

徐子陵两手缩入袖内，紧握左右精钢护臂，不由想起老爹杜伏威的“袖里乾坤”，淡淡道：“虚彦兄的风度令小弟非常心折，竟对失去半截印卷的事不置一词。”

杨虚彦闻言双目立即杀机大盛，往左斜跨出一步，洒然笑道：“只要能把子陵兄擒下，那怕子陵兄不乖乖如实招出，子陵兄的想法为何这般稚嫩。”

徐子陵往右踏步，哑然失笑道：“就算虚彦兄能把小弟生擒，恐仍要好梦难圆，虚彦兄想知道原因吗？”

两人一边迈步在厅堂的有限空闲盘旋，互寻对方的破绽空隙，一遇唇

枪舌剑，力图在对方的心志破开缺口，争取主动进击的良机。

厅堂杀气漫空，劲气交击，暂时谁都占不到上风。

杨虚彦成为天下闻名的影子刺客之际，徐子陵们只是籍籍无名之辈，现在却能与对方平起平坐，一决生死，想想已足可自豪。

杨虚彦闻言冷哼道：“纵使毁掉又如何，石师不但答应把不死印法传我，还决定亲自下手收拾那叛徒。所以在下听到子陵兄的话，觉得非常可笑。”

这番话不知是真是假，但徐子陵听入耳内，忍不住心中一震，知道要糟时，杨虚彦剑光大盛。

漫空都是重重剑影，以徐子陵的眼力，亦看不出那一剑是虚，那一剑是实。

在凌厉万变的影子剑后，杨虚彦像空气般消失。

寇仲伏在远方一座高楼的瓦顶，任由雪花无休止的盖往他身上，心内的震撼难以形容。

他本意是要看看石之轩会否跟在徐子陵身后，故意延迟进入雪帅院宅，岂知不到一刻钟，四方八面同时现出敌踪，人数达百人之众，埋伏在附近宅院的瓦顶街巷，将云帅的秘巢重重围困。

他认得的除李元吉、梅洵、宇文宝外，尚有晃公错、李密、王伯当、“陇西派”的派主金大椿。

不计李元吉的麾下好手，以这股实力，若正面交锋，纵使寇仲出手，亦只是白赔多一条命的份儿。

可见李元吉今次是志在必得，不容徐子陵有任何逃生的机会。

长林军的人却不见半个。

他伏身处恰好在李密、王伯当等十多人的后方，想闯入屋内与徐子陵会合已是非常困难，更遑论为徐子陵打开一道缺口。

但他并没有因敌我悬殊而惊慌失措，他的心静如井中之月，缓缓脱掉外袍，除下面具，把宝刀缓缓抽出。

雪下得更大更密。

天色逐渐暗沉下去。

寇仲无暇去想生死未卜的云帅，只希望在屋内把徐子陵缠着的不是石之轩，否则明年今日，就是他两兄弟的忌辰。

第十三章 借水遁身

杨虚彦当然不是真的消失，而是徐子陵双目被他独有的手法催发剑光剑气所眩，配以他的幻魔身法，无法掌握到他的位置和行迹。

自杨虚彦出道以来，饮恨在他这种别树一帜的凌厉剑法下的俊杰豪雄，多不胜数。

徐子陵无法抢得主动，一时处于捱打之局，只能纯凭感觉的两袖挥出。

“叮叮”！

袖内护臂先后击中影子剑。

这一着大出杨虚彦料外，哪想到一向以空手对敌的徐子陵袖内暗藏护臂，无论在运力和招数上皆因错估敌情而失败。

剑影散去，杨虚彦锐气大减。

徐子陵一声长笑，两手从袖内探出，变化万千的朝后撤的杨虚彦攻去。

杨虚彦不慌不忙，冷哼一声，瞬息间连劈两剑，任徐子陵招式如何玄奥莫测，仍被他破去。

第三剑更是凌厉无匹，硬把徐子陵迫开。

徐子陵想不到他如此强横，两手又缩回袖内。杨虚彦今次学乖了，闪电窜前，影子剑幻出千百剑芒，细碎锋利的剑气立即把徐子陵笼罩紧锁。

徐子陵左袖拂散他的剑气，另一袖拂上剑锋，当杨虚彦以为他会以袖内护臂再硬拼一招时，徐子陵使出卸劲法，利用袖子的柔软带得杨虚彦差点失去势子，往他右侧斜冲过去。

杨虚彦骇然抽剑后撤，徐子陵一个翻腾，头上脚下的飞临杨虚彦的上方，双掌全力下击。

这数着交手都是以快打快，变招之速，令人难以捉摸。

杨虚彦一阵冷笑，长剑化作一道电芒，冲天而上，竟然毫不理会压下来的双掌，若大家原式不变，他肯定要伤在徐子陵掌下，但他的影子剑将会由两掌间贯入，洞穿徐子陵的面门。

徐子陵亦要心中佩服，这可说是对方扭转局势的唯一方法。

哈哈一笑，两掌合拢，重重拍打在剑锋处。

气劲交击，狂飙往四处激溅四射，立时台折椅翻，厅内家具首先遭殃。

杨虚彦往旁错开，心叫不妙之际，徐子陵借反震之力，整个人像风车般凌空急旋，刹那间旋往窗外，落在院内。

杨虚彦全力展开幻魔身法，瞬息间穿窗而出，长剑直击徐子陵。

他本以为徐子陵千辛万苦从他剑势的锁缠下脱身，必会立即逃之夭夭。哪知徐子陵竟沉腰坐马，一拳轰上他的剑尖。

拳剑交触，两人有若触电，同时口喷鲜血，徐子陵被震得“砰”一声撞上院墙，杨虚彦则给他硬轰得飞回屋内。

徐子陵贴着墙壁往上弹射，长笑道：“今天恕小弟不再奉陪。”

杨虚彦落入屋内微一踉跄，徐子陵早升至墙头，脚尖用力，斜冲而起。

李元吉的大喝声响彻雪花漫空的黄昏，高呼道：“格杀勿论。”

箭矢声响，近百枝劲箭从附近瓦面和街巷射至，织成一片无所不包的箭网，向徐子陵射去。

就在这命悬一发的时刻，一团雪球不知从哪里掷出，直送至徐子陵脚下。

徐子陵早晓得寇仲会在暗中接应，轻踏雪球，感觉到雪球内暗含的强猛真功，再一阵长笑，借劲倏忽改向加速，在箭网布成前，横过十多丈的辽阔空间，往临近的房顶窜去。

李密、王伯当和十多名高手同时在徐子陵扑去的房上现身，李密喝道：“看你今次能逃到哪里去。”

另一团雪球又再雪中送炭的来到徐子陵前方脚下，出乎所有人意料外，徐子陵不但没有改变方向，还在踏雪借劲后，加速往两丈许外的李密扑去，

一副送上门受死的样子。

李密心中一动，大鸟般腾身而起，向徐子陵迎去，两掌卷起狂猛的劲气，务要在空中把徐子陵迫落地面，让正从四处聚拢过来的己方人马，把他困在重围内。策略上确是无懈可击，不愧是曾纵横天下的一方霸主。

李元吉是第一个赶到徐子陵下方的人，只要徐子陵被截下来，他敢写包票可把徐子陵杀死。

他虽明知一旁有徐子陵的同党在暗中帮助徐子陵，但由于形势混乱，一时间连对方的位置都摸不着，只好先把徐子陵困死，到时哪怕极可能是寇仲的徐子陵同党不现身受死。

晁公错此时赶到雪球掷出的地方，却连寇仲的影子都见不着，他是老江湖，立即腾身而起，到高处环目四顾，搜寻敌踪。

杨虚彦追了出来，往徐子陵所在赶去。

徐子陵离开云帅的宅院后，就像磁石吸铁般，牵动整个包围网。

全场只有寇仲一个人明白徐子陵的逃生策略，趁此黄昏大雪，天色昏暗的时刻，他就那么的杂在敌人队伍中，赶往最佳接应徐子陵的地点，令晁公错的高空搜索徒劳无功。

到离李密尚有丈许距离，劲风压体的一刻，徐子陵凌空换气，旋出云帅启蒙的回飞之术，修改方向，往外斜飞。

正在要窜房越屋赶来的梅洵和宇文宝，从侧赶至，见徐子陵似要改向他们处掠去，如获至宝，同时腾身而起，全力截击。

李密扑过了头，眼睁睁瞧着徐子陵斜移开去，一指点出，指风袭向徐子陵肩背，变招之快，且在凌空的当儿，显示出他非是浪得虚名之辈。

岂知徐子陵又回飞过来，不但避过李密的指风，还教梅洵和宇文宝齐齐扑空。

徐子陵拐个弯，仍向没有李密，只剩下王伯当做把关大将的十多名敌人扑去。

陇西派派主金大椿和两名徒弟“柳叶刀”刁昂、“齐眉棍”谷驹恰好赶至，加入王伯当的阵营，看得下方的李元吉心中大定，断定无论徐子陵如何了得，仍闯不过这一关，大喝一声，冲天而起，裂马枪朝徐子陵后背攻去。

寇仲就在这要命时刻，出现在王伯当等人后方，人随刀走，井中月化作无可挡御的长虹，往敌阵后方冲去。

徐子陵心叫寇仲你来得好，双拳轰出，分取对方最强的王伯当和金大椿。

即使据守屋顶是最强的晁公错、杨虚彦、李元吉、梅洵或李密，在徐子陵和寇仲的前后夹击下，亦要溃散避开，更何况是王伯当和金大椿这些较次的高手。

寇仲和徐子陵默契之佳，天下不做第三人想，见徐子陵把攻击集中在王伯当和金大椿两人身上，他立即推波助澜，收窄井中月的攻击范围，所有变化，均针对两人而发。

王伯当和金大椿那肯冒这个险，分别往左右避开。

其他人见己方最强的两个人分头逃避，又见不论是凌空飞来的徐子陵，又或从后方突袭的寇仲都是势不可挡，一副与敌偕亡的狠劲。人人虚晃一招后，朝两旁溃散。

牢不可破的包围网，终露出缺口。

徐子陵踏足瓦面，与寇仲错身而过，两掌拍出，分别击中再由左右攻来的王伯当的双尖矛和金大椿的长剑，硬把两人已失锐气的反攻瓦解。

寇仲则直赴瓦缘，并中月疾挥，狠狠砍中李元吉刺来的裂马枪头，还大笑道：“齐王请回吧！”

李元吉被逼得连人带枪往下堕跌，偏是无可奈何。

晁公错凌空而来。飞临两人上方。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出击，双拳一刀，就算是来的是宁道奇亦难以讨好，何况是晁公错，与徐子陵的双拳硬拼一掌后，便借力飞开，否则寇仲的并中月大有可能把他的头斩下来。

两人肩头猛撞，借力腾飞，飞过众人头顶，竟朝相反的方向逸去。

这一着又是大出众人料外，一时间都不知追赶谁才对。

李元吉大喝道：“追！”

带头往寇仲追去。

杨虚彦这才赶至，展开幻魔身法，倏忽间赶到徐子陵背后两丈许处。

形势乱成一片。

徐子陵自知若论轻功，实逊以轻功身法名震当代的杨虚彦一筹，不过他却是有恃无恐，只要不给人截着，便大有逃生机会。

两人分头逃走，后面各有一群如狼似虎的强敌穷追不舍。

双方都是逢屋过屋，好象在比试轻功身法。

片刻后徐子陵和寇仲分别绕了大半个圈，竟又走在一块，前方就是跃马桥。

追的两人最近的就是杨虚彦，接着是晁公错、李元吉、李密和梅洵。

此时天已尽黑，不过杨虚彦等追兵都有把握可在短时间内赶上两人，不容他们脱身溜掉。

敌人愈追愈近，两人同声发喊，从瓦顶跃往地上，肩头再碰，速度陡增，拔身而起，往永安渠水投去。

“咕咚”两声，齐齐没入黑沉沉的河水去。

第一章 变生不测

秘道出口关上后，两人离开浸在渠水的截斜道，各自挨墙坐下，精元几近涸尽。

先前剧烈的搏斗、追逐、水内闭气潜游，耗用他们大量的体力和真元。

寇仲以屈曲的膝盖把右手承托，喘着气道：“今晚糟糕透顶，我还向可达志那小子夸下海口，今晚不去赴约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唉！做猪做狗还是小事，希望云老哥他吉人天相，逃走成功就好啦！”

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由云帅乔装雷九指，凭着邪帝舍利控制主动，以对付赵德言和香玉山。

现在云帅吉凶未卜，计划将难以实行。

如以高占道等其中之一去扮雷九指，只会害了他。

假如侯希白仍在，会是另一个适当的人选。

徐子陵道：“那如可处置邪帝舍利？”

寇仲道：“有两个解决的方法，一是任得舍利留在原处；二是你陵少拿它作顺水人情，送给师妃暄。”

徐子陵叹道：“你以为师妃暄是可以贿赂的吗？收了礼就放你这头猛虎回山去兴风作浪。”

寇仲道：“我倒没想过这些，只是怕你难向仙子交待吧。”

徐子陵断然道：“我和师妃暄再没什么感情瓜葛，你刚才两个解决的方法均非上策。”

只有令魔门各派系因争夺舍利弄到自顾不暇，我们才有机会安然离开。”

寇仲点头道：“说得对！这么一个能令赵德言、祝玉妍和石之轩斗个你死我活的千载良机，放过了实在可惜。陵少是否仍认为我们该如期赴约。”

徐子陵道：“正是如此，没有雷九指就没有雷九指，到时可随机应变，只要舍利在我们手上，那到他们逞强。”

寇仲跳起来道：“时间无多，先看看占道他们进展如何。”

回到库内，高占道等全集中到通往城外的秘道内，忙个天昏地暗，但运宝大行动已接近尾声。

高占道兴奋的向两人解释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想出来的计划：兵器暂时一件不带，以黄金为主的大批财物却半件不留。

高占道道：“城外的出口隐蔽巧妙，我们把宝物藏在那里，逐一分批运走。全部兄弟将分为三组，每组都是独立行动，并不晓得别人运走的方法和路线，那就算真有内鬼，我们也可把损失减至最少。不过我和奉义他们均认为兄弟会叛帮的机会不大。”

寇仲道：“用什么方法运走？”

高占道欣然道：“这些年来，我们试遍各种走私货的方法，就拣其中最安全的一种，从水路和陆路把东西送往彭梁。只要京兆联起兵事败，关中势必乱成一团，我们便有机可乘。

加上两位爷儿把对方的注意引开，我们成功的机会非常大，至少可把大部份的宝物运走。”

徐子陵点头道：“成功的机会确很大，因为现在人人以为我们入宝山而空手回，所以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两人今后的行动上。”

顺便向高占道说出“库下有库”的事。

高占道大喜道：“那就更万无一失，我们最怕是京兆联的人，他们不但在关中势力庞大，与关内外的帮会均有联系，对我们同兴社又非常熟悉，我们任何行动，确难以避过他们耳目。幸好他们有此错失，且自顾不暇，使我们不用担心他们。”

寇仲道：“情况仍未许过份乐观，李世民委派庞玉和李世绩两人专责对付我们，他们肯定会发动地方帮会并无微不至的留心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旦让他们发觉情况有异，说不定隐藏不住真宝库的秘密。”

高占道胸有成竹的道：“我们在设计走私货的行动时，早想过会有这种情况。

当时还以为运的是大批兵器，而非易于隐藏的黄金珍宝，除非老天爷故意和我们作对，否则该没有问题。”

寇仲点头道：“既然占道这么有把握，一切依你的方法去办。”

高占道去后，寇仲道：“陵少以为如何？”

徐子陵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占道要把所有财物一次过运走，是明智之举。”

寇仲点头同意，虽说晓得真宝库秘密的十多名兄弟忠心耿耿，可以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太，谁敢担保日后没有人私自潜回来，来个顺手牵羊，只要取走半箱黄金，足够终生花用不尽。

至于留在库内兵器，除非是起兵打天下，否则拿一件半件去变卖不会值多少钱，要整批卖掉更属天方夜谭，剩是想搬离宝库已非易事。

徐子陵微笑道：“放心吧！只看占道他们把同兴社弄得这么有声有色，短短两年内成为关中水运的领导人物，该知他们是出色的人材。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庞玉对我们和同兴社的调查绝不敢张扬，以免被京兆联甚或建成、元吉的人警觉因而不能发动所有地方帮会参与，威胁仍是有限的。”

寇仲欣然道：“经陵少这么分析后，我也觉得成功的机会很大。哈！照你看，宁道奇今晚会出现呢？”

徐子陵叹道：“师妃暄既然误会我骗她，当不会去惊动他老人家。”

寇仲道：“她不是要请宁道奇来对付我吗？今晚将是最好的机会，若让我们这两个逃跑专家离开长安，要再缀上我们可非易事。”

徐子陵道：“这个你要去问师妃暄或庞玉才成。”

寇仲叹道：“我真的希望当师妃暄发现舍利是真舍利时，我能看到她的表情。

我们陵少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会以谎言去骗一个……！嘿……一位仙子。”

徐子陵知他本想说“一个自己深爱的女子”诸如此类的话，只是临时改口，没好气的道：“时间差不多了，把舍利起出来再说吧！”

比诸前两夜新春佳节的情景，长安城今晚晚另一番不同的热闹。

永安渠两端出城的水闸落下，沿岸灯火烛天，映得渠内的游鱼清晰可见，漫空降下的雪花，反映着火把与风灯的光芒，虽比不上烟花的缤纷灿烂，其壮观和规模却远非过眼即消的烟花所能比拟。

两岸尽是李元吉的手下和长林军，李建成亦被惊动亲来主持搜河行动，最不愿意参与的可达志在别无选择下，被迫陪在李建成身旁，还要担心两人被困在河内，可能践约。

换上水靠的长林军逐段河道的在水下进行搜索，泊在岸旁的船只全被驱走无一幸免。

由于李元吉肯定两人并未离开永安渠，所以搜索的行动谨慎而有耐性，封锁附近一带的街巷，高处满布箭手。

城内唐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条贯通南北的大渠间，反便宜了从秘道出城，再潜返城内的寇仲和徐子陵。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外宾馆后院邻近一座不知那位达官贵人的豪宅顶上，隔远窥探外宾馆四周的形势动静。

寇仲把装载邪帝舍利的铜罐放在屋背处，低声道：“这东西真邪门，挽着它不时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徐子陵正凝神远眺，道：“若我所料无误，祝妖妇和妖女该躲在某处，试图在我们进入外宾馆前先来个拦途截劫。”

寇仲笑道：“她们或会以为舍利不在我们手上，又或我们仍给困在河底

下。就算没有以上这些错误判断，至少认定我们会把雷老哥辛辛苦苦的抬着来，以至计算和部署失误。”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今次的寻宝是阴差阳错占尽便宜，去吧！”

两人腾身而起，流星般射往长街，几个起落来到外宾馆后院墙外，一个翻身，亮不停留的在院落内安然落下。

赵德言长笑声起，现身在小楼门外台阶处，施礼道：“两位果然是信人，赵某佩服至极，只不知雷先生大驾何在？”

寇仲把铜罐放在脚前，双手环抱，悠然道：“此事稍后再说，国师可否把能解‘七针制神’毒刑的高人，请出来一见，以安我们的心？”

整座外宾馆没半点灯火，加上不住降下的雪花，更添肃杀荒寒、危机四伏的感觉。

赵德言上下打量徐子陵，不慌不忙的道：“这个没有问题，只要验明舍利真伪，自会把人请出来让两位过目。”

背后康鞘利的声音传来道：“圣舍利肯定是假的，否则就不用以铜罐遮藏，又不把雷九指带来了。”

寇仲头也不回，哈哈笑道：“是真是伪，立即可以证明。问题是你们根本没有诚意否则为何把人请出来见个面亦推三搪四。”

赵德言哑然冷笑道：“我赵德言纵横天下之时，你们仍未投胎转世，现今竟敢前来骗我，今趟要教你们来得去不得。”

话尚未完，后方和小楼和涌出十多名突厥高手，把两人重重围困。寇仲和徐子陵却仍是从容自若，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令赵德言大感难解，隐隐感到占上风的反是对方。

赵德言傲然道：“为免旁人说三道四，赵某人可予你们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其他人都不许插手，你们谁陪我赵德先玩一场。”

寇仲和徐子陵暗叫厉害，赵德言这招可说除笨有精，不但显示出有稳胜他们任何之一的自信和气度，最大作用是令两人不能突围逃走。

而逃走则正是两人的看家本领。

寇仲哑然失笑道：“我们今天来并非要和言帅你老人家分个生死胜败，你难道连分辨舍利真伪的时间和耐性亦欠奉？”

康鞘利在后方笑道：“收拾你们后，就算把铜罐溶掉铸成铜球尚且来日方长，又何必急于分辨舍利的真伪，少帅的话真好笑。”

寇仲叹道：“康兄似乎忘记我尚懂点功夫，只要抬脚一，保证可把罐内的舍利震个粉身碎骨，不信就动手！”

徐子陵微笑道：“早说过他们不会有交易的诚意，只你不肯相信。来吧！先把舍利来个一了百了，再试试我们能否闯出去。”

赵德言举手道：“且慢！假设你们能证明罐内装的真是圣舍利，一切仍依原定协议进行，赵某绝不言。”

寇仲道：“这个容易。”

徐子陵一手把铜罐从地上提起，寇仲双手抓紧罐盖，运力一转，“喀嚓”声响，解开盖锁。

事实上寇仲和徐子陵也紧张起来，因为他们一直不敢启盖验货，并未摸通罐内的玄虚。

赵德言不愧老狐狸，留意的不是铜罐，而是两人的表情动静。

一众突厥高手把警觉提至最高，严阵以待。

院落寂静无声，只有雪花不断落下，还有就是从永安渠遥传过来的人声水响。

寇仲露出个灿烂的笑容，把盖子整个拿起，两人同朝罐内瞧去，均露出愕然神色，然后你眼望我眼。

赵德言露出一丝暖的笑意，似乎带点嘲弄的味道，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大感不妥，偏又不知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完全出乎两人意料之外的，赵德言大道：“动手！”

两道黑黝黝幼加尾指的钢，从赵德言左、右袖内毒蛇般钻出，子头是菱形尖锥，疾如流星的向两人戳来，阴损毒辣至极点。

这对奇门兵器在魔连门与两域均名慑一时，名为“百变菱枪”，可软可硬、变化无穷，有鬼神莫测之机，是赵德言仗以成名的兵器，非但不惧神兵利器劈削，还是刀剑的克星，给他以特别手法缠上，几乎难逃甩手被夺的厄运。

赵德言最厉害处，就是在两人绝想不到他会出手的情况下出手，占尽主动先手之利。

眼看菱枪照着两人面门电射而来，四周的突厥人和康鞘利则蜂拥而上，一副要把两人分的汹涌情势，寇仲想也不想，拿着盖子的手一挥，钢盖激旋，脱手反朝赵德言咽喉割去。

“锵”！

井中月难鞘而出。

赵德言两手合拢，菱枪交叉，恰把盖子挡个正着。

徐子陵大喝道：“看我的！”

两手一震，罐内竟涌出万千银点往四周攻来的三十多名敌人激溅过去。

康鞘利等那想到徐子陵有此一着，又不知银点是其么法宝，纷纷后撤，退得比刚才所站位置更远。

寇仲给激出真火，正要持刀扑过去和赵德言见个真章，赵德言看着往地上的银点，仍保持半液态的雨滴状，在满雪的地上四散滚动，大道：“停手。”

菱枪回收袖内。

寇仲横刀立在徐子陵旁，状若天神，大怒道：“停你娘的手，今晚你不但得不到邪帝舍利，我还要取你狗命，教你永回不了突厥当什么劳什子国师。”

徐子陵右手抱罐而立，神态从容，对强敌环伺毫不在意。

听得寇仲对他的痛骂，赵德言双目现出凶毒神色，点头道：“我会记着寇仲你每一句话，不过若你仍想解去雷九指中的”七针制神“，便须听赵某人的说话。”

寇仲仰天笑道：“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摆明见不守承诺，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把舍利抢去。”

赵德言头道：“这只是一场误会，因赵某人以为两位是拿假货来诓骗取巧，才有适才冒犯之举。”

寇仲皱眉道：“那为何忽然会变成一场误会？”

赵德言指着地上的银珠，沉声道：“因为罐内装的是水银，只有水银才能掩盖圣舍利的圣光和它的灵气，只从这点看，浸在罐内水银液中的当是圣舍利无疑。真教人意想不到，你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把它寻得？”

两人不约而同朝罐内瞧去，见到的仍是水银，无灯无火下，黑沉一片。

寇仲道：“少说废话，现在你既然晓得圣舍利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来谈一单交易。”

康鞘利在后面喝道：“交易不是早谈妥吗？你给我们舍利，我们为雷九指解去极刑。”

寇仲得意的笑道：“你们那什么‘七针制神’只是骗三岁孩兄的玩意，老子随便在街上找个人来即可解掉。我要说是另一宗交易，不答应我立即把舍利毁掉，然后再动手分个生死。”

赵德言微一错愕，皱眉道：“少帅有什么新的提议，即管说出来，赵某人洗耳恭听。”

寇仲沉声道：“简单得很，你立即把香玉山那小贼交由来，这舍利就是你的。”

赵德言呆了一呆，按着欣然大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一回事，少帅何不早点说，就此一言为定，请少帅先把圣舍利取出来亮相，以证水银内真有圣舍利，我们立即即把人交出。”

接着大喝一声，道：“玉山你给我滚出来。”

一阵兵刃交击的声音从楼内传出，不到半晌功夫，本就面青唇白的香玉山被两名突厥大汉押着推出，来到赵德言旁。

今趟轮到寇仲和徐子陵目瞪口呆，不是因赵德言对香玉山如此无情无义，而是因香玉山乃旧朝复辟大阴谋中的关键人物，赵德言这么随便把他牺牲，岂非令奸谋功败垂成。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不妥，只恨仍像刚才般一时想不出问题出在那里。

第二章 邪凶内哄

寇仲狠狠盯着香玉山，道：“香公子是否早猜到我们晓得你藏在屋内？”

香玉山惨然道：“你害得我这样子，还要说风凉话。”

当香玉山碰上徐子陵的眼神，立时打个寒噤，垂下头去，他从未见过徐子陵这种眼神，没有半丝喜怒哀乐，冰冷深邃得令人心悸胆寒。

大雪愈下愈密，人人身上披上厚厚雪花。

赵德言不耐烦的道：“闲话少说，少帅请把圣舍利取出来，我们立即把人送过来给你。”

寇仲仍看不穿这大邪人的后着，求助的朝徐子陵瞧去。

徐子陵随手一抛，铜罐落到两人脚前，没溅出半滴水银。淡然道：“用刀把舍利挑出来。”

寇仲暗忖这是没办法中较安全的做法，邪帝舍利诡异难测，谁都不知深埋地下多年后，它会有什么变化？把井中月下探，伸进水银液内。

院内鸦雀无声，包括香玉山在内，人人屏息以待。

徐子陵不妥当的感觉更趋强烈。

香玉山既是自身难保，为何竟仍对舍利的“出土”如斯期待和重视，

他应没有这“闲心”才合理。

赵德言深沉如故，不透露出丝毫内心的情绪。

这大邪人对舍利的认识，该是从尤鸟倦处听回来的，但可肯定不晓得尤鸟倦那套能感应邪帝舍利的秘法，否则必会要求把舍利连铜罐一并接收。

黄芒倏现，把寇仲和徐子陵笼罩往诡异的暗黄色光内。

在井中月刀锋尖处，一个拳头般大的黄晶体，刚离开罐内的水银液。

晶体似坚似柔，半透明的内部隐见缓缓流动似云似霞的血红色纹样，散发着淡淡的黄光。

邪帝舍利随井中月慢慢升离罐口。

赵德言眼中射出狂热的厉芒，一瞬不瞬的盯着舍利。

寇仲忽然虎躯剧震，像给人点中穴道般动作凝止。

香玉山猛挺身躯，大笑道：“你们中计哩！”

赵德言首先发难，百变子菱枪再从袖内射出，一上一下，分取寇仲脸门和小腹下要害，说到就到，事前无半分徵兆，阴损厉害至极点。

寇仲却像一无所知，如中邪术般目瞪口呆的直勾勾盯着连在刀尖处的魔门异宝邪帝舍利。

徐子陵当机立断，在卷入混战前身子一晃，挡在寇仲前方，左脚把铜罐挑起，罐内水银像一道银柱般往攻来的赵德言迎头冲去，右手反手后拍，重重击向舍利，务要把舍利这魔门凶物拍成碎粉，了此祸患，在此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把寇仲解救出来。

赵德言二度收回菱枪，往横退开，避过袭来的水银柱箭，大喝道：“动手！”

寇仲则是另一番光景。

刀锋刚碰到水银内的舍利时，他仍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可是当他把舍利以黏诀挑离银液，一股沉重如山，奇寒无比，邪异极点的至阴气流，立即沿井中月如决堤巨浪般狂涌而来，若被侵入经脉，他肯定要全身经脉错乱爆裂，不死亦落得残废。

到此才知赵德言的诡计，难怪这么大方的装作肯把香玉山交出来，就是要他猝不及防下，失去还手之力。

寇仲全身玄功，全用在对抗邪帝舍利的异力上，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

“砰！”

聚集徐子陵所有功力的一掌，疾拍在刀锋处的邪帝舍利上。

邪帝舍利黄光陡地以倍数剧增，竟是夷然无损。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剧震，触电般分往前后仆跌倒地。

邪帝舍利终离开刀锋，掉往雪地。

当徐子陵击中舍利的一刻，舍利内出现奇妙难言的变化，就像往核心凹陷下去，变成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奇异空间。

无间亦有间，有限又无限。

寇仲的真气狂涌入舍利时，徐子陵的真气亦一丝不留的被舍利汲个剩尽。

两人大叫不妙时，他们的真气狠狠在舍利的奇异空间内碰头，若换过是另两个人，等若被舍利牵着鼻子硬拚一招。可是他们的真气都是来自《长生诀》同一源头，兼且一偏阳热，一偏阴寒，相互不但不互相排斥，反变成一团螺旋劲气，像太极内阴阳二气生生不息，弹指间以惊人的高速连转十多

匠。

接着就是赵德言目睹的舍利陡放光明，寇仲和徐子陵则感到舍利的核心像爆炸开来般，一股无可抗拒的巨力把两人抡得朝反方向抛开，隐隐感到舍利不但把两人同流合运后的气劲分别送回体内，还多加了两人不明白的惊人力量。

两人掉往地上时，浑体疲麻乏力，只要敌人的兵器此时招呼到身上，肯定必死无疑。

破风声在上空响起，一道人影以任何人难以相信的高速，横空而至，刹那间来到晶球堕地处，手中弯月刀旋飞一匝，芒气大盛，把涌过来突厥方面的人马尽数迫开，暂解分别仰卧和仆倒雪地上的寇仲和徐子陵杀身之厄，右脚把舍利挑起，变戏法般把舍利收进另一手提着的羊皮袋去，所有动作如行云流水，没有浪费半分时间。

赵德言首先朝那人攻去。百变菱枪缠往来人弯刀，另一挥打其拿着羊度袋的左手，并大喝道：“云帅大驾光临，赵某人怎敢不竭诚款待。”

康鞘利是另一个没有被云帅刀气迫开的人，知云帅轻功冠绝天下，腾身而起，就在云帅把舍利收进羊皮袋之际，飞临云帅斜后方两丈许处，马刀化作十多道芒影，罩头往云帅直压下来。

赵德言和康鞘利配合得天衣无缝，云帅唯一方法就是往横避开，不过无论闪往任何一个方向，势将陷身其他突厥高手阵内，那时不要说逃走，保命亦大成问题。

这批突厥高手人数不过三十，但无一非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加上悍勇凶狠，善于群战，实力不容轻侮。

香玉山刚佯装束手就缚没有出手，此际见状朝战圈窜来，从怀内掏出见血封喉的锋利匕首，目标却非云帅，而是伏在地上生死未卜的寇仲和徐子陵。

事实上赵德言早打定主意，只要抢到近处，会先行一脚把最接近他的徐子陵踢毙，去此大患。

云帅不愧为名震西域的宗匠级人马，更表现出对寇仲和徐子陵的义气。大喝道：“起来！”

左手羊皮袋往后上方疾挥，右手弯月刀划出芒虹，迎向子菱枪。

寇仲和徐子陵似给云帅的喝声惊醒，同时一颤。

香玉山此时离开徐子陵只有半丈的距离，以为徐子陵会立即醒过来，竟不敢继续扑过去，抖手射出匕首，直取徐子陵颈侧要害，人却往后急撤，一副贪生怕死的模样。

“蓬”！

康鞘利的马刀劈上云帅贯满真劲的羊皮袋，给震得向后一个倒翻，落往远处。

“叮”！“叮”！

云帅脚踏奇步。在窄小的空间以绝世身法迅速晃动，迫得赵德言不信变招，仍给他的弯月刀连续命中他的菱枪尖锋。

不过赵德言亦知云帅挡格他和康鞘利的联攻，已出尽浑身解数，竟收起菱枪，一掌拍出，迫云帅硬拚内功。

这一掌看似平平无奇，其实乃赵德言毕生魔功精华所在。把敌手完全紧锁笼罩，五指箕张，似缓似快，拙中见巧，变化无穷，乃赵德言压箱底的

本领“归魂十八爪”的起手式“朱雀拒”。所谓“朱雀不垂者拒，如山高昂，头不垂伏，如不肯受人之葬而拒之也”。

云帅本待尽了对徐子陵和寇仲的道义后，立刻冲天而起，再以回飞术脱身逃走，岂知赵德言爪势一出，竟把他牵制得动弹不得，只恨此时再无暇去惊叹这宿敌的超卓魔功，明知此招绝不该去硬拚，但已别无选择，猛咬牙龈，弯月刀破空而去，迎击“魔帅”赵德言凌厉无匹的一击。

蓦地徐子陵一个翻身，险险避过香玉山射来的淬毒匕首。

大吃一惊的是赵德言，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云帅的弯月刀去，根本无暇去研究徐子陵真正的状况。只知他倒仆之势忽变成仰卧，如若配合云帅攻他下盘，那就大为不妙，为了不吃眼前亏，无奈下只好往后移回。

云帅终争取得一线空隙，喝道：“兄弟扯呼！”冲天便起。

康鞘利和赵德言同声怒叱，斜冲而上，希望能在云帅全力展开身法前把他硬截下来。

香玉山见徐子陵转身后再无动静，对围在四周的突厥高手喝道：“先干掉这两个小子。”

岂知这群突厥高手只是新近方随赵德言或康鞘利入关，没人懂得汉语，且人人均知云帅是西突厥的国师，乃最重要的死敌，竟没有人理会香玉山，纷纷散开扩大包围网，以阻止这以轻功名著西域的大敌逃出重围。

香玉山气得差点把肺炸掉，恶向胆边生，箭步抢前，提脚往徐子陵顶门天灵穴去。

升至十丈高处的云帅发出一阵长笑，潇从容的还刀鞘内，再以牙咬住羊皮袋口，两手像鸟翼般振动，一个回旋，避过两大劲敌的追击，就那么从高空泻下，朝最接近的北院围墙滑翔过去，姿态优美至极。

“砰！”

香玉山重重一脚踢实在徐子陵头顶，徐子陵没有应脚头骨碎裂，亦没有头破血流，原来他的头发根根竖起，形成一个保护罩，不但化去香玉山贯满内功的一脚，还送出丝丝阴寒之气，狠狠破开香玉山的护体真气，攻进他体内去。

虽说气功高明者能气贯毛发，甚至以长发攻敌，但是像徐子陵这么以头发反攻破敌，香玉山虽见多识广，仍未听过和见过。

魂飞魄散、自作自受下，香玉山整条踢人的腿疲麻刺痛，顿时踉踉跄跄退，到十多步外才“咕咚”一声一屁股坐倒雪地，阴寒劲气蔓延至大半边身子。

最接近他的是那两名装模作样押他出来的突厥高手，他们本是奉赵德言之命负责保护他，见状忙奔过来，一左一右把他扶起。

徐子陵忽然跳将起来，不屑的往两丈外的香玉山瞥过一眼后，移到寇仲身旁，一掌拍在仰躺地上寇仲的胸口。

此时云帅快要落在墙头处，只要足点墙头，可生出新力，落荒逃去！心中暗喜时，忽见衣袂飘飞，重纱掩脸，位列“邪道八大高手”之首的“阴后”祝玉妍蓦然现身墙上，纤手盘抱相迎，似要把云帅抱个结实。

云帅能逃到这里，已是出尽浑身解数，再无余力凌空变招，晓得唯一保命之法，就是乖乖献上叼在口上的羊皮袋，暗叹一口气，张口一吐，猛摇下颔，羊皮袋往祝玉妍投去。

祝玉妍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得意娇笑，一手把羊皮袋接过，另一袖拂出，

道：“难得你这么乖，回去吧！”

她确是手下留情，更是不安好心。以她的天魔大法，虽未必能置云帅于死地，但要重创他却是绰有余裕，可是她此一拂旨在把云帅送给从后赶来的赵德言和康鞘利等一众突厥高手，好以云帅牵制敌人。

另一边的香玉山则大叫侥幸，当两名突厥人好心把他扶起，寒气已侵遍全身，可是他虽恶贯满盈，尚命未该绝，忙把体内寒气分别送入两突厥人体内，以他们作替死鬼。

在一般情况下香玉山的功力肯定办不到此一着，可是徐子陵送入他体内的乃来自舍利奇阴奇寒的邪异真气，像寄生虫般专找更理想的居所入侵，遂顺势朝那两个不幸的突厥人沿其手臂经脉钻进去，虽然两人功力高于香玉山，仍为他所乘。

两突厥高手触电般左右倒跌，脸无人色。

寇仲刚好从地上跳起来，香玉山哪敢久留，忙朝已方人马所在逃过去。

“蓬！”

云帅于忍痛割爱献宝后一掌拍在祝玉妍挥来的的罗袖处，被送得倒飞而回，向赵德言、康鞘利投去。

假若赵德言此刻全力出手，加上康鞘利一众突厥高手相助，肯定明年今夜是云帅的忌辰，幸好赵德言志在舍利无心于此，竟从半空硬是改向下堕，直趋北墙，急喝道：“祝尊者请听赵某人几句说话。”

祝玉妍本要立即离开，但总不能连这几分面子都不给赵德言，没好气的道：“有什么好说的，舍利给我，人给你，言帅总不能占尽天下所有便宜吧！没我祝玉妍，你怕是物人两失。”

兵器交击声从赵德言后方传来，显是云帅陷身重围，正在浴血苦战。赵德言却没有回头看一眼的兴趣，停在离墙头十步许处，沉声道：“圣舍利乃敝上准备献给武尊作他老人家九十大寿的贺礼，祝尊者若这么携宝离开，德言只好回去如实报上，尊者请三思。”

以祝玉妍的纵横天下，亦不由心底一阵犹豫，赵德言虽说得平淡客气，但不啻告诉她若这么夺走舍利，等若一举开罪了整个东突厥，还与东突厥最顶尖的三个人赵德言、大汗颉利和“武尊”毕玄结下梁子，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后方的打斗蓦地趋剧，惨叫悲呼接连响起。

祝玉妍淡淡道：“言帅再不过去帮忙，你的人恐怕没多少个能剩下来，那两个小子复原啦！”

她终于下了决定。

赵德言怒叱一声，斜冲而起，两爪齐攻，施出“归魂十八爪”的第一式“玄武悲泣”，其诀云：“玄武为水，衰旺系乎形态，以屈曲之玄为有情，有是形则有是应。”忽然间他双手左爪变为直急冲射，湍怒有声！另一手变得屈折弯曲，悠扬深缓。如此爪法，不是亲眼目睹，谁都难以相信。

祝玉妍娇笑道：“言帅功力大有精进，可喜可贺。恕玉妍不再奉陪！”

飘身退离墙头，往对街宅舍的瓦面投去。以她的“天魔大法”，竟不敢硬挡此招，只谋急退，好令赵德言难以穷追，可见赵德言此招如何厉害。

四大魔门巨头，终因邪帝舍利正式决裂。

赵德言一点墙头，增速往仍在凌空倒退的祝玉妍射去，长笑道：“能与祝尊者决一死战，确是人生快事。圣门八大高手的排名已属陈年旧事，应依

最新情况重排名次，尊者以为然否。”

从第一式“玄武悲泣”变化为最厉害的第十八式“青龙嫉主”，双手先收回胸口，再卷缠而出。

祝玉妍知道自己是倒退飞掠，在速度上吃了大亏，肯定会给赵德言后发先至的一击在半途中赶上，当机立断下把提着的羊皮袋横挥抛离，娇呼道：“儿接着！”

赵德言双目凶光尽露，知这休想能把羊皮袋抢回来，原式不变的全力往祝玉妍攻去，将怨恨全发在她身上。

第三章 巧得元精

“邪帝舍利”原本是第一代邪帝谢泊，为寻找一套有关医学的帛书，无意中于一座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墓内发现的陪葬品。

此墓位于古齐国境内，墓室宏大壮丽，陪葬品极其奢华，只是生葬的骏马竟达百匹之众，可知墓穴的主人生前纵非王侯将相，权势地位亦非常之高。

谢泊虽因不容于当时独尊儒学的正统社会，致愤世嫉俗，行为怪异，本身却非什么十恶不赦的邪人，独寄情医道，希望能通过医术，破解魔门最神秘经典《道心种魔大法》之谜。

邪帝舍利被谢泊发现时，是放在墓主所枕后颈之下，满布血斑，晶莹斑驳，因属晶状的半透明特质，故归类为黄晶，事实上它和任何黄晶石都有很大的差异。

最惹起谢泊兴趣的是此晶球似乎蕴涵某一种奇异的力量，经谢泊长期试验，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晶球拥有吸取和储存人类真元和精气的奇异特性。

这发现实是非同小可。

在魔门中，早流传有吸取别人功力的各种邪功异法。但不论施术者如何高明，吸取他人真气只属辅助或暂时性质，从没有人能真的把别人数十年功力永久性的据为己有，并大幅和无休止地增加自己的功力。就算能办到，由于真气本质的差异，只会是有害无益，动辄有走火入魔之祸。

较高明是通过男女采补之术，吸取对方元阴元阳，但仍只是辅助性质，其中不无风险，非是上乘之道。

但元精却是玄之又玄的另一回事。

道家有所谓三元，其在天为日月星之三光，在地为水火土之三要，在人为精气神之三物。而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正是整个道家的修炼过程。在元精、元气、元神的三元中，元精乃一切的根本，元气和元神是把元精修炼提升而得。元气和元神因每个修行之士际遇和方法不同，各有差异，元精却并无分歧。

这一发现令谢泊欣喜若狂，经多年钻研，终创出一种把元精注入晶球得方法，那时他离大归之期不远，遂在临终前把元精尽注球内，并嘱下一代

找出提取球内元精的方法。

自此晶球被命名为“圣帝舍利”。

这带来魔门两派六道中天邪道最头痛的问题，像谢泊这样博学多才，识见超凡，拥有大智大慧的人实属百年难得一见，历代继承者虽殚思竭力，千方百计，仍像坐拥宝山，分享不到半个子儿好处。且因不得其法，令舍利不断吸取各式各样有害或无害的元气，令问题更趋复杂，更难解决。

不过历代邪帝，只要非是横死者，临终前均依遗训把元精注进舍利内，这亦成为天邪道历代宗主所选择的辞世方式。

因为种种变化，研究如何提取舍利元精成为高度危险的事，一个不好，动辄有走火入魔之险。间或有人能提取舍利内有益的元气，确能令功力倍增，这事实使历代传人更是锲而不舍。至于如何提取舍利内的元精，则仍是一筹莫展。直至向雨田出，以天纵之才，修炼“道心种魔大法”，忽然悟出提取舍利元精之法，谢泊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这时向雨田却因修种魔大法出岔子，又见尤鸟倦四徒没有一个是成材的，临终前把舍利交于鲁妙子，嘱他寻觅魔门其他派系有能之士，传予舍利，便可统一魔道，结束魔门数百年来四分五裂，内斗不休之局。

最后鲁妙子认为魔门暂时无人有资格承受舍利，遂把舍利密藏杨公宝库之内。

自知邪帝舍利的存在后，寇仲和徐子陵对舍利从未起过染指之心，若非赵德言凭着从尤鸟倦处得来有关邪帝舍利的资料，蓄意害他两人，他们根本不会与舍利有直接的接触。

舍利内的杂气是开放的，只有元精才是封闭，与舍利内庞大杂气交通的方法，就是通过真气的交流。要汲取舍利内的杂气实非困难，问题是无法控制杂气输来的份量和没法子过滤随之而来有害无益的死气和邪气。

假若寇仲只是探手到罐内的水银中把舍利取出，反不会发生任何事。可是寇仲是以井中月探进罐内以刀锋挑起舍利，则必须气贯刀身，以内气把舍利黏取，井中月遂变成一道桥梁，将寇仲和舍利全无隔阂的串联起来，寇仲哪能不立即着了道儿。

舍利内的大量邪气、死气像永安渠的渠水般沿着这道由井中月搭成的桥梁势不可挡的往寇仲涌去，使他一时脑海幻象丛生，像千万冤魂齐来索命，寇仲能做到的只有拼尽全力，力图把舍利涌过来的异气迫返舍利内，所以像中邪般不能移动。

幸好此时徐子陵见势不妙，当机立断要把舍利毁去，全力攻向舍利，却不知舍利因蕴藏元精，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摧毁，而赵德言正因晓得这点，才毫无顾忌的放手强攻，且利用舍利这特点尽操主动，占尽上风，屡施杀着。

徐子陵欲震碎舍利不成，真气狂涌进舍利内，出现自谢泊把元精注入舍利后，从未出现的情况，就是他和寇仲两人同时与舍利建立起交通往来的渠道。

在寇仲方面，他感到从舍利涌来的异气忽地倒卷回流，哪能收得回真气，反而一发不可收拾的把真气全送入舍利去。

连谢泊和向雨田也没想过的事此时却在舍利内发生，两人由于功力相若，同源而异质，两股真气竟在舍利内汇聚成流，形成阴阳正反的涡旋，登时把蛰伏其中的元精大幅引发，决堤般往外宣到两人身上。

换过是别的人，就算高明如赵德言和祝玉妍，恐怕亦经受不起这狂猛

的冲击，犹幸两人经过和氏璧改造经脉后，堪堪可容纳这一冲击，否则会立即落得经脉损裂而亡之局。

不过纵是如此，由于他们引发了舍利内大半的元精，送往他们体内时又夹杂大量来自历代天邪道宗主的杂气，寇仲和徐子陵仍是承受不起，震倒地上，体内经脉真气乱窜，濒临走火入魔之厄。

亏得香玉山生出歹念，徐子陵借机把正被体内本身真气强烈排斥的杂气尽赠于他，与杂气本质有异的元精立即跟他本身元精结合，功能体力回复过来。

当他从地上弹起，虽没骤觉功力陡增，却感到整个人像脱胎换骨的与前有别，至于分别在哪里，则一时说不出来，因为他并不明白元精贯体的道理。

寇仲此时仍在水深火热，随时会走火入魔的困境中，幸好徐子陵积吸取和氏璧和邪帝舍利两趟前无古人的宝贵经验，立即过去一掌拍在他背心，寇仲立时知机地把杂气送往他身上。

当徐子陵把从寇仲处汲取回来的邪异之气以掌风迫出，一切已成定局。在没有人知晓下，两人分别吸取邪帝舍利内魔门中人梦寐以求高达七成的庞大元精，就像从杨公宝库中取走七成的兵器黄金。

此时云帅正陷入以康鞘利为首的突厥高手的重围苦战内，他们顾不得找香玉山算帐，连忙赶去援救云帅。

他们势如破竹的破开一个缺口，心知不宜久战，与云帅会合后穿往北墙的方向，当跃上墙头，刚好是赵德言临空追击祝玉妍，后者则把装有舍利的羊皮袋抛给信信的关键时刻。

羊皮袋打着转斜上近十丈的高空，往远方落下去。

大雪又浓又密，城中居民因大唐军封路搜渠，若非必要，人人绝足户外，大小街道静如鬼域，只有马嘶人声，不时从永安渠一方传过来。羊皮袋打着转斜上近十丈的高空，往远方落下去。

大雪又浓又密，城中居民因大唐军封路搜渠，若非必要，人人绝足户外，大小街道静如鬼域，只有马嘶人声，不时从永安渠一方传过来。

祝玉妍往街心堕下，全身衣袂拂扬，落往她身上的雪花，进入半丈范围内就给劲激溅开去，情景诡至点。

寇仲、徐子陵和云帅见祝玉妍魔功如此厉害，都看得倒抽一口凉。

云帅低喝道：“为我押阵！”两足一曲一伸，足尖再点，箭般弹墙头，腾空直往正在十多丈外的高空上翻滚的羊皮袋扑去。

寇仲和徐子陵反手把康鞘利和另两名高手击下墙头，交换个眼色，同时跃落街上，朝羊皮袋的预计落点疾掠过去。

大街上危四伏，谁也不晓得是否忽然有人从某处冲杀出来。

白影一闪，赤足的信信幽灵般从一座华宅凌空飘出，迎往空中的羊皮袋，瞬间羊皮袋只有三丈许的距，由于羊皮袋正朝她的方向抛过去，肯定云帅追到时她可安然携宝开。

几道人影从暗处冲出，赫然是阴癸派的四在元老高手边不负、辟守玄、闻采亭和霞长老，他们非是要拦截三人，而是要在地面为往空中接宝的信信押阵。

“蓬！”

祝玉妍硬接赵德言凌厉无匹的“青龙嫉主”，被击得往后飞退，以化解

对方的劲，两人旋又战在一团，场面火爆炫目，劲交击之声连串响起。雪花激溅中，两条人影兔起鹘落的展开激烈无比的剧战，魔门宗师级的两大绝顶高手，奇招学层出不穷的作邀殊死决战。

这边眼看羊皮袋要落入信信手上，忽然横空剑光骤闪，天仙般的师妃暄凌空御剑而至，化作一道白芒，朝高空中的信信激射。若信信仍一意去接羊皮袋，肯定要饮恨在她命运注定的大敌剑下。

信信当立断，娇呼一声“师伯公”，天魔带从袖内射出，往师妃暄拂去。

辟守玄立即腾身而起，往从高空落下的羊皮袋抓去，配合得无懈可击。

此时康鞘利等一众突厥高手逾墙而出，康鞘利环目一扫，把握到形势后，大喝道：“随我来！”带头往羊皮袋所在处全速奔去。

此时长街的一端是祝玉妍赵德言凶险的尘战，另一边则是以羊皮袋。为中心的你争我夺，形势杂，但阴癸派一方仍是占尽先上风。

师妃暄在祝玉妍从云帅手上夺得羊皮袋的一刻抵达现场，她本打定主意不到外宾馆来，原因正如徐子陵所猜测的，是认为徐子陵骗她。

后来接到天策府的通知，晓得两人中伏，逃进永安渠的渠水里，终按捺不下对徐子陵的关心，暗中在旁监视建成、元吉大规模的搜渠行动。

当她判断出两人该早已渠时，立即往外宾馆，见到祝玉妍把羊皮袋抛给信信，赵德言则找祝玉妍拚命，心内仍是半信半疑，未敢肯定羊皮袋内的是真舍利。不过既然魔门中人不顾一切，大开杀戒的你争我夺，她抱着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之心，全力出手拦截信信。

“啪”！

天魔带拂中剑锋，师妃暄借力改变方向，身随剑走，仍往羊皮袋凌空掠去，姿态潇洒美至点，亦教人意想不到。

信信吃亏在临时变招迎敌，只能施出七成的功力，天魔带拚上师妃暄全力的一剑，登时相形见拙，泛起强烈的波浪卷纹，信信往侧飘堕。

此时辟守玄至羊皮袋下方，只要升高丈许，就可把羊皮袋抓个结实。他功力深厚，五指生劲，羊皮袋抛势立止，如被磁摄的直往他掉下去。

假若师妃暄要如他般争夺羊皮袋，肯定慢他一线，可是师妃暄的目的只是要摧毁邪帝舍利，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横空而来的师妃暄一点不把从下方跃上来以隔空取物手法抢夺邪帝舍利的辟守玄放在心上，色空剑脱手射出，仿似一道闪电般破空而去，所到处雪花激飞，后发先至的在辟守玄只差寸许就可抓着羊皮袋边沿的关键时刻，击中羊皮袋。

“轰”！

袋剑交击，发出一下出乎所有人意料外的劲撞击，低沉若闷雷的激响，羊皮袋被炸成漫天碎粉，黄芒盛射下，周遭方圆三丈被劲震成漫天雪尘的雪花，往四外溅去。

首先遭殃的是辟守玄，硬给震得往下堕跌。

色空剑倒飞而回的同时，邪帝舍利化作黄芒，朝正御空来的云帅射去，至奇怪是舍利的黄芒逐渐黯淡下去，似若有灵性的生物。

师妃暄终于色变，知道错怪徐子陵。一把接着色空剑，降往地面，至此才知邪帝舍利非是人力所能摧毁。

最高兴的是云帅，以为鸿鹄将至，好运临门，连忙保持势子迎往舍利，立下决心只要舍利落入他手上，将不顾一切的远千里，全速返西突厥。

后面三丈外从地面追来的徐子陵和寇仲大失色，怕云帅重蹈他们的覆辙，齐喝道：“碰不得！”

云帅乃是才智高明之士，更晓得两人不会骗他，又想起刚才两人可怕的遭遇，灵一，就那么凌空卸下外袍，挥前往舍利卷去。

这边变化，另一边亦生出变化。

赵德言本打定输数，才将怨恨发泄在祝玉妍身上，他一向不忿排名在祝玉妍和石之轩之下，所以数十年在东突厥潜修魔功，希望能攀上邪道八大高手的首席位置，此趟和祝玉妍交手，虽仍未落在下风，但心知肚明仍是稍逊祝玉妍半筹，这时见到另一方出现转，无心恋战，他仍保持主攻之势，于是使个假身撤出战圈，往舍利所在处去。

祝玉妍要把他缠着是易如反掌，不过一来她仍未想收拾赵德言，更怕两败俱伤，又怕舍利重入寇仲和徐子陵之手，遂把赵德言放过，追在赵德言身后往现场。

数方人马，人人各施各法，目标都在正于大雪漫天上方疾飞的舍利。

云帅和舍利在地三丈的上空不断接近，眼看云帅可把舍利收进袍内，一道人影以没有人能看得清楚的高速，从旁边的院落扑出，以比云帅更快的人速度，在云帅外袍接舍利之前，一手把舍利抓个结实，横过长街，落在对面另一座华宅的院墙上，仰天长笑，并把舍利送至眼前，双目射出狂热的芒。

赫然是“邪王”石之轩。

云帅失魂落魄的堕往地上，发觉所有人等无不呆在当场。

凭他的幻魔身法和不死印法，就算全所有人齐心合力，怕仍无法把他留下，何况大家互相对敌，各鬼胎。

寇仲和徐子陵来到他身后，愕然相望，心中奇怪石之轩手抓舍利，却全无样。

石之轩一副君临天下的姿态，邪目缓缓扫过众人，左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冲上天，爆出一朵血红的烟花，傲然道：“一年之后，我石之轩将会重出江湖，统一魔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祝玉妍和赵德言同时怒叱一声，往他掠去。所有人包括云帅在内，此时才如梦初醒的往墙头上的石之轩拥去。

石之轩一个倒翻，消没墙后。

寇仲和徐子陵都颓然若失，茫不知舍利内七成精华，早给他们摄入内。

师妃暄的声音在两人身后响起，淡淡道：“这是否你们希望的结果呢？”

两人无言以对，回头看时，师妃暄仙踪渺然。

第四章 避难桃源

两人飞檐越壁，横过大雪茫茫的朱雀大街，往永安渠的方向扑去。

他们浑身浴血，多处负伤，走投无路。

敌人的包围网不住以他们为中心移动收窄，这从火炬光从四面八方迫

近可清楚看得出来。长安城乃长林军的地头，对城内的形势了如指掌，又有可达志，梅等才智双全之士再背后指挥，更发挥出惊人的高效率。

石之轩看似不经意的随手一弹，将烟花讯息在高空放送，实是一石二鸟厉害之极的杀着。

这正是建成和元吉约定在晚上找到寇仲和徐子陵的示警方法，血红的烟花在雪夜的上空爆开，光传数里之外，登时惹的正处于高度备战状态下的长林军转移注意力。全城响起紧急的锣声，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城墙上守兵人人抖擞精神，严阵以待。

石之轩此着不但令寇仲和徐子陵陷进到达长安后的最大危机中，更令对他穷追不舍的祝玉妍、赵德言等遇上解决不了的烦恼，难以肆无忌惮的在城内你追我逐的。

假若寇仲和徐子陵被杀，石之轩将成为唯一的得益者和胜利者。

两人听的蹄声轰隆，直往他们方向驰来，已知不妙，当机立断，立即硬闯城墙。

长安乃洛阳和扬州外最峨坚固的大城，外城墙高达三十丈外，即使轻功高明如云帅，又或像寇徐两人般有凌空换气的本领，不借助工具，亦休想能逾墙而出。就算没有人看管，想离城仍要花一番功夫，何况在经验丰富的守城兵将严阵以待下。两人二度抢上城墙，想凭勾索硬闯出城，都无功而返，被守兵以强弓劲箭，拒勾长矛，滚油石灰等硬迫回来。

且受了点轻伤，更暴露行藏，让敌人确切掌握他们在城内的位置。

街道被封锁，所有制高点都有敌人放哨监视，无论两人朝任何方向逃走，都有灯号在指示他们的行踪。

数度与追兵相遇激战，犹幸尚能避开对方有高手助阵的主力，侥幸突围，但两人已多处负伤，感到自己正是网中穷途末路的鱼儿，待敌人把网儿收紧，将是他们败亡的一刻。

在别无选择下，他们只有往唯一生路永安渠闯去，不过就算他们能成功投进渠水里，并在进宝库，然后穿过密道离城，宝库的秘密势将不保，因为谁都能猜到渠内有逃生的密道。

他们只好施展惑敌之计，首先装做往南门硬闯，引得追兵群起追来，才突然跃下地面，冒雪专挑狭小的里巷左穿右转的前往跃马桥方向。

若非碰上今晚大雪，火炬光不能传远，视野模糊，凭他们如何机灵，恐怕亦早落入敌人的重围内。

两人一先一后的跃上屋脊，探头往永安渠瞧去，立即倒抽一口凉气。

只见永安渠旁守兵密布，火把光照得两岸和渠水光明如白昼，李建成换上戎装，正在跃马桥上发号施令，身旁则是薛万彻、尔文焕、乔公山等一众心腹大将。

两人看的头皮发麻，心中叫苦。先不说借水道非是容易，就算能成功投渠，在水下也避不开敌人的劲箭。

这种情况合情合理，他们先前既能借永安渠逃走，敌人当然不会容许此事再次发生。

在战略上，稳守这道横贯长安城南北的最大河渠，可把他们能活动的范围大幅收窄。

此路不通，等若判了两人极刑。

破风声在左侧响起，他们骇然瞧去，大雪蒙蒙中，十多条人影正在远

方逢屋过屋的朝他们笔直赶来，显是发现他们的位置。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我的娘，假设我们找户人家躲进去，会有什么后果。”

徐子陵苦笑说：“大概可把小命延长一个半个时辰。”

寇仲心中一动，道：“随我来！”

徐子陵弄不清楚他的脱身妙计，只好随他翻落瓦面，才转个弯，横街一端另有十多道人影朝他们奔来，三支火炬照的他们无所遁形。

敌人在收紧包围网后，进一步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派出由数十名高手组成的若干搜索队，灵活的在包围网内搜索他们，只要缠上或迫得他们慌不择路的投入包围网，将是他们死期的来临。

带头的赫然是“金枪”梅和“长白双凶”符真、符彦昆仲，其他无一不是身手不凡的好手。

寇仲本想硬闯突围，杀伤他几个人来出气，可是见到带头的是梅，立即改变主意，横窜跃上屋顶，见到四方八面都有人赶来，约有五、六组之众，心中唤娘，领着徐子陵从院宅另一边跃落横巷，左穿右插，施尽混身解数的往南门再度闯去，途中数次躲进民宅的院落里，让敌人追过了头。

徐子陵大惑不解，因为这和送死没有什么分别。

寇仲突然又折回朝跃马桥的方向潜去，这更是惊险重重，步步为艰，因为敌人的包围网往南面移来收窄，他们能活动的范围更少了。

两人窜上瓦面暗黑处，前方就是跃马桥和永安渠，火把光照得天上降下的雪花闪闪生辉，灿烂悦目，但对他们却是最坏的兆头。火光在四方八面不断迫近，他们虽然仗灵活的身法和超凡的灵觉，与敌人大捉迷藏，但好景难再，依这情势发展下去，最多只能捱过小半个时辰。

寇仲环目一扫，见最接近的搜索队仍在五十丈外，欣然道：“成哩！我们可以找个地方睡他娘的一觉。来吧！”

翻落瓦面，领着“一头雾水”的徐子陵蛇行属窜，到翻入无漏寺的院墙，徐子陵始恍然大悟，心中叫妙。

寇仲想睡觉的地方当然是无漏寺的方丈室，这是个没有人能猜得到躲藏避世的桃花源，在平时此举是绝不可能，可是石之轩的大德圣僧此时肯定不在室内坐关，在未来的一年亦不会在里面“参禅”。以石之轩的为人，连徒弟都不肯相信，得到舍利后肯定会在城内另觅秘处藏身，而不会逃回原先的藏身之处。

大德圣僧乃长安城德高望重的人，他的闭关修禅全城皆知，建成、元吉怎都不会怀疑到这“圣地”来。

片晌后，两人来到方丈室外，此屋设计特别，除了一道大门外，没有半扇门窗，只在近屋檐处开有拳头般在的通口。

最头痛的是门环以铁铜锁封门，要削断铁不难，但若让人发觉链锁已毁，不猜得他们会偷进去才怪。

寇仲道：“肯定有秘密通道进入，否则老石如何可以轻易的进进出出。”

徐子陵皱眉道：“出口肯定在无漏寺外。”他曾搜遍全寺，没有发现地道入口，故断定出入口在寺外的地方。

时间和形势不容许他们再去寺外寻觅密道入口。

寇仲拿起铜锁，道：“这是连环子母锁扣，陈老谋曾教过我开锁之法，麻烦陵少找根合用的树枝来。”

徐子陵领命而去，不片刻把幼枝交到寇仲手上，寇仲把劲气注入枝内，探进锁孔，几下手势，“啪”的一声，锁头松脱。

徐子陵苦笑道：“你认为我们办得到吗？”

寇仲道：“没试过怎晓得。”

两人脱下外袍，把门外的雪渍脚印扫抹干净，才进入方丈室。

时值深夜，又是天气严寒，出家人不理尘世事，外面虽闹得天翻地覆，寺内僧人均躲在温软的被窝内参睡禅。

方丈室宽广的禅房空无一物，只有一个蒲团，若非晓得石之轩就是大德圣僧，定会认定大德名实相符，确为不折不扣的圣僧。

寇仲缓缓把门关上，低声道：“来吧！”

徐子陵把双掌按在他背上，内力源源输入，但紧接着两人浑身一震，同时“咦”了一声。

以往在同样的情况下，功力的输送只是单向的，由徐子陵把真气送入寇仲经脉内，与寇仲的真气结合，大幅增强寇仲的功力，然后由寇仲把真气回输过来。可是今次做法如旧，却变成双向的发展，真气结合后，竟天然流转的立时回输进徐子陵体内去，如此流转不停，每运转一次，凝聚的真器都有扩展之势。

寇仲无暇去想，却信心大增，闭上眼睛，双掌按上大木门，真气透门延往门外的铁。

此乃隔空传物的本领，内功有一定成就的人才可办到，不过借物传力难度又高上一线，像如此在看不到的情况下隔门移动沉重的铁，还要扣回铁锁，恢复先前的形状，则肯定是闻所未闻，从未发生过的事。

即使两人联手合力，徐子陵仍无把握能否办到，所以他先前曾对寇仲表示怀疑。

现在两人虽不明原因何在，但他们功力结合后再非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而是作倍数的提升，令到近乎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寇仲的感觉藉真气的输送延伸往门外，就像当神医时内查别人体内的经脉般，虽看不见，却能洞悉无遗。

两条下垂的铁似被一只无形的手拿着往上提起，形成一个交叉状，一端还吊着个重达十多斤的巨型铜锁，与子被遥控至可以锁上的位置。

即使有寇仲有徐子陵支援，此际仍大感吃不消，心叫一声“天灵灵”，勉强送出最后一股内劲。

“喀嚓”！

铜锁天从人愿的锁实了。

两人同时往后坐倒，浑身无力，比石之轩或祝玉妍大战三百回合更要疲累。

好半晌后，寇仲在暗黑中喘息道：“这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道：“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功力又有突破，所以才出现这种奇怪的现像，幸好如此，否则我们休想能隔门锁上这么麻烦的巨锁。”

寇仲摇头道：“照我看该是和舍利有关。早先我们在城内东奔西跑的与敌人捉迷藏，又和敌人数番恶战，换了以前，早力尽筋疲，但我们今趟仍像个没事人似的，不关舍利的事还会关什么事？”

徐子陵待要说话，门外传来足音风声。

两人你眼望我眼，紧张起来，若给人识破他们藏身室内，确是如笼中

之鸟，插翼难飞，立即闭上呼吸。

足音响起，一把祥和的声音道：“阿弥陀佛，这是敝寺主持大德圣僧闭关潜修的方丈室，四壁密封，只有这道上锁的大门可供出入，外人绝对进不去，请齐王明察。”

可达志的声音道：“禀告齐王，屋顶和墙身都没有问题。”

梅的声音道：“真奇怪，明明看到他们来到这附近失去踪影，却找不到他们。”

接着传来铜锁和子碰撞的声音，显是有人在察视门锁。

徐子陵忽然想起一大破绽，闪电移往蒲团坐下，发出深长细密的呼吸声。

寇仲这才觉醒，暗抹一把冷汗，继续摒止呼吸，让徐子陵扮演“大德”的呼吸。

果然木门发出微响，表示敌人一如他们所料中的耳贴木门，察听室内的情况。

李元吉的声音终于响起，道：“大师放心，我们当然不敢惊动圣僧参禅，你们这里共有多少位师傅，麻烦大师将他们集中往大殿，好方便我们搜查其他地方。”

声音逐渐远去。

寇仲往冰冷地面躺下去，喃喃道：“睡一觉后才去想怎样找寻密道的入口吧！”

徐子陵掏出夜明珠，光耀禅室，微笑道：“何用寻找，密室入口就在这蒲团之下。”

寇仲坐起来，讶道：“密室？也是合情合理，老石至少有个地方更换衣服，否则怎到外面去见人。”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是猜出来的。而是像你刚才隔门关锁般把真气游进地底去，探知内中的情况，若非真气难以及远，否则我说不定可查知密道通往何处。”

寇仲兴奋的来到他旁盘膝坐下，道：“你还敢说不是和舍利有关系吗？以前我们哪有这般厉害，不过真奇怪，我并不觉得真气功力方面有什么长进。”徐子陵道：“毫不奇怪，我们的长进是在固本培元方面，假如说和氏宝壁扩阔我们经脉的容度和流量，舍利就是增加我们能量的源头，以后功效会随修炼时间逐渐显现出来。”

寇仲大喜道：“说的好，石之轩会否只抢得舍利的空壳，而内中之实都给我们汲掉呢？”

徐子陵颓然道：“照看我们只是抢喝了‘头汤’，石之轩会因舍利而弥补他不死法印的破绽，无论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如何进步，由于功力相差太远，再遇上他时仍是吃不完兜着走。真内力仍须心法招式和战略配合，我情愿对上祝玉妍的天魔大法，也不愿硬撼他的不死印。”

寇仲冷哼道：“只要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完美无瑕，不死印总会有破绽。”

徐子陵苦笑道：“不死印第一诀是察敌，就是把这隔壁窥物的能活用在人对敌上，当石之轩以内探查我时，我亦生出感应对他作反查探，否则我早在安隆的酒仓内一命呜呼。”

寇仲咋舌道：“原来石之轩已臻此等境界，幸好我们也不赖。我的娘！

试想若我们敌接，每一下都预先察知对方下一步的动静，岂非可占尽先。”

徐子陵道：“这察敌其实会令人分心，只可偶一为之，否则有害无益。且若对上像祝玉妍、倌倌那类高手，由于其护真壁垒森严，岂容随意窥探。反而是对着石之轩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寇仲点头道：“说得对，打斗时最重一往无前的势和直觉的反应，若整天想着偷看人家下一式是大鹏展翅还是老树盘根，尚有休奥妙可言。”

徐子陵失笑道：“你这小子真会夸大，顶多不过可感应到对方内功轻重缓急的分布，怎能测出别人是用什么招式。”

寇仲伸个懒腰道：“给你说得我睡意全消，不若到下面看看如何？”

徐子陵道：“这入口被石之轩从内以门闩锁死，要下去将费上一番工夫。”

寇仲晒道：“凭我们现在的功力，就算是铁造的的门闩也可震断。”

徐子陵没好道：“比你的手臂还要粗的门闩你有本事震断吗？那小弟甘拜下风。”

寇仲尴尬道：“有这么粗吗？”

徐子陵把夜明珠衔在唇间，移开蒲团。

寇仲伸手抚地，赞道：“这入口竟不见接缝，完全摸不出来。”

徐子陵忽然道：“今晚我们究竟做对还是做错呢？”

寇仲凝望他好半晌，苦笑道：“可说成功了大半，至少令魔门三大势力难再合作下去。

坏处就是想不到让石之轩不费吹灰之力的捡了个大便宜，假如舍利落在阴癸派手上，石之轩和赵德言拚命去抢，会是另一回事，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

徐子陵叹道：“我们可能还帮了可达志和香玉山另一个大忙。”

寇仲一震道：“说得对，香玉山和可达志肯定会退出杨文干的叛变阴谋，反令李小子不能乘把他们毁掉。”

徐子陵耳中响起师妃暄临别的说话，心中暗叹，道：“预备好了吗？”

寇仲把手掌按在他背心，点头道：“下手吧！”

第五章 甘拜下风

寇仲尴尬道：“有这么粗吗？”

徐子陵把夜明珠衔在唇间，移开蒲团。寇仲伸手抚地，赞道：“这入口竟不见接缝。

完全摸不出来。”

徐子陵忽然道：“今晚我们究竟做对还是做错呢？一寇仲凝望他好半晌，苦笑道：“可说成功了大半。

至少令魔门三大势力难再合作下去。

坏处就是想不到让石之轩不费吹灰之力的捡了个大便宜。

假如舍利落在阴癸派手上，石之轩和赵德言拚命去抢，会是另一回事，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

“徐子陵叹这：”我们可能还帮了可达志和香玉山另一个大忙。

“寇仲一震道：”说得对，香玉山和可达志肯定会退出杨文干的叛变阴谋：反今李小子不能乘机把他们毁掉。

“徐子陵耳中响起师纪喧临别的说话，心中暗叹，道：“预备好了吗？”

寇仲把手掌拉在他背心，点头道：“下手吧！”

在夜明珠的青元照耀下，一道石阶在蒲团下的秘道口往下延伸，接连一间丈许见方的小密室。

确知寇仲早先戏言的，其布置正是作更衣易容之用。

向东的室壁是秘道的入口，只有五尺多高，像徐子陵，寇仲这种体型雄伟的轩昂男儿，必须弓背屈膝始可穿行。

寇仲钻入密室，一屁股在对着镜台的椅子坐下，望着铜镜内自己的尊容笑道：“这里易容的装备一应俱全，只不知老石会否一时兴起，扮个娘儿来玩玩？”

徐子陵他身后进入密室，先向黑漆漆的秘道瞥上一眼，道：“你若想知道答案，可打开这个衣物箱瞧瞧，看有没有娘儿的衣饰。”

另两边墙壁，靠墙放着两个大箱子，打开来全是各类形式的衣饰服装，其中一箱竟是大唐兵的军服。

寇仲喜道：“明天我们就靠这些东西，易容改装离开长安。”

徐子陵道：“我们最好不要动这里任何东西，那就算石之轩日后回来，亦不晓得我们知道他就是大德圣僧的秘密。”

寇仲讶道：“你认为石之轩还会回来吗？”

徐子陵道：“难说得很，石之轩有一年后重出江湖之语，与他每年新春出关之期吻合，可见他舍不得大德这个辛辛苦苦建立和营造出来的身份。”

寇仲道：“他的枯禅根本是骗人的，唉！如不能借用他的东西，我们这么满身血污，如何到外面去见人？”

徐子陵坐在寇仲背后的箱子上，挨往室壁，思索道：“你说云帅能否脱身？”

寇仲道：“都要看他是否知机，大唐军全给我们牵制，云帅的轻功又确有一手，逃跑的本领该不逊于我们。为何忽然想起他来？”

徐子陵没有答他，沉吟道：“建成、元吉的搜索不能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但加强城防，派重兵驻守城门却可轻易办到。所以离城的最佳方法，仍数地库内的离城秘道。”

寇仲道：“那是最安全的方法，却非最佳方法。首先我们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溜掉，谁都会疑神疑鬼。若没有我们在永安渠神秘失踪，后来又再出现的前科，仍不成问题。

现在却是另一回事。何况我们的责任是要蓄意引开所有人的注意力，好方便占道他们运走贵金珍宝。”

徐子陵凝望掌心的夜明珠，道：“我们先看看另一端的出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想方法如何？”

寇仲跳将起来，道：“好主意。”

两人运足耳力，肯定上面没有人后，缓缓把出口的盖子推上揭开，探头一看，竟是间摆满一柜柜藏书的书斋。

秘道比两人想像的更长，足有近十人的距离。

方丈室位于无漏寺的后院，靠近东外墙，墙外是宽约三丈的横街，照距离计，这书斋该位于对街的宅院里。

寇仲低声道：“这地方住的人多多少少与石之轩有些关系。”

徐子陵移到对着斋门的窗子旁，推开少许，朝外瞧去，雪花仍不住降下，院墙外传来人声马嘶，显见对这一区的搜查，仍是方兴未艾。

寇仲来到他旁，道：“正开始逐屋逐户的搜查哩，搜完就该收队。”

邻舍传来扣门声，有人高喝道：“追捕钦犯，快开斗！”

徐子陵微笑道：“他们该光顾过我们这座秘道别院。”

寇仲欣然道：“应该引他们再来搜查一趟，若发现秘道，大德圣僧将变成个声誉扫地的狗肉和尚。”

徐子陵道：“回去再说！”

回到秘道入口，微仅可闻的足音在斗外响起，两人大吃一惊，只听足音便知来的是一等一的高手，且有两人之众，吓得他们立即以最快身法闪回秘道去。

盖子刚关上，斋门被推开。

安隆的声音在上面响起道：“差点给那两个小子累死，某么地方不好逃，却逃到这边来。”

哈！上他们今次该是在劫难逃。”

另女子的声音道：“姣姣却没有隆师叔那么有信心，说不定他们早已离城。”

下面的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意外，想不到荣姣姣和安隆会躲在这里。

看来连安隆亦不晓得内有个往无漏寺方丈室的秘道，否则就不会领荣姣姣到这里来说话。

到现在他们仍不清楚荣姣姣和阴葵派的关系。

不过只看荣姣姣与安隆的关系这般密切，可推想老君庙应较倾向石之轩一方。

魔门别派六道关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安隆道：“虚彦刚才使人来报，石大哥已夺得舍利，姣姣明早须立刻坐船离开长安。”

荣姣姣道：“师叔会和姣姣一道离开吗？”

安隆压低声音道：“我还有些事情处理，须多留一天。”

荣姣姣道：“师叔是否要对付周老叹？”

安隆冷哼道：“周老叹对圣舍利绝不会死心。留下他始终是个祸患，何况是石大哥的吩咐，全环真由你负责，到大河后抛下水中去鱼，干净俐落。天邪道从此就完蛋啦！”

哈！”

忽然响起衣衫擦的声音，听得下面两人脸脸相觑，不敢相信耳朵。

上一刻还师叔前师叔后的唤着，此一刻荣妖女已坐入安隆怀里亲热痴缠，兼且他们晓得荣妖女早和杨虚彦有上一手，更感难接受这变化。

荣姣姣娇喘着道：“听到杀人，姣姣就禁不住兴奋。”

安隆淫笑道：“早知你是骚货，先前还一本正经说要找个秘密的地方说话，原来只是要师叔安慰你。”

两人都清楚安隆这时是副什么样子，想想都觉呕心，悄悄潜回方丈室。

寇仲道：“要不要干掉安隆才走？”

徐子陵摇头道：“目下我们自身难保，杀死安隆就没法坐荣妖女的便宜船离开，对吗？”

寇仲道：“一点不错，荣妖女乃特朱人物，有杨虚彦打点照拂，我们借北过关当不成问超。不过这样溜走，与从宝库秘道师开并况有分别，仍是会令人对我们的行藏生疑。”

徐子陵笑道：“要引人注意还不容易。少说废话，我们乘还有点时间，先养足精神，然后看看到什么地方偷两套体面点的衣服，再进行我们的离城壮举。”

翌日清晨，长安城一切加旧，街道上没有盘查行人车辆的关卡，也不觉巡城的士兵有大幅增加的情况。

事实上却是外弛由张。

大唐军向有不扰民的良好名声，李建成乃爱惜羽毛的人，不愿李渊、李世民满离城，自己立即背上这项罪名。

昨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却是不取造次。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般截搜逃犯的措施布置，对武功才智高明如寇仲和徐子陵，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李建成决定首先加强水陆两路的出入审查，另一方面则由明转暗，发动地方帮会留意所有疑人。

除非两人足不出户，否则休想避过他信的耳目。

大雪在天亮前停下，整座大城铺上高可及膝的积雪，车马难行，令交通陷于瘫痪，人人忙于清理积雪，情况颇为混乱。

想离城的人只好改采水道，永安渠北端安定里的客货码头挤满人，僧多粥少下，轮不到船位的人只好苦候。

徐子陵和寇仲若想布这种情况下潜上泊在码头的任何一艘船只，肯定没法办到。

幸好他们为避人耳目，天亮前趁搜得筋疲力尽的大唐兵收队的良机，驾轻就熟的先一步躲到船上，静候荣妖女的大驾。

他们本弄不清楚这条大船究竟是属于榻虚彦还是荣姣姣的？

到昨晚听得安隆着荣姣姣向金环真下手，至少肯定荣姣姣将乘此船返回洛阳。

两人藏身在金环真那个舱房内，外面不时传进人来人往的声音，却没有入入房察看。

徐子陵来到正凭窗监视对岸动静的寇仲身旁，低声道：“这女人虽非什么善男信女，但始终没有什么大恶行，看着她糊里糊涂的惨死，总觉不太忍心。”

寇仲苦笑道：“我也想过这问题，但当想到她没有恶续，皆因她这些年来被阴癸派迫得透不过气来，故没有机会作恶，若把她救回来，她将来四处害人，我们岂非罪孽深重。”

徐子陵道：“她经过这么严重的打击，说不定性情有点改变，只要我们告诉她周老叹有生命危险，她势必尽力去营救文夫，肯定可令安隆有很大的麻烦。”

寇仲点头道：“我明白你的心情，先试试看能否救醒她。假使她冥顽不灵，我们就再把她弄昏，任她自生自灭。”

两人来至床沿，寇仲仍不脱“神医”莫一心的本色，伸出三指搭在她

的腕脉上。

好半晌后咋舌道：“厉害！这种封穴手法我尚是第一次遇上，把她的真气完全锁死，手不过肘，足不过膝，五脏不道，使她无法凭本身气血的运行苏醒过来。”

徐子陵道：“有办法吗？”

寇仲微笑道：“只我一个人，或者没有办法，可是有我们扬州双龙合璧，天下无敌，除了像七针制神那显邪门玩意，有什么点穴截脉的手法是我们解不了的。先把她弄醒再说。”

两人把她从床上扶起，分坐两边，各伸一手抓着她肩头，送进内氛，不片刻金环真娇躯一震，睁开双目，仰起垂下的头，正要呼叫，给寇仲一把掩着，凑到她耳旁道：“千万不要再出任何声昔，我们是来救你的。”

金环真眼珠乱转，接着定过神来，微一点头，表示明白。

寇仲缓缓移开手掌。

金环真仍是非常虚弱，艰难的道：“你们是谁？一寇仲道：“我是寇仲，他是徐子陵，听过接有？”

“金环真反静下来，点头道：“当然听过，你们为何要救我？”

一徐子陵道：“金大姐为何落至这等地？”

金环真听他唤自己作金大姐，本露出欣悦神色，到徐子陵把话说完，眼神转厉，咬牙切齿的道：“是那天杀的辟尘害我们，我定要为老叹报仇。”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恍捻，在脑海中勾划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她和周老叹去向辟尘求助，却被辟尘出卖，还把金环真送来给石之轩作人情。

由此推，辟尘是像安隆般臣服于“邪王”石之轩。

寇仲道：“你的周老叹技有死，不过如果黄昏前你仍未能找到他，他就死定哩！”

金环真骄躯剧震，双目射出灼灼关心的神色。

寇仲扼要解释，尚未说完，金环真眼角淌下泪球，凄然道：“现在我四肢乏力，恐怕走路也须人扶持，怎去警告他呢？”

徐子陵道：“只要你肯答应从今以后不妄杀无辜，我们助你恢复功力又有何难哉。”寇仲正容道：“如若我们发觉你违背承诺，那无论你躲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会寻你算账。

你既知我们是谁，亦应知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办下到的。”

金环真低声道：“你们为什么要助我？”

徐子陵苦笑：“但愿我们能有个答案。或者这就叫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吧！”

金环真然一笑道：“原来世上真的还有像你们那么好的人，我们两夫妇终日去算人，最后只是把自己算倒，好吧！我金环真从今日开始，绝不妄杀一人，否则将永下超生。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夫妇必有回报的一天。”

两人感受到他的诚意，再不打话，真气缓缓输入，助她活血行经，提聚功力。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船身一颤，终于启碇开航。

足音响起，直抵斗外。

徐子陵和寇仲闪电到舱门左右两旁，严阵以待。

金环真躺回被窝里，诈作昏迷。

“卡嚓”！

房门被推开。

两人已可嗅到荣妖女身上的香气。

就在这紧张时刻，急促的足音由远而近。

荣姣姣停步问道：“什么事？”

“砰”！

房门重新关上。

男子的声音在外边道：“小姐！上船的兵尉，坚持要把船查看一遍。”

荣姣姣不悦道：“他们知否我是董贵妃的贵宾，竟这么斗胆。”

她的手下道：“他们很清楚我们的身份，不断道歉，说是太子殿下下的严令，他们必须执行。”

徐子和寇仲暗叫厉害，这才晓得每一艘离开长安的船，都有唐兵上船搜查，肯定没有问题，再在关口下船放行。

荣姣姣娇笑道：“搜便搜吧！他们要搜的只是那两个天杀的小子，其他人都不会在意。”

足音远去。

金环真从床上坐起，骇然道：“怎么办？”

寇仲微笑道：“我们活动筋骨时，金大姐该都应怎办吧！”

金环真微一错愕，她亦是胆大妄为的人，旋即眼中露出欣赏的眼神和笑意，点头道：“寇仲，徐子陵，果然是名不虚传之辈。”

徐子陵道：“若我们没有猜错，安隆舆令夫的约会的地点大有可能是北里的乐泉馆。”

足音再响，至少十人之众，接着是房门打开的声音。

寇仲哈哈一笑，就那么推门而出，卓立廊道之中，大喝道：“是谁想找我寇仲？”

站在荣姣姣身旁的赫然是乔公山，骤见寇仲，一时惊骇得目瞪口呆，忘记该作何反应。

荣妖女脸无人色，方寸全乱。

第六章 逃出长安

“锵”！

井中月离鞘而出，遥指以荣姣姣和乔公山为首的十多人，凛冽的刀气，像一堵墙般压过去，在猝不及防下，人人如身置冰窖，不敢移动，恐怕虽只是点头弹指的动作，也会引来寇仲眷顾有加的攻击。

四名大汉出现在寇仲背后处，同时厉叱，刀剑并举的朝寇仲的宽背攻去，岂知人影一闪，他们看到的再非寇仲的背脊，而是偷窃自若的徐子陵。由于徐子陵闪出来的时间玄奥微妙，先攻来的两人竟没有变招的机会，忽然发觉手中兵器力道全消，落入徐子陵晶莹如玉、完美无瑕、修长有力的手内。

徐子陵洒然笑道：“大人在说话，小孩子竟敢过来骚扰，讨打！”

攻来的大汉虽是老江湖，仍未晓得贯注在刀剑上的气劲被徐子陵悉数借走，骇然下再运力欲抽回刀剑，忽然胸口如受雷殛，往后抛跌，硬倒在背后两名伙伴身上，四人齐声惨叫，滚作一团，再没有人能爬起来。

徐子陵把抢来的兵器随手掷出，刚从下层拥上来，连情况也未看清楚的另一名荣姣姣手下，给刀把剑柄分别击中肩井穴，内力袭体，颓然倒地。

后方的威胁，一下子给徐子陵扫清。

徐子陵的戏语，乃寇仲和他当年在扬州当小扒手时最爱说的话，寇仲听得顽皮之心大起，昔日的小流氓情性又在心内复活，加紧摧发刀气，长笑道：“小姐请恕寇仲违命，你虽叫小弟躲藏起来，可是我寇仲岂是东躲西藏之辈，就算走也要光明正大的走。”

荣姣姣气得差点吐血，大怒道：“你莫要含血喷人。”她不但全无防备，没有兵器随身，更给寇仲抢制主动，故虽怒火中烧，仍不敢反攻以明志。

寇仲呵呵笑道：“小姐不用说这些话，只要我把老乔带来的人全部灭口，谁会晓得我们的关系呢？”

又喝道：“乔公山，着你在房内的手下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你。”

乔公山双目凶光大盛，厉叱道：“上！”

口中说“上”，自己却往后疾退。

寇仲的井中月在气机牵引下，化作滚滚刀光，往敌人卷去。

荣姣姣娇叱一声，硬是撞破左壁，避进舱房内。

两名长林军首当其冲，勉强提刀迎战，其他人不是滚进两边房间，就像乔公山般狼狈后撤，希望能退往船面，那时要打要逃，将由自己决定。

廊内乱得像末日的来临，充满惊惶和恐惧。

刀光到处，人仰马翻，尚幸寇仲非是滥杀之人，表面虽气势汹汹，下手却非常有分寸，只以内力封闭被击中者的穴道，那可比杀伤敌人更是难度倍增。

窗门碎声连串响起，显是有人破窗跳渠逃命。

忽然间廊内敌人不是中刀倒地，就是退往两边舱房夺窗逃命，只剩乔公山一人往敞开的舱门急退。

寇仲一声长笑，井中月化作“击奇”，人随刀走，往乔公山射去。

乔公山感到寇仲的刀气将他遥锁不放，虽只差两步就可退出船舱，但这两步却像咫尺天涯，难越雷池，无奈下拔出佩刀，奋起全力拚命挡格。

金环真此时从床上跃起，正要寻荣姣姣晦气，徐子陵拦门道：“金大姐若此时不走，就不用走啦！”

金环真明白他的意思，此处乃大唐朝的地头，一旦惹得大唐军群起而来，那时唯一生路就只离城远遁一途，她势将没法营救周老叹，低声道：“你们小心。”穿窗去了。

“当”！

火花并溅。

乔公山应刀断线风筝的抛往门外，仰跌甲板上，还连翻七、八转，到撞上帆桅的下座，才停得下来。

守在船面的六、七名长林兵，到此刻仍未真正弄清楚舱里面发生何事，见乔公山倒地葫芦般滚出来，骇然下挡在跌得七荤八素的乔公山面前，摆开护驾的阵势。

寇仲好整以暇的提刀跨出舱门，环目一扫，两岸锣鼓齐鸣，马奔人跑，大战一触即发。

跳下渠道逃生的拚命往岸边游去，荣妖女则出现在西岸处。船上的水手船夫当然半个不留，只要看看两边的长林兵人人弯弓搭箭，瞄准大船，谁都明白这是个不宜久留的险地。

“砰”！

徐子陵弓背撞破舱顶，来到二楼舵室前方，信船头方向瞧去，还有五十多丈就可穿过渠口的关防，但这却是没有可能逾越的难关。

在渠口两旁，依城墙而筑是两座石堡，上有绞盘，以索控制封渠铁栅的升降，铁栅此时缓缓降下，肯定可在大船出关前把前路封闭。

石堡上置有投石机，全部蓄势待发。

关防两边更是密布箭手，严阵以待。

一队人马从东岸沿渠奔来，带头者赫然是李元吉、可达志和梅洵，只这三大高手，已够他们应付。

无人控制的大船，顺水顺风的往关口冲去，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壮烈气势。

箭矢声响，以百计的劲箭分从两岸射来，袭向寇仲和在上层舱面的徐子陵。

寇仲涌起刀光，轻轻松松震下所射来的箭矢，他胜在背后有船舱掩护，只应付从两侧射来的箭矢自是容易。

徐子陵则缺乏他的有利形势，变成众矢之的，立即从破洞撤回舱内，躲避箭矢。

七名长林兵同时发喊，朝寇仲攻去，乔公山嘴带血污的勉力爬起来。

寇仲井中月划出，带起一匝刀光，敌兵纷被挡开，溃不成军。接着寇仲箭步标前，井中月左右开弓，两名长林兵应刀抛跌，他又抬脚踢倒另一人。

李元吉的怒喝声传来道：“立即离船。”

众兵恨不得李元吉有这最受他们欢迎的命令，立即一哄而散，亡命的跃离大船。

寇仲并不理会，长刀挥击，照头照面往刚爬起来的乔公山劈去。

乔公山勉力举刀一格，“锵”的一声，大刀硬生生被寇仲砍断，心叹必死，岂知寇仲刀势一转，不着痕迹的抵在他咽喉处，好像他本来就打算这么办似的。

刀法之妙，教人难以相信。

乔公山现出硬汉本色，狠狠道：“杀啊！不是手软吧？”

寇仲完全无视两岸的紧张形势，微笑道：“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杀你干啥！”

一脚飞出，乔公山应脚侧抛，掉往渠水去，窝囊至极点。

被他早先击倒的三人连爬带滚的奔到船沿，离般堕水逃命。

没有顾忌下，两岸箭矢飞蝗般洒过来。

寇仲直退至船舱入口外，一边拨箭，一边大笑道：“齐王真客气，不用送啦！”

李元吉一众恰恰赶至，与离关口只二十多丈的大船并行飞驰，李元吉厉喝道：“说得好！本王确是来送行，不过却是要送你们到地府去。”

寇仲喝过去道：“究竟是西方极乐还是十八层下的阿鼻地狱？我们走着

瞧！”

说罢退入舱内。

徐子陵刚为被寇仲点倒的长林兵解开穴道，迫他们跳窗逃命，此时与寇仲会合，道：“水路不通，只有从水闸顶离开一法，就算我们不怕箭矢，却不易过李元吉和可达志、梅洵等众多高手这一关。”

寇仲低声道：“我们虽不可命令老天爷下雪，但可放火，对吗？”

徐子陵微笑道：“好计！”

李元吉等离马腾空，落在东岸石堡的台座上，人人掣出兵器，蓄势以待。把守永安渠北口关防的城卫，加上增援而至的长林军，人人弯弓搭箭，瞄准不住接近的双桅风帆。

所有投石机、弩箭机无不准备就绪，只候李元吉的命令。

水闸正缓缓降入水内，绞盘传出“吱吱”难听的磨擦尖音，为本已绷得千钧一发的形势更添紧张的气氛。

三十丈，二十八丈……忽然其中两个舱房冒出火势浓烟，接着是另两个房间。

李元吉想不到他们有此一着，浓烟往四方扩散，可想见两人必是向枕褥被铺一类的易燃物品点火，否则烟火不会起得如此迅速浓密。

李元吉别无他法，大喝道：“进攻！”

号角声起。

巨石、弩箭、劲箭像雨点般往目标洒去。

一时桅折船破，火屑激溅，水花冒起，碎片乱飞，整个渠口区全陷进浓烟去。

“轰”！

风帆重重撞在水闸上，船首立即粉碎，两枝帆桅同时断折，朝李元吉等人站立处倒下来，还加送一团夹杂着火屑的浓烟。

众人四散躲避，乱成一团。

“砰”！

渠水和断桅的牵引，带得船身打转，船尾再狠狠撞在水闸上，岸上的人亦可感受到那狂猛的撞击力。

坚固的船体终于破裂倾侧。

箭手盲目的朝浓烟里的船放箭，没有人知道自己要射什么。

火势更盛。

就在此时，寇仲和徐子陵从烟火中冲天而起，瞬间四足同时点在闸顶，然后腾空飞掠，投往闸口外的渠水去，消没不见。

任李元吉等如何人多势众，实力强横，仍只能眼睁睁的瞧着两人逃之夭夭，徒叹奈何。

寇仲和徐子陵仰躺雪坡上，看着蓝天白云，不住喘气。

寇仲辛苦的笑起来，道：“李元吉那小子今晚肯定睡不着觉。”

徐子陵笑道：“他不是睡不着觉，而是不肯睡觉，我们至少要两天时间才可离开关中，他怎会甘心放我们走，只好牺牲睡觉的时间。”

寇仲道：“你有否觉得我们的功力确是深厚了，换过以前，这么在水内潜游近半个时辰，上岸后又一口气赶五十多里路，早该筋疲力尽，可是我现在仍是犹有余力。”

徐子陵点头道：“我们该占了邪帝舍利的什么便宜，亡命飞奔下，功效

立竿见影。”

寇仲坐起来道：“我们仍未离险境，下一步该怎么走。”

徐子陵仍悠闲的躺在雪坡上，感受积雪的冰寒，道：“若我们只是一心逃走，现在当然须立即上路。但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牵引追兵，该趁机好好调息，养精蓄锐的看看会是谁先找上我们。”

寇仲环目扫视，整个辽阔无边的关中平原尽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他们留在雪地上的足迹似从无限的远处延展过来，怵目惊心，禁不住苦笑道：“这世上不是有种轻功叫‘踏雪无痕’吗？我们的轻功虽非如何了不起，但比起天下第一轻功高手云帅理该相差不远，为何仍要踏雪留痕呢？”

徐子陵骇然坐起，皱眉瞧着虽浅淡仍是明显可见的足印，叹道：“云帅的轻功比之天上飞鸟如何？雪泥上也要留下鸿爪，何况是人，唉！今次是天公不造美，若不再来场飘雪，又或刮点大些的风，确是谁都可找上我们。”

寇仲抓头道：“我们虽是想牵引敌人，却非这种自寻死路的方式，眼前唯一之法，似乎只有再落荒而逃。”

徐子陵摇头道：“走得力尽筋疲，对我们并无好处，这处始终是李元吉、庞玉等人的地头，他们可沿途换马，而我们跑来跑去仍是那四条腿子。”

寇仲指着东南方，道：“那边就是把长安和大河连接起来的广通渠，中间有两座大城新丰和渭南，从这里到渭南的一段路会是最危险的，因为敌人可从水路赶在我们前头，再布下天罗地网等我们送上去。”

徐子陵沉吟道：“我们只有抵达大河始有脱身的机会，届时买条船儿，顺流东放，一天便可出关，想在大河上拦截我们岂是易事。且必要时可弃船上岸，要打要逃，非常方便。”

寇仲道：“那就往北直上，照我估计，今晚该可抵达大河。”

徐子陵跳将起来，笑道：“看！”

斜飞而起，掠上坡顶，足尖到处，只留下浅淡到仅可辨认的足痕，此时在雪原吹拂的和风虽不强劲，已足可在短时间内把痕迹消除。

寇仲照本宣科的掠到他旁，一拍他膊头道：“陵少果然有智慧，我们虽不能千里不留痕，却可十里或五里不留痕，短暂的辛苦，却可换回下半生的风光，有什么比这更便宜的。”

徐子陵道：“不过这样是要冒点风险，因为会令我们真元损耗，若给宁道奇在这段时间截上我们，我两兄弟就要吃不完兜着走。”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你猜这老小子会否高明得在大河南岸喝酒赏月的恭候我们呢？”

徐子陵道：“这个非常难说，我们对他可说一无所知，他会用其什么手段只有老天爷才晓得。盛名之下无虚士，何况是被誉为中原第一人的老宁。”

寇仲叹道：“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就是无论我们这两在逃命专家如何施尽法宝，最终仍逃不过他的仙掌。”

徐子陵微笑道：“不是害怕吧？”

寇仲双目神光大盛，嘴角逸出一个充满自信的笑容，淡淡道：“不是害怕，而是敬重，不过想想我们竟能惊动他老人家，足可自豪。”

又道：“你猜师仙子是否舍得对你陵少出手？”

徐子陵露出苦涩的表情，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令她对我们彻底失望，以她大公无私的性情，再不会对我们论什么交情，你认为呢？”

寇仲远眺雪原尽处，点头道：“她肯定要被迫出手，因为无论宁道奇如

何厉害，仍没法在我两兄弟联手下把我寇仲杀死，但我仍不明白，她为何会彻底失望？舍利落在石之轩手上确是我们的失着，不过却达到令邪道各派分裂的目标，有过亦有功。”

徐子陵叹道：“你似乎忘记在她眼中我变成言而无信的人，你寇少帅得不到宝藏我仍不劝你放手，又没有依诺和你分道扬镳，你说她会怎样瞧我这个人？”

寇仲陪他叹一口气，伸手搭上他肩头，安慰的用力把他搂紧，苦笑道：“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这样，皆因只能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去了解真相，即使仙子仍难窥全豹，致误会丛生，都是我害你。”

徐子陵洒然一笑，道：“大家兄弟说这些话来干什么，少帅有没有兴趣比比脚力，看谁先抵达大河。”

寇仲放开手，猛提一口真气，掠下丘坡，笑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被制于人，此乃兵家至理。”

徐子陵放开怀抱，追在他身后飞驰而去。

两人在雪地留下一个个浅淡的印点，微风拂来，转瞬被雪花掩盖。

第七章 水能覆舟

两人骇然伏往雪地，在夕阳的余晖衬托下，一头猎鹰姿态优美的在他们上方绕圈，下降至离他们四十丈许的高处，又振翅高起，望大河方向疾飞过去。

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无言以对，甚至失去爬起来的意志。在以极度损耗真元的‘踏雪无痕’赶近七里路，再不停脚的全速走了三个多时辰，眼看大河就在前方五十来里的脚程内，却惨被康鞘利的扁毛畜性发现，这打击沉重得令人沮丧！除此外，两人心头均感到阵阵从未试过的烦闷躁热，只是谁都没说出来。

好半晌，寇仲苦笑道：“康鞘利等人该仍在船上。”不舒服的感觉更强烈，全赖冰寒的雪镇着神志。

徐子陵明白他的意思，这一路追兵该是悠闲的乘船出渭水入黄河的追来，放出猎鹰沿南岸搜索他们的踪影，在现时这一片雪白的天地间，一头鹰儿比之千军万马的搜弋更称职。

敌人是以逸待劳，他们却是筋疲力尽，且对这高空的锐目无从隐蔽设计可施，优劣之势，清楚明明。

徐子陵把脸伏在雪地上，冰寒的感觉使他冷静些儿，又抬头望往远方，道：“康鞘利该助赵德言去穷石之轩，那有空管其他闲事，照我看这头猎鹰的主人该是可达志，追兵应是长林军才对。”

寇仲点头道：“对！毛色确有点分别。”

徐子陵道：“你不是精通山川地理吗？告诉我最接近的城市在那里？”

寇仲骇然道：“我们刚从一个城逃出来，难道又自投罗网的进另一个城去。唉！若继续往前走，渡河后有万年和高陵两座城池，掉头就是渭南，但

那处肯定有追兵在恭候我们。”

他们刻下处身的雪原，夹在黄河和渭水两河之间，敌人若兵分两路，坐船追来，刚好把前后去路封死。若没有猎鹰这威胁，他们尚可玩些惑敌的把戏，现在却是一筹莫展，处于绝对的劣势下。

寇仲道：“若我们自埋雪地之下，你认为可捱多久？”

徐子陵沉声道：“假若敌人大驾即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能捱一刻钟已非常了不起，但之后将完全失去战斗的能力。”

寇仲苦恼道：“我们现在的战斗力又剩下多少，只要想想可达志那小子饱经沙漠磨练的身手，可知他必像老跋般是追踪寻迹的大行家，走也是白走，不如博他娘的一。我们尽量争取复元的时间，当鹰儿在天边出现，我们立即溶进雪内藏身，只要收缩毛孔，对方就算出动猎犬亦嗅不到我们。”徐子陵往后瞧去，雪地的足印直延至身后。

寇仲陪他回首观察痕迹，勉强压下体内的躁热，笑道：“这叫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对聪明人特别有用。”

徐子陵弹起身来，笑骂道：“去你的实者虚之，无痕无迹才是最高明的招数。”

寇仲吃惊道：“再施展踏雪无痕，不到半里我们便要完蛋大吉。”

徐子陵没好气道：“这世界有高手的踏雪无痕，也有低手的踏雪无痕，来吧！”

就那么大踏步的朝东行，每走十步，发出掌风，刮起积雪，把脚印掩盖。不过催动真气，心中的烦躁更炽盛。

寇仲大喜，与他并肩而走，如法轮番施为，不片刻，两人进入一片雪林里。

徐子陵找到一处积雪特厚的林间空地，坐下道：“让我两兄弟施展天下独一无二的和氏璧加邪帝舍利加长生诀的绝顶回气大法，不成功便成仁。”

寇仲在他对面盘膝坐下，伸手抓着徐子陵平举的双手，欣然道：“盗得舍利内不知是甚么的什么后，我们尚未有空钻研，就趁这机会揣摩一下吧！唉！”

徐子陵自身难保，没暇深究他为何叹气，道：“你把真气从左手送进来，我把真气从右手送给你，走遍全身经脉一百周天后，再左右掉转，看看会发生甚么后果。”

四掌相触，接着两人同时剧震，寇仲顶门和徐子陵足心的两大先天窍穴同时中门大开，充盈宇宙的先天之气直贯而入，再一点一滴的转化为元气，随着真气的周游流转，愈趋澎湃，也把他们带进险境。

武林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异事正在进行中。

两人多年来的练功过程，可说是曲折离奇。

他们由于练功过迟，本难窥上乘之道。不过对长生诀来说，却正是两块未经雕琢的美玉。历代从没有人能成功从长生诀得益，原因之一当然是因诀义深奥难解，使人误入歧途，更重要是练功者由于本身的功底以致积习难返，像‘推山手’石龙般得到长生诀时早练了数十年外功，就像一张密麻麻写满字的纸张，那还有可书写之处。

两人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傅君的九玄大法适足为他们打下基础和作出上乘气功正确指引，令两人误打误撞下分别学诀内最后两幅总括长生诀精华的秘图，成为历史上练成长生诀气功的首两人。

他们虽资质过人，但始终起步太迟，本终生无望进窥宁道奇那种境界，却来了块和氏璧，天然转化的扩阔他们体内的经脉，使他们在练功上进步神速。

可是这种进步到某一时间就会缓慢下来，那是源头和水流的关系，也是元精和元气的关系。无论川流多么漫长辽阔，若久水源，仍是干涸的川流，永远不会变成黄河和长江。所以他们的内功，不能与石之轩、祝玉妍等相比，较之亦要逊上一两筹，全赖长生气劲的奇异功法和自创的招式与敌抗衡。

邪帝舍利正好天衣无缝的弥补此缺陷，由两人直接碰触邪帝舍利的一刻，舍利内近七成储藏十多代邪帝的元精，竟给两人分享。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把元精据为己有，只是事情的开始，要到将元精尽化作可以应用的元气，变成自己的功力，才是大功告成。那是个艰险悠长的过程，以石之轩的才智功力，深悉向雨田的练精化气大法，仍要为自己定一年的时间。

上乘先天气功，最重心法，有为而作，均易沦于下乘至乎走火入魔。犹幸两人根本不晓得从舍利汲取过来的是什么，一切顺乎天然，反合乎无为之道。

但危机仍在，两人体内就像分别藏着个火药库，一旦引发，后果不堪想像，随时会断经爆脉而亡。尚幸曾被和氏璧改造过经脉，否则元精甫进体内，足可令他们一命呜呼。

寇仲和徐子陵在雪原一口气赶了几个时辰的路，真气不停运转，元气损耗，神妙的长生气再压不下蛰伏的元精，开始蠢蠢欲动，令两人生出诸般难受的感觉，如非遇上猎鹰，使他们坐下来设法回复功力，说不定未抵黄河，已遭元精冲击倒毙途上。

“轰”！

真气运转不到十周天，两人脑际如受雷殛，庞大无匹的元精像山洪暴发般奔腾释放，破堤缺川的充塞他们每一道经脉，更如脱的野马般在他们体内横冲直撞，使他们气血翻腾，五脏六腑像给撕裂开来般难受。但最令他们痛不欲生的是他们的脑神经，整个脑袋像要爆炸似的，那种难忍受的狂猛暴烈的感觉，实非任何言语笔墨能形容其万一。

脑内位于眉心内的泥丸宫，正是元精藏处。

真气再不受控制，在贯顶穿足而入的先天能量引发结合下，元精以惊人的速度化作元气，在他们愈来愈难负荷如此折腾的经脉内闯荡，却无法渲。

犹幸两人经过和氏璧的宝珍贵经验，在全无化解方法下，只好谨守灵台一点澄明，咬紧牙龈抵受一次比一次更狂猛的冲击，看看能撑到什么时刻。

紧握着的四手变成两条真气往来的通道，令徐子陵偏于阳热的真气和寇仲偏向阴寒的真气，在两人体内如轮运转，一阴一阳的真气渐相融汇，若非如此，元精难以化作元气，而两人亦早走火入魔惨死当场。

纵在冰天雪地中，两人仍浑体冒汗，全身湿透，茫不知时间的飞逝，更不晓得夕阳被明月替代，月色遍雪林。

他们就像在怒海中两叶孤舟，随着风浪不住转强，仍在浪峰上挣扎救生，力图避免舟覆人亡的大祸。

对外界他们不闻不问，更没能力去顾，只晓得力保灵台间仅有的一点清明，苦抵经脉即将爆裂前锥骨噬心的痛楚。

若他们的耳朵能听到声音，当听得狗吠声不住接近；若眼能视物，更可见火把的光芒把天边地平染红。

两人逐渐接近崩溃的边缘，鲜血渐由眼耳口鼻甚至皮肤渗出来，若非他们经过改造的经脉的容忍度远超乎任何练气之士，那捱得到这一刻。

先天真气早停止进入体内，元精这祸源却被完全发动，化气的速度则逐渐迟缓下来，当化气完全停顿时，元精将像泛滥的洪水般冲破不能再承受半点压力的堤防，侵进五脏六腑去，致两人于死地。

两人直觉感到这无可避免的悲惨结局，偏是回天乏术，全无解救办法。

际此生死关头，虽隐隐知道与邪帝舍利有关，事实上两人仍未把握到体内发生了什么事，就算完蛋亦是死得不明不白。

真气的运转愈趋缓慢，忽然完全停止下来，静得就像大风暴来临前的死寂。

“轰”！

浑身经脉一齐颤动，接着膨胀开去，正心叫吾命休矣时，蓦地两头背手多处地方传来剌心剧痛。

“蓬”！

元精元气像洪水找到缺口般立即往外出，两人全身一松，压力尽减，神智回复清明。

同时睁目，才发觉正身陷敌人重围之内，火把光将他们照得纤毫毕露。

呻吟声在四周响起。

八名敌人兵折人伤的倒在四方，口鼻全渗出鲜血，两人定神一想，再看看自己身上的多处伤口，始晓得这些偷袭的敌人成为救回他们小命的牺牲品。

他们从地上弹起，迎上李元吉、可达志等一众人等惊疑不定的眼神，暗叫好险，身上的伤口只是皮肉之伤，可见在敌人兵器甫砍入肉，真气立即把兵器反震开去，将敌人重创。如此惊世骇俗的功夫，恐怕宁道奇都办不到，难怪一举把敌人全镇慑着。

齐王李元吉一振手上裂马枪，喝道：“今趟你们将插翼难飞，识相的就自作了断，本王敬你们是两条汉子，定会给你们保留全。”

徐子陵傲然卓立，环目一扫，林内人影幢幢，除李元吉、可达志、梅、宇文宝、邱文盛这几个特级高手外，尚有其他好手逾二百之众，任他们功力如何突飞猛进，力拚下去将全无幸理。

幸好这是不利群战的雪林，不像雪原平地般全无逃走突围的机会。

可达志这时油然拔出背上狂沙刀，从容笑道：“小弟愈来愈佩服两位，竟敢在此亡命时刻，仍有胆色心无旁的练功修法，令小弟眼界大开。不知少帅可肯赐教指点，更请齐王破格赐准此战，在分出生死前，不容第三者插手。”

李元吉一听知其意，他们一方虽占尽人多势众的上风，但寇徐两人则有雪林地利的优势，参照对方屡次成功突围的辉煌纪录，谁敢打包票今晚他们不能杀出重围。兼且在两人四周尚有八名重伤倒地的手下，一旦混战首先遭殃的肯定是此八人，在情在理他好该为他部着想。若可达志能一举击毙寇仲，当然是最理想，就算可达志不幸阵亡，亦必损耗寇仲大量真元，又或使其受伤，他将更有把握围歼两人。遂即应道：“就如达志所请，只不知寇少帅敢否接受挑战，本王绝不会食言，你们听到吗？”

众手下齐声应诺，喝声整齐划一，如雪林人无端响起一个焦雷，震得树杈的积雪涔涔下，冰挂断折，恰恰抵销徐子陵和寇仲以真气震伤八名偷袭者营造出来的压人气势。

梅和宇文宝则心中叫好，他们一向对可达志的强横霸道看不顺眼，最好他和寇仲来个两败俱伤，将是一举两得。不过心中亦佩服可达志对自己的信心和豪气。

寇仲先和徐子陵交换个眼神，两人心意相通，立时对另一方心内的想法看个清楚无遗。

这实在是寇仲渴求的一战，可惜时间地点无一适合。

寇仲迎上可达志充满挑战意味的眼神，淡淡一笑道：“假设可兄肯单独随小弟到林外，小弟不但乐意奉陪，更是求之不得。”

徐子陵接着道：“在分出胜负前，在下保证留在林内绝不突围”。

可达志朝李元吉瞧去，徵询他的意见，只看他神情，敌我双方都感到他渴求一战的意向。

李元吉听得头大皱，暗忖假设在这个己方占不到半点便宜的情况下可达志不幸战死，自己如何向李建成或突厥人交待。虽说可达志刀法盖世，可是对手乃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更兼刚目睹他以“护体真气”不惧兵刀的震伤八名手下的骇人异象，那到他不为之犹豫。

林内寂然无声，人人屏息以待李元吉的决定。

月色从天际下微弱色光，轻照雪林。

李元吉缓缓举起裂马枪，遥指寇仲，大喝道：“原来寇仲只是胆小如鼠之徒，杀！”

“杀”字才起，手中长枪化作芒虹，人枪合一的朝刀尚未出鞘的寇仲疾射过去，其他人立即蜂拥而上。

大战展开。

第八章 神功大成

寇仲掣刀出鞘的同一刹那，徐子陵拔身旋转而起，衣袖拂扫，带起一卷卷的劲风，吹得树上积雪四散激溅，制造出一场人造的大雪，且此雪不同彼雪，蕴含他的真劲，若不幸被击中穴位，护身真气较弱者肯定吃亏。

“锵”！

寇仲狠狠一刀劈在李元吉攻来急疾如风的裂马枪头上，李元吉浑身剧震，竟被他劈得往后退开，后面的招数完全施不出来。

同样的一枪，当日寇仲被杀得汗流浹背，今日却随手破解，就算寇仲再不明白邪帝舍利于他的作用，也知自己功力大进，若此时乘胜追击，肯定可占尽上风。

梅的枪，可达志的刀，邱文盛的剑，分从三方攻至。

寇仲哈哈一笑，借李元吉枪击反震之力，追在徐子陵脚下腾空而上。

闷哼四起，包围圈内围的十多束火把大半熄灭，仅余的亦被雪粉刮得明暗不定，雪林变得有如鬼域。

积雪仍不住射，随着徐子陵往上升起，一蓬一蓬的雪粉狂暴的激溅袭敌。

猎犬狂吠战马尖嘶。

“当”!“叮”!

寇仲左右开弓，分别硬挡可达志的刀和梅的金枪，又以足尖踢歪邱文盛攻来的一剑，看似气势如虹，其实却是体内血气翻涌，只好借势加速上拔，后发先至的过徐子陵。

可达志三人被震得掉回地上，心下骇然，益感寇仲的功力深不可测。

徐子陵由于凌空发劲，此时一口气已尽，更无能换气，幸好寇仲大手伸来，两手相握，带得他续往上攀，倏忽间来到一株大树顶的横干上。

李元吉重整阵势，待要上腾，只见林木间尽是飞舞的雪点，竟失去两人的踪影，心叫不妙，硬是拔身而上，纯凭直觉攻向上方。

其他人纷纷上扑。

寇仲和徐子陵暗喜捱过最艰苦的一刻，没有给敌人缠死，前者用力一挥，挥得徐子陵打了个转，接着轮到徐子陵发劲，就在李元吉裂马枪攻来之前间不容发的一刻，两个人变成一个急旋的风车，横飞开去，带起一卷狂劲风，树上积雪像遇上大风暴般四散喷射，一时间漫空风雪，像烟雾般为他们提供最佳的掩护。

火把光被溅得明明灭灭，兼之狗吠马嘶，惊呼口匕喝，视野难清下形势混乱至极点。

两手放开。

寇仲和徐子陵在树顶几个纵跃，硬闯出阵脚大乱的敌人包围网，往雪林深处逃逸。

敌方武功较高者从地上跃起拦截，却给两人见招拆招的轰回地面去，遇上拦截者众，他们就以刚领悟回来的“护体真气”，加上借劲卸劲的本领拚着受点皮肉之伤，只选前方廓清障碍，不肯被缠上片刻，若非如此，给正从后方穷追不舍的可达志、李元吉等大帮人马赶上，休想有脱身的机会。

由于树顶高低有异，大大有利于他们纵跃逃走。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凌空换气的看门口本领更发挥出神效。

“锵锵”!

两名突厥高手突然从藏身的树杈窜出偷袭，长矛像两道闪电般猛攻徐子陵的下盘，而徐子陵正忙于应付凌空攻截的三名刀手，后方的寇仲见势不妙，猛转一口真气，一个倒栽葱，变成头下脚上，井中月猛砍两刀，刀无虚发的命中两把长矛。

两突厥高手被他劈得矛折人伤的坠跌下去，寇仲就借此反震之力，顺手一把抓着徐子陵背后的衣服，借力腾升，让左右攻来的敌人全扑个空。

抵达树顶上两丈许的高空，轮到徐子陵换气，就那么带着寇仲横空而去，终成功突破包围网，跃回地面，越树穿林的溜之夭夭。

两人踏着溪流往东疾走近五里路后，前方是连绵的山脉，雪林随山劫往上延展，愈高愈是陡峭。

他们不惊反喜，朝上攀爬，不片刻来到山危崖处，往下瞧去，只见几条火龙闪烁明灭的向着他们上山处赶来，犬吠马嘶破坏了雪林荒岭的宁静。

两人借林木的掩护，先往夜空探索，找寻猎鹰的踪迹。

寇仲笑道：“那扁毛畜牲定是累透哩！再无力在天上飞来飞去。”

徐子陵道：“你可能只说对一半，鹰儿该在主人的肩上歇息，需要时定会出动。”

寇仲摇头叹道：“若我是李元吉，早就鸣金收兵回长安睡觉，在刚才的情况下，仍让我们突围逃走，何况现在的地势环境？”

徐子陵摇头道：“李元吉好胜喜功，怎肯罢休。可达志则习惯了外艰苦作战的环境，不会轻易认输，除非我们能离关中，否则这些吊靴鬼绝不肯放过我们。”

寇仲大感头痛，道：“有什么方法可撇掉那头讨厌的扁毛畜牲？”

徐子陵沉吟道：“只有一个办法，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寇仲双目亮起来道：“你是指大河。”

徐子陵断然道：“只有借水遁一法，我们才有希望避过猎鹰的锐目，否则一但走出山林，鹰儿就会发现我们。来吧！”

天色微亮时，两人越过七、八座大小山丘，抵达树林边绿的疏林区，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雪原。

依寇仲估计，若折北而行，午后时份可抵达黄河南岸，但这段路却难蔽行踪，在光天化日下更难避过鹰儿的搜索。

可以断定黄河沿岸乃敌人重兵所在，因为那是离开关中最直接便利的捷径，顺流而下，两天即可出潼关。

潼关虽为天险，可是只针对东来的敌人而言，从西放流疾下，只要捱得过矢石，片刻即可过关。

徐子陵把目光从天空收回来，低声道：“你的情况如何？”

寇仲仍在搜索鹰踪，答道：“我的力气比前好多哩！走了这么段路，仍不觉气喘，陵少有什么提议？”

徐子陵笑道：“我是个懒人，只能有懒人的提议。你有没有把握凭内呼吸闭气藏在雪下个把时辰呢？待敌人走后我们痛快的睡一觉，入黑后再潜往大河。”

寇仲道：“我也只能想到这个办法，在这里还是到外面呢？”

徐子陵道：“这下面说不定树根交错，来吧！”

两人觑准十多丈外两个小丘间积雪特厚的一片雪地，展开【踏雪无痕】的功夫，电疾而去，接着平躺雪地上，先肯定天空没有鹰踪，再运功往下沉去。

徐子陵叹道：“还记得当年离开紫阳，我贪玩沉进雪下，后来还因此击退宇文成都。”

寇仲正运功迫出热力，溶解卧处的冰雪，想起当日情景，不由满怀感触，当时的六个人，崔冬当场被杀，素素虽逃过大难，后来终为香玉山忧困郁病而亡，前尘往事，一幅一幅掠过心头。

刹那间两人没入雪层下，为怕给狗儿嗅到衣服上的血腥味，直沉至深达五尺的积雪底贴到实地，他们才罢休。

雪层下一片宁静，只有他们的心跳和血脉流动的声音，点缀着这奇妙的世界。

事实上他们是在别无他法下行险一博，假设敌人来到他们上方，有很大机会发现上面雪溶的痕迹，又或高手如可达志之辈，对他们的存在会生出感应。

他们运功封闭全身毛孔，使体热不致外，亦令寒气不能入侵，口鼻之气断绝，内呼吸循环不休，进入胎息境界。

两人浑浑沌沌，似若返回母体胎怀内那种先天至境里。

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蓦地响音把他们惊醒过来。

徐子陵和寇仲功聚双耳，声音立时变得清晰可闻。

可达志的声音道：“他们逃向关西雪原，卡娜必能找到他们。”

梅的声音道：“雪地上怎能没半点痕迹？”

徐子陵和寇仲大懔，他们刚藏身雪底，敌人立即追至，可知敌人中必有擅长追踪的高手，一直缀在他们身后没有追失，听口气当是可达志无疑。

更奇怪为何在雪层下五尺，仍可把远在十多丈外地面上敌人的对话，听得这么一清二楚。

李元吉咬牙切齿的道：“这两个小子狡变百出，幸好有达志领路则恐早把他们追失。”

可达志冷哼道：“想逃过我可达志的追踪，他们尚未够道行。”

邱文盛道：“足迹从山上一直延伸到这里来，会否是他们的疑兵之计，要骗我们相信他们是逃往雪原去，事实上却是从树顶离开，故此这片雪地上全无足印。”

梅附和道：“邱当家的话不无道理。”

可达志道：“要不在雪地留下足印，短程内我们也可办到，咦！卡娜竟没有发现。”

寇仲和徐子陵此时才醒悟“卡娜”是那头猎鹰的名字。

连李元吉亦信心动摇，道：“我们千万勿要被那两个天杀的小子愚弄。”

可达志断然道：“我敢肯定他们是逃进雪原去，否则血腥气不会至此而断，即使他们从树顶离开，必仍留下气味，只有直闯雪原，血腥气才会像现在般往雪原的方向逐渐消散。”

雪层下的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倒抽凉气，可达志的鼻子说不定比狗儿更厉害。

足音杂起，大批落后的敌人赶上来。

李元吉下令道：“你们在林内四处搜搜看。”

足音散开。

接着又是由远而近的足音，显示李元吉一众人等走出树林，来至近处。

两人险求神拜佛外，别无他法。

李元吉道：“此处一望无际，除非他们自埋雪内，否则能躲到那里去。”

可达志道：“他们既可入水不出，当然有长久闭气的本领，极有可能他们是藏身积雪之下。”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叫苦，今回确是自作孽不可活。他们的内呼吸非常损耗真元，若肯定敌人会守在上方，唯一方法是趁早窜上地面，与敌人决一死战。

梅道：“练内家气功者，都是气脉悠长，等闲闭气一刻钟绝不成问题，何况当时正下大雪，视野不清，他们若潜入水底可利用永安渠的形势随时浮上水面换气，但若埋在雪内，无论功力如何深厚，能捱得半个时辰已非常了不起。”

邱文盛亦道：“听说精通水性的高手，能在水内通过皮肤的毛孔呼吸，所以能长时间留在水里，说不定两个小子精通此术。”

梅又道：“小弟非是要和可兄唱对台，只是怕坐失良机，我们在这里苦搜，他们却从容逃往关外。”

可达志叹道：“达志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吧！当然由齐王决定。”

李元吉断然道：“我们就兵分两路，由达志率人在这里留守一个时辰，如无发现，才再与我们会合。若我是他们，会躲在山林里等待天黑。唉！又下雪哩！”

两人在雪层下松一口气，首先他们怎都捱得过一个时辰，其次下的雪会灭掉上面仅留的痕迹，令他们躲得更安心。

两个雪头从雪内钻出，天地尽是茫茫飘雪。

寇仲贪婪地深吸两口气，转向徐子陵道：“怎么办？”

徐子陵就像个雪人般，仰首望天道：“你猜像我们现在这模样，卡娜能否从空中把我们辨认出来。”

寇仲道：“只要你不抬头望天，神鹰都看不到你，我们是否就这样子等待黑夜的来临。

徐子陵道：“我有种感觉，可达志绝非肯轻易放弃信念的人，所以他是诈作离开，其实仍留在附近，看看我们会否现身。”

寇仲朝山林方向瞧过去，刚被微微凸起的一座雪阜隔视线，假设可达志藏在林内，势将看不见他们。如他们爬上地面，会立即暴露形迹。

寇仲道：“你的直觉肯定错不了。可达志正是这种人。刚才真是险过剃头，如非梅与可达志抬，大批人死守在这里，我们肯定凶多吉少。”

雪花不住落在他们头上，四周的积雪缓缓增加。

寇仲笑道：“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若就那么跳将出去，引那小子追来，我们脚程快，待抛掉其他人后，就回头把那小子宰掉。没有可达志，我们成功离开的机会将大增。”

徐子陵苦笑道：“要杀死可小子怎会像你说得的轻松容易，最糟是若因此给他们晓得我们的闭气大法，那时就得不偿失。”

寇仲皱眉道：“那该怎办才对？”

徐子陵淡淡道：“现在敌人是疲于奔命，意乱心焦，我们却是以静制动，不如好好养精蓄锐，把损耗的真元补充回来，到入黑后，就是我们的天下哩！”

寇仲欣然道：“我有个更好的提议，刚才我们练功只练到一半就给人打断，趁现在闲着无聊，继续下去如何？”

徐子陵吓了一跳，道：“你还敢试吗？”

寇仲晒道：“有什么不敢的，舍利的邪气已义赠给那批笨蛋，剩下来的只有正气，我们今次又有预防，绝不会出岔子。”

徐子陵在雪内的双手与寇仲紧握，心中涌起强大的信心，道：“我们采取渐进的方式”若感到不妥，立即停手。”

寇仲缓缓把真气输出，笑道：“放心吧！是龙是蛇，就要看这。”

连寇仲亦不晓得，他这随口说笑的一句话，道尽实际的情况。

他们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举世无可比拟的盖代武学大宗师，全因这次雪内的练功，把舍利的元精完全稳固下来，化为己身的精元，令他们日后能屡作突破，上窥武道至境。

雪愈下愈密。

第九章 千金一诺

起始时只泥丸一窍不住跳动，接着是最顶的天灵穴和两足的左右涌泉穴。

两人顿感通身发痒，四肢麻，那种感觉难受得没法形容，幸好藏身雪内，冰冷的雪减轻他们的痛苦，否则不立即罢手分开才怪。此时当然更不能破雪而出，只好苦忍死守。

体内真气绵绵，往返不休，俄而全身窍穴一齐跳动，两人福至心灵，任由阴阳元气上下升降，先天真气贯项穿足而来，守得心静如死灰，毫无挂碍。

最妙是早先两人由于埋身雪内，真气几致油尽灯枯的地步，刻下经过这般施为，等若严冬后春回大地，枯竭的川流重新注准两水，枯毁的草树欣欣回复生机。

元精组合本是个漫长的过程，先前他们在雪林内只是误打误撞的把释放出来的元精勉强稳固，到现在才真正把元精化出来的元气纳入仔大小窍穴之内，据为己有。

更情是包围身体的积雪形成一个密封的雪囊，令元气安于本位，不会外，使两人得益更大。

寇仲的真气愈趋冰寒，徐子陵的真气则愈趋火热，一阴一阳，浑浑沌沌，两人听且自然，任其流通，不急不惑，不助不忘，以长生诀学来的修练方法，空无所空，寂无所寂，神无浑然如一，恍恍惚惚，如若重返盘古初开前的太虚境界。深合道家一炉内火逼，白虎韧于灵合鼎中水融，青龙游于深渊”之境。

风火同炉，水暖生霞。

大雪不住降下，到把两人头顶盖过，外呼吸自动转回内呼吸，不但没有真元损耗之像，体内真气流转更盛。

忽然异像纷呈，魔相业现，两人心志何等坚毅，一样不理，守稳灵台，续向武道的至境迈进。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两人忽然“醒来”，体内众窍齐息，经脉却胀痛欲断，两人自然而然破雪而出，弹上地面，又重重堕下。

“蓬”!“蓬”!

两人真气互相狠狠激撞，反方向往外抛跌，卷起漫天雪粉，蔚为奇观。

他们这时才想到或有敌人在旁窥伺，骇然起来，经脉的胀痛消失得无影无踪，浑体舒泰，说不出的受用安适。

大雪收止，雪原上空一片灰朦朦。

两人又聚到一起，瞰察远近，雪原荒空，山林虚寂，那来敌人敌鹰的影子。

寇仲骇然道：“为什么仍是白天？”

徐子陵明白他的意思，因两人在雪内练功的时间颇为悠长，现在即使不是深夜，也该是黄昏时份，此际虽然看不见太阳，仍感到太阳在乌云后中天的位置，这是不合这理的。

皱眉一想，道：“你肚子有什么感觉？”

寇仲下意识的摸着肚子道：“本来满肚是气，给你这么提起，立时变得饥肠辘辘，只想大吃一顿。”

接着大吃一惊，失声道：“你是说我们在雪内过了一天一夜，现在是第二天的正午吗？”

徐子陵道：“我们等闲三、四天粒米不进，亦不会饿得像刻下这般厉害，初三日我们都吃得肚满肠肥，初四清晨逃离长安，初五日出时来到这里，今天说不定是初七或初八，你认为这推断有道理吗？”

寇仲咋舌道：“若真是如此，那必然有些很美妙的事发生在我两兄弟身上，你有没有增进了数上年功力的感觉？”

徐子陵展开内视之术，晒道：“世上那有这回事。不过由邪帝舍利而来的东白确令我们更上一层楼，作出很大突破，体内真气运转流通的情况大异往昔，但绝非忽然增长多年功力。”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迅快无伦的疾劈三刀，每刀力道如一，速度却一刀比一刀快，使来得心应手，痛快畅美。

徐子陵看得眼都呆了，不能置信的道：“这是什么一回事？”

寇仲横刀而立，哈哈笑道：“这不是功力大进是什么？”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是指你功力猛增，而是你出刀那种举重若轻，浅描淡写的意态，比之你以前凶霸狠辣的刀法，完全是另一便味儿。”

寇仲愕然道：“你说得对，事实上我并不觉自己功力有什么长进，但体内真气的运行确是收放自如，随心所欲。来！我们过两招看看，瞧你的什么“有无之道”，究竟是什么厉害功夫。”

话尚未已，童心大起的徐子陵鬼魅般闪至他右侧，学足石之轩的幻魔身法一肘住寇仲撞去，真正的杀着却是下面的一脚。

寇仲倏地横，运刀挥劈，大笑道：“想我中你的脚计吗？”

徐子陵拇指接出，止中寇仲刀锋，劲气交触，两人都无以为继，朝反方向错开。

徐子陵大讶迫：“你怎晓得我要起脚？”

寇仲愕然停下，抓头道：“你说得对，那纯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直觉，我的娘，我们今次的突破肯定非同小可，直想找妖女或可达志来试刀。”

徐子陵喝道：“看拳！”

一拳击出。

寇仲见他此拳不带起丝毫劲气，笑骂道：“想用什么劳什子宝瓶气来算计老子吗？哈！咦！”

拳劲再非高度集中的一团，而是像一堵墙般直压过来。

寇仲感到挡无可挡，因不知该劈往何处，只好闪身避开。

徐子收拳笑道：“这是宝瓶气的变种宝墙气，是由石老轩亲身临场传授，长生气为我们奠下根基，和氏璧改造我们经脉，而邪帝舍利大幅提升我们窍穴的效能，所以我们才能到达这种把真气玩得出神入化的境界。”

寇仲还刀鞘内，舒展筋骨道：“总言之是涤筋洗髓、脱胎换骨，大大有利于我们逃返彭梁。”

徐子陵沉吟道：“假设我们真的在雪内渡过两三天，敌人肯定失去我们的位置，且会以为我们到了潼关那方去，我们就依原定计划，到黄河去看看有否便宜船坐吧！”

寇仲哈哈笑道：“便宜船其实绝不便宜，都不知坐得多么辛苦。”

“锵”！

又再掣出井中月，道：“我的手痒得要命，边打边行如何？”

徐子陵往后飘退，大笑道：“即管放马过来，难道怕你吗？”

寇仲人随刀走，化作黄虹，往徐子陵追杀过去。

两人你追我逐，全无顾忌的在雪原上过招，他们既是功力相若，却各自随着自己的性格喜好和际遇发展出风格截然不同的武技，又同是天才横逸的武学奇材，这么放手练习，不用担心错漏破绽，自是精纷呈，两方大有裨益，把这些日子来的心得融汇贯通，而最重要的是深切体会到目下臻达的能力和境界层次。

这正是两人能屡作突破的最大优势。

换过宁道奇、石之轩、祝玉妍之辈，傲视群侪，那处可寻对手，故只能独自苦思摸索，没有他们两人这得天独厚，互相参研的方便。

他们就像适才埋在雪层内练功般浑然忘我，愈打愈快淋漓，寇仲把他的井中八法“不攻”、“击奇”、“用谋”、“兵诈”、“棋奕”、“战定”、“速战”、“方圆”反覆使出，每施展新的一遍，都有新的体悟，不同的变化。

自他因“天刀”宋缺悟得八法后，直至此时此地，始告成熟成形。

第十章 空丝得鱼

“叮！”

碰杯后，两人把烈酒一饮而尽，立即改向桌上丰盛的菜肴进军，医汉差点饿坏的肚子。

这是关外大河南岸桃林城的一间饭店，抵此后才知今夜竟是初十晚计算时间，两人在雪内至少练了三日三夜功夫，纵知事实如山，但两人仍有点不肯相信。

无论如何，三天的耽搁令他们避过敌人的搜捕，谁都误以为他们逃离关中。两人遂凭在水中闭气的绝技，附在一艘出关的战船底部，无惊无险的逃出生天，过潼关后上岸，直抵桃林。

桃林名义上归降唐室，裨仍由地方帮会把持，没有什么防卫，只要肯缴出入城关的买路钱，商旅不禁。

寇仲为徐子陵斟酒，笑道：“今晚别后，不知我两兄弟是否尚有再见之日。”

徐子陵听得心中一紧，皱眉道：“为何你今趟这般缺乏信心，大异往昔。”

饭馆内除他们外只有两桌客人，颇为冷清。

寇仲苦笑道：“你旁观者清，该比我更明白。我还在斤斤计较得宝运宝逃命这种小事时，李小子已在暗中动筹帷幄，作涉及天下盛衰的整体作战部署，我比起他来，实是小河对汪洋之别。”

徐子陵道：“你少有这么谦虚的。”

寇仲双目精芒大盛，放下酒壶，凝望杯内荡漾的烈酒，沉声道：“这叫自知之明。”

由今天开始，我要和李小子正面交锋，帮必须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估。”

望向徐子陵道：“你猜李小子须多少天才可发动东侵？”

徐子陵道：“这方面暂且不作无谓的猜想。你会否疏忽了突厥人呢？赵德言肯定对杨文干复辟不感兴趣，而他仍肯参与，为的当然是突厥人的利益。”

寇仲愕然道：“你是指颉利会大举南下吗？”

徐子陵摇头道：“除非颉利别无他法，否则不会劳师远征，深入中原。他有那么多爪牙，最佳方法莫如借刀杀人，先鼓动我们汉人自相残杀，到几败俱伤时，他将坐收渔人之利。”

寇仲点头道：“说得对，聪明人出口，笨人出手。这笨人该是刘武周和宋金刚，假若李渊和李小子被杀，颉利就浑水摸鱼，大占便宜。”

徐子陵道：“李世民正是看穿这局势，所以才命李世绩立即出关部署。”

寇仲皱眉道：“难道李世民的动员，竟非针对洛阳吗？”

徐子陵笑道：“你这叫关心则乱，李世民的目标仍是洛阳。但李阀目下势成众矢之的，任何行动，牵一发动全身，会惹起刘武周、窦建德和王世充三方面的关注和攻击，亦只有这三股势力，能与他们在关东有一战之力。在南方因我们老爹归降唐室，压得萧铣、李子通等动弹不得。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李世民不大展拳脚，更得何时？”

寇仲苦笑道：“你好像比我当少帅更适合和称职。”

徐子陵道：“少说废话。我是想提醒你，王世充始终难成大器，你仍要却助他守洛阳吗？”

寇仲叹道：“若有别的选择，我岂会愿意和那老狐狸多说半句话。”

另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争天下。

徐子陵举起酒杯，微笑道：“事在人为。李世民今次东征颇有风险。兄弟！迟些到洛阳再找你喝酒吧。”

寇仲豪气涌起，哈哈大笑的举杯与他相碰，看着徐子陵把酒饮个一滴不剩，欣然道：“我忽然又再充满斗志，大丈夫马革里尸，只要能痛痛快快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虽死何憾！”

举杯一口干尽。

徐子陵与寇仲在桃林城外分手，各自上路，他连夜朝弘农赶去。

弘农是与高占道约好会合的地点，由于有雷九指的关系，弘农帮的帮主陈式变成自己人，有这么一个关东大帮照拂，当然有很多方便。

他们计划周详，宝货藏在城外，不会带进城里去，再由高占道与陈式接触，看他是否肯帮忙，才决定接着的一套部署。

甫离桃林，徐子陵立即生出被人跟踪的感觉，凭他的脚力速度，除非是（女官）（女官）杨虚彦那级数的高手，否则谁都要给他甩掉。不过此刻他感到监视的人是位于丘顶岭巅的制高点，而非人追在身后。

这情况清楚显示在他们赴桃林途上，给敌人发觉行距，于是布下天罗地网，只要把握到他的路线，将在某处对他展开围攻，置他于死地。

他立即肯定对方是天策府的人，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没有人能猜到他和寇仲会在桃林城外分道扬镳，他们此时的功力当然足够对付李阀的人，可是若一分为二，则又是另一回事。换过李元吉的一方，必选择寇仲而非他徐子陵，只有天策府才会挑他来对付。

因为他们晓得“散人”宁道奇会亲自侍候寇仲。

他差点想掉头回去追寇仲，旋又放弃这想法，以寇仲的脚程，又是全速赶路，想追上他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唯有把心中焦忧强压下去，希望他在武技猛进下，避过此劫。

徐子陵忽然避开官道，窜进道旁的密林中，这一着肯定令敌人阵脚大乱，露出形迹。

寇仲沿河疾行，全速飞驰，心中涌起万丈豪情。

能与威震天下的李阀中最出类拔萃的超卓人物李世民逐鹿中原，实乃人生快事。

自离开扬州后，他和徐子陵一直在逃亡中过日子，在挑战和磨练中成长。但摆在眼前却是出道以来最严厉的情况，从未真正败过的李世民会否在攻打洛阳这天下重镇吃大亏呢？

弯月高挂空中，虎虎寒风阵阵从大河对岸卷来，吹得他似要乘风而去。照目前的速度，没三、四天休想抵达洛阳，最便捷当然是有船代步。

只恨茫茫大河，竟不见任何舟楫往来，应是受到李世民在关外集结大军的影响，断绝了至洛阳水道的交通。

转一个弯后，寇仲来到一处高崖之上，在月照蒙蒙的光色下，磅礴浩荡的大河从西滚滚而来，朝东回延逶迤而去，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

寇仲不由停下脚步，两岸林接丘，山接岭的无限往四方扩展，大地苍茫。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为这片美丽的土地争逐血战，以决定谁是皇者。

今天他寇仲将加入这行列去，只有这样才不负此生。

寇仲环目四顾，壮怀激荡。

忽然发现下游远方岸旁泊着一艘小渔舟，心中大喜，忙往目标赶去。

徐子陵藏身林木高处，收敛毛孔，凝神静待敌人现身。

换过他是对方，亦会给他这奇诡突变的一着闹个手足无措。

敌人已非常小心，只在制高点放哨，怎晓得他具有异乎常人的灵觉，能对远距离的监视生出反应。

现在放哨的会以特别的手法通知主事者，由主事者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在这种荒山野岭，徐子陵又是逃亡的专家，谁都知道是把人追失了。

果然不到一盏势茶的工夫，风声骤响，十多人沿官道从桃林的方向驰至。徐子陵不敢张望，对方既有把握收拾他，当然非是泛泛之流，任何动作，只会惹起对方的反应。

众敌抵达他刚才入林处停下来，离他藏身处只三丈许的距离。

有人道：“徐子陵就是从这里入林的。”

柴绍的声音冷哼道：“好小子，竟晓得我们在追踪他，不过他们的分开对我们更为有利，少费一番工夫。”

段志玄熟悉的声音道：“走得了人走不庙，他十成十是赶往与同兴社的人人会合，只要我们乘快马赶去，可将他们一网打尽。”

徐子陵心中大为惊惶，晓得自己所料不差，同兴社至少有一组兄弟逃不过他们的监视，唯一可堪告慰的是已方早有防范，仍未至一败涂地。现在弄清楚这点，说不定可将计就计，导敌人于歧途。

庞玉冷然道：“这两人行事往往出人意表，我们定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否则将难向秦王交待。寇仲注定是惨淡收场，只要把徐子陵一并收拾，少帅军将成无首之龙，对我们进攻洛阳，大大有利。”

一把阴柔的声音道：“少帅军只是略具雏形，即使有寇仲领导，何足哉？今趟他们寻宝失利，可见我大唐运势如虹，轮不到这些跳梁小丑来骚扰乱局，就依庞将军的提议，立即全速赶往弘农，有陈当家站在我们的一边，哪怕不能将徐子陵及其余党一网成擒。”

徐子陵听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皆因发梦也没想过雷九指的结拜兄弟竟会因利益出卖他们。

他初时只觉说话者的声音很耳熟，却认不出是谁，听罢才从他文雅的语调，认出是“忘形扇”裴寂的声音。

裴寂乃李渊身旁近臣之一，与李渊的深厚关系只刘文静一人可比，萧禹、陈叔达和封德彝都要差上一点。今次他与庞玉等天策府人马一同出师来对付两人，可推知李世民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

遥想当年他两人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与李世民、裴寂和李秀宁等于盗得东溟派的名册后在船上共进早膳，柴绍和裴寂全不把两人放在眼内的旧事，现下却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岂无感慨。

接着是另一把熟悉的声音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即上路。”

赫然是李阀的顶尖高手李神通的声音。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只凭李神通、裴寂、庞玉、段志玄、柴绍五大高手，已足可应付他和寇仲，何况更有其他随行高手。

忽然间他明白到这批人只是针对他而来，务要令他不能支援寇仲。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寇仲能从宁道奇的指隙逃脱，否则一切休提，连这仇都不知应否去报。

一叶轻舟，横在浪涛汹涌的大河离岸五丈许处，随着浪涛摇摆起伏，竟没被水流冲带往下游去，船上坐着一位峨冠博带的老人，留着五缕长须，面容古雅朴实，身穿宽厚锦袍，显得他本比常人高挺的躲开更是伟岸如山，正凝神垂钓，颇有出尘飘逸的隐士味儿。

寇仲看得眉头大皱，心中叫苦，忽然一个耸身，落在轻舟另一端，向发闲宁适坐在船头的高人微笑道：“小子寇仲，特来向你老人家请安问好。”

被誉为中原第一人的“散人”宁道奇嘴角逸出一丝笑意，仍凝神注视手中垂丝，忽然面露喜色，像小孩子得到宝物般嚷道：“上钓啦！”

鱼竿上提，钓到的鱼肯定重达数十斤，整条鱼竿竟吃不住牵力的弯曲起来，看得寇仲目瞪口呆，心想又会这么巧的，是否因自己脚头好，屁股尚未坐稳即有大鱼上钓。

宁道奇脚旁的鱼篓仍是空空如也，这显然是宁道奇钓到的首尾大鱼，不过右此鱼确如钓竿呈示的重量，保证塞不进小鱼篓去。钓丝缓缓离水，赫然竟是空丝，没半个钩子。

寇仲骇然瞧着仍是给扯得弯曲的鱼竿，浑身发麻，背脊直冒凉气。

世间竟有如此玄功。

鱼丝在半空荡来荡去，宁道奇就真的钓到大鱼般一把揪着，手中还示出大鱼挣扎，快要脱钩，鱼身湿滑难抓的动作景像，全无半点做作，真实至令寇仲怀疑是否确有尾无形的鱼，给钩在无形的钩子上。

一番工夫后，宁道奇终把无形的鱼解下，钓竿回复本状，宁道奇熟练的把“鱼”放进鱼篓去，封以篓盖，然后朝寇仲瞧来。

寇仲从未见过这样的一对眼睛。

对联是一对与世无争的眼神，瞧着它们，就像看时与这尘俗全没关系

的另一天地去，仿佛能永恒地保持在某一神秘莫测的层次里，当中又蕴含一股庞大无匹的力量，从容飘逸的目光透出坦率、真诚，至乎带点童真的味道。配合他古雅修长的面容，有种超乎凡世的魅力。

他倏然轻拍脚旁的竹篓，露出垂钓得鱼的满足微笑，仰首望天，柔声道：“看！”

星空多么美丽，在人世间不可能的整套星宿间将变成可能。”

寇仲随他仰观壮丽的夜空，坐下小舟在浩荡的河面随波起伏，点头道：“今晚的星空确是异乎寻常的动人。”心忖若看的人的徐子陵，必可点出每颗亮星的名字，或星属何宿。

宁道奇仍目注星空，油然自若的道：“少帅听过想（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的故事吗？”

寇仲知他想点化自己，苦笑道：“请恕小子愚昧无知，从未听过这么一则寓言。”

虽是各处敌对立场，但对这近百年来最超卓的大宗师，他仍是打心底生出仰慕之情，帮虚心问道。

宁道奇的目光再回到他身上，温文尔雅的微微一笑，道：“有一处小泉干涸了，鱼儿都给困在旱池上，只能互相吹着湿气，互相以唾沫滋润，其中虽见真情，但怎及得上各自在茫茫大湖中自由自在的任意遨游？”

寇仲虎躯一震，姜是老的辣，更何况是这道家至高无上，智慧深广的大宗师。

而这番话更是寇仲目下处境最精确的写照，他虽未至困于旱泉，但亦离此不远，在大唐军的威胁下，只能与王世充等相濡以沫，更不幸是其中还欠缺真情。

目光落在宁道奇脚旁的鱼篓上，沉声道：“前辈钓鱼，始有得鱼之乐，而篓中实在无鱼，却不减钓鱼妙趣。可知得鱼失鱼，全在乎寸心之间，既是如此，何用计较旱湿得失？”

宁道奇讶道：“何处有鱼？”

以寇仲的才思敏捷，雄辩滔滔，亦要为之语塞，宁道奇一句“何处有鱼”，充满机锋禅理，发人深省。

寇仲感到斗志被大幅削弱。

宁道奇又露出充满童真意趣的动人笑容，循循善诱的柔声道：“以前天下有三神，南为南帝，北为北君，中央之神名浑沌，待南帝北君极厚，于是南帝北君聚在一起商议报恩之法，想出人皆有七窍，以作视、听、饮食和呼吸，于是为浑沌每天凿一孔，七日后浑沌开七窍而亡。少帅能否从此事领会到什么道理？”

寇仲叹道：“小子明白前辈是要开导我，要小子顺乎自然行事，不过人各有志，前辈感到自然不过的事，小子却另有不同看法，如斯奈何。”

宁道奇发出一阵长笑声，摇头叹道：“看着你就像看着年青时的自己，从不肯屈服于权威，不肯拘于成法，少帅是否有耐性再听老夫最后一则故事？”

寇仲脊肩一挺，双目神光电闪，态度仍是那么谦虚恭敬，点头道：“请前辈指点。”

宁道奇闲适自若的道：“古时有甲乙两君，一道放羊，结果走失了羊。问甲干吗失羊，甲答是忙于读书；问乙为何失羊，原来去了赌博。他们做的

事截然不同，结果却全无分别，都失掉放牧的羊。”

寇仲迎上宁道奇充满智慧的眼神，心中翻起滔天巨浪，宁道奇这则故事确命中他要害。一直以来，他均感到自己争天下的动机与别不同，这亦是支持他向此理想迈进的原动力，而宁道奇却借这故事生动的描述出对一种行为的判断，只能从结果去看，并暗指他的行为，可能会为天下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两人互相对视，宁道奇仍是那副与世无争，清净无为的仙姿逸态，寇仲的目光则变得像刀刃般明透锋利。

宁道奇好话说尽，如寇仲不肯回头是岸，势将是动手见真章之局。

船身轻颤，开始顺流东放。

寇仲微微一笑道：“前辈为何偏要把这番话对小子说？”

宁道奇以笑容回报，淡然道：“少帅既有缘学道于《长生诀》，老夫自视你为同道中人，才不厌罗唆。”

寇仲沉声道：“自然之道，不外弱肉强食之道，现在只因李世民势大，又得师妃暄钦点支持，我寇仲才会沦为佛道两门喊打喊杀的丧家之犬，假若异日小子有幸成为最有资格问鼎中原的霸主，佛道两门仍要死撑李世民么？”

宁道奇拈须微笑道：“问得好，我们正是顺应形势，预订后果，才希望少帅能为天下万民着想，及时罢手。”寇仲哈哈笑道：“若前辈话止于此，请恕小子无暇奉陪。”

一个翻身，遁往艇后的河水去。

这是他唯一能逃脱仙掌的方法，更是他唯一可争取主动和上风的法门。

宁道奇的武功，实在太可怕了。

第十一章 出手条件

寇仲为怕给宁道奇拦阻，故尽量缩短离艇入水的时间，他坐在艇尾是早有预谋，贪的是一仰身即可堕进水内的方便，岂知朝后一翻，艇子忽向一沉，心叫不妙时，头肩触处赫然仍是船尾木板，原来在这刹那工夫，艇子竟逆水后移数尺，刚好把他接个正着，由于艇往下沉，令他变得身体凌空，无法发力，一个倒栽葱，“砰”一声硬撞在船尾处，狼狈至极点。

他的苦况尚未止于此，艇身被撞的一刻，传来一股沛然莫测的反震力道，轰得他眼冒金星，不辨方向，险些晕厥，幸而他新得舍利元精之助，底子大幅增厚，否则只此失着，足可令他一败涂地。

寇仲猛一咬牙，双掌闪电推出，正中船尾，立时头下脚上的腾空斜弹上天，就在此刻，宁道奇柔和而莫可抗御的劲气像一阵长风般刮至，寇仲避无避下只好运起护体真气，硬挡他这一招。

“蓬！”

他就像给狂风吹起的落叶，身不由己的在空中翻滚不休，抛得往远方掉去。

寇仲虽给撞得浑体酸麻，却不惊反喜，暗忖只要掉进河水去，就算十个宁道奇追进水来，自己仍有机会脱身。

然瞬那后他发觉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原来他虽是远离小艇，却是给送得往岸上抛跌。这根本是没有可能的，小艇面东背西，他理该掉往水去，但眼前铁般的真实，说明宁道奇用劲操艇之巧，和武功的出神入化，确出乎他料想之外，使他的如竟算盘完全打不响。

寇仲足踏岸地，刚好背对大河，劲气从后卷来。

他此时浑身酸痛，哪敢招架，连忙提气慌不择路的朝眼前斜坡腾掠，先避此劫，再图谋后计。

岂知宁道奇的劲气如附骨之蛆，无论他如何腾挪闪跃，始终不即不离的威胁着他后背，直奔出近十里，穿山越林，这情况仍没丝毫改善，他连回头瞧一眼的空隙都欠奉，那种窝囊无奈的感觉，实不消提。

如让这情况继续下去，最后定是他真元耗至油尽灯枯，倒地就擒的结果。

寇仲大动脑筋，倏地加速，朝一座山丘奔去，宁道奇的劲气像一把枷锁般硬附于他身上，只要他护体真气减弱，又或速度放缓，保证可袭得他吐血倒地，绝无幸理。

高手相争，就在一着之差，从仰身下水的一刻开始，他处处失着，落在绝对的下风，以至陷于现下的困局。

寇仲心忖是龙是蛇，就要看这一铺，双足猛撑，往丘顶横空疾飞。

宁道奇从后如影附形的凌空追来。

寇仲默默耕耘，猛换一口真气，施出回飞之术，奇迹的往左弯去。

蓦地身子一轻，终脱出宁道奇的威胁。

寇仲心知肚明此着因大出宁道奇意料之外，才能得手，但好景将只昙花一现，哪敢怠慢，右手拔出背后井中月，反手朝宁道奇劈去。

“轰！”

刀锋到处，发出劲交击，似闷雷般的激响。

寇仲心叫好险，知道刚好迎上宁道奇转向催至的惊人气劲，虽给震得手臂酸麻直侵肩膊，仍像久旱逢甘露般心中狂喜，忙借势飞退，落往丘坡外的草原上。

宁道奇神态从容的自天而降，状如仙人。

寇仲不待他立定，大喝一声，人随刀走，施出“井中八法”的“击奇”，井中月化作一道黄芒，闪电般往宁道奇劈去。

井中月在领航空中划出一道超乎任何俗世之美的弧线，还不住作微妙变化，精采纷呈的攻向这位中原的首席盖代武学大宗师。

宁道奇被刀风指得须发飘扬，衣袂指舞，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身体忽然生出非任何笔墨能形容的微妙玄奇变化，似是两袖扬起，倏地晶莹如玉的手从左袖探出，漫不经意的指尖合拢，扫在寇仲刀锋处。

寇仲立即攻势全消，还被带得往外旋开，连转三匝，才在离宁道奇五丈处，横刀而立。

宁道奇像干了件微不足道的事般，拓须含笑，油然道：“少帅果是曾得‘天刀’宋缺兄指点，此刀尽得其神髓，至难得是能别出枢机，也令老夫好生为难。”

寇仲乘机回气调息，道：“宁大师有何为难之处，是否怕干掉我后，宋

缺会找你算帐。”

宁道奇哑然失笑道：“宋缺兄一直对老夫不肯放过，只是苦无藉口，这当然是顾虑之一，但仍不被老夫摆放心上。”

寇仲讶道：“然则难在何处，愿闻其详。”

宁道奇负手身后，仰望天上明月，淡然自若的道：“问题在少帅的刀法已臻技进乎道的大家境界，能化繁为简，似拙实巧。回想老夫当年，也要在四十岁大成后，始达此成就。就算少帅与道门全无关系，老夫又岂能无怜材之意，少帅的造诣，却令老夫大失预算。”

寇仲心中涌起对这绝顶高手的崇高敬意，只有这种心胸气魄，才配称中土第一人。

苦笑道：“前辈若仍想劝小子洗引退，最好省回这口气。”

宁道奇微笑道：“少帅早明示心迹，老夫怎会再唠叨不休。老夫年近百岁，这三十年来早失去逞雄争胜之念。今趟出手，实非所愿。少帅的回飞之术，究竟从何练得，老夫尚是初次得睹。”

寇仲谦虚的道：“此术一半受西突厥国师波斯人云帅启发，一半出于自创。”

宁道奇摇首轻叹，道：“所谓人外有人，此话丝毫不爽。若非少帅懂此奇技，恐怕早落几遭擒，省却老夫很多气力。闲话少提，就请少帅出招！”

寇仲苦笑道：“还是请你老人家先赐教吧！坦白说，我一直想出手，只恨总找不到机会，正难过得要命。”

宁道奇哈哈笑道：“难怪妃暄一直无法对你们狠下心肠，皆因你们的坦率实在讨人欢喜，造化弄人，请恕老夫不客气啦！”

寇仲双目精芒大盛，脊挺肩张，显示出强大无匹的信心，浑身散发着坚凝雄厚的气势，沉声道：“前辈请。”宁道奇负手背后，往左侧跨出一大步。

寇仲大吃一惊。

要知他一直以气势紧锁宁道奇，此刻更催发刀气，对方若有任何行动，在气机牵引下，必会惹得他狂攻猛击，岂知宁道奇这简单的一步，竟能把整个对峙的气场转移重心，偏又能令他欲攻无从，且陷进劣境。就像两人角力，硬被对手突然扭得身子歪往一方，有力难施。

宁道奇微笑道：“少帅小心啦！”

一袖挥出。

衣袖在寇仲眼前扩大，竟看不到宁道奇的身形步法，本是袍袖飘拂，忽然又化为修长晶莹的仙手，其神妙处怎都形容不出来。

寇仲别无选择，横移挥刀挡格。

手和刀相互变化，最后掌沿和刀锋毫无花假的硬拼一记。

寇仲闷哼一声，给震得踉跄跌退，气血翻腾，心中叫苦；若如此给宁道奇迫得着着狠拼，对方是近百年功力，不用十多记，他就只有弃刀认输的了局。

宁道奇又把攻来的手收到背后，没有乘胜追击，油然道：“老夫刚才并没有留手，少帅仍可硬挡老夫一击，令人难以相信。”

倏又欺近，左掌横切寇仲咽喉，明明是平实无奇，毫无花巧的招式，但被这大宗师施展出来，却有变化无方，令人无法捉摸的迷幻感觉。

但寇仲却像早晓得他会如此攻来般，准备充足的以拙制拙，刀锋举重若轻，虚飘无力似的往前疾挑。

“蓬！”

螺旋劲发，宁道奇猝不及防下，竟用不上全力，难以借势追击，让寇仲往外退开。

寇仲微弓身体，双目射出凌厉神色，刀锋遥指这可怕一的大敌，像豹子般凝视敌人，沉声道：“请恕小子无礼。”

直于此刻，他才勉强扯平局势，怎肯错过进招良机。

但宁道奇一手负后，一手探前，合指撮掌打出问讯般的手势，站得稳如山岳，使人生出难以动摇其分毫的感觉，立即破去寇仲的“不攻”。

寇仲一声长啸，井中月劈往空处，正是“井中八法”中领悟自奕剑术的“棋奕”。

宁道奇首次露出讶色，如此奇招，他尚是首次遇上，掌往后收，在胸前似动非动，玄奇深奥至极点。

寇仲完全摸不透他的底子，“棋奕”再使不下去，立变为第六法的“战定”，刀势开展，像长江大河般往宁道奇卷去。

宁道奇只以单手应战，潇洒随意的拨、扫、挥、劈，没有丝毫花巧，却守得寇仲难越雷池半步。令寇仲水银泻地式的攻势全不奏效，在刀光包裹下，两道人影闪电般移形换位，进退起落，令人目眩。

“蓬！”

寇仲给宁道奇一掌重劈在刀背上，震得他挫退近十步。宁道奇仰天叹道：“假若少帅有子陵与你同行，即使老夫也奈何不了你们。”

寇仲拭去嘴角血渍，斗志昂然的道：“前辈为何只用单手？”

宁道奇竖起拇指赞道：“少帅确是英雄了得，不但敢提出此问题，还隐含怪责之意。

老夫亦不怕明言，这是老夫肯答应妃暄出手对付你的条件，如有选择，老夫岂愿与你为敌。”

寇仲笑道：“多谢前辈爱惜，不过请撤除这令前辈缚手缚脚的条件，让小子能领教前辈的高明绝学。”

宁道奇欣然道：“单手双手，对老夫其实分别不大。今夜之战，令老夫获益非浅，皆因同属道源，使我从少帅身上体会到《长生诀》的精义。”

寇仲愕然道：“我倒没想过前辈会从我身上学到东西？难怪前辈刚才似未有使尽全力。”

今次轮到宁道奇露出苦笑，道：“少帅错了。我实已竭尽全力，问题在我不能对你痛下杀手，故处处留有余地。少帅心志之坚，精气之盛，乃老夫平生仅见。”

寇仲喜道：“前辈若不能狠心杀我，恐怕只余任我离开一途。”

宁道奇回复负手身后的仙姿妙态，气定神闲的淡然道：“精者身之本，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心之所倚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

武道之极不外天人交感，阴阳应象。少帅去吧！请谨记一念可为恶，一念可为善，善恶只是一念之差。”

寇仲露出深思的神色，体会到宁道奇是因从他身上领会到《长生诀》的精义，故以此番法诀回赠，半晌后才一揖到地，飞也似的走了。

徐子陵昼夜不停的急赶了三天路，天未亮逾墙偷进弘农，在约定地点留下暗记，高占道寅时头依指示与他在南门的一所茶寮碰头。

两人于离开长安后首次见面，颇有劫后得逢之感，非常欣慰。

徐子陵解释过寇仲的去向，问道：“弘农帮的人知否你来见我？”

高占道道：“陵爷的暗记说明必须秘密行事，我怎会那么糊涂，是否陈式有问题？”

徐子陵点头道：“陈式靠向天策符的一方，合谋来对付我们。他们骑马我跑路，顶多只比他们快上几个时辰。”

就算以徐子陵的脚程，在长途比拼下仍快不过健马，不过他优胜在能攀山走捷径，才能先一步抵达弘农。

高占道色变道：“那怎么办好呢？”

若没有那批黄金珍宝，他们说走便走，干净利落，但现在不但行动不便，且不能让人知晓他们得到宝藏，免泄漏秘密。

徐子陵道：“坏消息外亦有好消息，我们的兄弟里该没有被收买的内奸，所以敌人仍未晓得我们有宝货随身。”

高占道吁出一口气，整个人轻松起来，道：“这就易办，我们在离此东面百多里的伊水支流有个中途站，有十多个兄弟在那里做水运生意，从那里可开上洛阳，经大河驶往彭梁，那是王世充的地头，李阀的势力是没法扩展到那里去的。”

徐子陵道：“这百多里路并不好走，因仍在弘农郡的范围内，很难避过弘农帮内的耳目。”

高占道冷哼道：“除非是天策府的高手，否则弘家帮还不给我同兴社放在眼内。

枉陈式那老家伙摆一副义薄云天的姿态，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他奶奶的，不若临走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顺手把他干掉。”

徐子陵见他露出原有的海贼本色，苦笑道：“小不忍则乱大谋，陈式只是小事，天策府的追兵才是大问题，你先告诉我众手足情况如何？”

高占道道：“现在我们把人分成三组，由我们三个各领一组，我那组人数最少，只有二十五人，居于城内陈式安排的地方，另两组藏在附近隐秘的山林里。”

徐子陵道：“陈式知否这两批人的所在。”

高占道道：“这个当然不会让他知道，我告诉他其他手足先一步到彭梁去，我们这二十五人则留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

徐子陵道：“做得非常好，你现在立即回去，找个藉口出城，稍后我再和你们会合。”

高占道眉头大皱道：“陵爷何不和我们一道离开？”

徐子陵微笑道：“天策府对弘农帮是诱之以利，我的方法则是胁之以惧，只要弘农帮阳奉阴违不敢全力插手，我们才有可能安然抵达伊水的中转站。”

高占道倒抽一口凉气，骇然道：“时间无多，天策府的人可在任何时刻赶至，陵爷太冒险哩！”

徐子陵从容笑道：“明刀明枪的对阵硬撼，我肯定应会不来，但只是突围而去，我仍有八成把握。只有让陈式清清楚楚看到天策府的人拦不住我，我徐子陵的威吓始能生效。”

高占道露出尊敬的神色，叹道：“陵爷确是浑身是胆。”

徐子陵道：“我这方法未必奏效，时间无多，你们立即依计行事，我会

负责为你们收拾吊在你们身后的奸细。”

高占道把碰头地点及诸般细节交待清楚后，匆匆离开。

徐子陵清扫桌上的早点，心中好笑，自己本是最不愿恃强横行的人，但对着陈式这种出卖朋友的无义之徒，却别无更好的选择。

只要陈式乖乖听话，总好过大开杀戒，伤害弘农帮众。

寇仲目下身在何处，情况如何呢？

连一向不问世事的宁道奇也要被卷入争天下的漩涡中，他徐子陵稍使一下子非常手段，当不为过吧。

第十二章 与虎谋皮

寇仲赶抵洛阳，向城门守将求见王世充，报上寇仲之名，立即惊动郎奉亲来接待，寒暄一番后，郎奉陪他坐马车入宫。

寇仲重游旧地，见到天街仍是繁华兴盛，想起不久后这座比长安更伟大的名城将饱受战火的摧残，心中岂无感慨。

郎奉口不对心的道：“圣上这几天不时提起少帅，定因预感少帅会大驾光临。”

寇仲心中暗骂，王世充诸将中数郎奉和宋蒙秋两人最得其爱宠，非因两人有什么本领，只因他们擅长捧迎吹拍的官场之道，又赢得太子王玄应的欢心。

秦叔宝、程咬金已去，只有大将张镇周和杨公卿堪猜测将材，可惜却被王世充起用的亲族排斥。

在王世充族内，只有年青的二公子王玄恕似有点能为，其他的实不屑一提。

一旦大唐军攻来，天晓得有多少人会叛郑归唐？王世充刻薄寡恩，李世民厚待贤材，良禽择木而栖，单是这方面，已非他寇仲能力挽狂澜，唯一方法是先赢取第一场大战，以稳住离心将士，使他们觉得跟李小子亦不那么稳妥。但要胜李小子纵横无敌的黑甲精骑亲卫，气势如虹、装备精良、训练优越的雄师，又谈何容易。

思忖间，郎奉道：“杨公宝库虚有其名，失之不足惜，只要少帅肯为圣上效力，不是等若坐拥宝库吗？何况旧隋三都中，以洛阳的库藏最厚。”

寇仲心想郎小子你消息倒灵通，晓得杨公宝库内有什么东西，顺口问道：“杨文干之乱究是如何了局？”

郎奉冷哼道：“文干竖子，以区区庆州总管之位，挟一地方帮会之力，意敢兴兵作反，当然落得惨败收场之局，现在京兆联被列为叛党，再不容于关中。”

寇仲道：“李世民是否坐上太子宝座？”

郎奉阴恻恻的笑道：“李建成今回确被杨文干累得很惨，幸好有诸贵妃为他求情，大臣封德彝等亦向李渊为他开脱，结果是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投于地，几至于绝，始得勉强保住储位。最后李渊只归罪于中允王圭，右卫

率韦挺和天策兵曹杜淹，找几个替死鬼代罪了事。”

寇仲糊涂起来，不明白此争与王圭、韦挺有何相干，想心亦像杜淹般是杨文干的内奸。再问道：“杨文干又如何？”

郎奉道：“杨文干的叛军被李世民率兵击溃，全军覆没，只杨文干孤身突围逃走，不知所踪。”

听得李世民当不上太子，寇仲燃起新的希望，试探道：“淑妮小姐不会受到牵连吧？”

郎奉愕然道：“李渊对她只有宠爱日增，怎会受牵连？”

轮到寇仲大惑不解，奇道：“淑妮小姐与杨杨虚彦关系密切，这个……”

郎奉压低声音道：“淑妮小姐刚有孕在身，怀下李渊的骨肉，李渊那色鬼对她爱怜只嫌不够，怎会冷落她？杨虚彦虽与杨文干有渊源，却没有参与今次叛乱，李渊是念旧的人，所以他的地位仍是非常稳固。”

寇仲差点冲口指出李渊已晓杨虚彦是石之轩的徒弟，心想李渊确是糊涂，或其中另有些微妙的内情，是他不晓得的。

马车驶进皇城，寇仲收拾心情，作好应付老狐狸王世充的准备。

徐子陵大摇大摆的入城，依高占道的指示，来到弘家帮总坛的大宅外，报名求见。

事实上不用他表露身份，早在进城时把关的已认出他是徐子陵，暗中派人去向陈式通风报讯，当然瞒不过徐子陵的耳目。亦可知他和寇仲的图像早给分发往弘家帮的各处分舵，藉以侦察和监视他们的行距。

陈式在内堂见他，这弘家帮之主，雷九指的结拜兄弟，大约五十上下的年纪，留着一撮浓密的山羊须，身材中等，稍见瘦削，五官端正，眼神灵活，确有点帮主的气度。

他表现出地分的热情，客套过后，两人坐下喝茶说话。

徐子陵微笑道：“在下有几句话，想和陈帮主说。”

陈式是老江湖，明白他的意思，吩咐手下退往厅外，肃容道：“徐爷是我陈式一向景仰的人，就算没有九指的关系，我陈式仍以能为徐爷效犬马之劳为荣，何况九指是我上香立誓的拜把兄弟。”

他说得言辞恳切，若非徐子陵晓得真相，肯定不会对他起疑心，刻下则只觉他虚假得好笑。

陈式又漫不经心的问道：“少帅没有徐爷同行吗？”

徐子陵淡淡道：“少帅另有要事，帮没同行，在下今趟来弘家，只是要通知占道他们一切无恙，可以放心离开。”

陈式皱眉道：“贵属刚离城接应另一批兵马，不知何时回来。”

徐子陵微笑道：“他们走了！”

陈式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好整以暇的笑道：“陈当家得听清楚我徐子陵说的每一句话，若非我徐子陵念在当家是雷九指的结拜兄弟，又曾帮过在下的忙，我们就只有凭武力解决一途。”

陈式变色道：“徐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徐子陵双目神芒大盛，盯着陈式道：“陈当家是汉子的话，就该敢作敢认，不要浪费我的唇舌。更何况天策府的人随时来到，趁这机会我们先研究出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岂非胜过变成你想我死，我要你亡的敌人。”

陈式愕然无语。

弘农帮说到底仍只是州郡的小帮会，就算有天策府在背后支持，但惹恼了像徐子陵、寇仲此等名震天下的顶尖人物，仍是非常不智。

徐子陵来完硬的，又来软的，好让对方下台，压低声音道：“我当然晓得陈当家是迫于无奈，怕开罪李家，异日唐军东来，要吃不兜着走，所以纵使我知道陈当家暗助李世民，我们仍是谅解你的。不过一错不能再错，我和寇仲素来是有恩必还，有仇必报。”

“有仇必报”根本不是徐子陵的作风，但为达到目的，只好照说出来。

陈式像忽然衰老几年般，眼往下垂，颓然道：“唉！叫我怎还有面目见九指？”

兴昌隆的卜廷和田三堂亲来见我，陈说利害，我若只是一个人，还有那么远逃那么，但片忍心让跟我的众兄弟家破人亡。”

猛又抬头道：“徐爷快走，他们恐怕已进城！”

徐子陵倏然道：“我若走掉，陈当家如何交差？放心吧！我能从关中来到这里，自然也能从这里到任何地方去。只希望陈当家能悬崖勒马，高抬贵手，放过占道他们，否则纵使我明白陈当家的为难处，寇仲亦不肯罢休。”

同时暗怪自己和寇仲疏忽，定下弘农作会合的地点浑忘李世民可从兴昌隆追查他们和弘农帮的关系。

陈式断然道：“徐爷能以德报怨，我陈式一定会有回报。徐爷请立即离开，我会应付天策府的人。”

徐子陵忽然向他打个眼色，表示有敌人潜至，略提高声线道：“既然同兴社的手足已离开，在下必须立即上路，赶往冠军与他们会合。”

冠军在弘家之南，是朱粲的地头，李阀势力难达的地方，他们逃往该地，是合乎情理的。

陈式走惯江湖，知机道：“徐爷远道来此，怎都要让陈式尽点地主之谊，吃过午饭方上路。我还可安排车马，保证徐爷可赶上贵属。”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事不宜迟，陈当家的好意心领啦！异日有机会，再来找当家喝酒欢聚。”

暗中打出手势，着陈式找藉口离厅。

陈式也算脑筋转得快的人，立即道：“徐爷请稍待片刻，我有点东西要麻烦你带给九指，这就去拿给徐爷。”

说罢忧心忡忡的去了，虽说徐子陵名震天下，可是天策府有备而来，若徐子陵在这里有什么三长两短，寇仲不血弘农才怪。

徐子陵重新坐下，睨着陈式消失在门外，蓦地大喝道：“陈式你竟敢出卖我！”

窗六纷纷破碎，敌人潮水般涌进厅内。

王世充在皇宫与近臣议政的别院接见他，陪在左右的沿有王玄应、王玄恕两兄弟和宋蒙秋，加上郎奉，都是王世充最亲近的人。

宾主坐下后，寇仲劈头就道：“大唐军终于出关哩！”

王世充微一错愕，皱眉道：“少帅可否说得清楚点。”寇仲道：“大唐军已把轻輜粮草运往关东，准备大举东侵。”

王玄应带点不屑的道：“少帅入关久矣，所以并不晓得关外形势的最新发展，唐军的动员，是因宋金刚借得突厥战马，在太原北并州边境结集兵马，随时南下直捣李家发迹的老巢太原。据闻李渊派李元吉出镇太原，当然须继续在物资上作出支援。”

寇仲早猜到东突厥的爪牙会乘机发难，只没想过会是李元吉去应付，顿感李世民的手段莫测高深，大为头痛。

王玄恕道：“今趟李家的形势并不乐观，皆因蒲坂的王行本向东突厥称臣，大幅削弱李家在太原的力量，而王行本与宋金刚互为声援，更令太原的李军两面受敌。”

宋蒙秋幸灾乐祸的道：“宋金刚对时机看得很准，趁关内因杨文干之乱搅得乱糟糟时，骤然发难，深合兵家攻其不备的要旨。”

王世充反是最不敢轻视寇仲才智的人，问道：“少帅有什么看法？”

寇仲尚未把消息完全消化，顺口问道：“王行本是什么人？”

郎奉答道：“王行本是旧隋的将领，在蒲坂拥兵自重，名义上归顺唐室，李渊曾数次命到长安，均被他拒绝，现在终于作反。”

寇仲肯定李元吉非是宋金刚的对手，所以最后终须李世民出头应付，那还怎来余力进犯洛阳？但又隐隐感到实情非是如此，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瓦岗军的余孽形势如何？”

王世充道：“瓦岗军现只剩下归降唐室的李世绩部队，仍控制着东至海、南至大河、西至当州、北至魏郡的广阔土地，不过只要窦建德击垮宇文化及，在窦建德和我们南北夹击下，他肯定捱不了多久。”

寇仲忽然脑际灵光闪现，剧震道：“我明白哩！”

众人愕然朝他瞧来。

寇仲道：“李世民是故意要让李元吉吃败仗。”

王世充皱眉道：“兵败如山倒，哪有故意吃败仗之理。”

寇仲分析道：“在一般情况下，李世民当然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可是基于内外两个因素，李世民却不得不行此险着，险中险矣，却是非常高明，真亏李小子能想出来。”

众人不解的待他续说下去。

寇仲道：“先说外的因素，假若李世民出守太原，会是怎样一番局面？”

王世充微颤道：“说得对，若守太原的是李世民，此子守城的能力天下无人能过其右，宋金刚虽强，仍只会是僵持不下之局。”

寇仲道：“但这对唐室没半点好处，一旦李世绩给圣上和窦德联手击垮，太原和关中的联系势将断绝，李世民只有弃守太原一条出路。”

王玄恕色变道：“少帅是否指派李元吉去吃败仗，竟是李世民诱敌南下深入之计。”

寇仲断言道：“假若刘宋按兵不动，由于偏处北陲，与东突厥接壤，在李阀与颉利正面冲突下，北征刘宋实智者所不为。可是一天不解决刘武周和宋金刚，李世民仍难安心东进。唯一的方法，就是诱刘宋的大军深进太原，再以李世民一贯的手法，就是诱刘宋的大军深进太原，再以李世民一贯的手法筑垒坚守，断其粮道后路，待其粮尽才起兵击之，圣上认为如何？”

王世充深吸一口气道：“这是外的因素，内的因素又怎样？”

寇仲道：“内在的因素牵涉到唐室的内部斗争，从现在的情况看，杨文干之乱并没有动摇李建成的太子宝座。建成、元吉一向反对李世民东征，怕他声势坐大，出关后更难掣肘，所以李世民以退为进，任得李元吉去太原碰钉子，自己好作支援。”

王玄应奋然道：“攻打关中，正其时也。”

寇仲叹道：“假若窦建德已击溃宇文化及，李世绩自顾不暇，确是攻打

关中的最佳时刻。若我所料不差，李世民屯兵关外，实是一举三得的策略。既可支援太原，又牵制圣上的大军，令圣上难对李世绩施展全力，最厉害是若引圣上派军往攻，那就正中他下怀。”

王世充笑道：“少帅是否太长李世民的志气？我们只要把李世民迫回关内，往守太原的李元吉将成孤军。倘若少帅肯屈就再作联的军师，那时何愁大事不成。”

这正是寇仲来洛阳的目标，可是自猜到李世民暂时志不在洛阳，顿感形势逆转，若郑军攻唐，李世民表面似是被动，事实却刚好相反，主动权全在他手上。

寇仲自己知自己事，无论武功兵法，他都是擅攻而不善守，就算守城，也以奇兵突击为主。

李世民不但擅攻，更是擅守。以寇仲的攻对付李世民的守，会是怎样的结果？

苦笑道：“圣上信得过小弟吗？”

王世充坦然道：“唇亡齿寒，现在联和少帅利益一致，不信任你信谁呢？”

寇仲振起精神，断然道：“好！就这么决定，一天关中未破，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盟友。”

王世充传谕道：“给联立即把张镇周、刘公卿召来，大郑的兴衰，就要看此战的成败。”众人轰然领命。

第十三章 老将交心

最先攻至是李神通的双拳和裴寂的忘形扇，两大高手联击之威确是不同凡响，分从正门和南窗破入，劲气隔远就把徐子陵锁紧。

换过是吸取舍利元精前的徐子陵，唯一可采之法就是往上破顶而出，若是如此，便正中敌人下怀。

徐子陵不能不冒这个孤单作战之险，是有用是让敌人晓得高占道等是往冠军去这句话。

只有这样，才可令敌人追失方向，最妙是可迫陈式这地头虫为他图谎。

徐子陵微微一笑，两手按往圆桌，桌子立时离地飞起，先撞得桌边几张椅子四散激飞，然后急旋着往从大门杀进来的李神通猛撞过去。

徐子陵同时腾身疾起，右足尖点在桌面中心处，双掌迎往李神通的双拳。

激飞的椅子在空中爆成纷飞的断木残片，累得裴寂和其他强攻入厅的几名高手应接不暇，无法与李神通形成联手之局。

徐子陵敢肯定敌人的主力是在瓦顶之上，那无论他从那扇窗或门逃走，他们仍可居高临下看个一清二楚，布置攻击。加上伏在外围的箭手能封挡他的去路，能轻易把他重重围困。

适才进来时，他曾用心看清楚厅堂形势，内厅的大门有长廊通往前方

主宅的大堂，大堂正门外是广场，外墙和大街，只要能闯到外街，他逃走的机会将增至最高。

在一般情况下，李神通绝不会惧怕徐子陵的双掌，无论如何也可把他截停、缠困或击退，但任他自视如何高，仍不敢在力挡他双掌之际同时应付急旋着当胸撞来的桌子，无奈下只好往旁闪开，狂喝道：“他要从正门出逃！”

“轰！”

桌子没法飞过大门，给门框撞得粉身碎骨，门墙亦给撞塌。

徐子陵如脱笼之鸟，先往桌面扑去，到身体与桌面成三十度斜角，脚尖用力撑向桌沿，迅似炮弹般往长廊另一出口射去，门外的拦截者虽刀剑齐施，那猜到他的去势如此迅捷，全砍劈在空处，连他的衫角都沾不上。

徐子陵扑进大堂，竟空无一人，显早给清场，好方便对付他。

守在大门外的柴绍领着十多人杀进来，徐子陵从地上弹起，往横掠开，一个斗，破侧窗而出，落到大堂侧和外墙的空地上。

箭弦疾响。

伏在墙头瓦顶的十多名强弓手众弩齐发，劲箭从各方交叉射来。

徐子陵知道敌人给他弄得阵脚大乱。这样仓忙射箭对他根本不构成威胁，反而因搭箭需时予他喘息之机。

足尖一点，腾空直上。

环目一扫，庞玉和段志玄正从瓦面领着二十多人扑至，李神通和裴寂此时可能追进大堂去，故不见踪影。正是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凌空换气，在十多丈的高处向横，避过敌人第二轮劲矢，越过布满敌人的外墙，落往街心。

足尖一点，再腾云驾雾的升上对街的屋顶，一溜湮跑得无影无踪。

由于张镇周身在偃师，往返需时，所以寇仲给安排在城南一处小院落休息。

王世充本想把他留在皇宫，却给寇仲婉拒，更谢绝派来婢仆侍候。

送他到该住处的郎奉给他打发走后，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大睡一觉，到被叩门声惊醒，已时近黄昏。

来访的是老朋友兼战友杨公卿，久别重逢，当然非常商兴。

杨公卿没带任何随从，坐下后问道：“秦叔宝和程咬金为何一去不返？少帅若不方便说出原因，我绝不会介意。”

寇仲苦笑道：“圣上有否把这事算到我头上来？”

杨公卿道：“这事相当奇怪，我曾在他面前两次提起他们，都给圣上岔到别的事情去，似乎不愿深究。”

寇仲道：“这叫问心有愧。”

接着把来龙去脉，王世充为何要借宋金刚之手图把两人和突利一并害死的事，解释一遍，笑道：“我和小陵亦是圣上加害的目标，幸好我们及时晓得，将他的毒计化解于无形，否则突利恐怕永远回不到家乡。”

杨公卿扼腕叹道：“程咬金和秦叔宝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将，只因生性率直，不肯逢迎太子，还在战略布置上与太子意见相阻，故不为太子及圣上所喜，可是人材难得，总不能因这种小争拗弃之如敝屣，还阴谋加害。唉！对着这样的主子，谁不心寒。”

寇仲大吃一惊道：“心寒归心寒，现在大战迫近眉睫，杨公最紧要撑着大局，否则洛阳危矣。”

杨公卿凝神盯着他好半晌后，沉声道：“你知否程咬金和秦叔宝在李靖引介下，已投向李世民。”

寇仲失声道：“什么？”

杨公卿摇头道：“我有时真不明白，你若助王世充击败李世民，于你有什么好处？”

寇仲正容道：“首先，我怕的是李世民而非王世充，某次，我要争取喘一口气的时间，以建立我的少帅军。你当我不清楚王世充是什么货色吗？”

杨公卿犹豫片刻后，压低声音道：“少帅有兴趣收留老夫吗？”

寇仲吓了一跳，低声应道：“这可非说笑。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下，杨公考虑选择的人该是李世民或窦建德，何时才到我寇小仲？”

杨公卿爽然失笑道：“少帅太谦虚啦，老夫环顾天下豪雄，只有你寇少帅始有与李世民一较高下的能耐，想我杨公卿自大业十年在邯郸起义，纵横不倒，什么人物没见过，却从未见过像你寇仲那么高瞻远瞩，诡变百出却不失忠厚之道的人，为你效力，本身已是一种称心的乐趣。”

寇仲给赞得尴尬起来，苦笑道：“杨公的赞赏，小子愧不敢当。我当然希望能和杨公并肩驰骋沙场，只是眼前形势于我大大不利，故实不想杨公陪我一起吃苦。”

杨公卿微笑道：“既是如此，少帅何不索性解散少帅军，乐得逍遥自在，无忧无虑？”

寇仲虎目闪亮，沉声道：“我自出道以来，早习惯不断挣扎求存，与强权的斗争，就像呼吸般自然。正因所遇事情都几近不可能成功，到头来仍为我与子陵一一摆平，我才从艰苦中感觉到其中的乐趣。今趟长安之行，更坚定我认为高门大族已腐朽人心，没有资格为人民带来幸福安稳的信念。看看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谁都该明白我的感受。李阀里只李世民像个人样。”

杨公卿拍掌道：“说得好！我杨公卿自被李建成害得家破人亡后，一直是孑然一身，为的就是没有任何牵累，做什么都不会有所顾忌。”

寇仲一震道：“李建成害得杨公家破人亡？”

杨公卿若无其事的道：“此事勿要再提，只问少帅对老夫的提议愿否接纳？”

寇仲伸出大手，肃容道：“难得杨公这么看得起我寇仲，寇仲只有感激和欢喜。”

杨公卿一把握紧他的手，双目神光闪闪，道：“这事我思索良久，非是出于一时冲动，少帅今后要老将怎么做？”

寇仲道：“当务之急，是借王世充的力量以抗唐军，杨公手下有多少可用的人。”

杨公卿道：“我手下将兵给王世充左削右减，剩下不够五千人，但都是追随我多年的亲信精锐，忠诚方面全无问题。”

寇仲道：“我们的事，只许我们两人心照不宣，杨公切勿在言行上露出来，免致惹得王世充起疑。”

杨公卿用力再紧握他一下后，放开手点头道：“少帅放心，老夫自有分寸。”

接着叹道：“少帅有多少成把握保住洛阳？”

寇仲苦笑道：“原本还有一两成，现在半成也没有。”

杨公卿愕然道：“何有此言？”

寇仲盯着他叹道：“杨公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大郑人心离散，除非我们初战能大破李世民，否则唐军东来，不用伤一兵半卒，就可像收割禾草般接收向他们归降投诚的城市，到洛阳变成一座孤城，还能捱得多久呢？”

杨公卿点头道：“确会有这种情况，张镇周私下曾在我面前多次臭骂王世充的排斥旧部，大封亲族，他极可能是第一个向李阀投降的人。”

寇仲失声道：“什么？”

杨公卿耸肩道：“有什么奇怪的，我比他不是早行一步吗？只不过对象非是李世民吧！”

寇仲听得哭笑不得。

旋又想起一事，问道：“王世充有否把荣凤祥收拾？”

杨公卿愤然道：“这是另一宗教人不满的事。我真不晓得王世充为何对荣凤祥那么顾忌多多的，不过自荣凤祥被少帅行刺后，久未露面，但洛水帮的控制权，仍操在他手上。”

寇仲亦苦思难解。

杨公卿离开后，寇仲回到厅内，正思忖该否到街上逛逛，微响传来。

寇仲大感愕然。

难道这么快便有敌人摸上门来，寻他的麻烦吗？

《大唐双龙传》卷三十六终

